

擘經室集







摩經室集



四部叢刊集部







摩經室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  
原刊初印本原書  
板匡高營造尺六  
寸寬四寸五分





AC  
149  
J8  
Y46  
V.1  
擘經室集自序

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

四庫書史子兩途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一賦也辭也言也詩也樂也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謂文



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  
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  
名擘經者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  
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

軍重臨之今爲四集其一則經學之非辨于賈誼  
孫少微文也今余平國六十矣自取舊詩經與于  
其時文義有兩事出武思義韻餘義甚難且不  
亦三十餘年以來新詩學事不消不筆之于書然求  
于錄室兼自京



擘經室一集卷一目錄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釋易彖音

釋易彖意

釋心

釋鮮

釋磬

釋蓋

釋且

釋敝



釋郵表畷

釋頌

釋矢

釋順

釋達

釋門

釋釋訓

釋相

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太極乾坤說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曾子十篇注釋序

孝經解

論語解

論語一貫說

大學格物說



卷三

明堂論

卷四

禹貢東陵考

毛詩王欲王汝解

引書說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進退維谷解



卷五

古戟圖攷

七圖考

銅和考

璧羨考

棟梁考

古劔鐔臘圖考

鐘枚說

鼎字瓦拓本跋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卷八



論語論仁論

卷九

孟子論仁論

卷十

性命古訓  
附威儀說

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石刻孝經論語記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漢讀攷周禮六卷序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張皋文儀禮圖序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春秋公羊通義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序

焦里堂羣經宮室圖序

與臧拜經書

與洪筠軒論三朝記書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卷十二

浙江圖考 上

卷十三

浙江圖考 中

卷十四

浙江圖考 下



聖紀卷一	集	目錄
聖紀卷二	集	目錄
聖紀卷三	集	目錄
聖紀卷四	集	目錄
聖紀卷五	集	目錄
聖紀卷六	集	目錄
聖紀卷七	集	目錄
聖紀卷八	集	目錄
聖紀卷九	集	目錄
聖紀卷十	集	目錄
聖紀卷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二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三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四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五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六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七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八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一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二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三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四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五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六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七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八	集	目錄
聖紀卷九十九	集	目錄
聖紀卷一百	集	目錄



擘經室一集卷一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爲嚶音之言巽則傳爲唇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尙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



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卽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乂以察也書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後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後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後有夬書先有夬書而後有夬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



釋易彖音

周易彖之爲音今俗皆讀團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字音近故繫辭傳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第一部由之哈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瓛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迴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彖彖二字之注



後人亂之今本彖豕走也當云彖豕走脫也讀若弛

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彖字下竟

妄以豕走脫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脫字王

篇引說文彖豕走脫也

案今本王篇誤脫爲悅說文

訓彖爲脫可證王篇悅之誤脫走之脫當从手肉日脫之之脫當从肉實皆以兌爲音意此從古

本說文而來廣雅釋言曰彖脫也與說文王篇正合

脫字从兌兌與彖聲相近故彖彖二字因錯失互淆

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彖彖二字分

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

切豕也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



之意彖字音近材近蠡凡蠡喙喙祿字从之有剗刻  
分解之意詩大雅縣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  
維其喙矣兌彖駢喙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弟  
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  
沱爲弟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  
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  
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  
同部矣儀禮喪大記祿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  
之稅衣祿衣當从彖與兌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  
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兌彖相韻觀之更



可見廣雅玉篇挽字之古惟其挽爲彖訓更可證兌  
駝喙同部相韻之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  
由此知通貫切本彖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  
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塵存豈可依劉瓛訓斷之誤音  
耶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慘蠡二字當从彖此  
灼見十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  
若弛爲豕走挽下之音所以餘字尙輻輳不已而誤  
以詩絲之喙爲合韻也彖彖形近秦漢間篆隸已不  
分矣所以說文豕部云今世字誤曰豕爲彖曰彖爲  
豕何以明之爲啄琢从豕蠡从彖皆取其聲曰是明



之此許氏說自漢已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  
云今世字誤以豕爲豕以豕爲豕何以明之爲咏琢  
从豕蠡从豕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豕豕久  
訛之證也此豕喙等字漢以後并訛其音之證也今  
人讀从兌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豕音亦相  
牽而訛之證也

釋易豕意

豕之爲音旣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  
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豕字爲最先之  
字但言其音而意卽在其中卽如蠡字加蝕與不加



蝨無異也方言曰蠡分也蠡尙訓爲分則彖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挽卽分也此卽孔子之所以訓彖爲材也材卽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卽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卽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邪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彖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卽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更明矣是故學者以彖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



以蠡者裁也求之則明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

### 釋心

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纖銳纖細之意見矣說文心部次於思部思部次于囟部糸部紉字卽从囟得聲得意今人俗書尖字古作纖纖與纖同意易說卦云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者棗棘之屬按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卽心也說文束字卽今刺字解曰



木芒也故重束爲棗並棘爲棘皆歸束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易坎卦上六寘于叢棘困卦六三據于蒺藜惟坎爲心而于木多心故爲叢棘蒺藜之象叢棘蒺藜但皆言其鐵銳而已詩凱風吹彼棘心棘心夭夭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謂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內也心果在內風安得吹之且易曰堅多心禮記曰松柏有心皆謂心爲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心否則除棗棘松柏皆無心之木耶棗棘松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爾雅曰檍櫟心詩疏引孫安注云檍櫟一名心此亦卽棘心有刺之木禮記如竹



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第二年則刺落而成葉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筠字不見于說文當卽是筍字筍或爲笋旬尹勻皆相通故禮記孚尹旁達鄭注讀孚尹爲浮筠此與松柏有心同例後人不知筠爲笋字之通借遂與心字並誤解矣

釋鮮

鮮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字已發之矣

如詩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開聲近斯介正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霽字讀若斯左傳于思于思賈逵曰頭白元謂鮮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

少誤便成舛誼今試釋之有以斯本語詞藉聲近之

鮮爲用者則有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鮮卽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僞孔訓鮮爲少失之

漢石經漢書谷

永傳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蓋作小民惠鮮者孔安國之真古文馬艷所注僞孔所襲用者也作小人惠于者漢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

又立政曰知恤

鮮哉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皆當訓

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



之例而僞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並失之有

以鮮魚名爲本諠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閼宮曰

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

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庾公筮字子魚筮乃斯聲近之

誤斯乃鮮字假藉也有以語詞之斯藉聲同之思爲用者詩溱廣曰不可休息是也

有以訓離析之斯余正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析破木也藉聲近之鮮

爲用者余正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

于大山者名以鮮鮮卽斯釋言曰離也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於

有兩壺斯禁之文艷注斯禁爲禁之切地無足者卽於禁異名此于古無明驗弟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大夫士於禁推之訓斯爲盡以合其諠耳元案此斯亦當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禁相於而畧



相離南向如人離立然元酒杜西醴杜東也禮記王藻曰大夫側尊用桮士側尊用禁桮禁雖有大夫士之別然彼爲側尊言之側尊者特尊無偶非兩尊同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飲則雖卿大夫亦不用桮專用禁證取戒禁若祭祀之事證取飫神則雖士亦兼用桮證取厭飫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桮禁祇分二等明桮禁爲士大夫公共之物可臨事取證相通爲用者也一證之特牲饋食禮特牲饋食本土禮當專用禁矣而經云壺桮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鄭注禁言桮者祭尙厭飫得與大夫同罷不爲神戒是也言桮禁者兩壺一桮一禁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禮曰尊兩甌于房戶之間同桮皆有冪甌有元酒此禮言兩甌共一桮故不言禁亦不言斯桮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甌醴此禮不言禁者醴賓無禁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醯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甌有禁元酒杜西此用禁有禁戒也此禁字直承兩甌明是兩禁故徒言禁省言斯且易斯爲有字以別于醴賓之無禁也四證之于士昏禮側尊甌不言禁者賓唯啐醴不必禁戒也合觀諸證



然則斯禁之詞與側尊相類  
明當訓離非松之別名也  
有以鮮斯音通而又通

于音諛相近之析字者尙書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

德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  
賜唐韻斯義切  
卽析之轉聲  
是

也有以獻爲本字藉音近之鮮爲用者禮記月令天

子鮮羔開冰鮑注云鮮當爲獻是也至于鮮之訓善

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變不可枚舉矣

### 釋磬

說文磬樂石也象懸虞之形攴擊之籀文省爲𡗗古  
文作𡗗从𡗗元案𡗗之爲字声象形攴指事从石乃  
後人所加其形象石之虛懸物虛懸未有不空者故



磬又訓空从缶爲磬器中空也余正釋詁磬空盡也

說文室空也从空至聲引詩瓶之室矣證之然則凡

物縣空之義皆從此設字之聲出矣左傳曰室如縣

磬

國語作縣磬

正此義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

磬于甸人

鄭注縣縊殺之曰磬

磬者經死之卽虛縣之義然則

文王世子磬字乃虛縣之義非實字與左傳國語不

同若讀爲鐘磬實字則下于甸人于字爲不詞矣國

語申生雉經

雉字與周官封人綵字音轉相假借綵繩也左傳都城百雉亦以繩爲度之名

與城之以板爲度名

同板度縱雉度橫也

經與磬同聲同義特設至二字

異形耳猶古文設作硯瓶之磬矣又作室也余正釋



蟲蜺縊女縊女所以名蜺者蜺與殼聲相轉相假詩

天之妹韓詩作磬天詩杕杜縊女縣于樹所以名蜺

蜺聲如殼也說文聲字所以從殼得音者殼有耳聞

之義聞屬于耳古人鼻之所得目之所得皆可借聲

聞以概之故詩大明曰覩天之妹說文覩弟二訓曰

一曰聞見此訓最確與毛傳合毛傳直訓曰覩磬也

蓋當時韓詩作磬訓爲聞見人人習知不必多言若

鄭箋以如訓覩卽說文譬諭也之弟一訓此自是漢

以來相沿之別解鄭氏用之以別毛義然不如毛義

遠矣詩人言覩天之妹者稱后妃爲天妹以神之文



王實有見聞其爲天妹者故定祥親迎也禮娶妻先聘說文聘訪也从耳粵聲粵與殷同義見下然則倪天之妹倪與聘義又相近矣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殷聲殷古文馨又曰𪔐聲也从只粵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爲馨矣海鹽吳東發云衡方碑云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矣明維允耀此聲香聲乃馨之假借字上文旣云有日有聲則此義不應重矣逸周書諡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昔人解此多誤案此乃生于母家不在本國如虛懸然其義



猶在殼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贅壻之義魯嬰

齊諡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爲姒生聲伯而

出之嫁于齊

左成十一年傳

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

所以卒諡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姬無子其姪酸聲

姬生光

杜注云顏酸皆二姬母姓

姬之諡聲必亦育于母酸姓家

之故故以母姓爲名而諡曰聲

左襄十一年傳

與嬰齊聲伯

同例而隱公母諡聲僖公夫人聲姜齊靈公母聲孟

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罄控忌毛傳曰騁馬曰

罄元謂罄卽騁之音近假借字蓋粵殼同韻說文所

以讀騁若馨也若離騁而別求其訓則誤矣

尔雅粵  
牟掣曳



也此專訓詩小豳今詩作并蜂者異同字并蜂粵峯  
無所不可但爲雙聲耳其義在音不在字也故毛鄭  
皆據尔雅無新說粵峯與詩叔于田罄控同義設與  
粵音義每相通并蜂者如執轡者掣曳馬也後人因  
螫字而求其義于蠶蜜之蠶則郢書燕說凡此毛傳  
矣并與抨伴同音亦使義也聘亦使也  
未發之義證之古皆合故毛氏經訓可竝尔正也

釋蓋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  
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緇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  
者明矣元更謂害曷蓋末末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  
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  
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



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詩生民  
曰無菑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  
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  
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尙書君奭割申勸王之德鄭氏  
緇衣注曰割之言蓋是也蓋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曰  
害喪害卽曷呂覽葛天氏卽蓋天氏也蓋與未未亦  
最近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盟曰昧雉彼視何  
休學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  
孟子謀蓋都君此兼掩并焚廩而言之蓋亦當訓爲  
害也若專以謀蓋爲蓋并而不兼焚廩則下文咸我



績咸字無所著矣

釋且

說文訓且爲薦字屬象形

段若膺大令曰儀禮艷注公羊何注皆云且字如伯

某仲某某是且字某以薦伯仲也古文尚書黎民俎

飢艷易俎爲阻蓋尚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

家作阻此皆

訓薦之義

元按諸古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

字商文戊祖丁算作𠂔祖又算作𠂔孟祖辛彝作𠂔

祖乙𠂔作𠂔祖己𠂔作𠂔祖丁觚作𠂔瞿祖丁𠂔作

且此文與今周齊侯鐘作𠂔此字近矣皆祖之古文小篆

始左示作祖故說文示部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

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誼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



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鮑注且未定之辭

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證

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祖皆有始證

如祖訓始廟祖祭爲

樞始行史記食貨志引書曰黎民祖飢又

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鮑箋云祖猶始也

有始證經傳中言既某且某者皆言終如此始又如

此

既訓終且訓始

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

且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也

鮑箋訓終風爲

終日風此望文生說爾雅徧釋詩中風名獨無終風且終和終溫又將何說

元爲之加證

曰終卽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鮑風溱洧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卽終始之證且讀爲平聲與



乎乎字爲韻且往觀乎之且卽蒙上旣且爲言愈見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旣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

也

顧寧人以旣且爲暨字之分疑是碑爲重刻摹勒之誤非也

又按且粗也姑也

且訓爲始始有艸創之誼卽爲粗畧之誼說文粗疏也粗从且得聲得誼且又與監通借皆不攻緻之誼

詩唐風王事靡盬毛傳盬不攻緻也

孔疏引盬字爲證誼乖遠不相

涉

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盬惡鄧展注盬不堅牢也

卽不攻緻

呂覽誣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

苦不精致也方言曰盬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誼方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盬儀禮喪服傳云冠



者沽功也。鮑注：沽猶麤也。又既夕注：沽，今文作古。又

周禮司兵注曰：功沽，上下沽，卽麤惡與鹽同。可見漢

末猶爲恆語。麤畧卽爲聊。且之誼，故且爲姑。且之且

廣雅：嫖，且也。其寔姑卽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

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乃，秦以市買多得爲乃。詩：我

引詩：我乃酌彼金罍。乃，本應作姑。此許引詩說假借。古文以及爲姑也。如致人姓也。洪範以致爲好。此

亦且之假借字。論語：沽之哉。沽，卽乃字假借。禮記檀弓：杜橋之母

之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鮑注：沽猶畧也。是沽卽麤

畧之誼。與鹽姑同。誼寔皆且之假借也。莊子：與物且者，此謂苟且。

漢書宣帝紀：莫有苟且之意同。廣雅：聊，苟且也。亦其誼也。又案且字



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寢楚子伏已

而鹽其囓鹽與咀同謂咀噍其囓故方言曰鹽且也

此益明矣

服虔注鹽噍也杜注沿之正義云未見正訓此未明古誼也左傳吾且柔之矣囓能

柔物故攷工記曰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誼孟子

滕文公蠅蛄蛄蛄之姑與方言鹽同卽咀也

趙岐姑字無解

朱子訓語助固非至以爲蠅蛄則古無分蠅蛄二字單名爲蛄者此未明古誼之失也謂蠅與

蛄同咀蛄之也又案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咀

訓爲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

禮記器服小記苴杖竹也此言以苴麻纏杖如

及然鮑說非詩鴟鴞予所蓄祖祖讀爲苴毛詩作祖韓詩作租釋文不誤今本毛誤爲祖祖租無定其爲苴之假借益明苴卽陸璣所謂紕巢之禮記苞苴此麻與下將茶茶字二物相配非虛字



說文訓馵爲壯馬

爾雅𩇑駟也釋文引  
孫樊本作將且也

又案小雅夜

如何其夜未央毛傳央旦也釋文七也反

今訛作旦  
也又夏小

正傳崧卿本十二月隕麋角傳曰蓋陽氣  
觀也且觀卽始觀也餘本皆訛爲旦觀矣

由且泣

推之經傳中誼有可識矣

[illegible]

沮姐粗坦狙罝羅雖駟疽阻担退徂直助  
耶三十五字皆从且得聲皆有諄可導

又案且爲

發聲與將同詩將翺將翔將安將樂是也將恐將懼

鮑參將且也又案且爲語餘聲詩乃見隸且毛傳且

辭也椒聊且

爾雅朴者聊卽釋椒聊陸璣以  
聊爲語助辭豈不與且字相複

之類誼

同此又案且聲轉此詩載芟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



是也

釋黻

黻與黼同爲畫績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黼象斧形明矣說黻者曰兩已相背戾

爾雅

孫注左桓二年傳注書益稷傳

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

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

兩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

弓相沿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文

亞古弗字也

今俗本漢書文選皆譌爲亞

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

師古所創經傳中彌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



相轉說文弣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卽考工記弓人之莛鄭注所謂弓檠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于丿部解曰弗矯也考工記弓人曰矯幹矯角从丿从乚从韋省案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从丿从乚从弓丿乚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特丿乚分背不若乂字相交耳然則弗卽亞字爲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有由來矣

釋郵表嘖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  
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  
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  
畷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

漢書各紀

傳郵亭

郵从邑从𡇗𡇗遠邊也𡇗从土从𡇗𡇗草木

注皆同

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𡇗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𡇗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  
望而分疆界焉此𡇗之所以从𡇗郵之所以从𡇗也  
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  
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𡇗邑二字會成



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  
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  
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畷  
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  
家詩作爲下國畷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王  
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萊棣皆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  
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  
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  
爲標志卽以裘爲標志也則試言表表表者裘衣也柱  
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



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  
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  
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  
畧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  
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  
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  
掇以善希望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  
注表掇儀度長發之球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于  
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  
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  
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  
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



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

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垢索隱如人贅疣餘剩

物也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

是郊特牲之表義卽郵義也則試

言啜說文𦣻篆作𦣻綴聯也又綴合著也啜兩陌間

道也按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𦣻綴啜輟義皆通

檀弓下國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

注故輟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輟車小缺

復合衆車連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卽止義也綴兆之

綴連也亦卽止也尙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

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𦣻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

荷戈與𦣻說文𦣻𦣻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

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𦣻此乃以木綴



裘之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卽別制加田于綴之字名之曰畷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散邑迺卽散用田竟竟自瀍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耔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

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

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閱軍以表爲界之事

又舞者行列所止亦



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  
鄼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  
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  
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  
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  
鹵賈逵注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畷乃  
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  
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  
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  
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

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

頌正字容假借字詩譜頌之言容釋

名頌容也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後人專以頌爲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

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額是容卽頌漢書

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卽善爲容也

說文兒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

爲轉注籀文者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卽容貌字者史記樂書云物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師古注並云頌讀曰容

容養養一聲之轉古籍

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字始于唐韻卽容字轉聲

所借之養字不知何時再加才旁以別之而後人遂

絕不知從頌容養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



頌者若曰商之様子周之様子魯之様子而已無深

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

閒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凡樂縣並在

隨工而得升笙則倚於堂大射儀云簫在建鼓之閒

禮記禮器云歌者在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弦歌閒

以笙者如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夫士鄉飲酒禮亦如之並無所

為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載亦但曰歌日詠歌

左傳季札觀樂惟使工為之歌國語叔孫穆

子對晉侯云伶簫詠歌而亦絕不及舞容

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

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

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禮記文

王世子適東序釋



奠於先老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又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樂記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申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猶之戲曲執持文武之器手舞足蹈而口歌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之以應節奏也

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

也文舞武舞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注謂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

武備者也勺卽周頌酌象卽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舞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記云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  
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王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  
堂位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王戚冕而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  
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  
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籥南籥見舞大武見舞  
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籥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  
樂所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頌也  
魯得其四韶籥夏漢所謂夏者卽九夏之義說文夏  
从夂从頁从𠂔𠂔兩手夂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  
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爲容節詩時邁肆  
於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大  
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興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  
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鄭氏康成注鐘師以九夏  
爲樂之大歌說文夏訓中國之人也从頁卽古文首  
字頭爲容貌之首古頌兒字故从頁夏字於六書屬  
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鐘師所謂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也杜  
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  
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  
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驚夏  
凡奏夏並以鐘鼓爲行步之節金奏之例九夏卽在  
皆在升歌前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卽闕

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兒之義而古人名詩爲夏爲

頌之義顯矣

清廟之什凡十篇古登歌用清廟尙餘其九呂叔王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

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餘六夏蓋卽維天之命等篇爲近之矣鄭氏康成以九夏皆詩篇

名頌之樂記賓牟賈問荅全是舞頌卽頌卽容之實族類也

據樂記言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又孔子

荅賓牟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



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首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日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賚桓二章皆屬於大武猶之關雎實兼葛覃卷耳鵲巢兼采芣采也蘋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

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

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乃奏姑洗歌南呂

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

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

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鏘之

節武舞曰萬舞者萬厲也蹈厲武舞也

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

干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厲謂顏色勃然如戰色樂

記注云蹈厲所以象威武時而公羊注以爲武王以

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

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幽詩有頌者此必有

舞容在後

籥章國祭蜡則獻幽頌按幽爲周之舊商周皆夏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幽頌



既謂之頌宜禮君子趨行賓出入尸出入皆奏夏夏有舞容在焉

即人容以金奏爲之節也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禮記王藻古

之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儀禮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賓醉奏陔大射儀公升即席奏肆夏賓醉奏陔公入驚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禮記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興即金奏也又云金作示情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日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奏夏皆擊金以爲節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鍾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

周禮鍾師于二南之詩

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爲舞容故有金奏非舞不稱奏

也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



舞據此知鯉首采蘋采蘩皆以弓矢舞

鐘磬分笙鐘笙磬頌鐘頌磬者

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

也

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

其南應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鍾燕禮鍾之南又有鼓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時但歌雅與二南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其云歌鐘必是應風雅之鐘然則卽笙鐘也或者笙鐘笙磬罷聲比頌鐘頌磬爲小以此爲分別歟或以笙爲所吹之笙不知所吹之笙則在兩階建鼓之間與此絕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鍾其南朔鼙其南鼓皆南陳頌爲西方以應頌舞儀禮燕禮聘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尸入門升堂莫不由西出入凡賓尸出入皆金奏金奏必歌頌以應屈申俯仰行步之節也尙書笙鏞以閒孔鄭古文皆作笙庸庸卽大射儀之頌古文頌或爲庸大司樂疏引書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



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偽  
孔解庸為大鏞便昧於笙頌之義矣  
此乃古人未

發之義因釋之如此

釋矢

義从音生也字从音義造也試開口直發其聲曰施

尸為同音夷使匪移為音近字  
孟子孟施舍趙岐注施發聲  
重讀之曰矢

多為音  
近字  
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古

人造从𠂔从𠂔也  
同𠂔之施字即從音義而生者也說

文施旗兒  
齊樂施鄭豐施魯巫馬施皆字子旗齊  
弦施字子多多音義如西故移从多  
旗

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  
日施兮索隱施猶西斜也故

義為施舍  
易乾卦雲行雨施稱物平施左傳昭五年  
劉炫注施者舍也舍為施之重音施之訓



展訓陳訓布訓行訓舒訓設訓弛訓移皆平直施去  
之義也詩葛覃施于中谷兔置施于中林頌弁施于  
松柏旱麓施于條枚禮記樂記施於孫子孔子閒居  
施及四海中庸施及蠻貊皆重讀之其實輕重皆同  
音義也尸與施同音故禮記在牀曰尸人死平陳也左

傳宣十六年荆尸而舉尸陳也卽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

尸陳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

尸或爲使使从夷與尸音義皆相近周禮凌人大喪

之言尸也國語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  
施禮記喪大記奉尸夷於堂詩草蟲我心則夷桑柔  
亂生不夷左氏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又十七年傳  
一朝而尸三卿皆平義也詩洞酌豈弟君子豈弟易  
直也弟易音義近也匱爲注水器左氏僖廿三年傳  
懷羸奉匱旣而揮之水從匱出平揮而去故名其器  
曰匱池之从矢爲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於音凡  
也亦同此義



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於彼者

爾雅矢雉

引延陳也

此義卽此音也左傳

隱五年

公矢魚于棠詩矢于

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詩不多矢皆訓陳又人

之所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

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

屎同左

傳

定三年

閹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謂便溺也

便溺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訛也雉野雞也其飛

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

且造一从隹从矢之字曰雉也雉與豸綦同音每相

假借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引延陳而度



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綰左傳隱元年都

城過百雉杜預說雉長三丈許慎五經異義韓詩說

雉長四丈何休公羊學雉二百尺說雖不同大約皆

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左傳襄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澤

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訛雉卽度也度以繩尺爲

度數也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

也民者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

義也周禮雉氏書或作夷鄭康成讀如鬋小兒頭之

平而去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

之凡祭祀置其綰司農注綰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



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紼當以牙爲聲

據此知封人掌有繩紼遇城邑則量百雉之紼遇祭

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爲工正也義與此同國語

晉語申生雉經乃以繩紼自經雉乃紼之假借字而

或以爲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

此不明古義之失也紼从牙得聲左傳宣十七年范武子

引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余

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牙乎釋文牙本又作雉今訛

爲鳩與雉藪澤左傳襄十六年又云范宣子曰句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雉字之訛與庶有牙乎詞



氣正同牙者止也

即阻止之義

平也解也

解牙名獸乃雙聲字

此雉

亦當訓止也平也正所以荅圻父無所止居鴻鴈哀

鳴劬勞之義與范武子引詩巧言亂庶遄沮遄已義

同也管子曰

地員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施

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然則施雉之音皆有長引法

度之義水音近矢說文水準也水之流也平引而去

義與矢雉相同準爲法則法字古文从水从廌凡言

廌者皆有直義有平義灋从水者水至平从廌者爲

平爲直皆指事从去者兩人相違之間以水廌平直

之爲會意廌猶紆繩之直也說文廌部灋字乃以神



羊觸不直爲解此由漢時沿楚制爲解豸冠令觸不  
直著之國典之故許氏不能不據以爲解其實商周  
以上制字未必定主此義說文灋字似宜收去部未  
可會意說廌爲解豸觸不  
直而去之也蓋水廌皆平止義故今文廌字可省若  
如神羊之說今文省一廌字則所餘去字會何意耶  
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  
也

釋順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  
最稱說之恒言要義而後人置之不講者孔子生春  
秋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



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

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

開宗明義

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禮順廣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

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

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

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

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

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

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



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  
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閒耳魯臧齊慶皆  
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恒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  
以順逆二字爲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  
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

左氏隱三年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  
速禍也又五年傳順少長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  
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又卅  
三年傳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  
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又六年傳事長則順  
又十五年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宣四年傳以順則  
公子堅長又十二年傳典從禮順成十六年傳禮以  
順時襄三年傳云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又十年傳大  
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之又十七年傳大臣不順國



之恥也又廿三年傳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又廿五年傳其辭順犯順不祥昭元年傳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又十一年傳蔡小而不順又十九年傳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又廿六年傳獎順天法又廿八年傳慈和徧服曰順杜預云唯順故天下徧服哀二年傳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又六年傳從君之命順也公羊定八年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莊六年傳朔入逆則順出矣國語周語上非禮不順又云敬王命順之道也周語中以順及天下又云奉義順則謂之禮周語下方不順時晉語一敬順所安爲孝晉語二在因民而順之晉語四順以訓之晉語六其辭順晉語七帥衆以順爲武晉語八順其憲則晉語九順德以學子又行之以不第此也易順越語下順天地之常又必順天道

之坤爲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

義也

易坤乃順承天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需

天休命豫順以動豫臨說而順萃順天命也升巽而順革順乎天而應乎人又順以從君也漸順相保也



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詩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詩女曰雞鳴知

子之順之皇矣克順克比又順帝之則下武應侯禮順德公劉既順迺宜抑順德之行桑柔惟彼不順禮

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周禮地官師氏順行

以事師長儀禮士冠禮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禮記檀弓上頽乎其順也檀弓下節哀順變也王制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月令順彼遠方鄭康成云順猶服也又曰必順其時禮運順人情之大寶又云仁者順之體也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又云有順而討也又云有順而撫也又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郊特牲年不順成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樂記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又云和順積中又云天地順而四時當又云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又云樂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祭義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又云所以示順也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又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義而順又云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冠義順辭令昏禮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大戴禮主言上順齒則下益悌又云立



之以義行之以順哀公問五義言既順之曾子立孝  
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訓其弟  
者又云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五帝德  
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義又云莫不從順盛德  
天道不順生於明堂千乘以順天道誥志以  
順四時小辨士學順盧注云學順成之道 聖人治

天下萬世不別立法術但以天下人情順逆敘而行

之而已

爾雅敘順也

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

順字爲聖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

釋達

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恒言之而  
後人畧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  
及于家國之謂也

法言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呂覽誣徒篇況乎達師與



道術之言乎成公十五年傳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孔氏正義以為聖人達於天命則達即道德之始之證

禮記

學記

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

左傳

昭公七年

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

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

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

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杜氏用服虔注見於襄公三十一年疏而本傳正義云當言三十

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此孔氏別有所據世未稱聖但稱達說文聖通也

通也道也荀子臣道篇是聖臣也楊倞注聖者無所不通之謂是聖之訓通同也又廣雅釋詁達通也儀

禮士昏禮下達鄭注達通通達也說文達字下不訓通而於通字下注曰達也故昭公十三年傳晉楚之從

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史記楚世家引作不聞通者可謂無人是達可訓通通又訓達皆與聖義相近又禮



記鄉飲酒義產萬物者聖也鄭注聖之言生也是聖  
又得訓生詩生民先生如達毛傳達生也是達與聖  
亦同訓蓋毛公用轉注謂有生聖之美義無不通康  
成恐後人以先生爲生不成辭故又從達字本義箋  
之曰達小羊蓋小羊生而能行亦有性成之義與聖  
字意正相輔總之達卽聖之次聖是已成之達達是  
未成之聖猶之皇公之同訓爲君賁子之同訓爲賜  
特有淺深之殊耳故莊子天運曰聖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左傳文公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預集解聖  
者通也博達衆務庶事盡通也禮記樂記作者之謂  
聖賈公彥疏聖者通達物理則聖賢道德之始無不  
由達而臻者聖人之名尙矣古之所謂達人卽今之  
所謂通人名異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  
而訓可互證也

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禮記禮器君子之人達故皇侃義疏以爲達者聞之實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  
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  
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曰挑兮達兮毛傳挑

達往來相見之貌則達本有行義不相遇者猶言不相選也呂覽慎人篇達於道之謂達是也又曰

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釋孔曾  
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

色質直循行于家國之間無險阻之處也

禮記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列子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



選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夫仁者已

欲達而達人

王肅作家語襲其語曰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與窮字對舉便非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也左傳

宣公四年

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穀梁僖公三年傳達心而儒此造語之異

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明體達

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

張鑑注

釋門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



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試論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戶象形之字而未顯其聲音其聲音爲何則與𩇛同也𩇛从𩇛得音𩇛門同部也因而𩇛又隸變爲𩇛爲𩇛爲𩇛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

唐貞觀等慈寺埴記銘既有𩇛社字又有𩇛𩇛字皆𩇛古體之遺也周禮太卜注𩇛王

之圻也方言亦云器破而未離謂之𩇛釋文注𩇛本作𩇛是𩇛與𩇛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𩇛

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盟盟誓者亦塗血也

水經

注孟津卽盟津穀梁傳盟津亦卽孟津

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𩇛



為赤苗詩作糜更可証說文璊為赤王璊為赤毳莊

子楠為門液人間世以為皆此音此義也璊又讀為

為隙轉為瑕皆物破有間隙色赤之義說文璊字次

於璊字者連類而及之也又爾雅璊冬注門冬一名

冬若夫進而靡已之義之音則為勉說文勉从免聲

勉為勉轉音為每疊疊文王當讀若每每文王疊字或

作疊文亦再轉為敏漢書以閔為黽雙其聲則為黽

勉收其聲則為𪔐没爾雅𪔐没勉也又為密勿毛詩黽勉同

韓詩作密勿同心揚雄劇秦美没乃門之入聲密乃

敏之入聲又爾雅孟勉也獸曰𪔐亦猛進之氣也尚

書洛誥曰汝乃是不夔夔字訛俗無以下筆錢辛楣



少詹事以爲寢字形近之訛是也夢與孟亦同也詩

鳧鷖在亶

後漢書馬援傳注亶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箋亶之言門也其有間而進

之義更顯矣

鳧鷖亶字與文王之亶亶及易繫辭禮器之

亶亶皆爲一字特今人讀爲二音耳亶亶文王卽勉

勉我王勉亶同也進無已也河水浼浼浼浼卽勉勉

之義水之進靡已也敏勉猶之勉勉也

敏之从每猶縻之从麻也

推之勿勿猶亶亶也孟又轉爲懋爲勩爲勩書懋哉

懋哉卽勉哉勉哉勩與邁同音又懋之轉也勩者說

文口

音密

字之後次以曰

音卯

次以曰

音昌

次以昌此皆一

聲之轉尙書勩哉夫子之勩其音當讀與目同

今人讀若



旭者漢以後音之變猶讀疊若尾不爲每也

冒从目目亦聲說文冒冢

冢卽

同而前也冢與門同故荀子之蓬門孟子爲逢蒙勛

之从力从冒冒爲聲而義卽寓焉勛哉卽懋哉也

瑁

當讀如毒目疊韻也

又方言侔莫强也侔莫卽黽勉之轉音方

言之侔莫卽論語之文莫

文莫二字爲句與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二字爲句同

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

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

賢之語必誤語尙誤遑言其理乎又案卯字乃門字

開兩戶故篆爲卯也卯門一聲之轉觀於此更見古

人聲音文字之精義矣



釋釋訓

禮記王制曰言僞而堅行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節鄭氏注似以第四句難得其解而略之按順乃訓之假借字澤乃釋之假借字言其所訓說者似是而非強釋之以惑人也順是而澤者爾雅釋訓之道也如此爲解乃與學非而博同類相近語有倫次大戴記小辨篇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此順字亦訓字之假借後人昧之致失其解史記孝武紀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此亦澤釋相假之據也

釋相



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

佐助之義

詩相維辟公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

乃說文相在目部本義

爲省視爲以目觀木

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

曷嘗有佐助之義

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爲何曰襄字也古人韻緩

平仄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贊襄之襄

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說

文衣部襄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凡耕者必有

耦故但言耕而卽有佐助之義卽所謂相人偶之偶

也

儀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禮記中庸論語注皆有相人偶之義

非佐助不成耦

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襄如尙書虞書思日贊贊



襄哉其最古者也贊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贊王贊命  
贊工皆是也贊贊爲疊字凡疊字皆形容之字以贊  
贊形容襄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蕩蕩懷  
山襄陵以蕩蕩形容懷字襄字也自虞書以後襄字  
不常寫多假同音之相字寫爲宰相之相是以相有  
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顧名而不知其義矣至于襄之  
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勵皆從人偶耕闢贊助而引  
申之者也襄有因訓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則相亦必訓因凡二  
人二事之有因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  
偶之類是也其實相皆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



襄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襄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卽在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竝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申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竝駕之義卽兩人竝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竝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棫樸金玉其相相亦襄之假借字言金玉兩竝爲追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望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惟幼眇之



相羊詩出車獵狔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  
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攘祈皆其跡也又詩曰誕  
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此相道卽襄道襄道者耦耕也  
攘草也故下直接曰蒔厥豐草也







擘經室一集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



襍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  
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  
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  
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  
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  
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  
厯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多學盛興儒道衰  
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  
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  
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



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  
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  
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閤合周道也元明  
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  
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  
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  
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  
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  
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  
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



朝

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撫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間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



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

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東身踐行闇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



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  
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  
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  
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  
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  
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  
陸隴其等

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福謹案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  
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采集甚博全是裁綴集  
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  
儒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



謂羣書卽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  
呈聞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原稿  
抄存家笥不應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  
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  
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  
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  
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卽太一太一卽北辰北  
辰卽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  
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



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  
虞書曰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  
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  
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  
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  
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  
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  
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  
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  
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曷由乾居



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  
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  
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  
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  
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旣闢及  
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  
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  
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  
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  
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



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𤛿𤛿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旣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



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  
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  
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卽  
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卽古聖人置  
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  
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  
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  
興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平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  
雅曰見陳喜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以西水皆西  
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聞



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

起居注日講官 文淵閣直閣事 南書房翰林

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

臣阮元奉

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

臣謹按儀

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

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

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

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



本去取復据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  
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  
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

欽定義疏 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

內廷天祿琳琅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  
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  
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臣元敬識

福謹案石經儀禮按勘記一卷此其序也在浙  
定十三經注疏按勘記時此記皆采載彼本矣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



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  
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  
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  
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  
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  
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  
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  
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  
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  
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

謂嫁者其嫁于大  
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唐以前人寫校麗淺因爛下之文遽疑下者也兩句

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

則少其字爲不辭鄭謂經文世父母上依鄭讀則顛若依舊讀當有其字

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

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

非與此無涉也元嚮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

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

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刪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

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

乃毅然刪之載其義入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



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覆校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校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旣復列正之而別爲此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



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

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  
落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  
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  
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  
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古備諸氏所齋來古  
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  
經陸元朗釋文孔冲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  
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卽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  
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



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尙書堯典敬授人時古  
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  
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  
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敎字敎乃篆文敎字之譌比介  
于我有周御事介作述述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  
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  
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  
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  
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  
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



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

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

傳曰言聲

古聲馨二字音義可通假

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

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刳篤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

一訓已明條爲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

刳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

前漢書禮樂志

曰聲氣遠條此卽漢人襲用詩次章語意周禮春官鬯人後鄭注鬯芬香條鬯于上下也卽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案椒聊二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抹字鄭箋云一抹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抹也之訓矣尔正云椒櫞醜菜菜卽抹也又曰枓者聊枓亦卽抹也詩之兕觥其斛斛每作觥斗求通也是尔正此句專爲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爲語助



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

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筭以終喪筭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竝



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  
務禺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  
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  
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  
洵爲六朝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僞疏  
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序自稱逮  
從伏生論古文  
尙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  
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尙書僞孔序  
又稱及見巫蠱王氏  
後案辨之孝經亦僞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  
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  
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



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

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

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



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  
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  
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  
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  
塘廩生陳文述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  
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  
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  
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



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竝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



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  
書雜錄竝行爰順攷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  
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  
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  
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  
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  
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攷爲第三本  
鼂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  
本者紹述卽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  
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



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第五本楊氏簡卽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第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攷山堂攷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第八本周湯曾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暉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



昭校盧雅雨運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 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塢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敎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攷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敘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

經

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  
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

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

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  
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  
籍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  
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  
始襲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  
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卽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  
如舜之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



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

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卽



一貫之貫貫主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卽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



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  
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  
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愠者  
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旣無位則世  
人必不知矣此何愠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尙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  
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  
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  
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  
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



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卽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卽有子所云



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  
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  
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  
臣弑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  
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  
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  
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  
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  
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  
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  
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  
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  
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  
校秘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  
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  
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  
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敎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



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  
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  
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  
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  
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  
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  
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  
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  
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爲大孝  
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  
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  
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  
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  
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  
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  
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  
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  
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

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

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

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

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

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

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

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

一與壹通經史中竝訓爲

專又竝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



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



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予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



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



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  
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  
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  
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卽知物所當格也至  
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  
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笥鄭注云  
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  
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  
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  
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卽與事



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卽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卽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卽名立事立事卽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



矣乃多以虛義叅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關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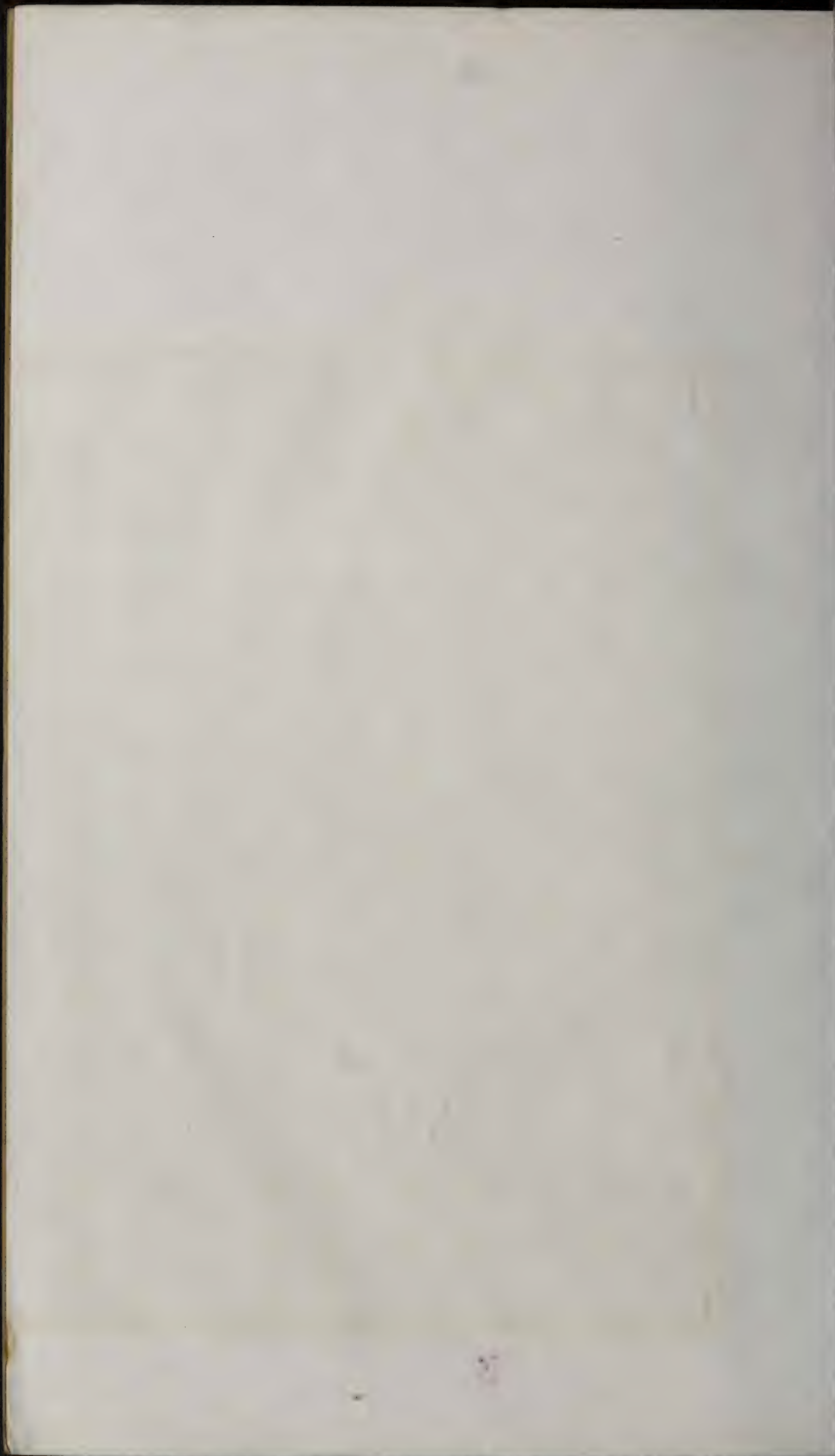


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

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

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義文定載與萬充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儀物字之義黃君舉先儒瞿汝稷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擘經室集















擘經室一集卷三

明堂論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櫓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  
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葢以茅外環以水  
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  
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  
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  
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  
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  
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



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  
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  
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  
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  
辟雍學校其地旣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  
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  
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  
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  
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尙越  
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



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眾說分合無定制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指著于斯篇

###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胷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



終獻功

御覽功作貢文子及北史宇文愷傳同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

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

御覽

寒暑作燥濕

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

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

是故威厲而不殺

御覽作不試文子同

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

煩故其化如神

御覽作教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

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

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爲天子所居卽

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卽



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

御覽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本淮南也

###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

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卽後世郊外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卽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  
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二云接萬靈享百神卽月令  
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  
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



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葢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葢與神農時明堂有葢而無四方正同

### 堯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王



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



聚于此

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尙書帝  
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尙書云文  
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  
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  
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于唐  
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卽四面無壁之謂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 舜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禰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卽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

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  
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  
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尚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  
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  
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  
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  
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  
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  
其廟不毀誤似爲宗廟之祭非屬明堂遂致其  
義不明也

夏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  
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  
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  
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  
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  
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  
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  
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  
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



室非專爲祀祖卽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

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



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



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嚮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



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元案此總章卽襲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蓋先代典冊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尸子曰殷人曰陽館

唐會要明堂下  
顏師古議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  
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  
以重檐四阿故取名

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郊外四面堂  
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韋昭注云舜當爲嘗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魯儒傳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臯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訛飭字从力古力字作𠂔所以訛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



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隄唐山廡應門庫臺元閭

元案五宮卽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  
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  
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  
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通故又稱大寢  
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  
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  
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  
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  
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  
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魯語與祭法同韋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



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宗之祀

尙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



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卽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禋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曾駁之

詩周頌清廟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清廟卽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五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卽率以祀文



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

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元案此卽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蓋屋也若國中

朝左之大廟未聞以茅蓋屋也

尙書洛誥曰王入大室裸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

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鍾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戠敦牧敦等銘所云大室蓋皆



謂清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  
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  
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  
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明  
堂在左故謂之東宮

袁準正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  
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  
左矣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卽祫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圓止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



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竝書也

### 泰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卽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



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  
以見之卽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  
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卽於山上刻石紀號  
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  
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  
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尙存其迹自元  
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王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



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  
不可攷矣

### 漢明堂

漢書河間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  
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  
言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  
太平僅議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間獻王所對上  
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磻以爲對



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  
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  
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廱在長安  
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  
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蓋靈臺辟廱太學三者異



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  
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擘經室一集卷四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攷浙江卽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迪  
北會于滙乃自池州石城東迪會于震澤至餘姚入  
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  
指諸掌矣嘉慶十一二年間予在墓廬爲卜葬之事  
西上冶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  
踰清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溯  
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迪六字  
爲確不可易廣陵卽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



後人誤解北會於滙之滙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

彭澤以上求東迤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

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

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

按地球度

數由西南向東北斜角歷南北經度將及三度非比

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緯度平行也且名曰

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

以上則荊州界內不當云東矣 東迤之處卽在池

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震澤實是正東流

由池州至震澤正循

緯度平行而東 禹貢于東迤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

定東迤之地後人既見東迤之地卽當于相近之地

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迤在彭蠡之上遂失東



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

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

句北入江

由江之北岸入江故曰北

此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可

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爲形乃  
長山之形其脊棱棱然縣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  
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卽是東陵之首過此以  
東爲滁州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  
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縣延數百  
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  
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行之處而以分



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冶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雨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清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卽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迤是明以東陵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



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卽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

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

卽後漢書注

廟在今張綱溝仙女廟相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東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東陵村開溝故名

方止今邵伯湖水曷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

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禪智山光兩寺之間爲最

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

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隤雁門

爲北陵可攷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

西稽問西隤雁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

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



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汎汎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

毛詩王欲王女解

許氏說文金王之王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王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王音義迥別矣毛詩王字皆金王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王女王字專是加點之王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王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



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  
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王女無異也後  
人不知王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王之王矣  
蓋王畜好万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  
白璧有考汜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  
朽卽王謂王之釁也王有釁卽是有孔故考工記爾  
雅皆以璧之孔爲好好卽王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  
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  
也此畜字卽王女王字也說文嬌媚也孟康注漢書



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畜與媯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卽好也好卽王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王字與畜好相通相同之證也

引書說

古文尙書孔傳出于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

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據此兩引皆作受繩今書作從

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

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

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天子

諸侯

大夫士

金奏

用鐘

大饗諸侯入兩君相見及燕勤無金奏郊特牲  
門金奏肆夏王事大夫入門金曰大夫奏肆夏  
繁遏渠見魯奏肆夏見郊特牲自趙文子始也  
語周禮春官燕禮記仲尼燕居言其僭鄉飲酒  
禮器賓出奏以今推之出亦當賓出奏陔夏鄭  
肆夏鄭破肆奏肆夏  
為陔非是大  
司樂大饗出  
入如尸奏肆  
夏矣

天子

諸侯

大夫

升歌

大饗諸侯升歌清廟經無廟見仲尼燕居  
諸侯相見升歌清  
大夫士鄉飲酒  
升歌鹿鳴四牡



正歌  
之始  
在堂  
上何  
琴瑟  
明文  
之當  
何以  
明之  
大壯  
皇皇  
者華  
見儀  
禮  
鄉射  
不升  
歌見

鹿鳴  
諸侯  
之升  
歌  
鹿鳴  
四壯  
皇  
皇者  
華見  
燕禮  
記  
即  
用  
鹿  
鳴  
然  
則  
諸  
侯  
相  
見  
大  
射  
升  
歌  
鹿  
鳴  
四  
壯  
皇  
皇者  
華見  
大  
射  
儀  
之  
饗  
諸  
侯  
亦  
射  
儀  
即  
用  
清  
廟  
同  
此  
比  
例  
矣

笙歌  
間歌  
正歌  
之中  
大饗  
間歌  
經  
諸  
侯  
相  
見  
下  
管  
象  
大  
夫  
士  
鄉  
飲  
酒  
無  
明  
文  
或  
如  
武  
見  
仲  
尼  
燕  
居  
此  
歌  
魚  
麗  
南  
有  
嘉  
仲  
尼  
燕  
居  
下  
亦  
當  
如  
下  
管  
新  
宮  
魚  
南  
山  
有  
臺  
皆  
管  
象  
武  
歟  
笙  
入  
三  
成  
遂  
合  
樂  
笙  
間  
見  
儀  
禮



在階  
之笙間

也

鄉射禮不笙不  
間見儀禮

君燕羣臣及聘問  
之臣歌魚麗南有  
嘉魚南山有臺皆  
笙間之見燕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

則下管新宮笙入

三成不間遂合樂

見燕禮記

大射管新宮三終  
不笙不間見大射

儀

合樂

大饗合樂經

諸侯相見合樂文大夫士鄉飲酒

正歌

無明文或如

王大明縣見晉語合樂周而

之備

晉語用文王

以仲尼燕居清廟葛覃卷耳召南

堂階

大明縣歟

下管象武舞遞推鵲巢采芣采蘋

合作

又云客出以雍徹

以振羽



君燕羣臣及聘問  
之臣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蘋見  
儀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  
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見燕禮  
記若舞則用勺

大射不合樂見儀  
禮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  
笙歌于階也間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  
分爲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



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  
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卽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  
樂爲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卽用清廟兩兩相比  
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爲合樂所謂  
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爲房中之樂矣見燕  
禮謂后夫人弦又有金奏則國語諸書言之極詳皆  
歌周南召南是賓入門奏鐘鐸爲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卽闕與升  
歌之用琴瑟間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  
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



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  
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  
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  
鹿鳴合鄉樂元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  
孫穆子不拜工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  
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  
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入門而  
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據此明是金奏肆夏



與升歌清廟區爲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爵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非矣總之肆夏別爲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樂金奏曰先樂明與正樂不同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



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

縣卽金奏

郊特牲賓入大

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周禮春官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

不掌升歌之事

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

此謂諸侯燕勤王事大夫

則賓

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

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此當與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

此則管新宮舞勺也

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綜此五者觀之則是

金奏在升歌前用鐘鎛與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

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笙歌間歌合樂古人皆



以爲正歌故樂正告曰正歌備其分詩屬樂則有諸  
侯于諸侯暨天子于諸侯爲一事大夫于大夫暨諸  
侯于大夫爲一事諸侯于大夫卽用大夫升歌之鹿  
鳴然則天子于諸侯卽用諸侯升歌之清廟可知矣  
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儀禮燕禮  
鄉飲酒諸禮厯厯可考諸侯之相見其升歌用清廟  
見于仲尼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以左  
傳晉語更皆相合治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尼  
之言而已安用多爲端緒以自紛哉清廟之什凡十  
篇除清廟尚餘  
九篇而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呂叔王云肆夏時  
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三篇賴漢人之言以



知之則其餘六夏卽維天之命等六篇爲近然先儒無言者不敢臆斷又按周禮旄人凡賓客舞燕樂籥師饗食鼓羽籥之舞司干饗食授舞器鞀鞀氏祭祀則籥而舞之燕亦如之此諸舞器皆爲燕饗是天子饗諸侯于下管象武後不間歌者爲備文武之舞其聲容較間歌爲盛故鄉飲酒間歌無舞者禮樂不備于大

又說曰虞書笙庸以間

尙書今本作笙鏞者僞孔據商頌庸鼓有鞀解庸爲大鏞

之鏞而昧于笙庸之義唐以後株守僞孔者據孔義改庸成鏞其實僞孔竝未作鏞也周禮疏兩引鄭注皆曰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竝非鏞字且疊庸字爲訓與笙生也正同設鄭本爲鏞字鄭必有以破之不能徑疊鏞字成庸字也

大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樂謂之笙笙

生也東方長生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頌其成



也

注既瞭及儀禮大射同

鄭君此說古義也按東西階竝有鐘

磬在東者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爲生者不同故大射儀所言宿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頌之名其明證也詩小雅鼓鐘卽金奏也

序云鼓鍾刺幽王也未言所刺何事而傳有會諸侯之事且用樂之節與燕禮記君燕勤王事大夫

事事皆合據經文磬鼓似淮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然畧無佐證不能臆說詩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案鼓鐘擊鐘也非鐘鼓

此是諸侯燕大夫之禮惟歌雅及二南也云以雅以



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分南雅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爲雅關雎鵲巢爲南載在儀禮卽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簫不僭此卽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亦不爲僭不僭專言用簫非總上雅南爲言也此自是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今無證驗也

傳箋屬樂于王故毛謂雅南舞四夷之樂鄭謂雅爲萬舞

取說皆曲

###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



候摘雒貳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屬幽王時者子夏詩序大毛公詩傳之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甚孤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之合者有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翻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竝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食限推數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



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災異之  
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  
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  
者二也若厲王在位殊無此變詩不應誣言百川沸  
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實褒姒也毛傳曰豔妻  
褒姒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之如此曰  
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未廢申后以前褒姒尙在  
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褒姒威之揆之煽處正復同  
時子夏以二詩相連爲篇弟非毛公作證之國語史  
訓詁傳時所得移改鄭箋說非也記大雅時事更服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



聞弭謗專利而已使有豔姓之妻爲內寵熾盛如此  
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  
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  
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爲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  
氏爲大師卿士任虢石父爲卿廢申后去太子宜臼  
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實怨其安於退居是尹氏虢  
石父不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時司徒乃  
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  
謂番以爲詩屬厲王之證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  
鄭桓公爲卿士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曰食時爲司徒  
者實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爲  
番也



卿士專利者榮夷公也其爲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  
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  
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於孔子其說宜從日  
食推步旣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  
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襲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  
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閒有未合詩  
人本旨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蒙權黨之名所關爲  
尤巨元於所著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  
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爲  
言致被以異說也乃自節南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



發斯義者釋之以證鄙意焉

節南山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補箋自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褒姒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

序以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檡雜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又謂毛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三言亦無徵此數詩中解詁因厲王而多失今悉辨正詳後各補箋下鄭所以用緯說者後漢



世祖尊用圖讖朝廷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禮讖  
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  
多從緯說尊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誦詩而  
不論其世兩漢毛詩子夏序甚微未顯于世故漢書劉向傳谷永傳五行志皆以十月之交爲厲王時事者用魯詩說

赫赫師尹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  
不用皇父任尹氏爲大師尸位不親民故詩人刺之  
謂尹氏爲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玁狁尹吉甫爲  
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至  
征徐戎時則用卿士皇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



雅常武章首備言卿士皇父次章始言王謂尹氏也此尹氏或是吉甫之子抑或其族副于皇父出師者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卽此族也幽王時不用皇父用尹氏爲太師卿士尹氏無大惡而尸位不諫則有之故詩人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云云而終曰以究王訥則尹氏尙未如暴公善譖號石父巧諛好利爲詩人所專刺也迨後尹氏亦退而暴公代之當在廢申后時矣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箋尹氏不躬親教養民不諒之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箋尹氏不問察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謂下民勿罔于上皆非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

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當用平正之人非是

瑣瑣姻亞則無膺仕補箋謂皇父諸臣退居私邑以昏姻相益車馬爲富



詳昏姻孔云擇有車馬補箋下

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補箋屈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違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屈至也言君子當行至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補箋不自爲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傳正長也卽雨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家父作誦以究王訕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忠直也亂由王興尹氏尸位責之猶淺說文誦諷二字轉相爲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氏無大惡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訕極諫無隱矣禮記大學引章首四句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此正言幽王被弑之事也

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補箋此下四詩皆誓御大夫獨勞王事刺幽王嬖褻姒舉淺淺棄舊臣舊臣亦相



率去王都自徹其屋保有私室誓御獨傷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雨無正曰曾是誓御憺憺  
日瘁詩人官誓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數詩皆  
一人所作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補箋故老謂退居之皇父占夢微事  
也亦謝不能其不屑懲小人訛言可知予皇父自謂  
也

北風曰莫黑匪烏以喻君臣同惡尙書大傳曰愛  
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



年臧武仲不知雨御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  
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父稱聖人故十月  
之交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訛言亂興皇父不之  
懲卽召之占夢亦謝曰人俱謂予聖子實不知烏  
之雌雄衰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  
謂聖非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補箋豫決  
必威周也威卽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爲器中空从皿从𠂔聲𠂔火餘也  
滅與威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



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

如小戎龍盾之合龍讀爲龍

雜色也龍古之通借者多矣龍盾乃雜畫之盾非畫龍于盾下章蒙伐有苑蒙伐卽龍盾詩人凡重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複其實于事則同此例學者罕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謂蒙伐卽龍盾者詩爲下國駿龍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裘蒙戎左傳引作龍是通借也說文盾廠也廠盾也伐與廠同音假借也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箋傳之說皆非

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案戌爲九月陽氣

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納于此月故說文戌字解

曰滅也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褒姒威之

者豫決其必威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言

必有川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

見史記周



本紀亦豫決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補箋終既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當訓既與又相對爲義言既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箋以爲終王之所行非是

乃棄爾輔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益昏姻不



若我獨憂王事云讀與員于爾輻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肴相韻不與上炤虐相韻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云員古同音義當與員于爾輻之訓爲益者同傳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仳仳彼有屋蔽蔽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掾哥矣富人哀此憚獨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無祿者終憚獨也蔡邕釋誨曰速速方穀李賢曰方竝也竝穀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仳仳說文作伯伯解曰小也



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藪藪方  
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此  
𪔐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藪藪方穀  
四字句與天天是極相諧其無有字益明矣又石  
經岳珂本皆作天天是極今坊本多訛作天天是  
極後漢書蔡邕傳曰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彼之速  
穀異毛詩者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極者用加以韻  
枯槩邪牙等字非極或作加也方穀章懷太子注  
爲竝穀此爲得之卽擇有車馬義今毛本穀爲穀  
假借字老子王弼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穀毛不破字鄭亦沿而



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八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



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  
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竝之得自  
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  
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

八一六

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  
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

四一一六

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  
日一二二五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

置通積  
分其日

滿紀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  
一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爲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

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

置中積分減氣應分一二

二五四加本年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

置積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

一三一五一二 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數為積朔餘

數為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

微 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相乘得三十四億



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  
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  
數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  
二六四以宮度分收之爲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

微置首太陰交周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  
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

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

二十九微爲太陰八交有食

置本年首朔太陰交周以太陰交周朔策

一宮零四十分一十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  
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  
初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  
十二分至六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  
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爲太  
陰八交今十月入交卽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

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

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二四二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即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得平朔干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劄以術推

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

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

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益自來推步

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 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

爲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



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臧補箋於讀如粵發聲也

爾雅粵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宰崩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  
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  
岐山亦崩震與竭爲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  
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竝溯及二年川震之  
事故曰沸騰孔冲遠疏以爲沸騰與竭不同非是

今本國語譌作幽王三年非是說  
苑辨物篇亦作二年與史記同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  
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大師尸位號石父爲卿  
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頌皇父  
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爲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  
王妻黨女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固不合卽  
王肅皇甫謐以此詩爲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  
豔妻同視爲佞嬖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  
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



大師皇父是皇父爲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  
爲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  
矣幽王爲宣王子則皇父爲先朝老臣宜倚用之  
乃幽王嬖褒姒任尹氏爲大師卿士號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號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廢申后去太子是廢后易嫡皆號石父之惡爲卿而退皇父故詩人一則  
尹氏尸位不諫而已  
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言告  
皇父此生尙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  
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  
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老成人以衛  
王一老卽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人  
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  
一也如以皇父爲女謁權佞不應不居王都反退  
居於向讓尹氏爲太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  
年尹氏爲太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爲權寵豈二人  
竝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憖遺一老二句  
在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  
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虢石父皆  
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



所染篇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  
子之說作染於虢公鼓祭公敦而皇父以下七人  
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  
勞版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  
語弭謗專利合無一語及於煽處權黨至幽王大  
雅瞻卬召閔卽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  
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  
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爲姦佞之首徒以此詩與  
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末言豔  
妻煽方處自是貶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維宰

俗本譌作冢宰因箋中冢字而誤

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走馬耦維師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褒

貶詩人不言在位之尹氏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

卿士則番家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臣民所屬望

王所屏弃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其

如褻姒煽方處何也

君子偕老前五句與後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但諸

臣退居私邑保有室家坐視王室之燬無箕子比

干之節不能免詩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

可以表正竝藉節南山以下諸篇互相發明白魯

詩誤以七人爲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之漢書人



物表至列入下下沈寃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

力辨之

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

父作都於向皆偽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

公亦曾爲卿士故何人斯序曰暴公爲卿士彼詩

在小弁廢太子之後當是幽王日食以後事尹氏

亦退位故暴

公代之也

番維司徒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爲司徒在

日食之後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

於鄭三十三歲百姓愛之幽王以爲司徒是封後

三十三年爲司徒當幽王八年矣

國語韋昭註云幽王八年爲司

徒

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鄭箋據

幽王司徒爲鄭桓公謂番爲厲王司徒誤矣漢書



人物表引番作皮中允作中術聚作擷耦作萬皆  
下下

豔妻煽方處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  
職昏義曰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未爲后也  
稱豔惡之也皇父諸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爲說也  
中候摘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  
主異載震據緯書此說以豔爲剡剡爲姓與姬相  
對屬厲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帝用緯說經稱制



臨決之事鄭司農遵用之也豔中侯作剡漢書谷

永傳作閭皆美豔豔字假借也

鹽淹亦與豔通禮記郊特牲鹽諸利

註鹽讀爲豔古樂府鹽皆讀爲豔大戴記官人篇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逸周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乃鹽字之譌煽說文作煽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

由俗改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補箋不時

不辰也何爲我作而謀王彼不來就我同謀

詩桑柔我生不辰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

猶可爲之時也小明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

詩外傳作就集與就同

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就

卽集亦



同此詩曰不卽我謀義與彼同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臧禮則然矣補箋言已獨居勤王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爲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稱予稱我皆誓御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曰予不戕釋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爲鄭改字陸說是也蓋此經本爲臧字王肅本如舊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爲戕字訓爲殘非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踵改經文竝刪去箋中讀爲戕一



句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是戕字字不習見  
毛傳亦不容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  
護子雍其實此處正當以子雍臧字義長不煩破  
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千慮無一得也凡此數  
詩中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曰予不臧詞氣相同  
故今改爲臧以復其舊

下直侯  
多臧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補箋皇父甚聖哲今惟作都於  
向不居王都

兩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與此相



發明

擇三有事亶侯多臧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臧俗本作多藏字當爲臧善也詩人怨責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謀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事爲三公鄭義也亶侯爲信維毛義也此詩與雨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肯畱守王也故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瞽御慳慳



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於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  
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  
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新作居室其三  
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卽正月之詩所云仳仳  
方有屋蔽蔽方穀哥矣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勩  
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  
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  
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  
合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數



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沉晦不可求矣兩無正曰三事大夫莫冒夙夜鄭箋彼三事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所依據也卽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益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字說文惟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多臧亦言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爲貪淫多藏釋文讀爲才浪反皆誤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文



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以爲仄聲與向相  
韻則形弓受言臧之與貺饗相韻矣頰弁庶幾有  
臧與上炳相韻矣凡此皆訓爲寶藏之藏乎信維  
多善言謀多臧卽不卽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  
字見上曰予不臧補箋下

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補箋慙讀若靳春秋左氏傳  
曰宋公靳之一老謂皇父也魯哀公誅孔子曰不慙  
遺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慙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  
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誅孔



子曰不懋遺一老杜注曰懋且也且卽心不欲而  
自強之意晉語懋庇州犁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  
士皆未懋也昭二十八年懋使吾君聞勝與臧之  
死也以爲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  
十二年爲傷昭二十八年爲發語之音皆失之矣  
說文懋從欸聲欸犬張斷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  
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懋公羊作屈銀者銀懋同音  
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  
宋公靳之靳與懋音同假借字也靳者亦始不願  
彊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



之曰靳杜注戲而相愧曰靳皆從下魯囚語望文

生義者非本義也

杜注懃爲傷義本方言方言漢人語義從詩及哀公誅而生爲

傷悼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補箋友謂皇父及諸大夫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  
弗慮弗圖補箋夏曰昊天卽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  
秋曰上天卽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筌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徧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敘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淪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傳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猶胥靡皆隨累



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卽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明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盬卽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雨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爲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爲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註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爲痛王義似較毛鄭爲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補箋皇父居向不知讐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



於向

周宗既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有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有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既封鄭猶居王都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繁霜日食之變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讐御憺憺日瘁補箋戎兵成而已不退飢餓成而已不遂讐御自盡瘁事國也譖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譖卽退不若已雖被讒言猶



黽勉從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石經岳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予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補箋皇父三事辭不肖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臚大也國與民雖靡靡然相隨累尙有敬用五事者聖謂臬父諸人否則謂號石父諸人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淪胥以敗言無相隨累牽率同至敗卽此靡字義也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臚爲法皆義曲與下二句不相屬矣訓臚爲大者巧言亂如此憊詞氣同此爾雅憊大也臚憊音皆同也臚韓詩作臚



聲尤與止否謀相近至艾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韻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

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望文生義也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枹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



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  
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

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卽

小雅褒姒威之近在寧或滅之之下嫌其二滅相竝卽改滅而書爲威

或曰毛公訓詩

古矣今訓爲善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  
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  
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  
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  
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  
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



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  
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弑  
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  
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  
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  
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  
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  
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  
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



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

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

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爲鞠字之同音

假借爾雅曰鞠窮也元謂鞠谷同部聲相近究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謂谷皆通川之名義近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變義非常義也爾雅窮饋汜亦言饋有窮者非饋訓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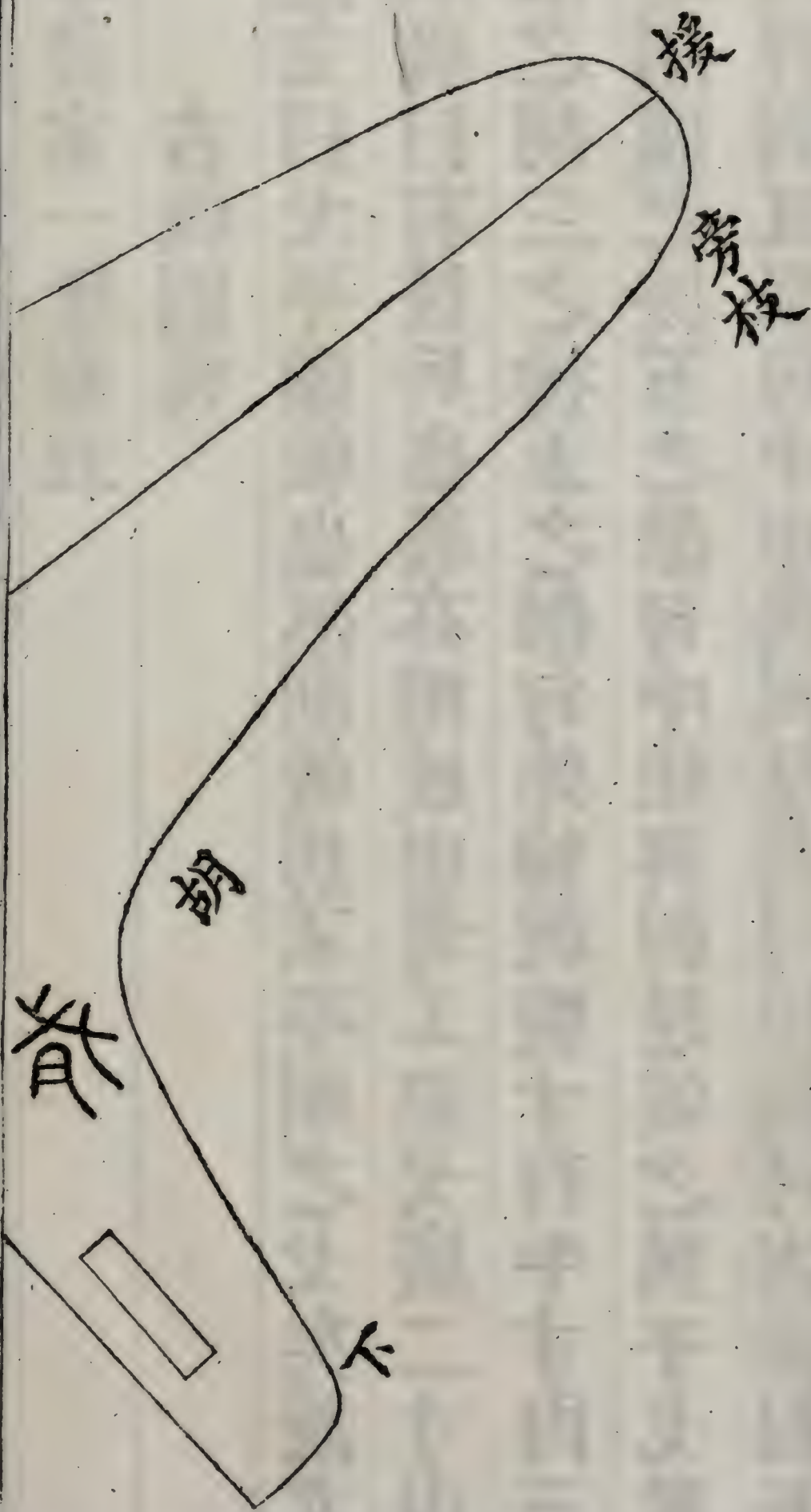
擘經室一集卷五

古戟圖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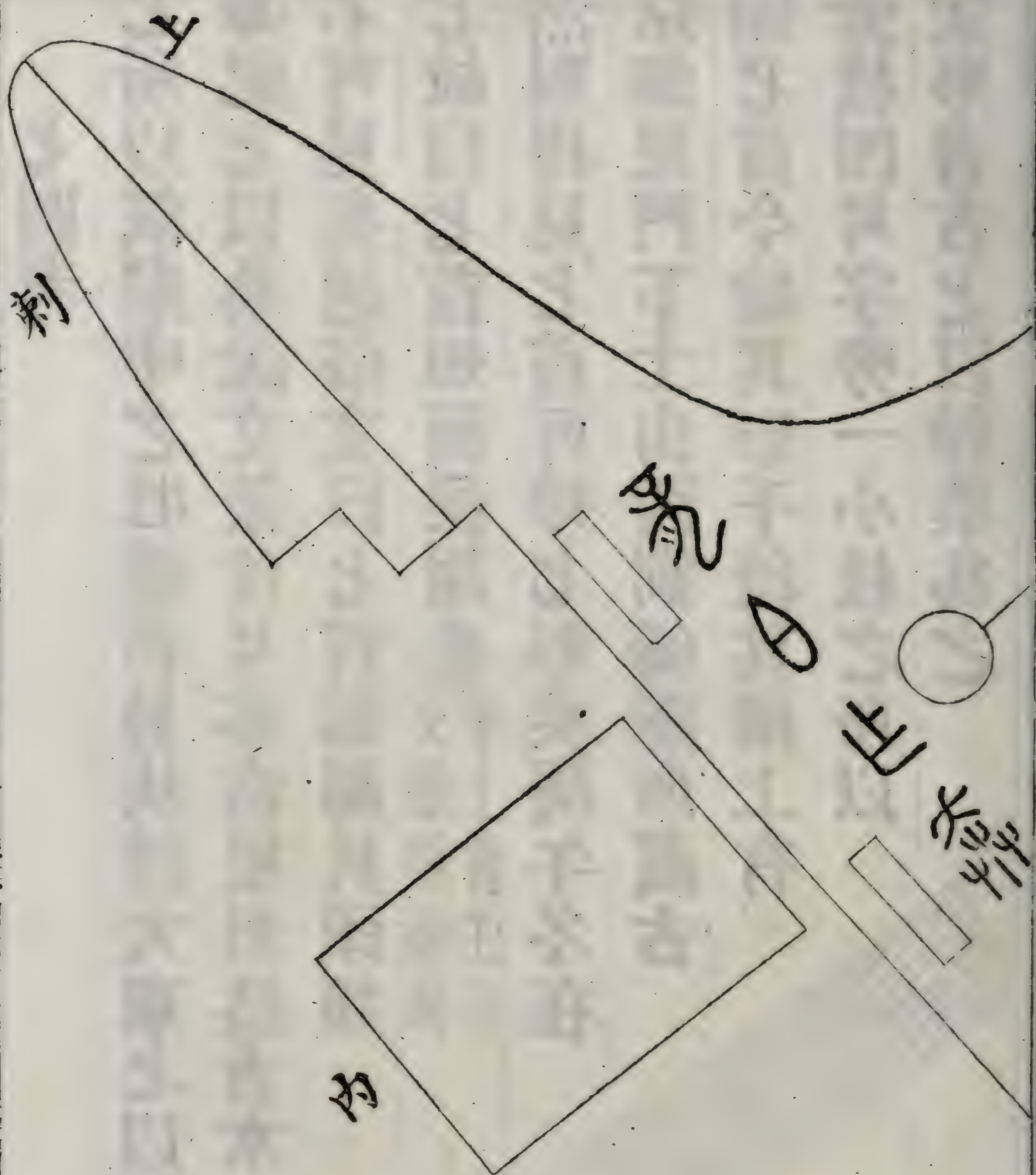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三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晦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綬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歙程彝齋敦所



手拓其刺直上出于秘端與旁出之援繫之正中平  
矩且刺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于後以爲考工說文  
之證










七圖考

七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七以棘禮記雜記七以桑說文篆作亦當象形然古木七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七首劍屬其頭類


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也

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引

然則得見七首可知七形矣庚午冬在

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

銅七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

旁枝卽字旁一小枝之所以

象形者古七以棘桑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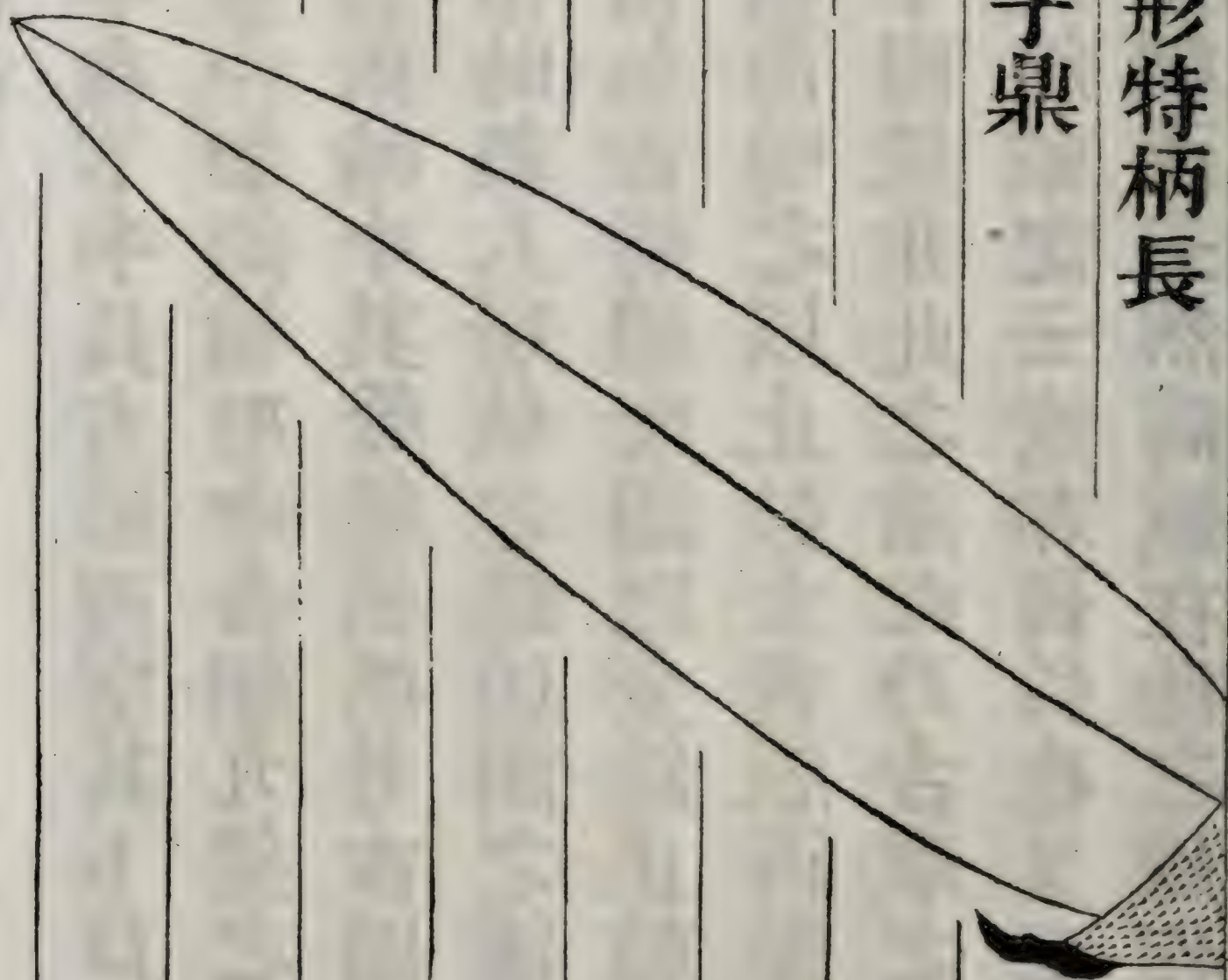




當如此形特柄長

可以撓于鼎

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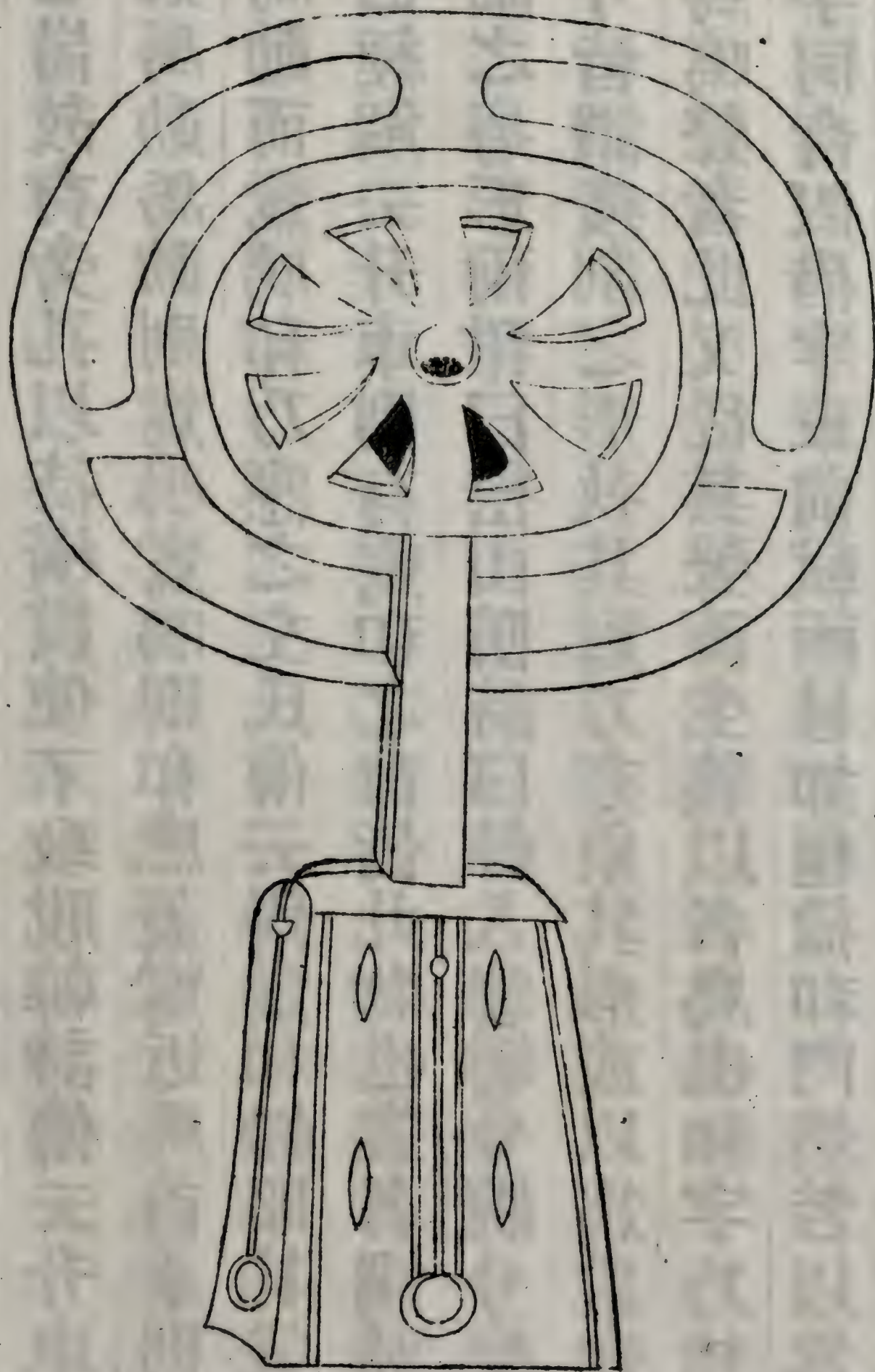
銅和考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圓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望之離婁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鶻鶻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鐃遂謂之漢舞鐃誤矣鐃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鐃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鍾形薄旁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鑾也鑾亦作鸞鄭氏注戴記云鸞和皆鈴也又云鸞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鸞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



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卽冒車前軾兩柱之端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蓋鸞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鸞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也鑿者謂橢圓之瘠形爾雅曰巒山隋詩曰棘人巒巒兮婉兮巒兮皆謂瘦削之形執其鸞刀亦象其形或以爲象鸞鳥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鳥也和字乃桓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桓楹和門然若以爲音聲之和則誤矣







壁羨考

琢玉石爲周尺徑尺之壁于周禮壁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官典瑞云壁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壁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卽名爲壁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壁之常制故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四分之  
一九寸之壁好一寸八分晦零不成度數矣別有盈尺之壁較之九寸之壁羨餘一寸此卽名爲壁羨猶曰羨壁也此壁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



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卽命爲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  
推起猶之至人以鼻琮爲權也鄭司農之說本不誤  
鄭氏康成以羨爲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袤一尺此說  
非也璧未有不圓者若如鄭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  
爾雅本義也



王人云璧琮  
九寸爾雅云  
肉倍好謂之  
璧



羨半寸



羨半寸

王人云璧羨度  
尺好三寸以爲  
度典瑞云璧羨  
以起度



後鄭訓羨  
爲延成橢  
圓形



棟梁考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

至西最高中脊下橫木之名也

今俗名中梁

梁者屋中四

柱

前二柱曰楹

由北至南縱架柱上之木名也

今俗名駝梁

是

以棟宜三而梁宜二梁木上受短柱以載棟楣下架

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南楹之南北楹之北以

載南北兩檐雷自傳注或以楣冒梁而今人俗稱或

以梁冒棟於是始相淆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

宮曰桷雷謂之梁說文桷棟也釋名雷

即唐字

流也楚

辭大招注雷屋宇也據此知通乎棟與雷之大材始



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雷爲南北兩檐然則架乎其間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人俗名梁曰大駝梁爾雅于栴雷謂之梁下卽繼之曰其上楹謂之桷其字指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卽短柱若楣與棟安能再加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而言下楹卽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尙曲之橋梁之梁留梁之梁梁輈之梁皆是上曲之形

說文以橋梁爲本訓棟梁之梁無訓

故西京賦曰

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橰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



曰韓娥鬻歌餘音繞梁惟其梁有空虛相架之處故可云繞長門賦曰委差參以棟梁棟虛也爾雅自栱謂之闕至落時謂之卮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亦借梁楣以爲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杗雷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廡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者但當云兩楹之上橫木曰楣卽明矣今鄭氏乃兩引爾雅楣謂之梁一



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楣謂之梁乃專指門戶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卽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

楣之楣迴別不然曷重釋梁也

說文曰楣門樞之橫梁從木冒聲爾雅楣

謂之梁釋文楣亡悲反或作楣亡報反是陸德明本作楣而或本作楣也許氏則楣爲門樞之橫梁與秦

名屋檣聯爲楣兩物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漢本則作楣曷由知梁架楹上更出

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廡廡者懸而出

之之名爾雅曰祭山曰廡縣儀禮飲射禮但曰鉤楹

內由楹外而已不聞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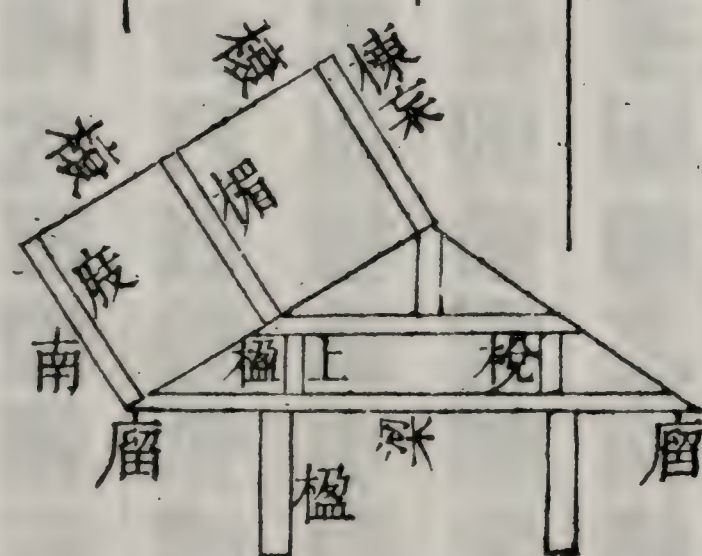
有檐柱也旣無檐柱則前霑檐宇何所支廡是必梁

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檐一木以爲檐霑



矣

### 古劔鐔臘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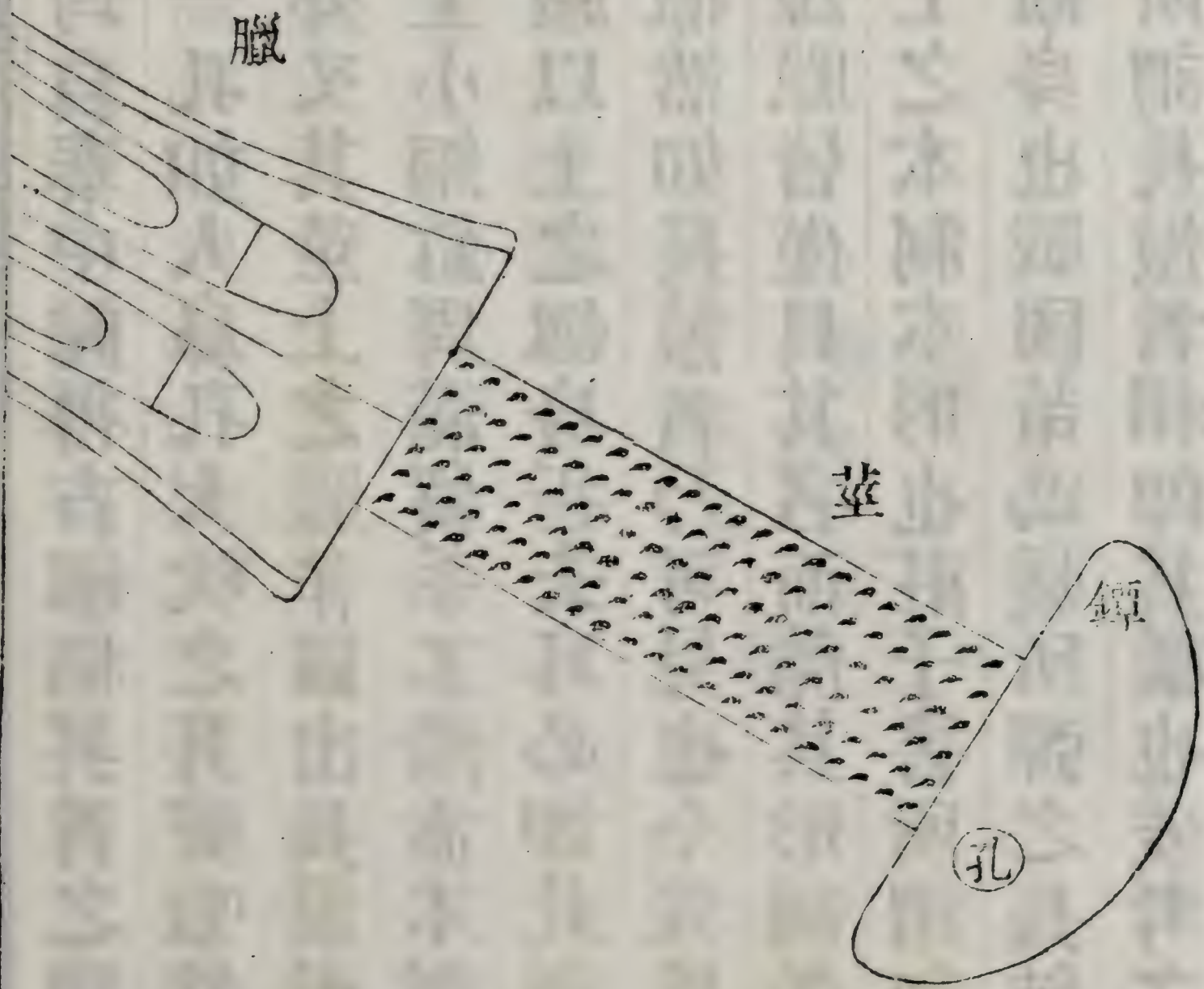
古劔鐔臘之名之制及古劔之存于今者已見之歟  
程氏通藝錄矣予在京師又得一古劔其劔首鐔與  
通藝錄同不過如今胡桃之半殼而已吹之殊無大  
聲莊子所謂吹劔首者呖而已矣尙未合也余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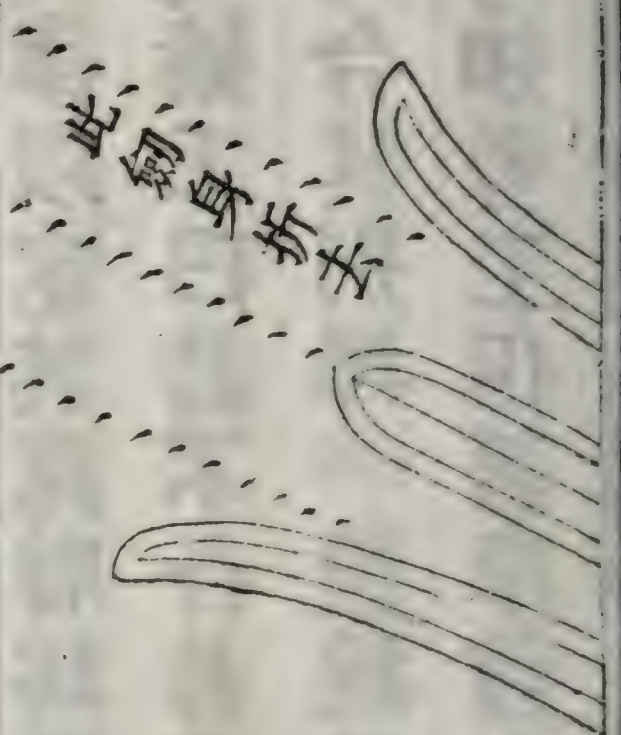
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劔柄其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噉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形如今梔子花蒂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緹纏特其臘以上之劔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獵獵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劔其鐔臘皆僅具其名而簡其形制者也陳氏劔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書所謂劔夾卽臘也以其夾劔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鋏卽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者相卽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



此之與兩斷其外故其斷明  
以其夾斷其出如兩節也  
所以其工之本師亦知也  
之端其點細皆其具其  
各點細皆其具其  
其其其以主之點  
其其其主小  
百其之其其  
中其其一  
其其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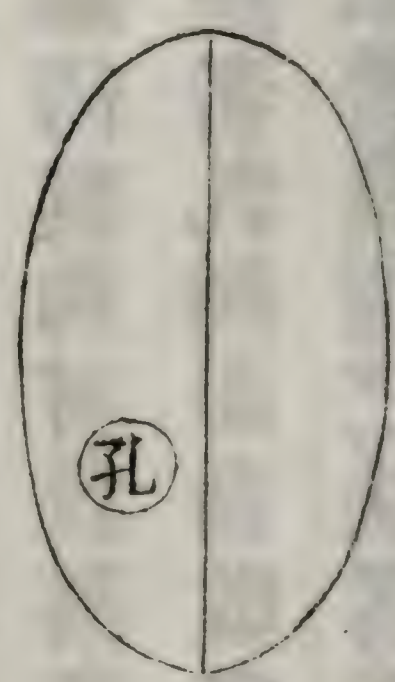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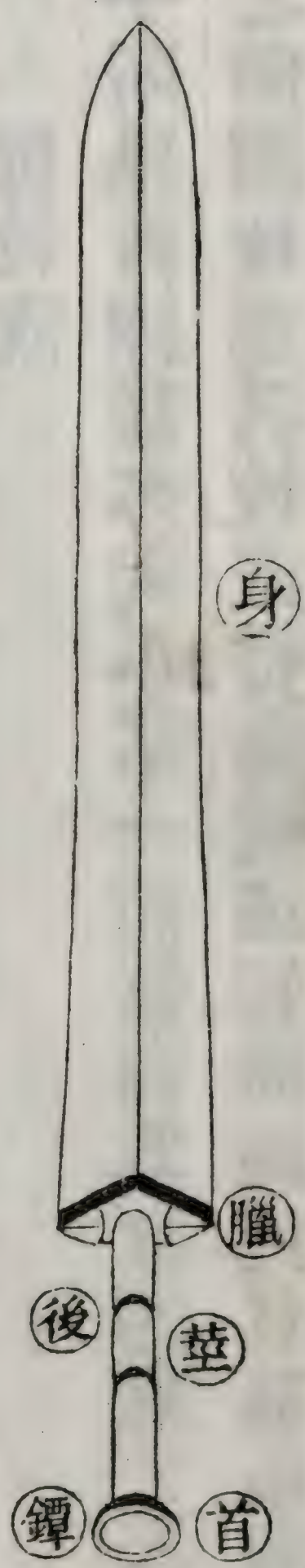


此劍所折水

正視之形



此程氏通藝錄所載及予所藏之古銅劍形蓋僅具  
 鐔臘之名而簡其制非考工鐔臘命名之本制本形  
 也





鐘枚說

予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卽考工記  
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  
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設將爲  
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纍纍者何用乎乙丑春  
余在杭州鑄學宮之樂鐘與程氏瑤田李氏銳共算  
其律以定其范將爲黃鐘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鐘  
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銅錫傳其內可改其音余  
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  
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爲其



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𦰩字瓦拓本跋

嘉定錢君旣勤得古瓦作𦰩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𦰩卽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山象形𦰩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口象形𦰩聲二徐尙不知𦰩之爲聲宜更不知𦰩之爲聲因而刪改耳



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

也何以明𦍋之爲聲也𦍋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

一部

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尼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快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

點鑑薛皆

同爲一部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𦍋字雖未見於

詩而害字從𦍋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

八章悶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灋鯉最

近則豐字之从𦍋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耒部次于

𦍋部許云从木推𦍋元謂此下亦當有𦍋亦聲三字

徐氏不知而刪之耳耒與豐亦同部相近也

从𦍋得聲者尙



有彖初二字從刂得聲者有齧挈契髴絜忽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豐豐从豆𠂔𠂔皆

聲口𡵓爲象形口𡵓與𠂔𠂔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  
豐字無口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  
右高作𠂔形今本作𠂔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  
數證質之旣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誚  
乎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磬直縣于鼓上及鼓右之際設孔  
已明白大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汪君孝嬰  
萊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樞而平其衡直其



繩其理益明元竊謂磬縣重法如等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等鍾鼓如等盤與五金孔其等繫也磬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曷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摩其端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端者也圭有端故曰瑞瑞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曰端也端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

股  
。鼓  
旁

製磬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卽不能再改



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墜而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端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爲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爲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端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



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由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尙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

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



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書而慕之旣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旣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古書之本義庶不致爲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



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爲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

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

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迪古音相轉迪音當如滌滌之久

攸笛之从由皆是轉音故迪攸音近也釋名曰笛滌也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

間爾雅言間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



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  
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  
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  
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  
銓也爲坎聿詮也字之訛辛楣先生瞠之又謂詩鮮  
民之生書惠鮮鰥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綢直如髮  
如當解爲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笠同非比語傳箋並誤老子夫佳兵者不  
祥之器佳爲佳同之訛老子夫佳二字相連爲辭者甚多若以爲佳則當云不祥  
之事不當云器若此之疇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悖謬於  
經傳矣論語日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



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周易爲羣經之首古今治此學者獨多有列國人之  
易有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  
易漢學也所存古法尙多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  
全空矣靜而思之摧而論之聖人之造易也象因卦  
生辭因象著大之天地山川小之井斛車鬼豈如詞  
人屬文隨意揆藻乎是必有一定不易之辭與字存  
其中焉易有爻有位豈如今人并互體亦不論乎是  
必有錯綜經緯千變萬化極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



有吉凶悔吝豈如今人三錢占瞽者能之乎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所遇之而取決焉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經文語語有因字字有據然則空論而已古聖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濱下帷十餘年足不入城市尤善於易取易之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得所謂相錯者得所謂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于經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蓋深明乎九數之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使聖人執筆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於數千年後聞所未聞



者驚其奇見所未見者服其正卓然獨闢確然不磨  
雖使義海以下諸賢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此我  
大清交治之所以軼乎前也豈焦君一人之所通哉  
焦君之易之爲書也曰章句十二卷曰通釋二十卷  
易圖畧八卷其大旨見於圖畧而旁通三十證尤爲  
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溯其  
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元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  
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  
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  
揲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盡之言



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諸字未造以前伏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至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道也若立乎其後而分執之蓋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爲遯魚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據疾哉元與焦君少同遊長同學元以服官愧荒所學焦君乃獨致其



心與力于學其初治易也亦不圖至斯久之如有所  
牖而此學竟成元于嘉慶十九年夏速郵過北湖里  
中見君問易法君匆匆于終食間舉三十證語元元  
卽有聞道之喜及至江西時時趣其寫定寄讀讀竟  
而敘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是學  
之謂乎嘉慶二十一年夏四月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  
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



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予

姻家劉端臨

台拱

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

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  
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  
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  
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  
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  
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  
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尙釋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  
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



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  
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  
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  
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  
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  
訓通借卽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  
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  
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棋由  
不可旣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



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爲得其簡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



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宦轍鮮暇力  
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深通乎聲音  
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爲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  
緯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  
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爲本特後人不盡知耳

如巒山墮義與考工鳧氏兩樂毛詩棘人樂樂義同  
沈泉義與考工車軌出兩轂中義同慘泮同音假借  
馨簫從高得聲得義鬱赤苗之與毳衣如璊之璊立  
死槁之與輪蓄接蓄蜺緼女之與磬天視羽蜩大而  
險之與典同險聲  
音義皆相通證故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

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  
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



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矩矱此事足下識超  
而年富正宜及早爲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誤者  
棄之其有新義卽下己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  
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多其辭  
說爲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爲第二義也



*[The text in this column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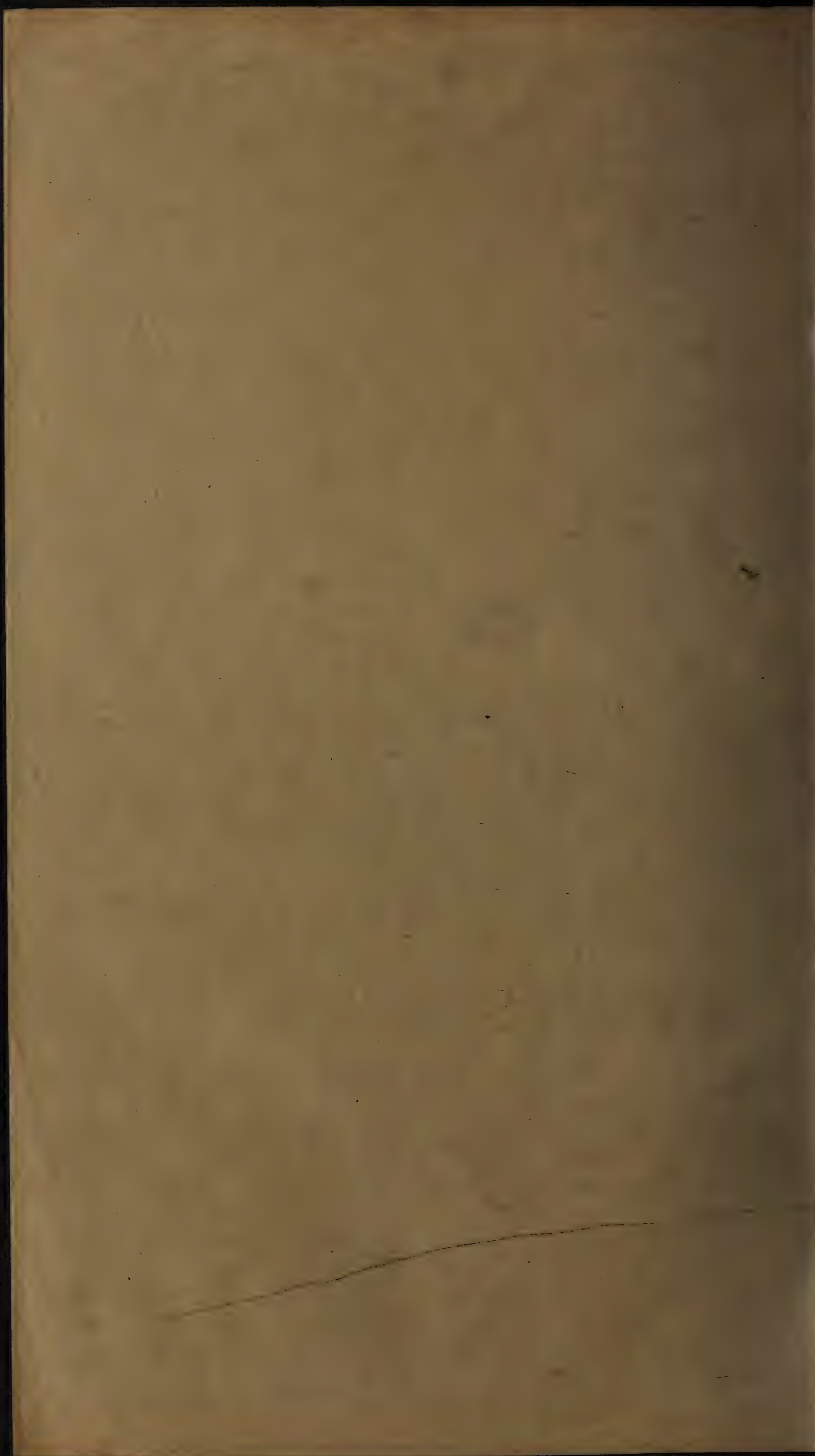


















學經室集

三







卷之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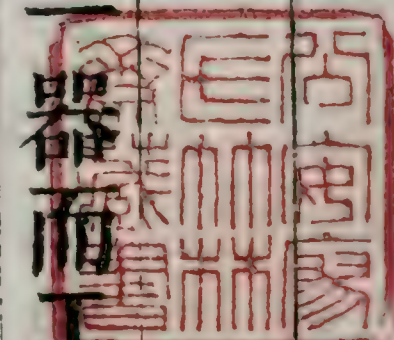


AC  
149  
58  
Y34  
W3

擘經室一集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考工記注解釋尙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旣宜之矣于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率馮陋識訂證牙圍捎藪輪綆車耳陰軌輶深任木衡輓等十餘事作輪解第一輿解第二輶解第三革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作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輶圖第三





輪解第一

察車自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

車者輪輿輶之總名故老子曰致數車無車車雖有輪輿輶之分而其用莫先于輪故考工記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輅是輪又爲牙輻輳之總名矣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今就兵車乘車爲解

輪網謂之牙



考工記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云牙讀如跛

者訝跛者之訝蓋輞非一木其曲須揉

易說卦坎爲矯揉爲

弓輪急就

或合五而成規或合六而成規

經無其

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

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

則加木作𦨇解曰車輞會也蓋𦨇本車輞會合處

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𦨇此餘義也

考工記曰

察其齒蚤不齟說文作齟齒齧也此益可證名牙之義又春秋左氏傳曰輔車相依杜預曰車牙車也車牙與輔車互發其義也若夫牙寬牙厚之度則有記文可

求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是牙圍一



尺一寸所謂牙圍者乃輞牙周市之大圓圍凡物

圓者乃謂之圍牙圍一尺一寸卽牙大圓面寬一

尺一寸也

牙寬同輪崇棹漆內之例就其身平度之

記又曰參分其牙

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

釐三豪

古命分法當云參分寸之一今概用分秒法寸下設分釐豪三位以析之庶比量明

晰可以閉門而造

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

六豪也此記文本自明確無疑義再由棹其漆內

等度推之亦無不合又車人大車輪崇三柯六分

輪崇一爲牙圍亦如此法可以互證自鄭康成氏

誤註牙圍及漆牙之度卽爲言車制者首加一蔽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參分寸之一不  
漆者三寸參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參分寸之二  
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釋鄭氏此義蓋以牙  
圍一尺一寸爲牙內外二面及建輻一邊踐地一  
邊共四面之圍然上下牙邊之厚及內外牙面之  
寬雖同在此一尺一寸之中而寬厚之數尙無由  
定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兩邊得三寸三  
分三釐三豪餘七寸六分六釐六豪內外兩面分  
之以爲牙寬之數是牙寬三寸八分六釐六豪也  
復以踐地之邊厚及牙面近地之一寸不漆是不



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爲一尺一寸之參分之  
一也餘參分之二爲建輻邊厚及近輻之牙面漆  
也由今論之此說不合者有五考工記凡言圍皆  
指圍者言之所謂牙圍實指輪輞大圍而言平度  
之得數不必定卽其身而規之也使必卽其身而  
規之則牙內外面及上下邊實長方形不得曰圍  
其不合一也輪人以牙在輪外踐地而行必須堅  
固故使之寬一尺一寸乃不匡敝若以記文牙圍  
一面之一尺一寸爲兩面兩邊之數則牙寬祇三  
寸許太柞無此理其不合二也小車綆參分寸之



二是牙厚二寸記有互文

詳綆解條下

今乃令牙厚一

寸六分六釐六豪是以意命之也豈知記於牙寬已明言之牙厚則存于綆數之中不啻明言之寧待後人以意命之曰令牙厚幾許乎且牙厚一寸許毋乃太薄其不合三也不漆踐地一寸樟其漆內得六尺四寸中詘之三尺二寸爲轂長轂太長應門不能容

詳推求車度次第解軸長條下

其不合四也車人言

大車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

三尺共九尺爲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

一尺一寸爲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



崇一爲牙圍又將何說其不合五也

大車之牙謂之渠

考工記車人曰渠三柯者三鄭司農注云渠謂車  
輶所謂牙尙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  
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氏注曰渠車輶也是渠卽牙  
也

又案車人大車雖以柯起度制實相同今釋其文  
竝附輪圖於後以資牙圍綆數之互證也車人曰  
柯長三尺又曰輪崇三柯尺九又曰六分其輪崇以  
其一爲之牙圍牙寬一尺五寸  
兩牙共三尺又曰轂長半柯尺一



五其圍一柯有半

四尺五寸徑一尺五寸

又曰輻長一柯有

半

四尺五寸兩輻長也每輻二尺二寸五分

又曰其博三寸厚三之一

一又曰綆寸又曰渠三柯者三

輪牙外周二丈七尺也大車制犝故

轂徑輪周並用徑一圍三之法不似輈人皆密率也

轂者輻所湊也轂中空謂之藪

考工記曰梓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梓者橫

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

梓與光廣二聲同轉書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

及後漢書馮異傳並讀爲橫被四表爾雅桃充也桃卽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轉聲爲廣廣從黃得聲亦卽有橫義故爾雅曰緇廣充幅方言曰幅廣爲充此卽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卽爲廓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擴聲亦相



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趙岐註曰擴廓也然則考工記棹其漆內之棹卽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爲橫充物內之名矣今案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棹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卽爲轂長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馬遷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詩小戎曰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記又曰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卽轂圍也淮南子曰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考儀禮註中人挽圍九寸三圍二尺七寸今



穀巨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故曰可也若其  
穀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則名曰藪藪說文作櫟解  
曰車穀中空也急就篇作輶藪櫟輶聲之轉也藪  
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  
藪是也觀記曰量其藪以黍是穀藪雖不必定如  
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先  
後鄭氏亦並以藪爲穀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  
之藪康成氏訓爲衆輻所趨皆指穀外建輻之鑿  
爲言非穀中空之謂矣記又曰以其圍之防捎其  
藪鄭康成氏註訓防爲參分之一此以圍防爲藪



圍誤以藪爲轂中空處實大穿小穿之通名大穿  
曰賢小穿曰軹其圍度則記所謂五分轂長去一  
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也是賢軹之圍卽藪圍安  
得別出藪圍大於軹而小於賢乎且防從阜力聲  
說文解爲地理若易繫辭之扌王制之仞並當訓  
餘未嘗有參分之一之訓也使果參分之一爲藪  
圍記何不曰參分轂圍以其一爲藪圍而必變其  
文曰以其圍之防捐其藪乎元案防當依說文作  
𡵓木理也今從阜作防字相假借理防一聲之轉  
物皆有理木亦宜然輪人曰稹理而堅疏理而柔



此車工之木必須順理之明證記曰以其圍之防

梢其藪者此言順穀木中直理除去穀中心木而

爲藪非言其圍也

鄭康成氏註梢除也梢有除去之義史記龜策列傳梢菟絲而

去之是也元案梢其藪者乃抽拔去穀木中心以

爲藪也輪人梢藪匠人梢溝上林賦梢鳳皇甘泉

賦梢夔魑梢梢同義爾雅釋木曰梢梢擢方言曰

擢拔也文選註引蒼頡篇曰擢抽也梢藪之梢當

訓爲擢也

何以明之匠人爲溝洫凡溝逆地防

地理謂也

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

倍此文正與輪人文一例匠人言爲溝必順地理

除去其土而爲之猶輪人言爲藪必順木理除去

其木而爲之也考工記出一人之手其文旣已相



同其說安可以互異且細繹經文其曰以其長爲之圍此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曰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此又由橫理而言及直理也曰五分其藪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此又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展轉相因益知古人修辭之妙若下文明言賢軹之圍而先又別出藪圍古人斷不若是謬戾惟後人誤解其義故於文體訓詁度數三者皆不合也

繇輻以內爲大穿繇輻以外爲小穿大穿賢小穿軹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藪名小穿



者在輻外近轄之數名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  
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  
軸任輕可以殺使其穿小而轂強且殺軸亦所以  
限轂使不致內侵也記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  
爲賢去三以爲軹賢大穿金釭軹小穿金釭詳見金解是賢圍當二  
尺三寸三分零七豪也此轂太薄穿太大無此理  
故鄭康成氏曰大穿甚大侶誤矣大穿實五分轂  
長去二也反覆此說實爲可據蓋五分去二其圍  
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不過大轂厚亦不易破矣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小於賢圍數不相當者其中爲鐃厚也其譌去二爲去一



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理無可疑故從鄭說但鄭氏知一爲二之誤矣而旣以防圍爲藪圍因又有賢軹之圍毋乃岐錯因遷就爲金厚一寸之說蓋非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剡藪兩末以容金厚而金釭之圍與大小穿之圍同徑其中相平乎

又案小穿之軹卽周禮大馭祭兩軹之軹不嫌與輿內之軹同名戴君東原考工記圖據司農大馭注曰故書軹爲軒謂考工記軹字當依此改爲軒字爲其與輿內之軹溷淆元案軹名有二在輿在轂本殊大馭之軹故書作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



已正其誤似未可以故書一駟字畧爲新奇而遽

改周禮

大馭祭兩駟

考工記

記曰駟崇三尺有三寸又曰去三以爲駟

三處

之明文也若以爲與輿內之駟溷淆試思輪輻名輹蓋弓亦名輹輻有菑蚤蓋弓亦有菑蚤車徹名軌轉頭亦名軌車輻木名輪車輹亦名輪皆是一名兩處無慮溷淆也綜貫諸義似以作駟爲安

輪輹謂之輻

考工記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右者一輪三十輻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淮南泰族訓曰輪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大戴禮保傅篇曰三十輻以象



月說竝與考工記同

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日月三十日合朔遷一舍輪周

三十輻在地  
遷一窩似之

輻入轂謂之菑入牙謂之蚤

何以謂之菑蚤也菑蚤皆指名也公羊傳曰

文十四年

如以指則接菑也四接菑卽駢指也禮儀巾衽髻

蚤蚤卽爪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也

如牙股

胡頸踵輹等皆是

菑又謂之弱者菑藏不見有似蒲在水

中之弱故鄭氏曰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也

輻廣當與牙廣同

見續解下

若其厚則六分六釐六豪

何以明之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是小車之輻



博二寸厚當參分寸之二矣三十輻共厚一尺九寸九分九釐九豪周遭建於轂圍其兩輻之間不寬不杵也若入轂之菑自當更薄而菑末又當削銳之蓋以三十輻共趨數心若菑厚而豐末轂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強必以弱輻兩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轂旣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

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骸

說文曰股髀也骸脛也考工記曰參分其股圍去



一以爲骹圍司農云言股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細記又曰參分輻長而殺其一蓋人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也但所殺之圍祇參分輻博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圍殺之也此在外所殺參分之一卽綆也所以殺之爲濂泥也

輻骹不滿牙曰綆

考工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鄭康成氏注此謂綆爲出於輻股鑿之數也又每計徹廣必加



綆數賈公彥鑿孔外侵之說誤不足辯近江君慎  
修目驗今時不殺之輻繹鄭義以爲牙上之鑿不  
偏但輻用偏蚤入正鑿向內則輻乃外出參分寸  
之二所以計徹廣必加綆數元案鄭氏此說非是  
記曰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者其意以爲綆  
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卽不固矣  
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  
一分與輻蚤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爲蚤鑿外一分  
當輻骹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輻  
所殺之骹旣與牙邊不相當似乎牙向外出其實



合股之不殺者視之正與牙平竝不外出也且所

以必殺爲綆者不過爲濂泥之故

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

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竝無別事謬巧而戴君東原又繹鄭

氏輪算不掉之義以爲輪不綆必左右佗搖綆則

重勢注於內無傾掉之患此益非記者之本意大

凡轂長穿軸相得者則安轂短而穿軸內寬者則

掉若令牙厚出輪外絕無關於掉不掉也再案大

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何

以明之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

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



惟舉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且以此制人人皆知可以省文初不料後人如是誤解之也故不細釋車人牙綆之義及輪人輻骸外殺之制則輪綆之說不明而牙厚亦無從起度矣

鄭司農讀綆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算也蓋漢人呼綆如算故鄭司農假借算字以定其聲若說文

甌算之義迴不相涉也

### 車徹謂之軌

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爲度軌自爲徹迹之名說文曰軌車徹也从車九聲蓋乘車兵車田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輪則同廣八尺不如此



出門不合徹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  
孟子曰城門之軌莊子曰車徹中有鮒魚焉亦竝  
指車迹軌寬八尺比輿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  
遠于軌且以爲軌外設局建兵地也輻內大穿之  
轂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除去在外七寸餘二寸  
許藏入輿底鄭氏以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縛  
參分寸之二湊足其數非也小穿轂厚二寸八分若竝其輻廣以爲之  
弱弱長三寸有是事乎又兩  
韞頭亦名軌詳見軸解條下  
又案輪人爲蓋其部斗枚鑿字曲句股舊說皆不  
誤故不爲蓋立圖解



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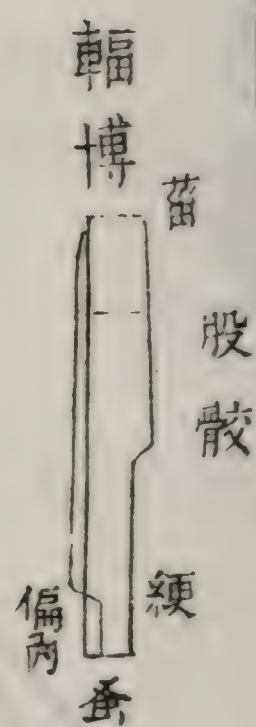


漆輪牙棹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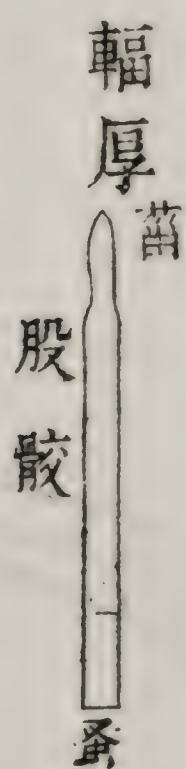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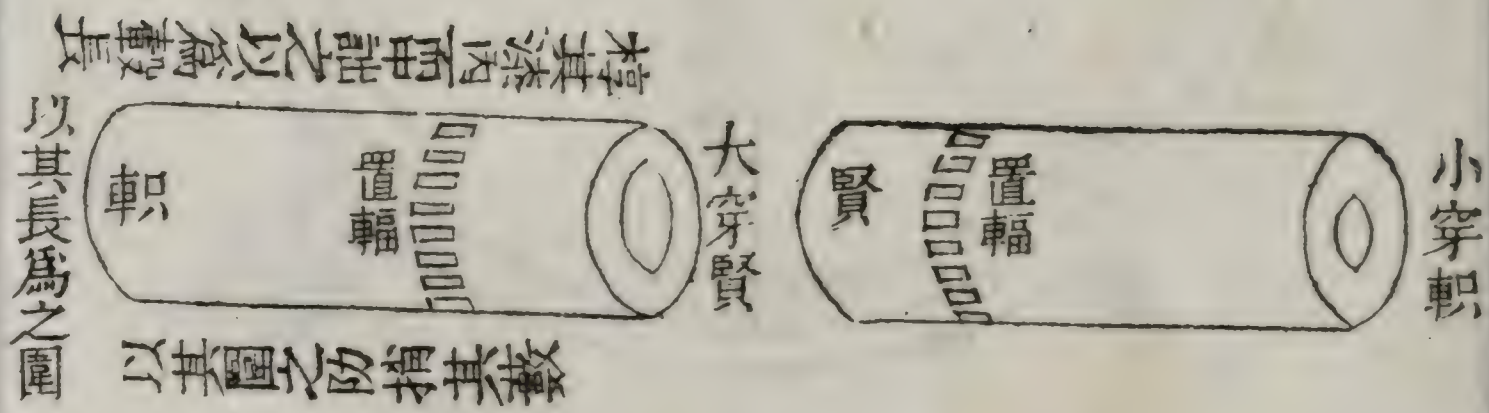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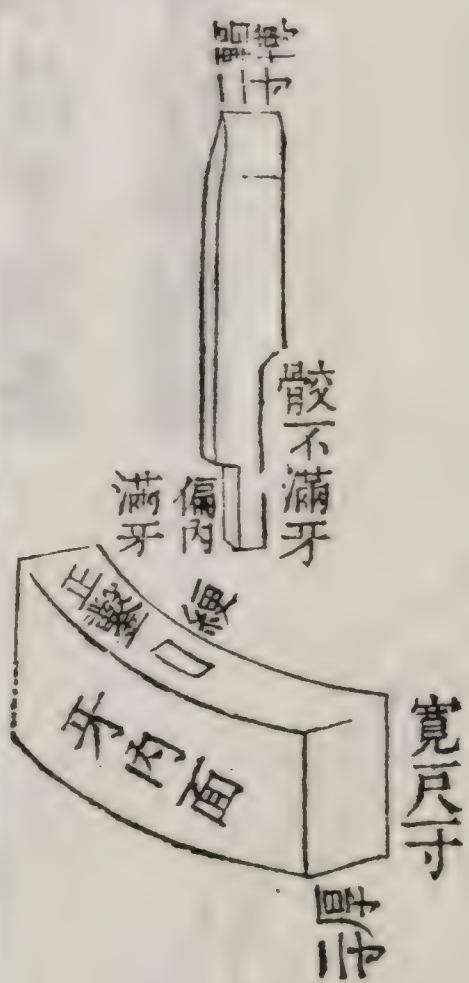
# 輻圖



# 轂圖



# 綆圖





鄭注牙圍漆

牙檮漆內圖





# 大車輪圖





輿解第二

車上受物曰輿

說文曰輿車底也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  
轉蓬爲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故輿後  
于輪輿者軫輶軹輶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  
非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是  
輿廣六尺六寸也又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是  
隧深四尺四寸也謂之隧者康成氏以爲深如隧  
字也車廣橫而兩輪縱故廣輪爲橫縱之名儀禮  
士喪禮記掘坎廣尺輪二尺周禮大司徒周  
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禮  
記檀弓廣輪揜坎皆此義也



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

輿下四面木材爲軫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正之其

說曰軫輿下四面木匡合成輿者也考工記曰軫

之方也弓象地也

元案大戴禮保傳篇說同

又曰六尺有六寸

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轅焉四尺也又曰

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軫又曰五分其軫間以

其一爲之軸圍按軫乃四面木獨以爲輿後橫木

者非也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弓象地

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曰加軫與轅爲四尺若

輿後橫木安能加轅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



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康成於軫圍旣謂輿後橫木于加軫與輶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變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戴氏此說極確實發漢唐以來之蒙蔽元又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軾木最大輿底木板兩轄板皆賴軾相收以爲固而轄較軾亦將就



軫爲鑿以樹之也蓋軫所以收衆材者故又謂之

收詩秦風小戎伐收傳曰伐收淺軫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洩

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曰淺軾之車而牝馬卽小

戎義也又案車後橫木曰任正自漢以後昌軾之名二物混淆詳辯輶解

輿前衡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輶

釋名曰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考工記曰三分

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

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軾三尺三寸其

兩旁居輶板上則須揉治而誦之一在前卽式深

二在後則輶深也說文曰輶車旁也毛詩作猗蓋



輿左右木板通謂之輶

式下板亦名輶

參分輶隧一在前

二在後後高出于前式二尺二寸

記曰以車隧之半爲輶崇是也

輶通高五尺五寸也

輶上反出謂之輶輶立木達輶謂之輶

言車制者皆以爲直輶由不解車之有耳也說文

曰輶

卽輶字

車輶上曲鉤也

鉤今本訛作銅文選西京賦七啓注兩引竝作

鉤

又曰輶車兩輶也从車耳聲又曰耳耳下垂也

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圉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

又曰輶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

矣蓋車輶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



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轎前式同高若  
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向外曲勢反出乎輪之  
上象耳之取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輒至其  
直立軾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  
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轡上  
重起如兩角然角較通借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  
角之觚勢也重耳卽垂取之義秦公子名取衛公  
子名輒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名輒字子張鄭公  
孫輒字子耳皆此義也詩曰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重較卽重耳之義以喻武公之開張寬廣也記輿



人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侈卽兩耳侈張古制可  
尋若此輒所以必反出者應劭漢書注曰車耳反  
出屏翳塵泥蓋輪在轎外車驅疾則塵隨而上有  
輒屏之則塵不及人又考建兵之局在轎外五兵  
本可直建因有輒所以迤建記曰戈秘六尺有六  
寸旣建而迤崇于軫四尺則迤而適出于車耳之  
外矣故曰輒爲車耳較爲兩車耳立木也大約古  
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  
車棧車者木立軫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  
夏縵以上則竝名軒有車耳

說文軒曲輶輻車  
左傳鶴有乘軒者三



代法物以別等衰端在乎此豈容鶻突毛傳以重

較爲卿士之車此實當時禮制戴君東原譏其傳

會者非也

錢氏坵車制考曰輒上縮謂之較此似猶沿舊說至所引漢官儀曰孝景帝六

年令千石六百石朱轡輶卽輶太元積首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輶也此皆可爲輶字加證元又案蕃與藩同乃車前後之有蔽者如爾雅之竹前簟詩之簟第是也此字與車耳之輶迥別俗書多誤今太元輶字實當作輶俗本有誤作蕃者又案漢仙人唐公房碑鼠齧輶車被具輶猶作輶車輶謂之輶輶橫輶也輶直輶也

說文曰輶車籍交錯也輶車輶間橫木司馬相如

說輶或從需蓋輶內輶木縱橫相結如輶也

輶如窗櫺

左傳陽虎載蔥靈以逃賈逵注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輶所以固輶亦交于



較楚辭九辯曰倚結輪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

軾揚雄甘泉賦曰據輪軒而周流兮皆謂此也

又

末亦名輪  
詳輶解

蓋輪爲輶輶之總名輶枝也如枝相交

也輶者對也對于人也輶橫交於輶故說文曰輶

車橫輪也輶爲橫輪輶直輪可知

輿下鉤軸者爲輶輶謂之輶輶謂之伏兔

輶在輿底而銜于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輶圓

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

長足少鏤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

革以固之

見革解

輿底有輶則不致與軸說離矣易



曰輿說腹

俗訛作輻

虞翻曰腹或作輹盧氏曰輹車之

鉤心夾軸之物是輹卽輹也或謂之伏兔者以伏於軸上似之也又謂之展象展之形

當式下圍轉者曰輹

輹之爲物蓋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轉身輹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輹以銜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

漢制輿底有羅車索方言亦名畢折名綦古車制成器堅固無須乎此

輹從車凡聲

與範範字通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

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



模曰範廣韻曰範模也釋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軌在前軹下所以範圍軹身使不過也故記曰環濶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考伏兔至軹一尺四寸許環濶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軹軌當與軹寬等三寸許與環濶尙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軌此由內而數至外也記又曰軌中有濶謂之國軹案軌在輿前人目及見若環濶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其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記又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正爲軹身起度試略移其處亦卽不



合此經文之可參考而知者至傳說家若鄭司農  
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軌車式前也其意謂軌當式  
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軌也特以訓辭少晦軌  
之爲物亦將與任正之木同歸湮失而車不可行  
矣又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軹祭軌杜子春云軌當  
爲軌少儀祭左右軌范注范與軌聲同軌之物小  
而必祭之者因軹身不掉全恃乎此與軹共爲關  
要故孔穎達曰祭之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使  
渾稱軌爲車式前並無其物則將祭于式上乎抑  
輿下乎抑軹上乎斯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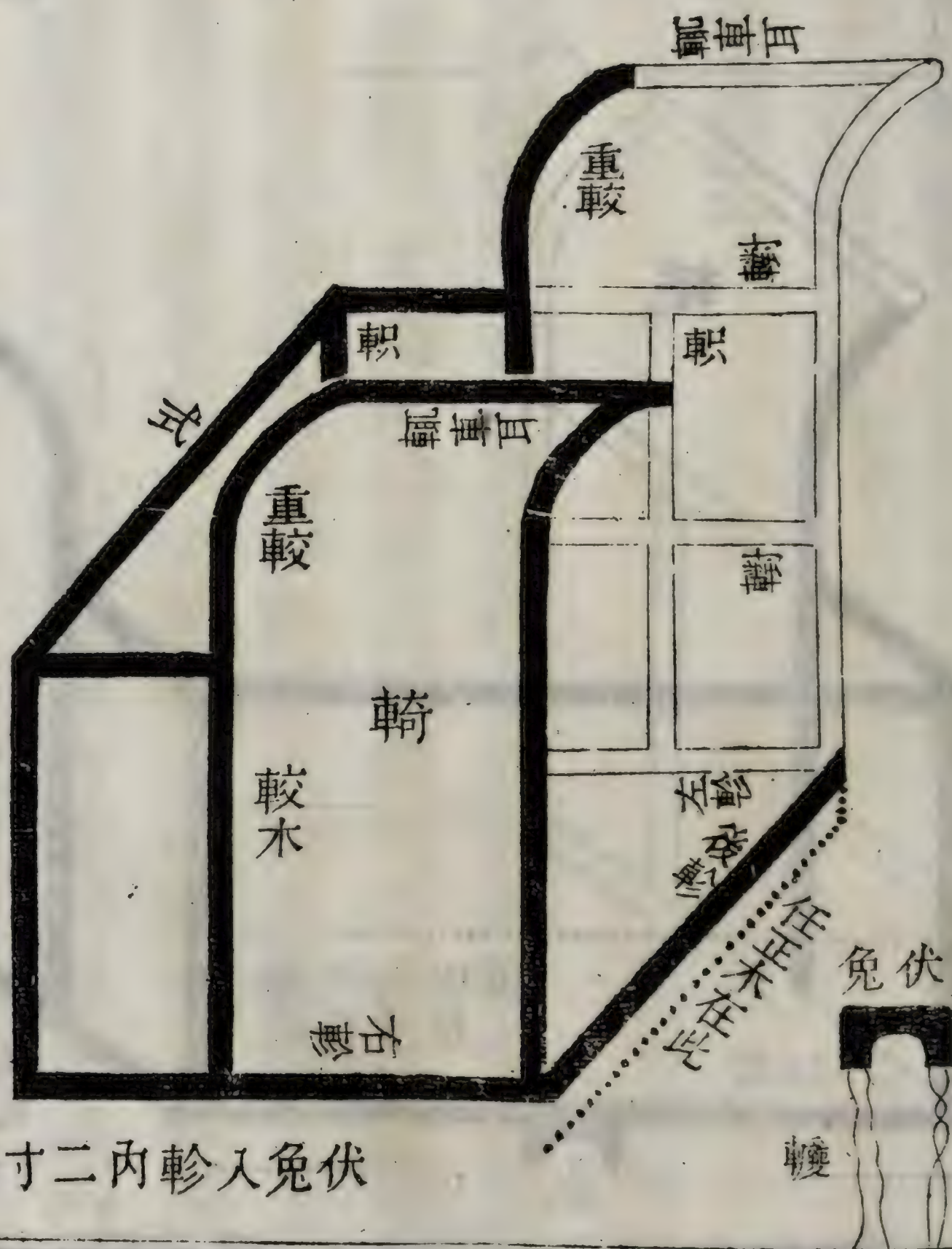


又案記者于車工之木中乎度數有定法者必詳言之若輶軌及輶板輿底橫木陰板輶等工人皆可以意爲之惟取堅固故不言其制非無其物也所以揜軌謂之陰

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詩小戎曰陰鞞塗續毛傳曰陰揜軌也箋曰揜軌在式前垂輶上釋名亦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答也蓋輿前後皆空又前軫下有軌以銜輶身此陰板揜乎輶前空虛下垂至輶上并軌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卽名揜軌且爲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軌爲軌者誤矣



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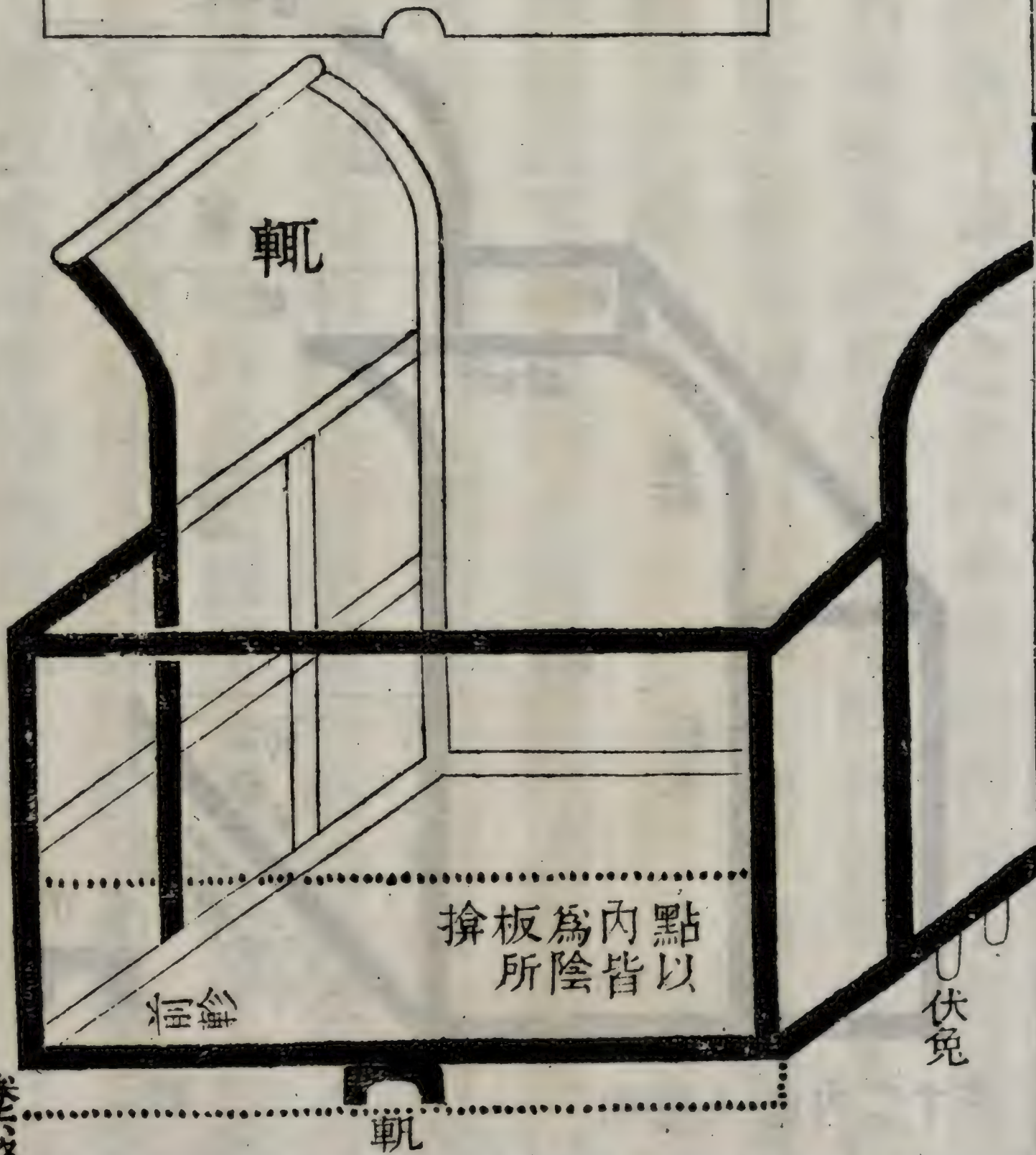


許寸二内軫入免伏



興圖

軌揜輈垂下式當軌揜陰



點以內皆爲陰板所揜

金剛

伏兔

軌



擘經室一集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

下

輶解第三

曲輶輶

輶者曲輶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輶  
輶身通長一丈九尺餘車之材莫大于此木之中  
輶者少故必須揉治乃中輶前上曲及弧深之度  
禮運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木根車皆言瑞運之應山  
木自生垂鉤之形中乎輶度不須揉治也輶所以



必撓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輶人言直輶無撓之弊者三皆所以發明輶不可不撓之義觀直輶之弊可知曲輶之和矣輶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若夫出輶以前輶身之長及所撓深淺等度則舊說甚多蒙蔽輶身者任正當免等圍所據以起度者也考工記雖無明文必有互文見義之處且輶前至輶端之長不定則輿前駕馬之地長短無馮揉輶深淺之度不定則又有深則折淺則負之弊記者安得不示人以定法乎要知記文本自簡明可據自鄭康成氏失解之而其



度不可求矣今且依鄭注述之其誤可見記曰國  
馬之輅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  
馬之高<sup>八尺</sup>則餘七寸爲衡頸間也記又曰輅前十  
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輅輅以前之長也據此則  
鄭意以輅深四尺七寸爲輅端直垂下至與輅平  
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軫與轅之四  
尺不入筭也且以輅前十尺爲輅身之長也<sup>後當免諸</sup>  
<sup>圍鄭皆以</sup>夫使輅前十尺爲輅身則輅身不能無  
<sup>爲一尺</sup>撓其撓之數經無明文于是又意爲解曰凡弓引  
之中參揉輅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則參分損一



耳卽十尺之曲輶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  
直弭再以輶深之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則股  
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卽使服馬尾近著陰板之  
前而輶端之衡已近居馬脊中矣有是理乎且國  
馬高八尺亦就昂首者言之耳中人皆長八尺若  
馬頸壓衡處高八尺是與人頂同高馬再昂首高  
一丈餘矣古馬猶今馬安有如此高者馬頸至高不過六尺  
與人胸齊且記明言輶深今解爲輶高于字義亦遠失  
之又案鄭注曰軌前十尺十或作七令七爲弭四  
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此注亦



自知股太短不足容服馬訂七爲訛字但以七尺之弣爲非固以十尺之弣爲是矣若以十尺爲弣則軋身絕無撓矣且卽以十爲弣四尺七寸爲句得八尺零八分有奇之股亦尙不足爲驂馬地也由前之說則輿前短縮衡亦太高由後之說則輿前略寬軋又無撓舛誤至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然則記文果何解耶元案記曰軋前十尺此自軋前直引至軋端長十尺也記曰國馬之軋深四尺有七寸鄭司農注云深謂軋曲中此解極精確不刊觀記文一曰凡輶軋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軋



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  
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下垂之高  
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長考輈  
身有圍卽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三寸  
入筭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  
爲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圓之半圓形不差分  
釐也又輈身既有圍徑之三寸則當有胸有羸今  
以輈前十尺內減兩端輈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  
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  
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輈身胸數也若竝輈



兩端身徑在內爲軌前十尺之通徑合軌身三寸  
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五  
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軌身外背之贏數也旣得  
贏腠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寸之通  
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適當軌圍  
徑中心得平圓半  
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毫此軌身中心之  
長也據今所推則軌身之長實定于軌深四尺七  
寸及軌前十尺二語之中記文本自簡明可據鄭  
司農說亦不誤今密推之亦適得平圓中規如此  
不知康成氏何以必變其說致一往皆謬也又案



考工記車人曰凡爲轅三其輪崇此雖爲大車直轅起度而小車曲輶亦同此法凡字所括正多也特以輶人既有明文本不必遠據車人之文以爲典要然恐輶深軌前等所推之數未足深據則試再以車人之文證之乃益知記者省文互義無不密合也記曰兵車乘車輪崇六尺有六寸三其輪崇得一丈九尺八寸今以所得輶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加輿下輶身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九尺六寸三分六釐六豪兩數比例差一寸六分三釐四豪但輶身胸數與軌底曲處相齊若



輶中心則已占八輿下輶身一寸五分是所差實  
一分三釐四豪耳制作之密至于如此古人精心  
非後人可及也至于輶身之衡去地之高則約六  
尺何以明之國馬高八尺就昂首者言之耳若其  
頸脊之間服輶之處至高不過六尺中人皆長八  
尺此與人胸相齊今試擇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  
此也漢書景帝紀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齒未平  
馬正壯也馬不得出關此實就頸脊之間高者言  
十歲外齒平之故五尺九寸爲極高西漢初較周尺已差大若  
建初慮僞銅尺則比周尺又大矣



又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此爲半橢圓形與國馬之輈爲正圓者不同故恐輈長三其輪崇或有不合試再推之以軌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胸二數相減得田馬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法詳推求車度次第解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其長一

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九寸差一寸五分五釐九豪復除輈中心占八輿底輈一寸五分亦僅差五釐九豪耳是田馬之輈亦密合也又記曰駕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記



不言駕馬輪崇然軸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

以三寸遞減

田車輪崇減于兵車三寸

竊訂駕馬輪崇當六尺

也今亦以軌前爲通徑軸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

得橢圓半周贏胸二數相減得駕馬軸心長一丈

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

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差

二寸零零一豪再除軸心占八輿底軸一寸五分

所差亦僅五分零一豪耳是駕馬之軸亦密合也

由此數者求之可益證軌前軸深之說之非誤而

訂駕馬之輪崇六尺得數于記文所未及者亦不



爲無據矣

又案漢石刻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搨本皆有二馬車石雖殘闕形尙可辨其車輶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輶輶法已不能盡合矣輶繇輶以上爲侯侯謂之頸

秋官大行人立當前疾司農云疾輶前胡下垂挂地惠君定字曰疾乃侯之訛唐石經已然禮說曰侯伯立當前疾論語疏小雅蓼蕭疏引作侯尙不誤元案惠說是也胡侯一聲之轉凡物下垂如人喉者皆曰胡故戈援之下亦名胡也侯謂之頸者



秋官之侯卽考工之頸同處異名亦異名同實蓋  
輶繇侯以上其圍漸殺矣

輶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免者爲當免

踵者投任正之中者也記言十分輶長以一爲當  
免之圍是當免圍最大與任正同記又言五分頸  
圍去一爲踵圍者以踵投任正鑿中故殺之也

輶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  
正

考工記于輶人特出任木之名又言衡任任正之  
制漢以來說者多誤鄭康成氏以任正爲輿下三



面材戴侗已辨其爲軫矣而任正之制尙然未覩  
元案任木者輶兩端木名衡任者卽輶前端之衡  
駕馬者也任正者輶後端之橫木當車後持輿之  
後軫底者也任木最關重要故考工記于輶人特

曰凡任木

凡字意括  
兩端而言

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

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又恐

拙工之鑿小之故終警之曰小于度謂之無任此

聖人制作之精意也

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  
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

任正

木最大長應與輿廣等橫安車後與輶踵爲內鑿  
之投作一形因而加輶于軸作十形又加輿于輶



軸上作中形輿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軛規定軛身是輿已安置軛上不傾仄矣而輿底與軸猶相離也于是左右軫內有伏兔者下鉤乎軸是輿又得左右銜制之力不動掉傾脫矣故軛與輿軸三物合一堅固不離全賴此任正之力試以馬引軛軛與任正并力載輿以行而輿下伏兔又夾軸以行輿下之軛欲左右動移而輿底伏兔及軛之力制之軛上軛身欲反側紐戾而輿與任正相合之力又制之此任正之所以爲正也自解者不識車後有任正之木而記又明有任正之名



遂以任正歸之軫試思輶別爲一直木軸別爲一直木縱橫交處非有內鑿之投金革之固也因而加輿于輶加輶于軸無論輶身與輶不足以安輿卽輶在輿之下軸之上兩無關繫直可抽出矣縱令有金革以固之百步之中未有不敗折者也以有任正之堅固如彼無任正之舛謬若此究其名物致誤之由總由于輿後橫木爲軫之一訓也考工記軫屬于輿人任正屬輶人本不相涉特以加輿于輶其後軫與任正相合若一又以輿左右前三面皆有板人所不常指名所指名爲軫者惟輿



後耳故左昭二十一年張句抽爰而下子成射之  
折股句扶服而擊之折軫襄二十四年踞轉而鼓  
琴服虔曰轉軫也此皆獨指輿後之軫爲言世因  
有車後橫木爲軫之訓遷軫之名于任正矣但考  
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注車後橫木說文曰軫車  
後橫木也釋名曰軫枕車前若臥牀之有枕就枕生義  
故變車後言車前是揚許劉三君雖以任正冒軫之名而  
任正之木尙在故或曰車後橫木或曰如牀有枕  
皆見其物指其處且象其形也至鄭氏注周禮知  
軫屬輿不屬輶因舉而歸之輿後而于所謂任正



者竟以輿下前三面材當之于是車後絕無此任正之橫木矣總之漢以前任正因近軫而冒軫之名漢以後歸軫于輿而失任正之木誤之又誤鮮辯久矣

又案近戴君東原謂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考工記凡任木以下三十八字先發下文之意下文乃舉其制故重言衡與當免之圍此說亦誤以今考之其不合者有四考工記屬文最省至車工之事尤爲簡潔容有事當明言而省文互見者斷未有先已明言其圍後又重複言之者細檢記中無



此文體其不合一也記以衡圍卽起于衡長故惟  
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字下不必  
加衡字而任正之圍則起度于轉故曰十分其轉  
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於其字下特著轉字以別之  
若任正卽轉身則其下轉字爲贅疣矣其不合二  
也設使任正爲轉衡任爲衡與軸先言其圍下文  
不妨再言何以下文惟言軸圍及轉當免圍獨置  
衡圍於不論乎其不合三也軸之通長一丈二尺  
斷不得以當輿下之六尺六寸指名爲軸其兩端  
之長置不入筭果軸爲五分其長之一則圍當二



尺有餘卽與下五分軫間一爲軸圍大相矛盾其不合四也

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軛所以鍵鬲謂之輓  
衡卽衡任也鬲者大車衡名說文曰輓大車輶端  
持衡者輶車輶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輓小車  
無軛包咸注輓者輶端橫木以縛輓軛者輶端上  
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輶端橫木卽衡  
也輓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  
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  
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



之任

元案墨子魯問篇曰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

而引三十石之任與

韓非子所引不同按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

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軌轅所以引車必施輓軌然後行伸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軌喻伸包氏以踰丈之輓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輓軌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氏注曰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鄭氏說本不誤集解棄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軌貴以伸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



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輓軌爲衡鬲  
鍵之證也

衡鬲下扼馬牛者輓輓謂之烏啄衡下兩輓曰兩駒  
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軸端直木也車人  
曰鬲長六尺亦直木也若其壓馬牛頸處則別有  
曲木縛於衡鬲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  
注曰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此雖誤解輓爲鬲而  
其言輓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  
曰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卽時車但轅頭安扼與今  
異也卽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扼兩頭著



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卽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柅別爲衡鬲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尙存故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旣言輶衡又言輶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柅衡輶爲二物甚明儀禮旣夕曰楔貌如輶上兩末楔乃未含飯置尸口中者爲半規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輶曲半規特末向下耳輶又名烏啄者烏啄合聲爲握凡以手扼物曰握握扼聲轉皆半規曲形之名故詩韓奕曰絳革金



厄厄卽輓毛傳訓爲烏蠋也

鄭箋說非

爾雅蚯蚓烏蠋卽

詩所謂蜎蜎者蠋蟲行屈中卽名厄也蜎蜎蠋曲

貌考工記盧人刺兵欲無蜎亦此義也釋名曰烏

啄向下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此象形

則得矣釋義則甚謬也鬲下駕牛祇用一輓若衡

下駕馬則用兩輓故兩輓又名兩輈輈亦以其曲

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輈而還昭二十六年

中楯瓦繇胸汰輈服虔曰輈車輓兩邊又馬頸者

所以貫轂謂之軸軸末謂之惠惠謂之軌軌謂之軹

惠上鍵謂之牽牽謂之軫



釋名曰軸抽也八轂可抽出也說文曰軸持輪也  
史記淳于髡傳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  
能運方穿葢軸橫輿底穿兩輪運於穿中膏之乃  
滑也謂軸末出轂外爲𨔵者說文曰𨔵車軸端象  
形或從彗作𨔵𨔵長而細又在轂外最易相𨔵故  
𨔵從𨔵晏子春秋曰齊人好𨔵轂相犯以爲樂史  
記齊田單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皆謂此  
也𨔵又爲軌爲軹者王先生懷祖曰詩濟盈不濡  
軌此軌字與少儀同少儀曰祭左右軌鄭氏注曰  
軌與軹於事同謂𨔵頭也

今本事訛車據正義  
較改讀事同爲句周



禮大馭祭兩軹與少儀兩軌同處是軌卽軹也輪

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曰不濡軌言其淺也

王給諫云

毛傳絲軌以上爲軌上乃下之訛孔穎達等改軌爲軌卽惑于上字也此詩有有瀾鷺濟雉盈鳴不求濡其軌壯皆字字相對爲韻極密元又案曲禮若改軌爲軌爲合韻則求聲太遠矣

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此言國中不疾

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卽塵也安得

不出乎爾雅曰沚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注水

從旁出爲沚此甚肖車兩軌之形故名同矣

晏子春秋

景公爲西曲軹本轂末之名今軸末亦名軹者二

潰其深減軹物相近名卽相移釋名曰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



頭卽謂此也謂害鍵爲牽者說文曰牽車軸耑鍵

也象兩穿相背从舛萬省聲又轄从車害聲同牽

詩曰間關車之牽兮是也

間關設牽也非聲詩人從不以雙聲疊韵象聲

故眼耽絲蠻皆非聲

牽之長三寸四寸惟所便故淮南子曰

夫車之能轉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轄尸子曰文

軒六駟題無四寸之牽則車不行是其證也牽又

爲軫者曲禮曰僕展軾効駕是也桐城馬宗璉曰

禮先言展軾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軾爲害末之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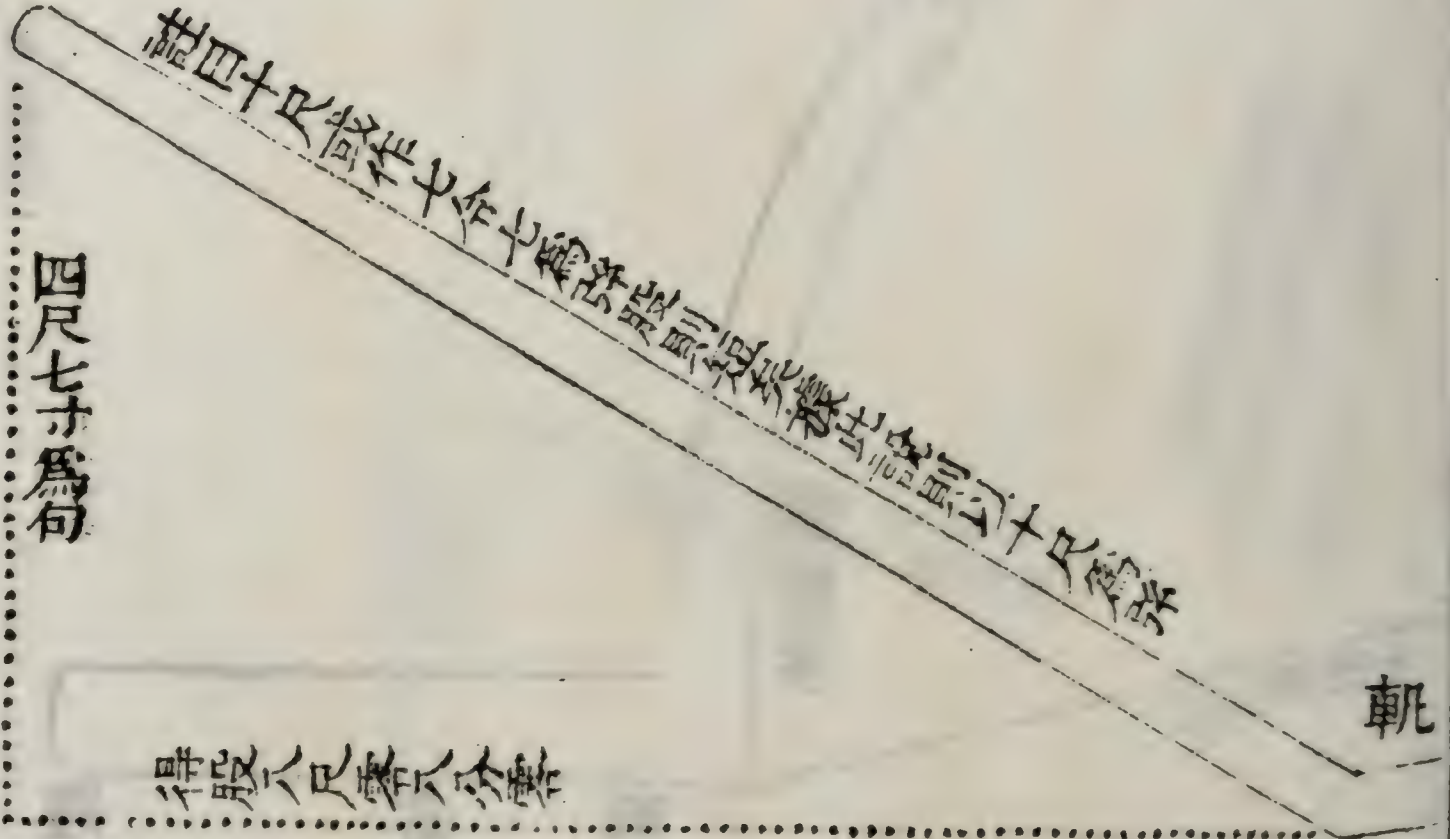
非輿中之軾可知曲禮疏引盧植注曰軾謂轄頭

也不誤釋文引盧植注曰謂轄頭輶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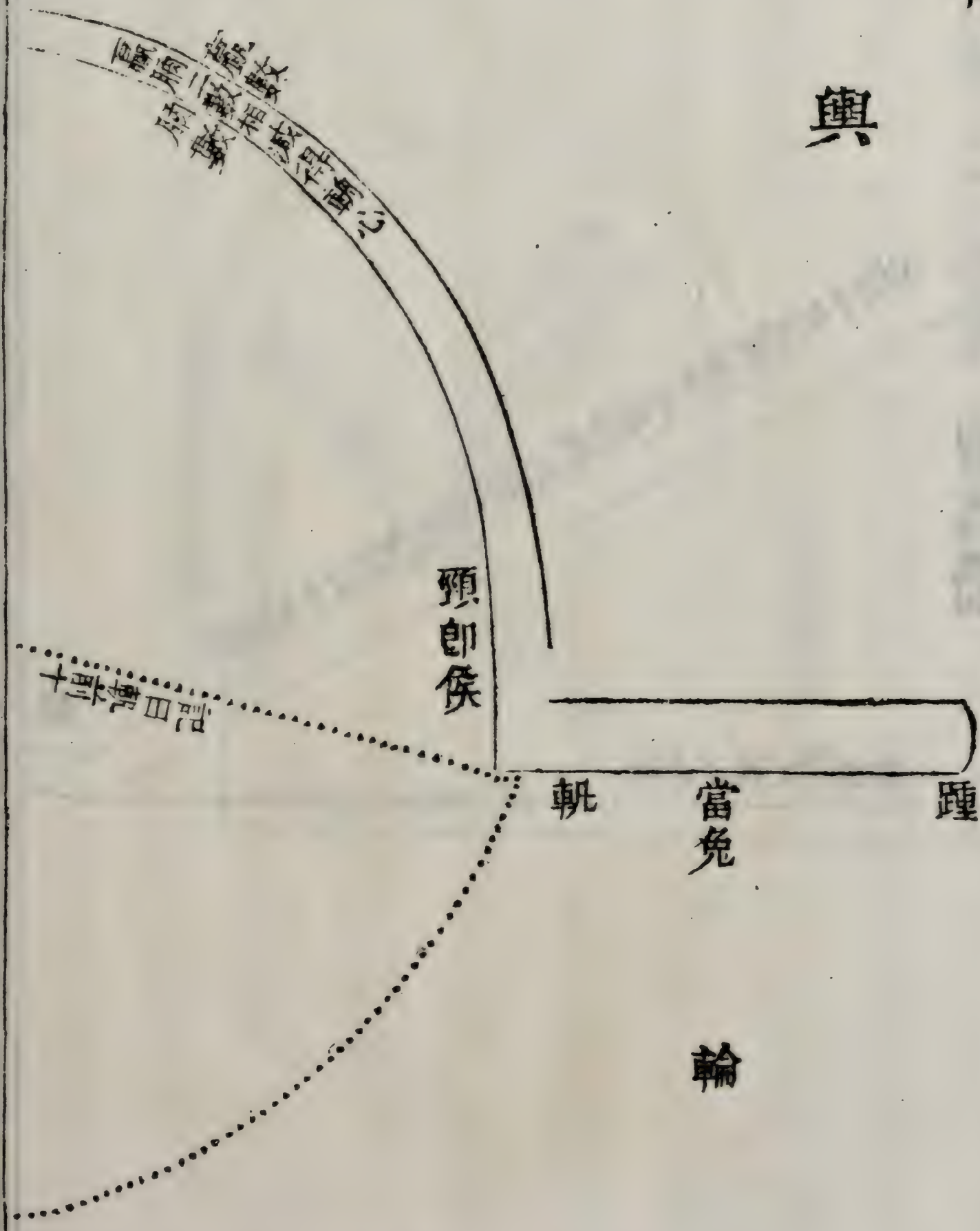
軌

車



輶圖

輿





馬首高

馬頸高

地平

以深四尺七寸為半徑  
記曰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  
寸鄭司農云深謂軻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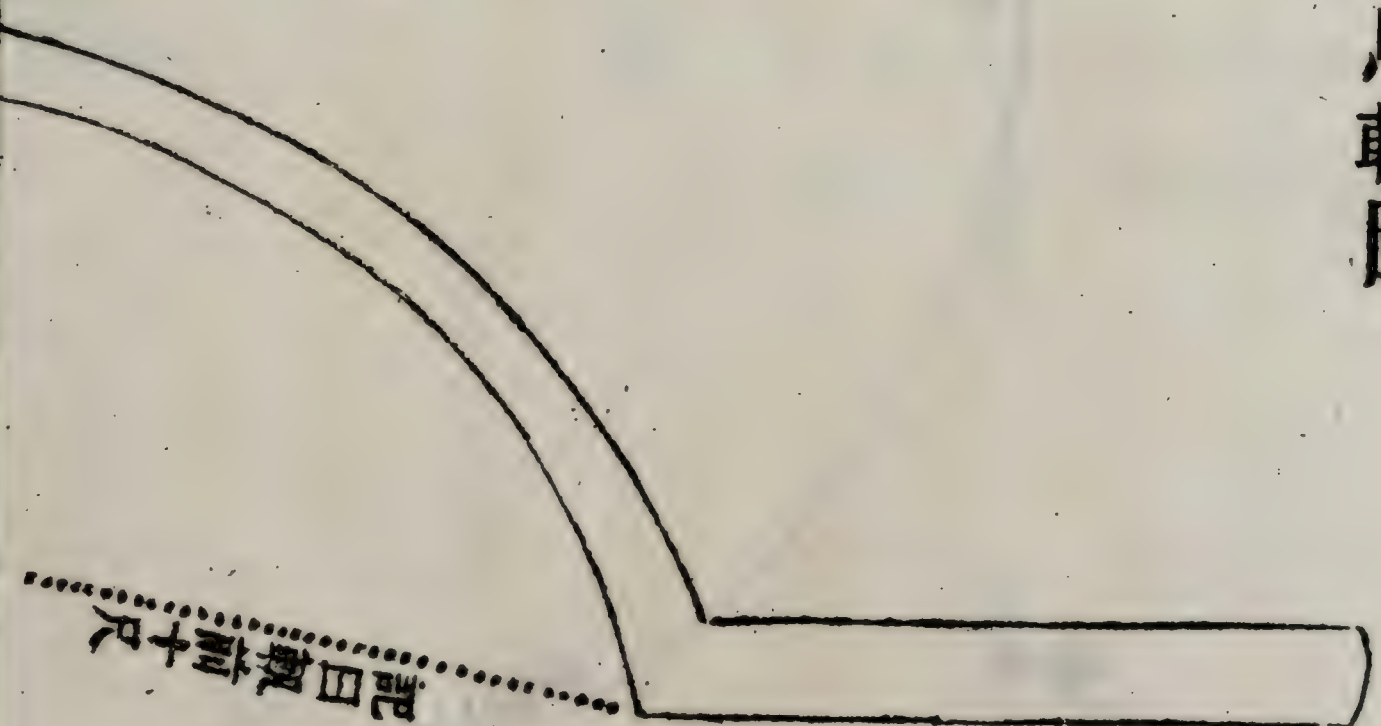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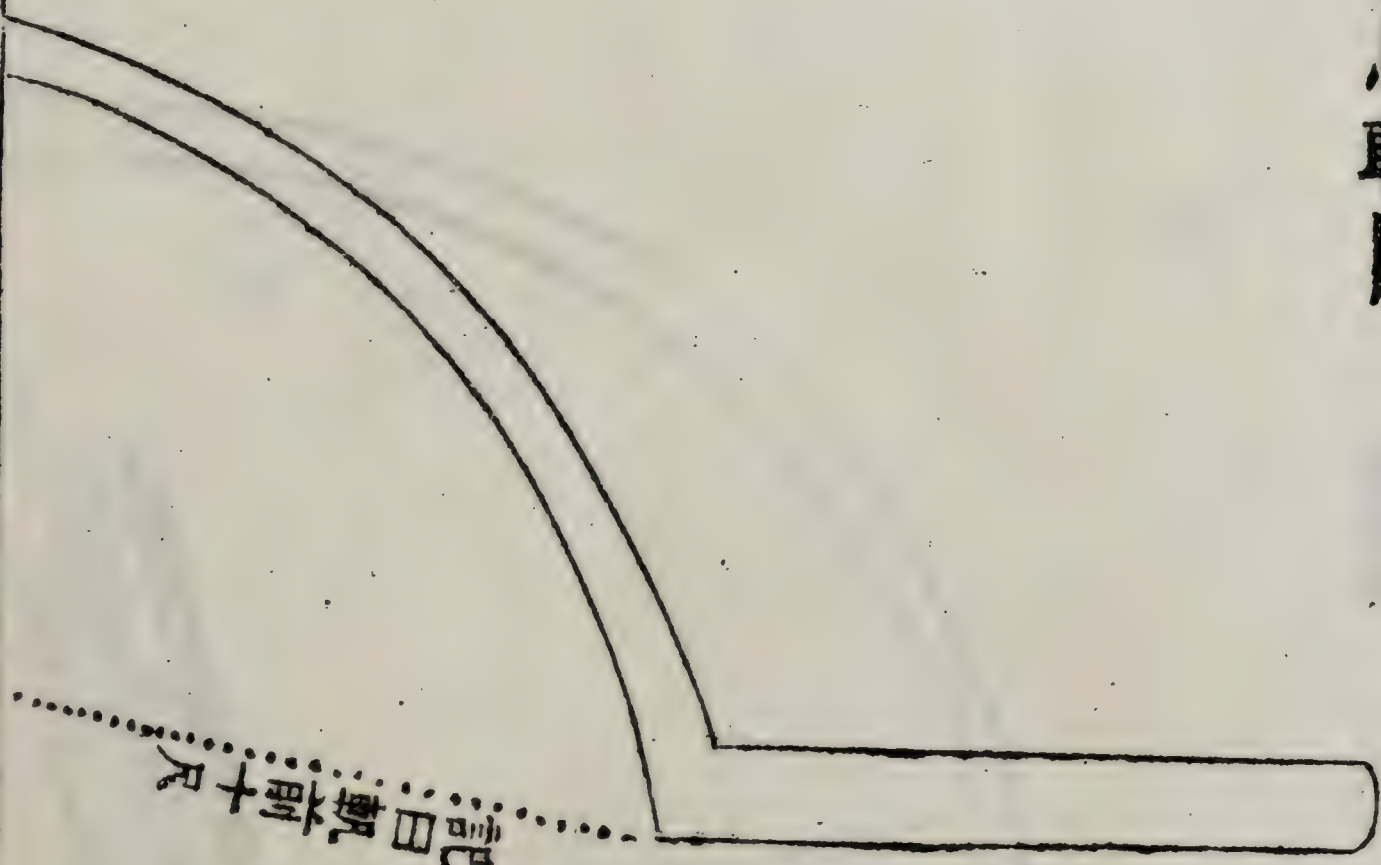
以軻前十尺為通軻

牛國之軻



田馬輶圖

駕馬輶圖





記曰田馬之軛深四尺

記曰驚馬之軛深三尺有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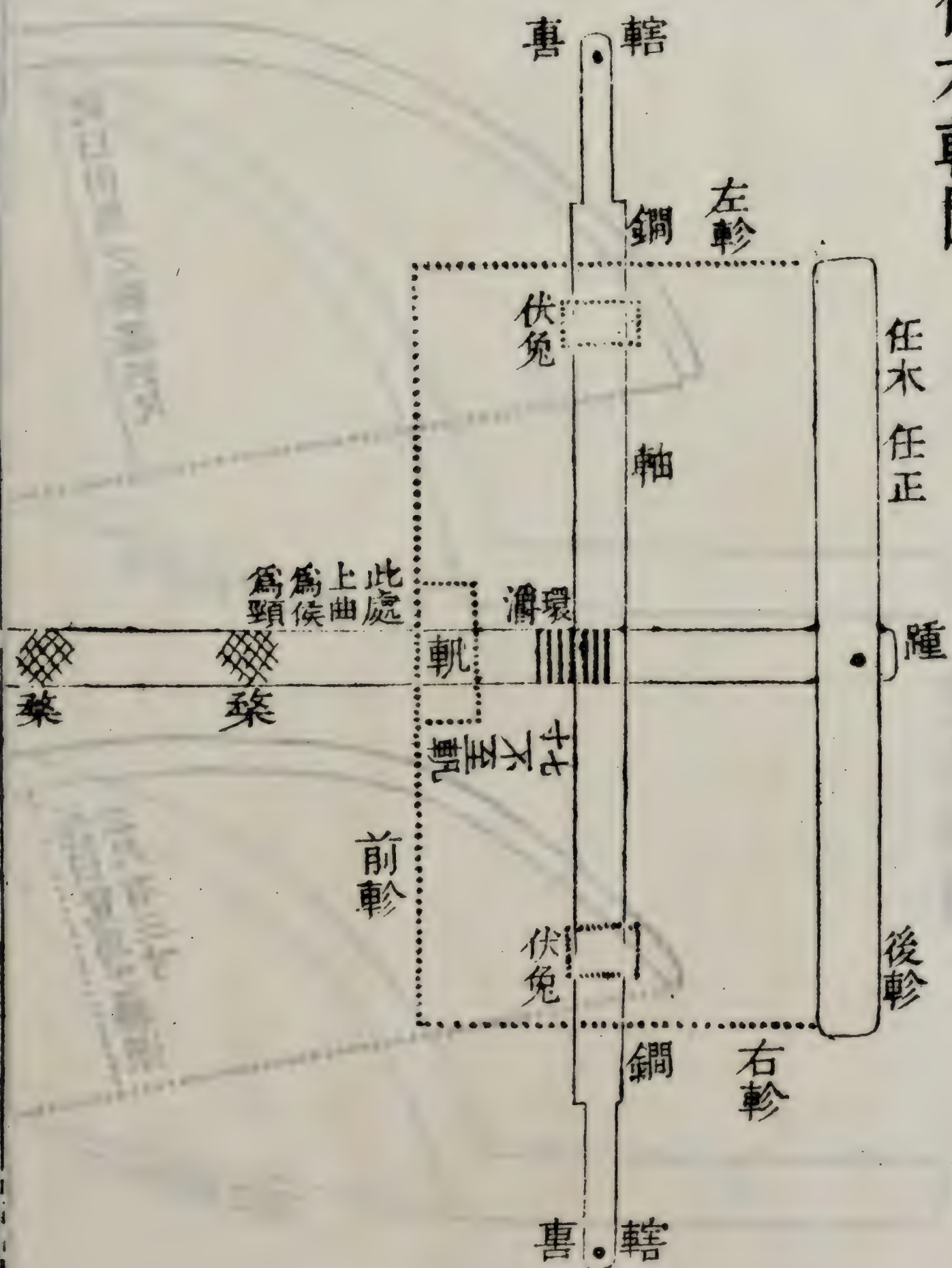
木轡圖

王經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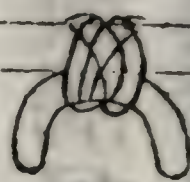


任木軸圖





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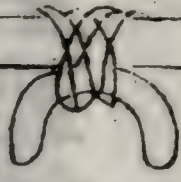
輓又名鉤

輓



輓

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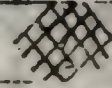
輓又名鉤

任木  
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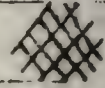
輓



輓



輓



輓



### 革解第四

革漆在轂謂之幬幬謂之縵縵上篆謂之約軼漆在當兔爲環漚輿革前謂之鞮後謂之第革在式謂之鞬在輶謂之輶在輶謂之檠衡束謂之鞵鬲縛謂之鞵

謂革漆在轂謂之幬者考工記曰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後鄭注曰幬縵轂之革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蓋轂外有急革裏之以爲固也謂幬謂之縵者周禮春官巾車曰卿乘夏幔是也謂幔上篆謂之約軼者巾車曰孤乘夏篆

說文引作軼

是也車有



縵篆孤卿又爲夏采也詩小雅曰約軼錯衡約軼  
卽篆也謂在當兔爲環澣者記曰良軻環澣自環  
澣不至軻七寸軻中有澣謂之國軻案自伏兔不  
至軻七寸是漆伏兔至軻軻身之半也司農讀爲  
澣酒之澣環澣謂漆沂鄂如環弓人曰寒奠體冰  
析澣冰析澣則審環又曰角環澣據此則環澣者  
膠漆周裹如積環矣謂輿革前鞮後爲莠集韻作鞮者  
爾雅釋器文郭璞曰鞮以韋鞮車式第以韋鞮車  
後也詩韓奕鞮鞮淺幘毛傳鞮革也鞮式中也  
是鞮卽鞮也淺幘乃以淺毛虎皮覆式與鞮式之鞮



不同謂在輓謂之輓者說文曰輓者伏兔下革也  
讀若閔蓋加輓軸上又以革縛之使不脫也謂在  
輈爲檠者詩小戎曰五檠梁輈毛傳曰一輈五束  
檠厯碌也說文曰厯碌束交也謂衡束爲輈高縛  
爲輈者說文曰輈衡三束也或作輈輈大車縛輈也

金解第五

金在輪輓謂之鋤在穿曰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軹  
謂之館館謂之軹在軸閒釭謂之鋤在車鍵輪謂之  
轄車環謂之捐衡上環謂之軹

謂在輪輓謂之鋤者說文曰鋤鑠車輪鐵也蓋輪



輶雖是堅木終易敝于沙石故有金以傅其外錫  
讀如朱干設錫之錫大抵金之緣物而傅其外者  
皆謂之錫郊特牲朱干設錫謂以金傅干背詩韓  
奕鉤膺鏤錫謂金傅馬當盧也謂在穿釭大穿釭  
賢小穿釭軹者說文曰釭車轂口鐵也今口訛作  
義兩引釋名曰釭空也其中空也釭又爲賢軹之  
並作口總名謂之賢者說文曰𨔵堅也讀如鏗鏘之鏗古  
文以爲賢字是賢有堅義也公羊成四年伯𨔵卒  
左氏作堅穀梁作賢  
又漢校官袁良碑賢皆作𨔵羣經  
音辨引鄭衆音讀賢爲胡甸切謂軹卽輶輶卽  
軹者說文曰輶轂端沓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輶



穀耑之鐵也趙岐孟子題辭亦曰五經之輶輶說  
文曰軌車鉤也方言曰關之東西曰轄南楚曰軌  
離騷曰齊王軌而並馳漢書楊雄傳曰肆王軌而  
下馳並謂此也古車轂中軹以金爲之其形內外  
周皆圓而薄其長不過四寸許至周末以後乃有  
以玉爲之者離騷漢書之玉軌是也玉雖堅而易  
碎如金之內外皆圓則薄矣故琢玉爲外方內圓  
形今時舊玉中每每有此物俗卽稱爲釭頭也戴東  
原氏謂輶軌爲謂在軸爲鐃者說文曰鐃車軸鐵  
約轂外端者非也釋名曰鐃間也間釭軸之間使不相摩也吳子



兵法曰膏鋼有餘則車輕人

方言曰鎔軟鍊鎔也廣雅同太平御覽引

釋名鋼作鍊元案鍊說文曰冶金也鎔為鈴鎔耕器皆非車上之金蓋鍊即鋼字鎔即軟字音同而俗相假耳據此則鎔軟鎔一物穿內金也鋼鍊一物軸上金也方言以鍊鎔訓鎔軟隨俗相假也

謂在車謂之轄者儀禮既夕記曰犬服木鎔鎔今

文為轄喪用木轄平日用金可知謂車環為捐者

爾雅釋器曰環謂之捐郭璞注曰著車衆環謂衡

上環為轆者爾雅釋器曰載轡謂之轆郭璞注曰

車軛上環轡所貫也說文亦曰轆車衡載轡者

淮南子注曰轆所元案金革之事考工不詳而轆

檠錫捐等並為至要故詳解之



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

案考工記車工之事文省事該其言度數每建首一物明言其度其後或多或少分析推之或略或闕交互求之加減比例豪釐不差元既因其度數之關於大體者考于解中矣復類其次弟相求之故及未推之事步算如左

記曰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得

輪崇六尺六寸

記不言輪周然以輪徑求輪周其數可得古法徑

一圍三皆是疏率

徑一圍三乃六等邊形每弡與圍半徑相等者

考工于



大車則用疏率約計之觀車人渠三柯者三可見  
輪人不言牙周密率故也隋志載祖沖之所開密  
率實得古法觀輻弭矢求弧背得數與三其輪崇  
說合知古人本有密率後人失之耳  
其率徑一者圍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今用此求得  
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零

記曰六分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今推得

牙面寬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推得

牙面漆者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牙厚今以車人文互校求得

牙厚二寸

記曰棹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推得

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以其長爲之圍推得

轂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轂徑蓋有圍卽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

零零其徑當零三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轂徑九寸三分三釐七豪

記曰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今依



鄭注訂去一爲去二推得

賢圍一尺七寸六分

軹圍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賢軹徑今以密率求得

賢徑五寸七分零四豪

軹徑三寸七分三釐四豪

記曰參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置其輻

置讀如植立之也置

植古同詩商頌置我鞀鼓箋曰置讀曰權輻博同論語植其杖而耘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牙厚二寸除輻博推得

小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

二在外卽軹



大穿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

一在內  
卽賢

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轂半

徑求得

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

留蚤未  
入筭

記不言輻博輻厚今以車人校之求得

輻博二寸

輻厚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卽轂也推得

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

輻轂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今以股博股厚  
二數推得橢圓圍

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

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記曰綆參分寸之二今所殺輻博外三分寸之二  
爲骹不滿牙外邊卽綆也推得

綆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推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菑等得



蚤長三寸

舊說蚤長同牙面寬蚤穿牙外出之加桮非是桮乃橫貫牙面制蚤使不脫者若以

有桮必足見足字解爲牙足之足則大謬矣

右輪

記曰輿崇車廣如一推得

輿廣六尺六寸

記曰參分車廣去二以爲隧推得

隧深四尺四寸

記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揉其式推得

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輅較深今除去式深求得



輶較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式長今求式長與輿廣等得

式長六尺六寸

記曰以車廣半爲式崇推得

式崇三尺三寸

記曰以隧半爲較崇推得

較崇于式二尺二寸較通高五尺五寸

記曰六分車廣以一爲軫圍推得

四軫圍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軾圍去一爲式圍推得



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參分式圍去一爲較圍推得

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

記曰參分較圍去一爲軹圍推得

軹圍三寸二分五釐九豪

記曰參分軹圍去一爲鞞圍推得

鞞圍二寸一分七釐二豪

右輿

記不言國馬輶長案記曰輶前十尺輶深四尺有七寸由此求正圓半周爲輶身得



輶身中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

胸十四尺七寸

六分五釐四豪贏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

記不言田馬輶長案記曰田馬之輶深四尺今以輶前十尺內減輶身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通徑輶深四尺爲小半徑爲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二十九尺五十三寸九分七十釐八十一豪半橢圓周十三尺六寸二分一釐三豪此胸數也再以輶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輶身徑三寸于四尺共深四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三十三尺七十七寸二十一分二十釐八十八豪半橢



圓周十四尺五寸六分六釐九豪此羸數也以羸  
胸二數相減得

田馬軻身中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

記不言駑馬軻長案記曰駑馬之軻深三尺有三  
寸今以軌前十尺內減軻深兩端六寸餘九尺四  
寸爲大通徑軻深三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圓  
形求其積當二十四尺三十六寸三十分五十釐  
九十二豪半橢圓周十二尺三寸七分二釐二豪  
此胸數也再以軌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軻身徑三  
寸于三尺三寸共深三尺六寸爲小半徑爲半橢



圓形求其積當二十八尺二十七寸四十三分三十三釐七十六豪半橢圓周十三尺三寸二分八釐五豪此贏數也以贏胸二數相減得

駑馬軻身中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

記曰十分其軻國馬之軻之長以一爲當兔之圍推得

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曰參分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推得

頸圍一尺零一分五釐零

記曰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推得

踵圍八寸一分二釐零



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

衡長六尺六寸

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衡圍一尺三寸二分

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

任正長六尺六寸

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不言軸長今求兩輪相去八尺爲軌兩輪加小穿各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再約以一寸六



分一釐一豪爲出轂設牽之地求得

軸長一丈二尺

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曰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半之爲一丈二

尺與今所求相合蓋應門容二車也依鄭氏漆輪法則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四寸應門棖臬間不能容車矣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推得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

軸徑與大穿徑不相當其中爲鑄厚也今以兩徑數相減求得

鑄金厚七分四釐九毫

右軻



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撰成  
卽焚之其間重較軌前十尺後軫諸義實可辯  
正鄭注爲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  
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  
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子任木梢  
藪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  
亦姑與江戴諸說竝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  
焉嘉慶八年阮元識於浙江節院時年四十



擘經室一集卷八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已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已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旨能近



取譬卽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竝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詡夫言詡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詡卽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曰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侶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



相戾者卽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  
自博愛謂仁立說已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  
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  
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  
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已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  
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  
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  
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已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已  
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  
始見也卽如已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  
謂不匱錫類也已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  
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  
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卽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



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已立已達也  
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  
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  
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  
仁也若云此仁卽真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卽真  
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  
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  
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  
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  
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  
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大射儀揖曰耦注言曰者耦之事成於此意  
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曰人相人耦爲敬也  
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  
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  
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  
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  
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



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  
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  
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  
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  
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  
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  
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  
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  
奪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



悖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  
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  
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  
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  
孔子皆荅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  
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竝稱孔子謙不敢當



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元謂已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爲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宋已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

晉人子學最重清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

儒家學案標新競勝



之派皆預爲括定曾子子游慮子張於人無所  
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爲仁亦  
同此說也其曰爲仁可見仁必須爲非端坐靜  
觀卽可曰仁也曰竝爲竝卽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  
克己已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  
能克己復禮卽可竝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  
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  
己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  
必待人而後竝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  
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  
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已斷不能再解  
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  
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荅以四勿卽克己之謂  
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



相人偶者人必與已竝爲仁矣俚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卽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卽仁卽心也此儒



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  
尹子革諷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  
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已復禮本是古  
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已  
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已復禮則國破身亾  
夫求鼎訴天豈止不能克已究其始亦不過因  
不能克已充之至於如此耳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已  
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



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  
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  
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  
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  
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  
無此卽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  
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  
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  
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  
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旣引此語以歎楚  
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  
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  
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  
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  
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  
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  
卑身克已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  
已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  
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佞惡人宜深刻已反善



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培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况可詁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卽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見而及憲問篇又里仁作不患莫己知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已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一言章皆有此語



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  
己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己  
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耻莫已知也恭己正  
南面以爲厲己以爲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  
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爲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  
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剽襲  
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  
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竊  
以馬注申之克己已卽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



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  
下文荅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  
臧用中太學曰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卽論語  
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  
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荅顏淵注疏家各望  
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  
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  
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  
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  
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



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  
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  
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  
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  
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  
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已  
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鑿  
員枘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  
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



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  
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  
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  
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  
恕充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  
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  
以仁者豈肯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  
也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  
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卽已立立人  
已達達人之道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臼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



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



乎大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尙不敢當  
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  
以仁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  
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臧庸案皇侃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  
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  
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  
序孝弟爲仁之本卽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  
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爲仁爲孝  
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  
之道也愛人尙謂之仁况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  
衛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  
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  
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  
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  
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  
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  
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  
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  
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訥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可見爲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卽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

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用力無不足卽一日克己復禮之說



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  
尚行禮樂觀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  
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陔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  
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  
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



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



許三月不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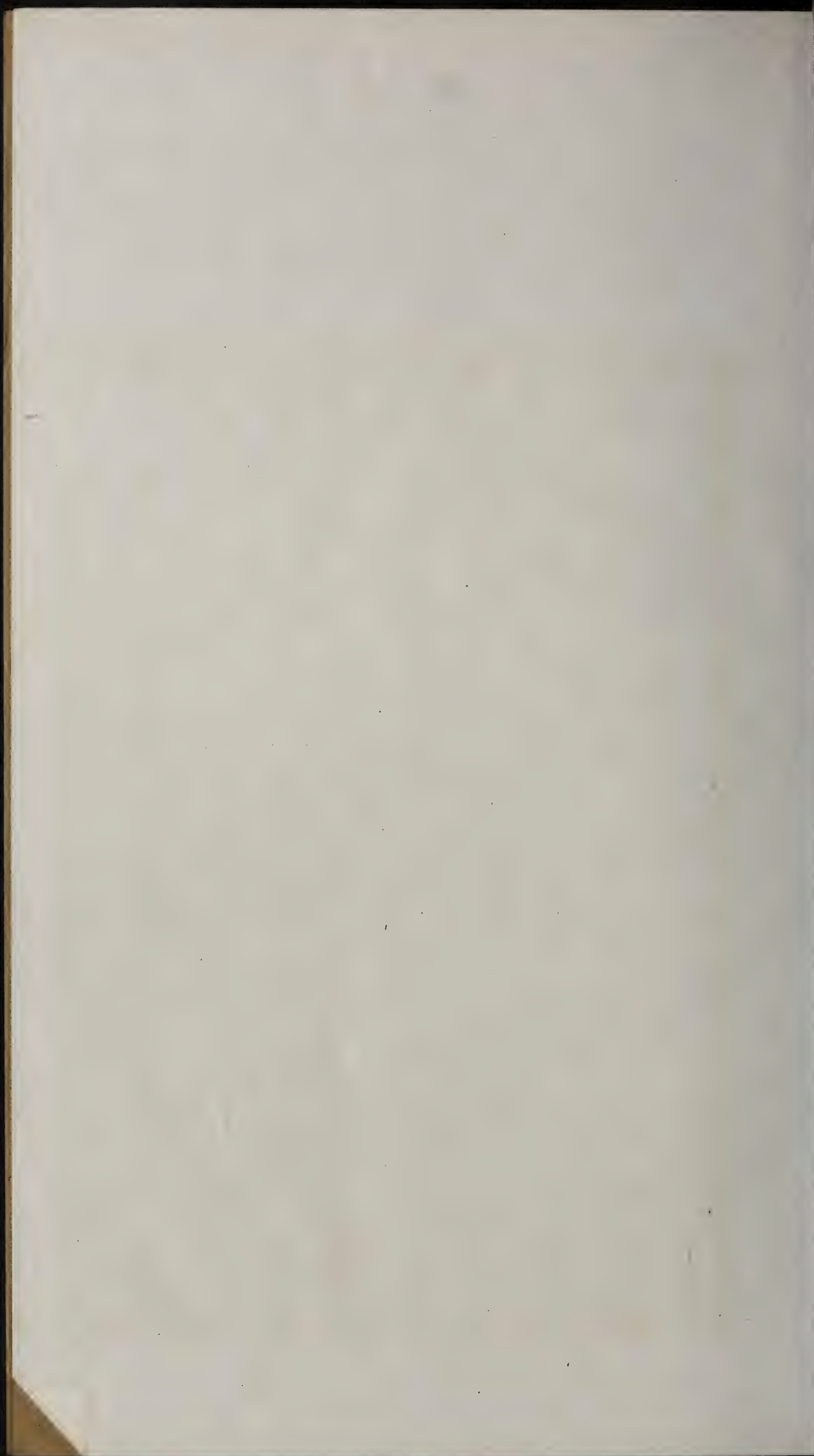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



知竝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爲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岐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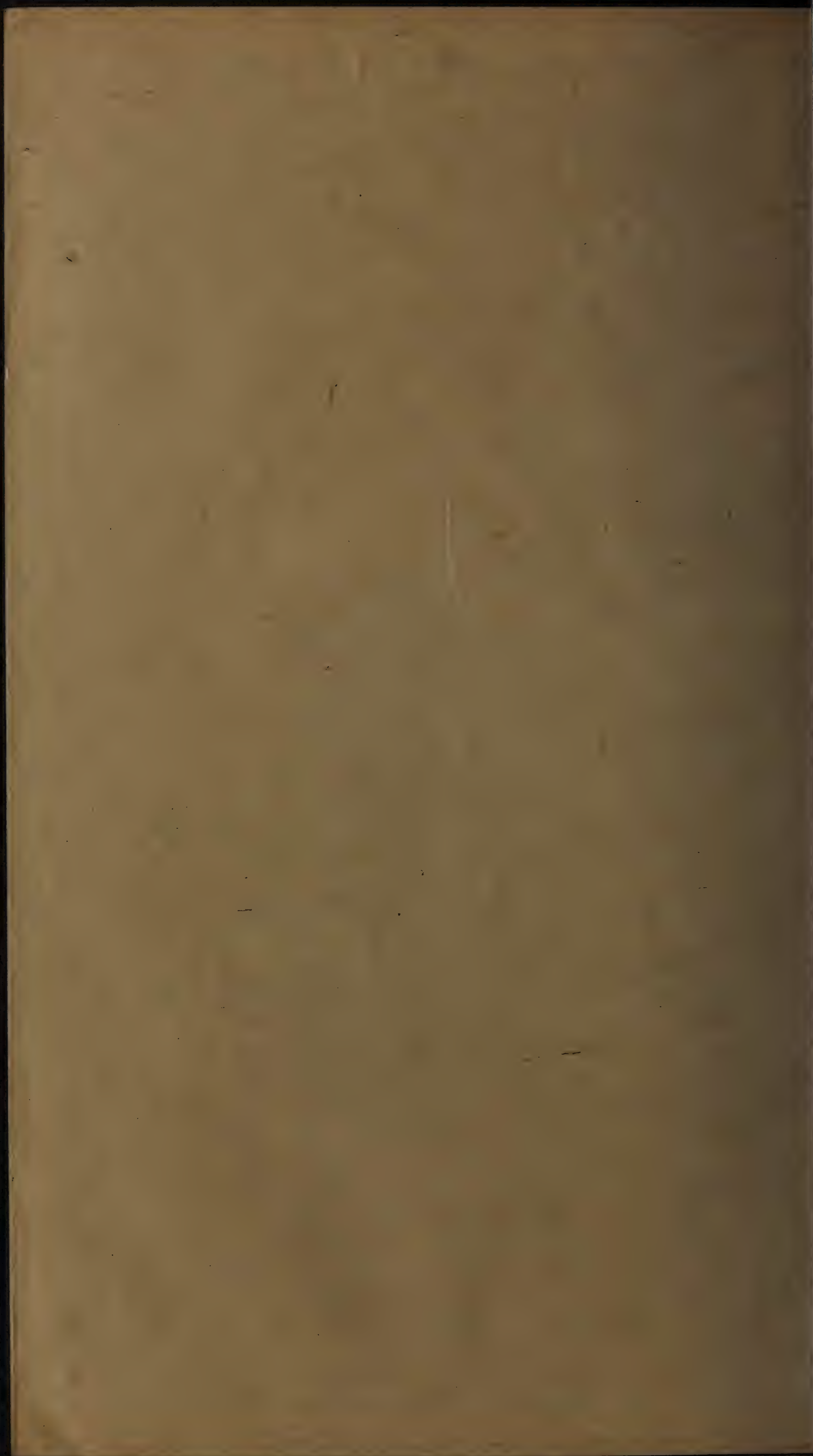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1

官











肇經室集

四







聖經三集卷九







AC  
149  
58  
446  
44  
學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  
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  
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  
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  
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  
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  
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  
孟子反之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  
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  
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  
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  
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  
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  
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



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賴有  
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  
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  
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  
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  
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  
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  
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  
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



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卽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卽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牼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

至

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至

所以不願人之交繡

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至

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

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

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至

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

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至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至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五章言爲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歛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



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至

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

至

不能一

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

至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至

載胥及溺此

之謂也

鄒與魯閔

至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至

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糜



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菑危憂辱  
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  
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  
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  
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禮者忠信之薄也



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  
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  
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  
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  
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  
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  
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



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  
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  
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  
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



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况相竝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



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  
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  
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  
謂孟子竝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  
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  
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  
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



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乍字爲馮仁非外鑠求之則得况蒸民之詩足爲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至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莠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至達之天下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

字同良實也

見漢書注

無奧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

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卽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秘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



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  
畱卽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  
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  
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  
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  
命意造語之超妙尙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  
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  
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講喪服諸禮乃走老聃厭棄  
周禮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  
元妙之故轍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



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恣縱之譯爲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尙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乎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



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

經爲舛

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磨爲第二次靜坐

此以晉人子學入

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爲舛方能以  
子學羈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  
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爲背經據此可見  
晉宋人以老莊子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  
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旣與佛圖澄  
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子宗流布分遣弟  
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



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  
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  
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  
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  
富於學識尤精子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  
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  
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  
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  
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  
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



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乎學入釋學而昧所  
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磨直指本心不立文  
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  
如全埽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  
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  
難通亦慧能等傳會而成也故由儒而乎由乎  
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  
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  
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紿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至

舍正路而不由哀

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至

是皆穿窬之類也

按以上三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  
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至

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卽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  
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  
無禮則不成爲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  
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



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  
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全是仁  
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  
人倫是皆推已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旣非  
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  
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

虞書德字惠字卽包仁字在內

虞書克

明峻德卽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尙

書虞夏商書

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太甲懷於有仁皆古文尙書

詩雅頌



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  
恒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  
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  
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  
傳以爲穆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  
今在古文泰誓惟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  
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  
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至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



言蓋惻隱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  
爲仁之本君子務本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  
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爲仁本皆  
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  
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  
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  
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  
見之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  
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質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質實而蹈虛乎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

趙注曰口

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



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  
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  
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又孟子直謂形色爲  
天性殀壽爲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  
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爲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  
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  
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  
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  
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質實可據不必索奧妙  
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至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

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爲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之之後知仁爲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至

然則耆炙亦有

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爲事親仁必內矣義之實爲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旣曰性則明是內



也安得以爲外

君子不謂性也不過勉人安命非真謂非性

此章告

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恒情聖賢之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前章相刺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



字亦非耶况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耆炙  
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卽執告子  
食色性也四字之予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  
之盾曷嘗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  
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  
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  
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

至

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

按上三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

墨者夷之至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  
卽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  
莊之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  
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  
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



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  
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旣  
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  
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  
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  
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  
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



閒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

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

至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

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

至

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道



燕人相王反封而海之新

萬章問曰舉目以歸與海事至西

公將登曰高子曰小侯王十而歸

臥夷相與欲舉其舌者皆以口

對其前信前使相與舉其舌者

對其前信前使相與舉其舌者

問則青中之一報



學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



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  
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  
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卽性之  
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  
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  
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



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



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  
與名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  
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  
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  
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厯年也今以此  
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  
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  
氏不可不辨也

尙書臯陶謨臯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禹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臯陶曰  
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天叙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尙書此篇爲禹臯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  
從此出慎修身者卽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



卽祈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卽今天  
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有邦卽孟子不  
謂安佚爲性所由來五典卽孟子仁義禮智之  
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卽孟子知之於賢者  
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卽命哲命  
吉凶命厯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卽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臯陶文武  
周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  
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  
雜於其間



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  
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  
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  
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  
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  
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  
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



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卽中庸所  
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卽虞書之五典  
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  
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  
永命改爲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  
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易嘗如李  
習之復性之說自昌黎習之言性道者幾欲自成一子接跡孔孟此則太過故  
元但舉詩書各經古訓尊而列之比而讀之畧加按語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爲僭矣  
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  
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



麟<sup>并</sup>以爲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恒性乃  
古文尙書也

尙書名誥周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厯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尙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  
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  
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  
民性皆式尙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  
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



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誘之

命而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偽哉

尚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  
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



修德卽名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  
德可求故名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  
王之詩與名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  
命也

詩大雅卷阿泮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畎章亦孔之厚矣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  
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  
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因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爲



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  
必定於多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  
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  
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  
困病之憂卽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  
福反之卽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  
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習之所說者爲是何以三  
百篇及今文尙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

古人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爲性命所關乃包言  
行在內言行卽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  
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  
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  
外有廉隅訏謨定命卽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  
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  
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卽愆于威  
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



內言行亦卽在威儀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  
僭不賊而可以爲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  
尙書禹曰慎乃在位安汝止卽淑慎爾止在止  
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卽敬天命之義寬安非秘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

各本皆誤  
作養之以



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顏氏漢書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卽性也卽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卽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卽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



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  
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  
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  
威儀以取弃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  
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  
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  
藐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  
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



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奔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

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尙書書言威儀者二

顧命  
自亂

于威儀酒誥  
用燕喪威儀

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

十有七

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旣醉以  
酒兩見鳧鷖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

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一見  
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

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  
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  
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  
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  
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  
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  
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  
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祐矣  
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



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  
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  
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  
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卽所  
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鳧鷖威儀爲四  
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  
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  
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  
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  
豪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  
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  
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爲大不以一己吉凶之  
命不利民



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  
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  
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  
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  
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  
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爲對故詩蒸民鄭  
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



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

周易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卽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臣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象始荀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萃彖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卽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卽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道同



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卽元也故尙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卽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卽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在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衆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將以順性命之



理

按理卽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卽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



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  
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  
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  
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  
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  
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  
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  
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



能知賢而不能達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者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得爲君子乎按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  
祿命然皆爲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  
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  
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  
乃太史公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  
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  
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



之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  
聖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  
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  
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歎  
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真不聞  
與天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彜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  
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



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

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

女之性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

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名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周公曰旣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名誥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古人言人性之上者



日哲曰智皆與愚字相對相反絕未言及靈字  
言靈者道家之說也說文靈爲以王事神或从  
巫故靈爲神靈之稱在神則是美稱在人則是  
惡稱故曾子曰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陽之精氣  
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夫  
惟靈修之故也毛詩之靈臺靈沼靈雨禮記之  
四靈皆兼神靈之義周書謚法極知鬼神曰靈  
故莊子則陽注曰靈卽是無道之謚也自莊子  
天地始有大愚者終身不靈之語使靈字與愚  
字相對而相反晉人談乎者喜此字虛明妙覺  
勝于言哲言智于是古文尚書泰誓始有惟人  
萬物之靈之語自有此語學者勿而讀之長而  
習之忘其本矣是以劉孝標辨命論全是乎學  
有聖人言命以窮性靈之語不知莊子心靈本  
是乎學故莊子德充符曰不可入于靈府庚桑  
楚曰不可內于靈臺注曰靈臺者心也故以心  
靈爲學者自莊子始而釋家明鏡心臺之論實  
襲之于莊子釋襲于莊可也儒轉襲于釋不可  
也又按韓文公原性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



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  
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如以  
性善爲非則蒸民之詩物則秉彝之古訓不足  
式矣況名誥所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天  
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卽有愚  
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  
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不幸短命死矣 亡  
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爲天命以孟子性也命



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



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名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卽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卽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卽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旣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



育卽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卽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者祇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子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祇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事事事著力實地而來



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  
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  
也卽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  
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卽孟子所謂有命焉之  
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說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  
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卽孟子所說有  
性焉之性名誥旣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卽修  
道之教卽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卽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卽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



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卽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卽外感之至易者也卽孟子所說耳



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卽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旣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爲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爲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亦言哀樂喜怒



愛敬乃樂音之哀樂喜怒愛敬非人性之哀樂  
喜怒愛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愛敬感人性  
情之哀樂喜怒愛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願拒  
六者於性之外尊性爲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  
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易繫  
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无思  
无爲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  
言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



音樂言之者不相牽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爲主者晉唐人樂從其言返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爲相似遂傳會之以爲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



神雖周孔不能況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畱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羣類不同各有性命卽名誥所說罔不在厥初生亦卽詩所謂實命不同也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旣發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卽書名誥所說之節性亦卽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



古人造此字時卽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  
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  
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  
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  
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  
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  
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雪至犬牛人之性不  
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  
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



視人性不及幾欲儕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卽誤者因不能得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質實無差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以義爲外故孟子此章惟闢其義外之說而絕未闢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



說爲非然則孟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爲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



者舍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誤者  
好是懿德卽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卽春  
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卽一定也然命  
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卽召誥所說德  
之用祈天永命也修身卽孟子所說君子不謂  
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卽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邾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



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夷物則之道也  
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尙書洪範五曰  
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說此漢以前經  
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



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色聲臭安佚爲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梁以後言禪宗者以爲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寂照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名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



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  
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  
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  
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  
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卽  
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

按唐李翱復性書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  
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  
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 明與昏性本  
無有 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



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弗慮弗思情  
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  
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寂然不動邪思自息  
惟性明照情何所生 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  
誠之明也 誠者定也不動也 昔之注解中  
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  
我以心通者也 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  
之能復其性也 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  
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傳



會習之此書是也尙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  
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  
以聖人繫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  
與易道相關者多惠氏定字中庸注全歸入周易故言亦或及  
於幽明高大之處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  
釋迴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  
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  
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  
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  
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



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  
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尙未感物  
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牖民孔易非性  
光明照也此不可誣改聖經以飾釋典者也至  
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  
稱也其道虛乎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  
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  
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  
翻譯佛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  
大論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  
魏書釋老志自性本



覺詳見於實相經

白居易  
易文

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

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

翻譯  
名義

佛者西

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

傳錄  
鐙

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  
相比而觀其迹自見蓋釋氏見性祇是明心不  
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卽喜怒哀樂  
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  
則情不生然則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  
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  
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具虛寂明照淨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遷就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

晉謝靈運詩云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王康琚詩云矯性失至理六朝人不諱

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翱爲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辯也李翱所言寂然



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爲孔孟之性不得已  
不辯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

又案寂然靜明感照通復以此爲事可以鍊身  
體可以生神智可以爲君子可以爲高士可以  
爲名臣可以守廉介可以蠲嗜欲可以澹榮利  
亦有用有益也然以爲堯舜孔孟相傳之心性  
則斷斷不然







學經室一集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兩漢學行醇實尙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黨禍橫決激而爲放達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尊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無也卽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



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尙未大爲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



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譔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卽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



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  
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  
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  
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  
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  
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厯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  
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  
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  
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  
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贍所考  
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  
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與  
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牛農先生家傳漢學  
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  
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廠肆購得一  
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  
今深憶之戊午夏吳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  
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



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聞此書之刻，貲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胡肫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



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源委友人歛凌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辯易未見吳興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

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鈎隱圖五卷辨啟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据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爲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



年矣媿聞道之甚遲喜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  
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竝識其事于篇首至其  
辨圖大畧則萬季野先生敘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攷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  
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  
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  
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  
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  
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



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爲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概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

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金壇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間擘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舌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風擘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咍爲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隨



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  
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  
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  
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  
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其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  
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  
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商  
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粢說之之本義也如  
商書曰無有作玁周書曰布重莫席說假借此字之  
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



麗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宀豐之意易曰  
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  
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齎讀若詩施古  
滅滅奔讀若子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  
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  
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攷敘例謂  
讀如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  
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  
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  
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



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  
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  
得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  
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  
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  
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  
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已者深歟先生說經之  
書尙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尙書撰異皆  
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閒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

士文子

九苞

李進士成裕

惇

劉廣文端臨

台拱

任侍

御子田

大椿

王黃門石臞

念孫

汪明經容甫

中

皆耳

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閒元在京師見任

侍御相問難爲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

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菴

廷珍

蕭山王進士晚馨

紹蘭

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穀塏

宗炎

亦邃於經爲

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

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

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漢衣釋



例諸書已付刻茲袂釋并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  
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  
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晚馨吾友也今得穀  
塏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  
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  
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



文章受知于

朝不幸早卒予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予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至貧母姜孺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嫺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學博而精旁撿百氏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孺人憂喪祭法儀禮爲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歙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



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辯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青囊天王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旣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爲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卽編修之女夫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爲末節薄之不



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闇于門揖曲揖  
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間階上辨之  
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  
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爲治  
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

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  
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古凶冠服之制爲之  
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爲六服加降表  
貫穿禮經尤爲明著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  
叔孫通爲綿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



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實齋

聘珍

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

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



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撫約諸家所未及  
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  
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  
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無南人  
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  
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已所校  
者衡量之加以弃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  
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貢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



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眾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旣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奭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



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  
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  
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  
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  
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汭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  
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  
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  
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  
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  
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



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  
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  
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  
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  
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  
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  
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  
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  
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



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  
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  
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  
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  
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  
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  
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閒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  
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  
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



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怙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已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已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



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踪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初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剪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



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

廣森

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



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  
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  
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鼐軒乃博稽  
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  
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  
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  
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  
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

循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



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  
篇皆于衆說分隲羣言岨嶬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  
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  
剗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合乎古之  
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  
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  
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  
疏之例也歟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  
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  
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



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



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庸書

皋陶謨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僞孔所增  
由淵如觀察暨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未敢定也蓋所  
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敘此經文  
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俞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  
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撻  
以記之爲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取扑但引尙書扑  
作敎刑不引撻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  
三句爲逸書也按史記引尙書本有刪節之處不獨



此七十四字爲然卽如皋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爲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僞孔但能割堯典爲舜典割皋陶謨爲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僞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興始僞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如果僞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之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况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旣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撻古文遽引周書遽以記之段氏若膺已



謂从𠂔乃从攴之訛周乃虞之訛旣可訛攴爲𠂔寧不容訛虞爲周也元且謂廛卽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扑字本無撻字鄭之但引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爲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尙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夫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爲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僞孔苟作僞則輦服賦納頗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用誰



代疇用庶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

頤暄

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論語竝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之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紬繹之有疑而爲解之者爲子列之千乘篇記曰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增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樊記曰立有



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娛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屬周禮邦汭汭當讀爲媒妁之妁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爲斟酌刺探尙書事之誤此邦汭如今律之姦律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甚明晰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虞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慕乃纂字之訛纂繼



也記曰開施教于民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  
開字屢見皆啟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  
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  
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  
少閒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爲句不  
得以疾死死當爲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  
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  
爲何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



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覲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擗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尙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攷證而已

臣元於周易注疏



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  
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  
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  
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  
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  
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  
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  
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五卷  
今字尙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尙書音一卷是隋以



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數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覲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旣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



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  
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  
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  
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  
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  
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  
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  
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  
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  
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



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攷其顛末著於簡首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



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  
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  
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  
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  
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  
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  
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  
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  
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  
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



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



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旣定而大義乃可言矣



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  
旨綮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聞  
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  
庸蒐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  
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  
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  
蔓詞意鬱轡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  
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  
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



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

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



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廬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



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  
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  
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  
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  
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  
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旣不用經注  
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  
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  
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  
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



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攷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  
事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  
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  
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  
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  
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  
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  
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  
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  
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  
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  
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  
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穎容諸家杜  
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  
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  
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  
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  
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  
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



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卽以此本編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夔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謾正錢塘監生



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捃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繇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



宏序傳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  
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  
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  
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遽於陰  
陽五行之學多以識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  
晉王接以爲乖礙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  
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  
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  
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  
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



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竝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



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僞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



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  
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秩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  
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  
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  
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  
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  
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  
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  
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  
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



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讎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



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  
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  
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撫以僅存而當  
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  
舍是固無繇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  
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竝文苑  
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  
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匙  
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



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攜拾之若  
近日寶應劉王譽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  
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綽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  
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  
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  
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  
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  
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  
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  
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



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

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

後之讀

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岐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



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  
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  
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  
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  
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  
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  
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  
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  
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  
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



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譚正  
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  
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  
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奩余蕭客先後傳校迄  
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錢版於是經  
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  
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  
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  
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  
篇叙旣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



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  
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  
莫能舍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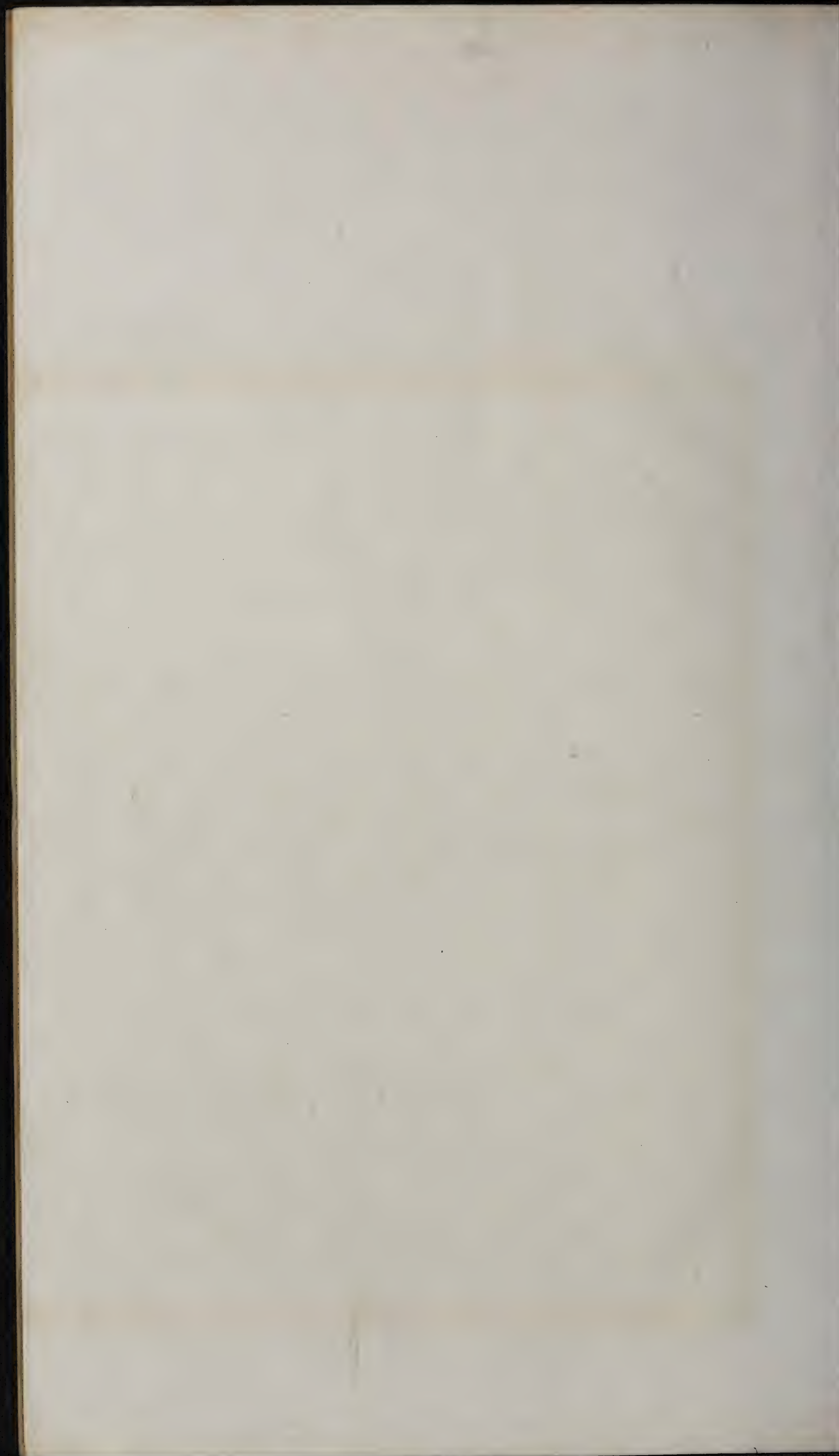
福謹案是書及序皆呈進蒙  
收覽尙有進呈摺子見二集



美滿合璧矣

誠哉呈味本古本二冊今明初刻雖美而書蓋千餘年  
流傳之學有得而後能書待其日本蓋千餘年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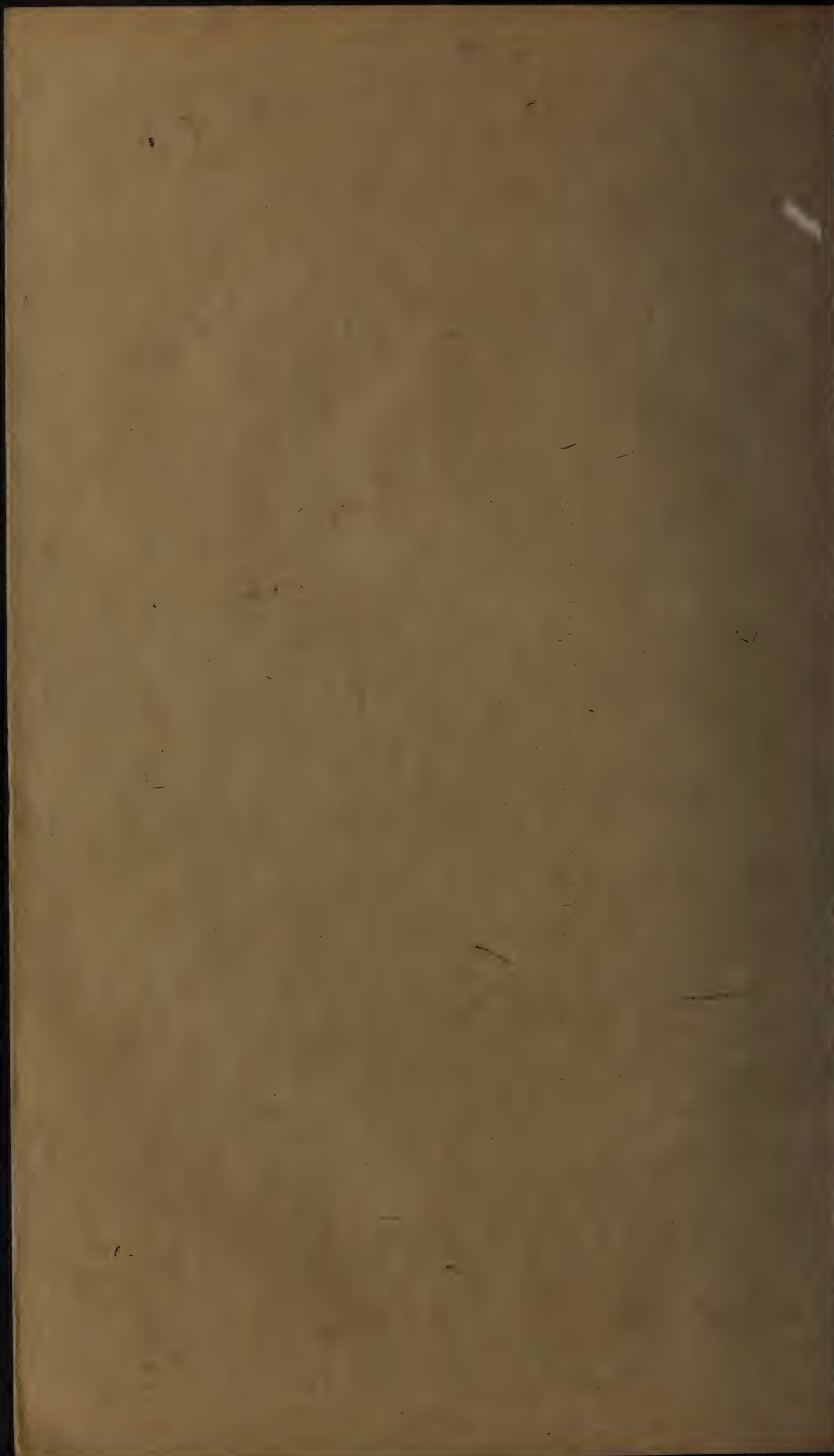


















擘經室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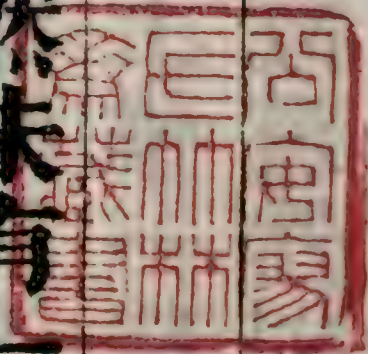
40  
149  
J8  
Y44  
V.5

擘經室一集卷十二

浙江圖考

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  
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  
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  
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閒者屢矣參稽經  
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  
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子乃  
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  
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





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  
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  
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  
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牛山之西南塘今  
棲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  
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  
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  
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  
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  
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



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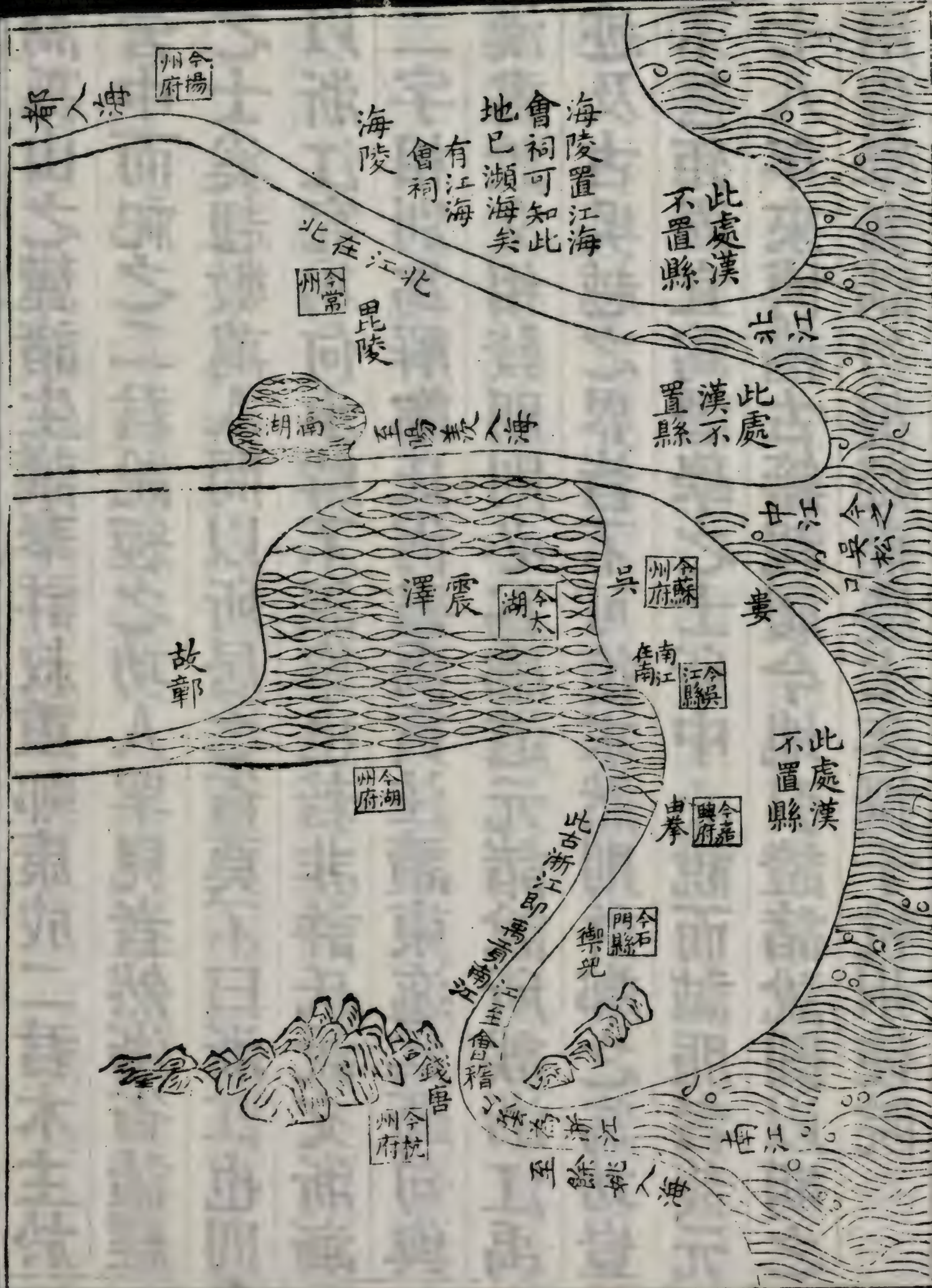


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樓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於西



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  
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  
之士奚翅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  
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  
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  
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  
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  
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  
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  
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至江

中江出蘇湖西南

禹貢三  
江總圖

江廬

江

州今  
府池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陽丹  
國今  
府寧



鄭氏南  
江東迤  
圖









初學記所引鄭元孔安國注圖

三此入  
分海孔  
云入一  
鄭孔止  
海

澤震

鄭云東地者為南江此云會彭  
蠡為南江不合必非鄭氏注



鄭云分於彭蠡為三孔此  
云至彭蠡與南北合一言  
分一言合此必非鄭氏注

彭蠡  
北合  
漢江

左合漢為北江

彭蠡  
南合  
漢江

彭蠡

彭蠡  
在南何得言  
北會鄭氏明斷東  
迪為句則必不以北會  
于滙為會彭蠡也或斷經文  
東迪北為句此處亦非東迪北然  
鄭氏自以東迪二字為句耳

漢江居其中為中江



東陵東地圖

盱眙

鳳陽

廬州

東陵

廬江

灌  
水  
即  
淮

金  
蘭  
縣

無為州

漢志廬江郡下注金蘭縣  
是漢初曾立此縣後乃改  
為舒耳鵲岸在舒知金蘭  
縣連於江之洲渚矣

池州

東陵  
東地

鵲  
岸











王入景陽

涇水出蕪湖

寧國府

南陵

青陽城

池州

輪口

石城

大縣取江

合壽長池水

合壽長池水

吳興不遠

涇縣

山郎

山陽陵

提議云通縣

石埭

陵陽

石埭今在縣水  
石人經文江

淮水一名東溪

鄱道元南江  
入具區圖







鄮道元南江枝  
分谷水圖

揚行客  
築五壩  
江流始  
絕

陽羨

太湖

鄣故

吳興人曰

南江自北枝來

南江枝分

吉安

烏程

南江枝分今太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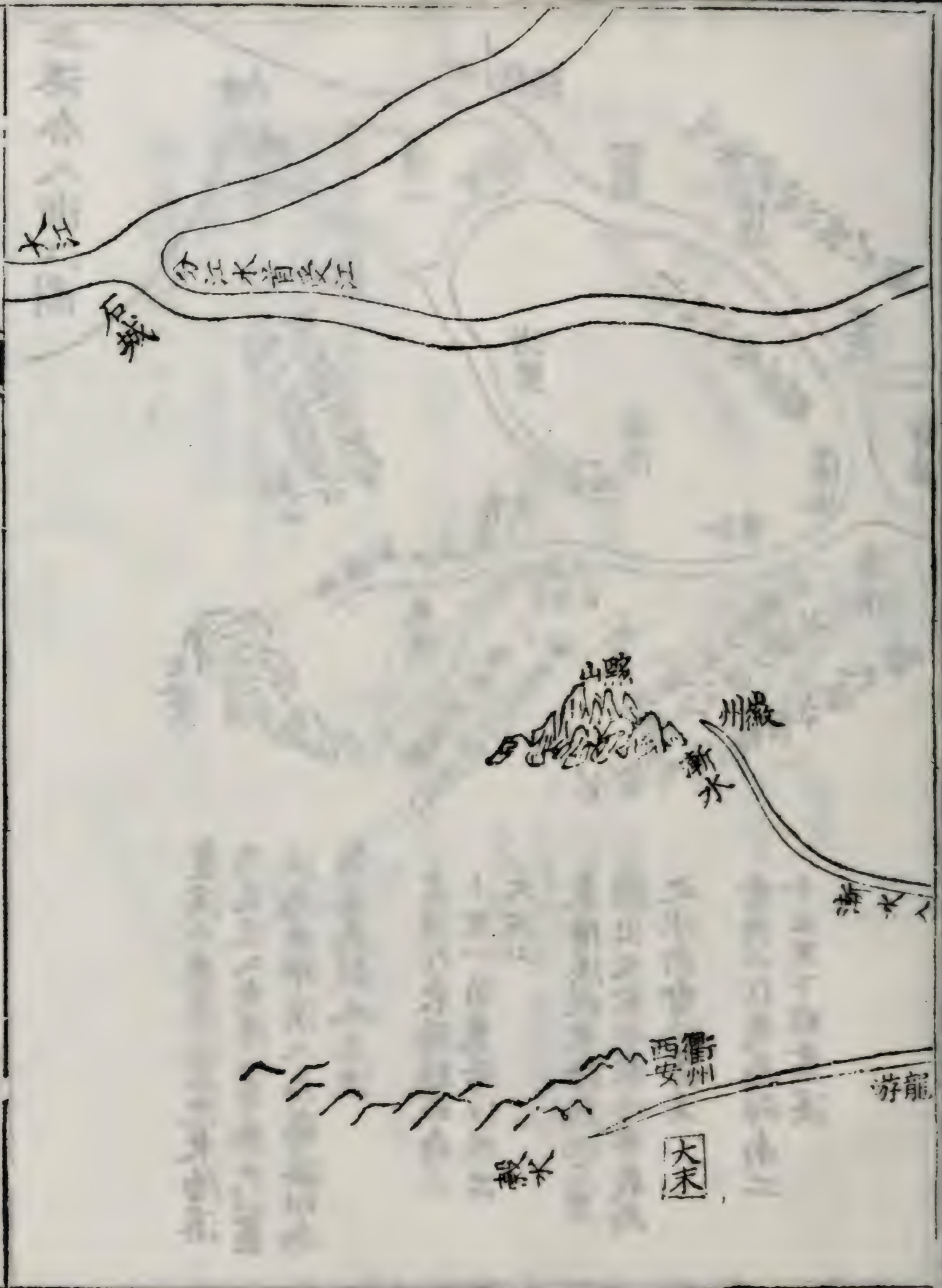
人亦謂之南江流



班氏武林水  
穀水漸水圖











畫溪乃東陽江正流東陽溪  
乃支流入東陽江者鄞氏以畫  
溪為吳寧溪入烏傷溪以烏  
傷溪為穀水正流

畫溪在東陽縣西南三  
十里一名東陽江源出  
大盆山  
東陽溪在東陽縣北三里  
源出大盆山東北導義烏  
之水南會於畫溪  
雲黃山在義烏縣南二  
十五里下臨畫溪



宏治衢州府志之穀溪出  
 西安合江山常山之水經  
 縣西團石潭匯于翠光巖  
 下東流八十里入蘭溪界  
 唐武德置穀州以此









酈道  
元浙  
江穀  
水誤  
注圖





今浙江圖

鹽海

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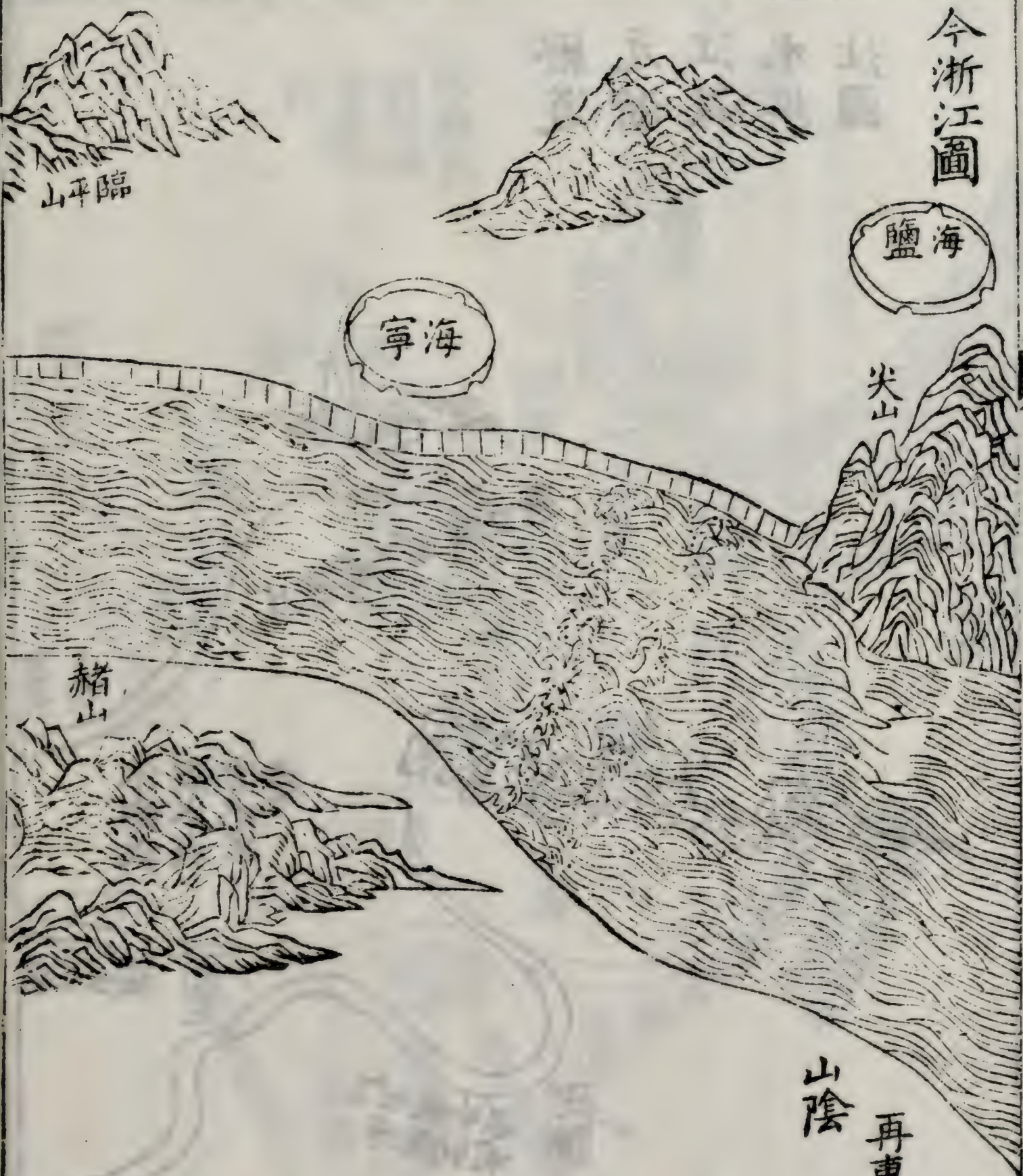
寧海

臨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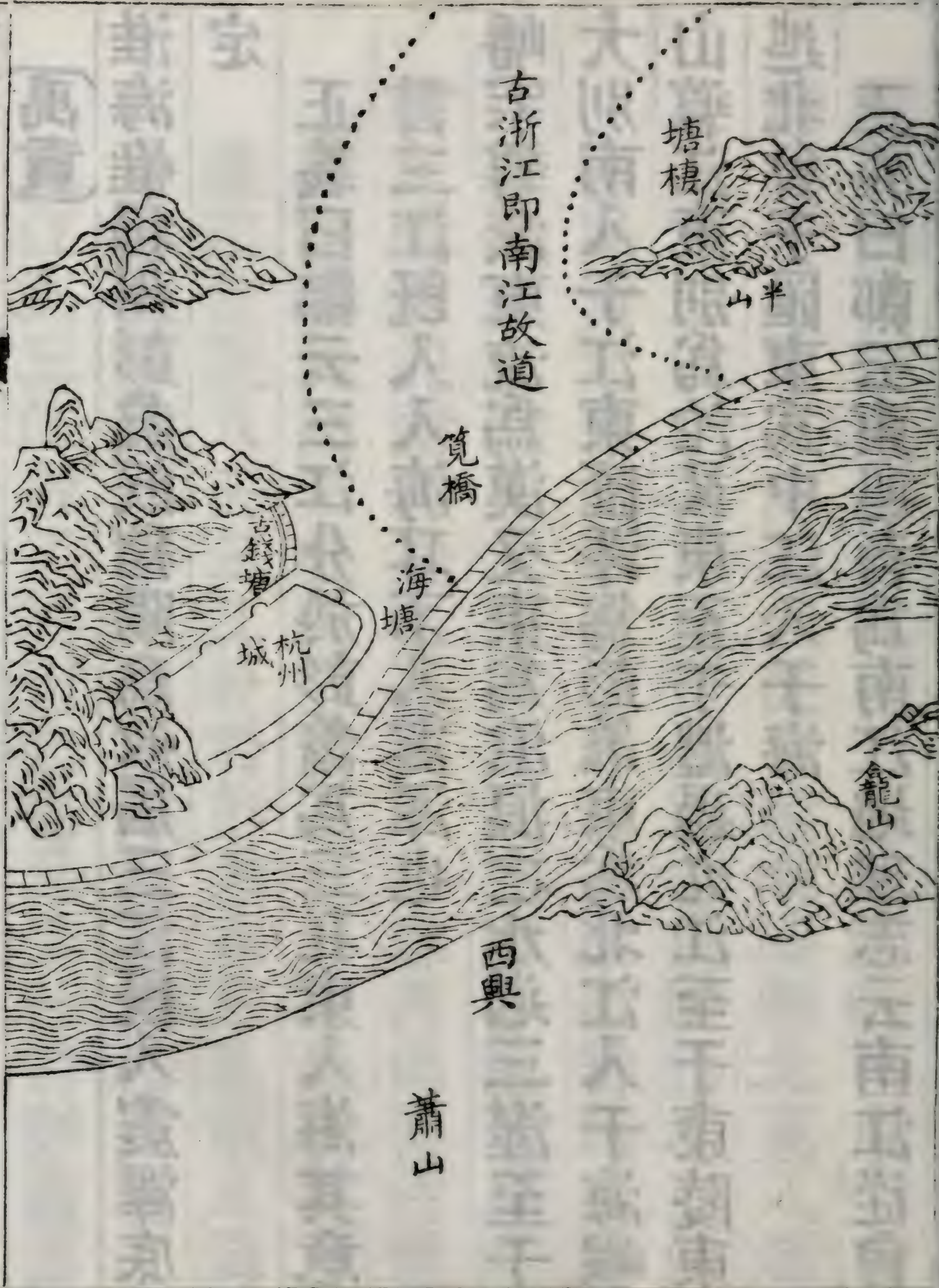
赭山

山陰

再東為餘姚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



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尙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旣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



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  
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  
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  
孔傳以旣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悵蘇軾以  
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悵也  
又鄭氏注東迤北會于匯云東迤者爲南江言  
東迤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迤爲句也三江之中  
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  
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  
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閒有依地說不



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迤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旣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八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



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迤

迤字解見說文

南江至吳

縣南八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卽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



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竝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旣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益脫不字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



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  
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  
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  
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  
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  
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  
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水經注詳在後韋昭雖分浦陽  
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  
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韋昭庾仲  
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



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卽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尙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旣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旣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旣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日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



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  
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  
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  
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  
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  
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  
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  
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  
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  
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  
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  
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錯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  
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  
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  
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  
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庾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



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庾仲  
初之三江夫庾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  
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  
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  
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真僞是非惟鄭之說  
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  
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  
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  
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  
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



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竝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真卽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旣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真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真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



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卽指  
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  
爲分矣真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  
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  
東迤北經非以東迤爲句也蓋斷東迤爲句則  
必北會連東迤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  
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真爲鄭注可據也彼以  
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迤  
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此章句卽令經文可  
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迤者不曰東迤北



者於此而仍據爲真鄭注不亦慎乎然則可斷  
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  
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  
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  
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  
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真僞辨則蘇氏之說不  
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也爲句不必改  
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  
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  
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

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



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敘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



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已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迤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王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



敘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



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肅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真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



鄭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繹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敘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



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真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



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  
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  
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  
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  
南北中三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  
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  
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  
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  
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  
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



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朏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



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譌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 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  
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 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  
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 湔氐道

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

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

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卽用  
職方氏之說亦卽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也胡朏  
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  
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



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臆明  
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  
江之枝流然酈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  
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  
吳南之水而不以麻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  
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  
以詆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蒯氏道記江  
水所出至江都八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  
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  
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



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  
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  
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江都  
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  
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  
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  
湖至錢唐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  
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  
如酈氏所敘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  
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



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黔中漸水自西而



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  
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  
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  
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  
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  
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  
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  
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  
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  
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



往來故敘北江止於毗陵敘中江止於陽羨且  
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  
在北則中江必不在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  
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  
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  
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  
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  
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  
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  
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朏明謂三江之不



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  
不明則誤自拙明始也

丹陽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  
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  
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  
書卽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  
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



未譌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



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



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  
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昌之爲浙乎顧氏謂穀  
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  
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  
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  
里至錢唐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  
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  
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麻  
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  
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



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闕駟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凡記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



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  
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  
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  
也

說文解字

江

水出蜀湔氐徼外嶠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



嶠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  
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  
卽指嶠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  
縣南麻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  
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  
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  
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  
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  
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  
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之也又案文選北山



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  
此言亦本於說文

漸

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之次於  
江猶渤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浙次於江明其爲  
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  
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  
明矣

迤



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迤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迤則同鄭訓  
迤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衺行正足以相成也禹  
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  
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  
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滎曰溢南江曰迤皆獨出  
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  
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  
故爲匯滎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  
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迤足以當之



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迤相連屬以爲文也若  
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竝非斜行向東  
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  
逆河卽漢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  
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  
東迤乎且導漾旣云東匯澤爲彭蠡則彭蠡之  
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回也漢  
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  
於導漾屬之旣屬於導漾不必又復敘於導江  
沅之會於汶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會於



涇汝非沅所成泗非淮所成澧與涇非沂渭所  
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  
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  
而回旋則謂之澤旣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  
迤同於東匯所異者迤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  
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  
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迤今以東匯  
澤爲彭蠡卽是東迤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  
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  
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



匯字雖同而指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鬪則禹貢分敘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迤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敘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迤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迤者



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江則東迤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東迤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 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

...

...

...

...

...

...

...

...

...



擘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

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歛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



此爲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尙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  
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  
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  
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  
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



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卽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 江水篇

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  
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  
北世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  
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  
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  
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  
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  
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  
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然則  
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



州卽鵲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正實指至此東池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池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



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迤卽石城分水何疑

###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



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屈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  
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  
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麻陽地今之和州  
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  
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  
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  
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鱣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鱣口欲斷江湖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櫟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



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  
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  
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  
南江之遺蓋旣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  
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櫟山之源  
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  
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  
南江耳江南通志賞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  
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  
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山會石埭太平旌德



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  
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  
至涇陽受漣灤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  
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  
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  
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  
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  
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  
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嶠湖其北爲北嶠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



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敘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麻蜀由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



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鎮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柰谿嶽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



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  
漳水爲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  
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碓渡入青弋江又云呂  
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竇有泉涌出  
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  
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迴然各  
判今則南江旣湮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青弋江  
然舒谿涇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麻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筓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迹全氏祖望謂酈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酈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



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  
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  
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

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太湖

今水經注無此語 滬

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  
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滬湖由滬湖而東出仍在  
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  
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  
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  
必麻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滬湖



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

浙江逕禦兒詳見後而

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  
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  
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  
定縣東彼入太湖而出太湖直趨於此可也何  
至入太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敘南江  
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  
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  
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



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



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淞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



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敘南江與兩



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

今南江枝分麻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卽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



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  
澈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  
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  
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澈浦非南  
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  
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  
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  
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  
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  
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



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朏明  
謂餘杭卽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  
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  
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  
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  
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  
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



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  
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  
得其實也

元案酈氏敘南江自石城至餘姚麻麻如繪雖  
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  
縣南蠻夷中



元案酈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  
攷遂仍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  
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  
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駟十三洲記以新安  
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麻黷山浙江又北逕歙縣  
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  
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酈氏誤爲浙江水自  
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



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  
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  
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  
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  
瀨第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旣至建德  
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  
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



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漸江不敘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間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



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旣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

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酈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



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  
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閒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  
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酈氏所云浙江正穀  
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  
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旣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

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



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  
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  
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  
之遺稱柰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  
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  
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  
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  
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



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  
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  
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  
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  
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  
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  
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  
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  
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  
谿亦曰穀谿又東北厯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



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陵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卽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



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  
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  
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  
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旣  
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敘之又由烏傷  
麻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  
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  
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  
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  
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  
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  
也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  
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胙湖因秦始皇帝巡狩  
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



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



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  
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  
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  
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  
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  
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  
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  
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  
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



南江而羣入漸江水下之敘浙江凡謂江水自  
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  
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  
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  
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爲穀水下自餘  
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  
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已中塞爾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柎  
塘謂之柎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



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  
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  
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  
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  
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酈氏至此稱浙江不  
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  
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  
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敘浦陽江與今合前敘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

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川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

杜預注曰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檣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韋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  
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韋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  
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  
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  
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

以上皆吳語

韋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



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末字之訛

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麻嘉興石門矣吳越之疆界旣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



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  
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  
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  
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  
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檣李伐越則至越之  
界越陳于檣李是檣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  
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檣  
李則今嘉興之地檣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  
七里是也闔廬傷足卒于陘去檣李七里此已  
爲吳境闔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



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  
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之于江而  
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  
不遠至檣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  
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  
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麻石門嘉興而至吳  
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  
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檣李亦由南江上泝至  
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  
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



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闔閭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



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  
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  
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  
爲吳越分疆可以厯厯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  
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  
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  
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  
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  
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鄞富  
春冶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



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  
亭縣非如漢時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  
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  
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  
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  
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以上皆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  
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王及圍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



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  
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  
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  
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  
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  
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  
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  
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  
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  
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惜圉陽冥



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  
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  
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  
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  
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  
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槁李也後漢書郡  
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  
槁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槁李今爲嘉興越  
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  
元水經注敘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槁李于是吳  
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  
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



江乃令于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遡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囿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檣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敘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竟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句踐旣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閭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

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謨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

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



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卽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白雲夢下觀籍柯蓋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



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  
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  
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  
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迤爲南江秦  
皇于此亦東迤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  
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陵晉平吳始分丹陽  
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  
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  
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  
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



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  
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  
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  
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  
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  
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  
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  
句涇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  
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舉潤州屬之  
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



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卽過寧國水經注  
所謂南江白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  
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卽由吳縣南而厯由拳禦  
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  
惡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  
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遡穀而西  
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卽武林諸山之泉  
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卽泉耳  
南江行于武林山皋亭山之間錢水自西來入  
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



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  
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艤  
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  
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梁錄謂斷橋裏大  
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邇言可察故迹可  
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  
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



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  
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  
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  
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  
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  
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  
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  
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  
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  
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  
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  
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  
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  
至禦兒今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



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  
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  
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  
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  
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  
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  
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  
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  
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  
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



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忽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



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橋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



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卽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擘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

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  
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  
蓋卽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笕浦以



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笕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厯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笕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笕浦卽今笕橋笕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



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  
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  
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  
耳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厯烏程南  
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攷蓋從烏程南  
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



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  
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  
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  
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  
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  
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  
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  
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  
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



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隨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尙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覲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圩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  
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  
來至于唐末其迹尚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  
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强弩數百以  
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旣  
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  
木隄岸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  
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  
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  
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  
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  
渡江非真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  
江之正流總在笕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

此見傅氏禹貢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

一江自義

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  
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  
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



禹迹尙足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  
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  
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  
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  
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  
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荊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  
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  
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



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尙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



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  
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  
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  
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  
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  
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蘆漚浦至秀州鹽  
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



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  
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  
指中江今蕪湖蕪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  
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  
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  
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  
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  
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  
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



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  
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  
熟諷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  
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  
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  
吳江尙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  
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敘說曰班固謂蕪湖  
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



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  
中高又皆有堆阜閒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  
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  
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  
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  
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  
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  
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  
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麻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  
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



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  
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  
蕪湖至陽羨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尙有可  
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  
非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  
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  
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繇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  
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



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淞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旣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閒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歛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



此正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漾之中江



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



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麻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 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泮分南北



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埭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



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  
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  
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  
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  
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  
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  
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  
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  
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  
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



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麻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荆谿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敘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瀆入具



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駿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白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攷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壅塞麻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



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

東入海

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

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

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



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似鄭注而不能辨其真偽遂至詆  
班志三江而以為皆北江之枝流南江中江在  
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  
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  
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  
之吳淞江也

東池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

不言南江而以三

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本郭璞記

禹貢該括衆流

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



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旣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東迤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迤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



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  
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  
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卽松江之在  
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  
今所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  
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  
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  
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卽國  
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



初之說尙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眾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卽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



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傳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江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沔水篇以立



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蒯氏道下云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



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  
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旣如是則  
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卽本以注禹貢何得如  
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  
耶

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  
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  
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  
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



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



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真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攷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然南入之說亦未可攷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



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隔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



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  
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  
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  
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  
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  
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  
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  
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



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閒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駟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澈浦其枝分厓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白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旣先後合于浦陽



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  
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  
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  
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  
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  
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  
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  
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



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  
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襄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攷者襄公三年楚子重  
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  
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  
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  
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  
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



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曰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攷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



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湔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旣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



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也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  
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  
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  
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  
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  
言真可爲學者法余旣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  
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



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譌以誣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真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條唐宋以來諸謬說故



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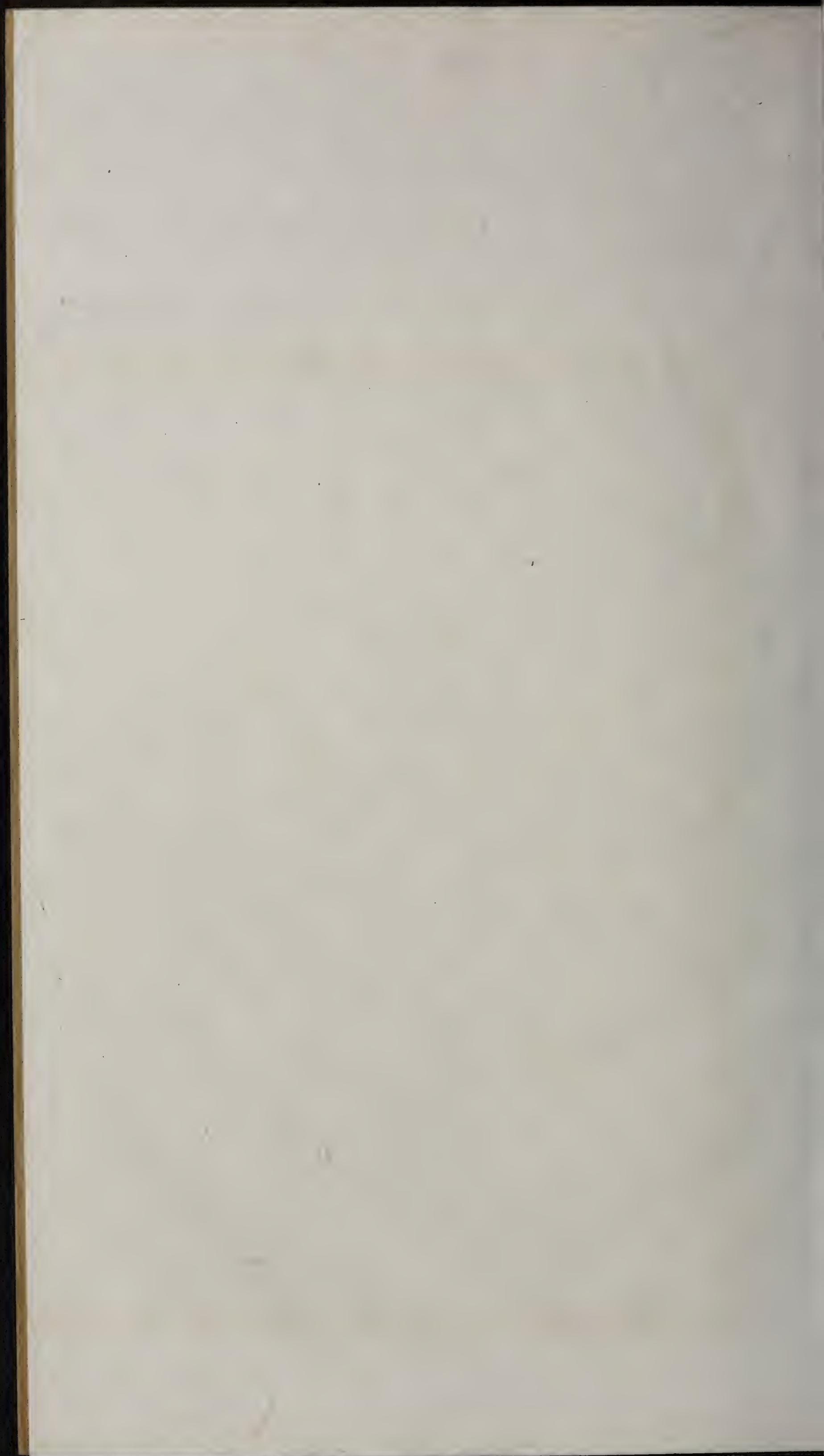
弟亨梅叔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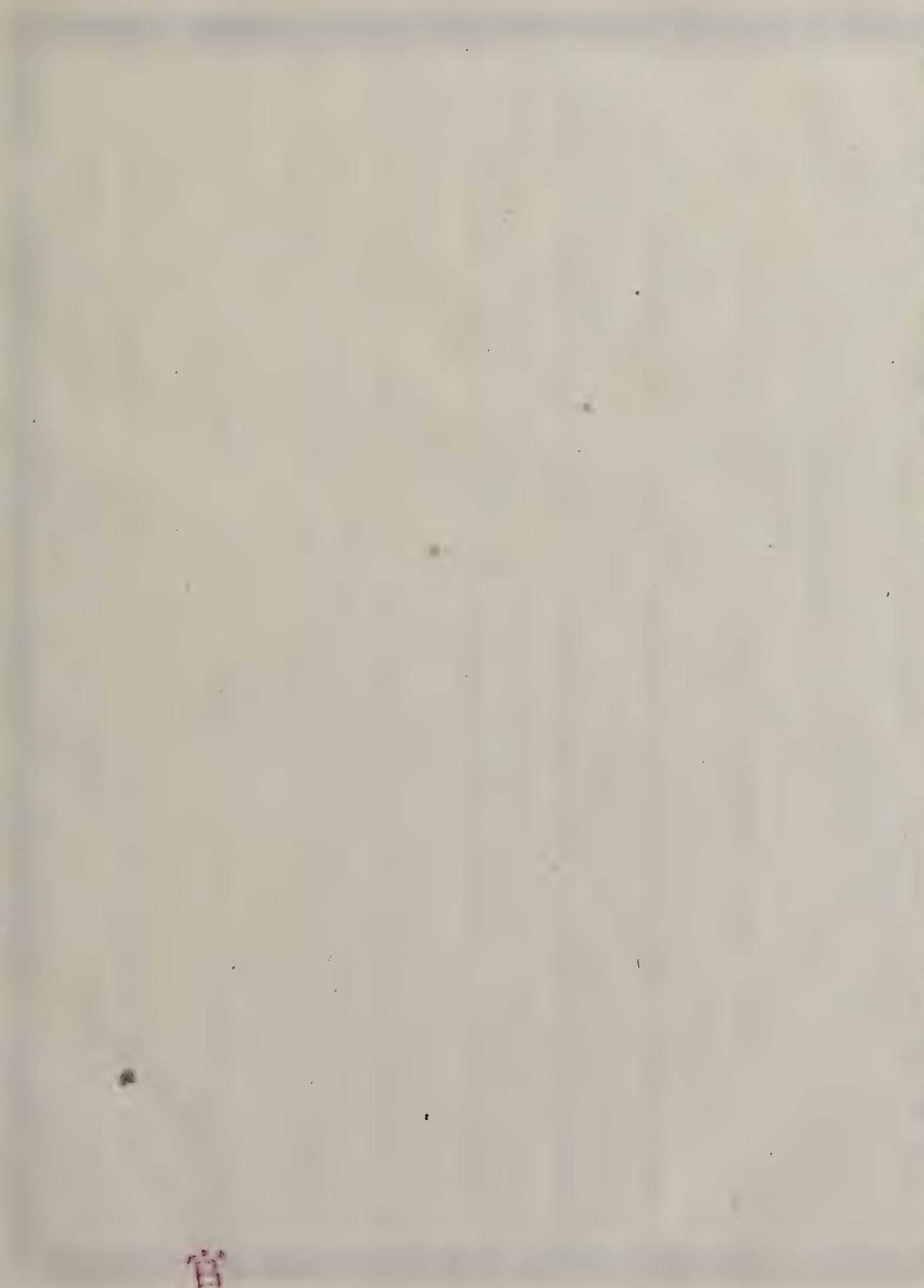
雪網室一集 卷十四

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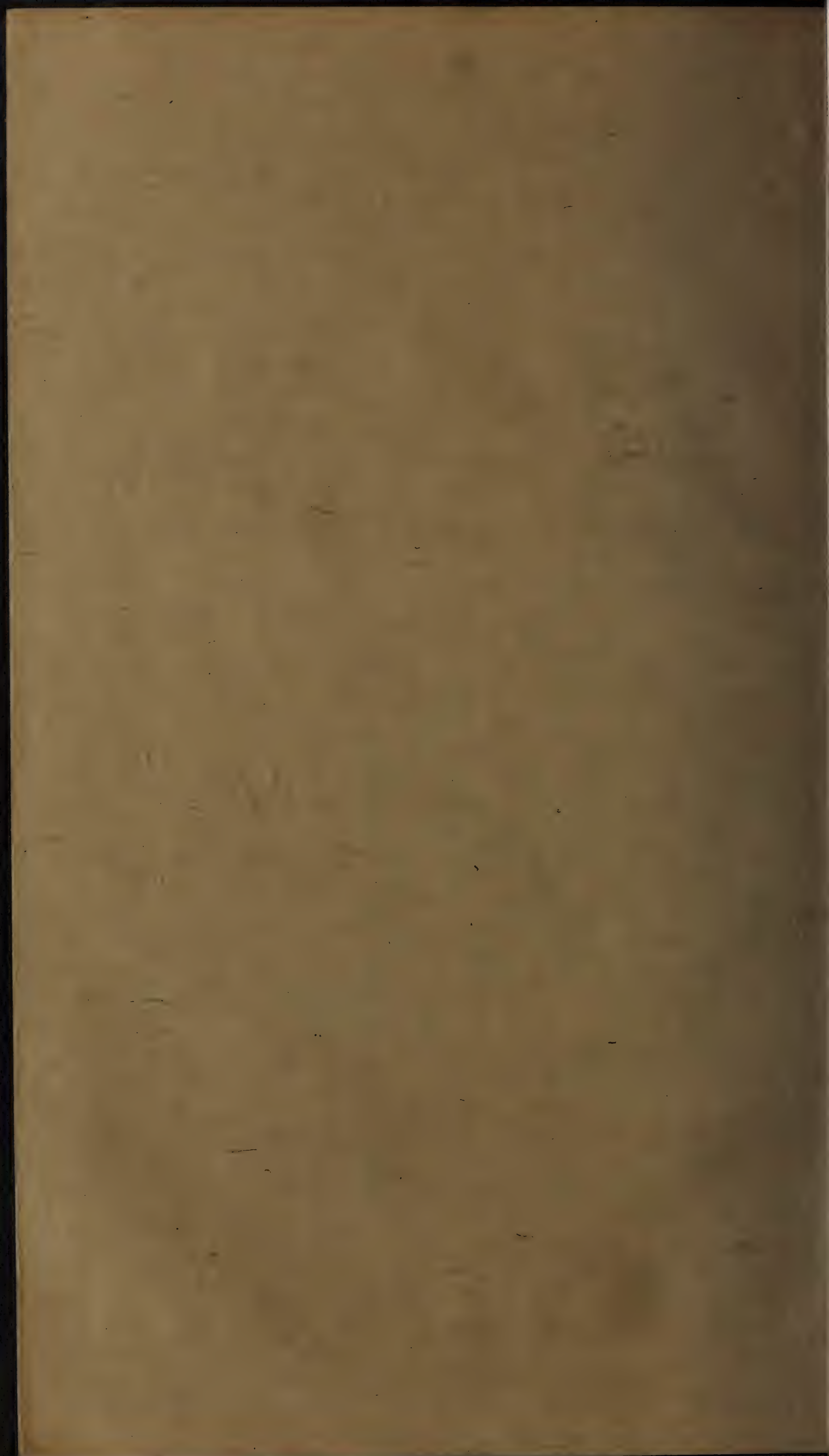






官











擘經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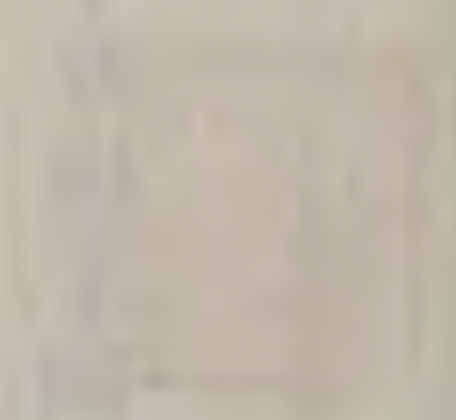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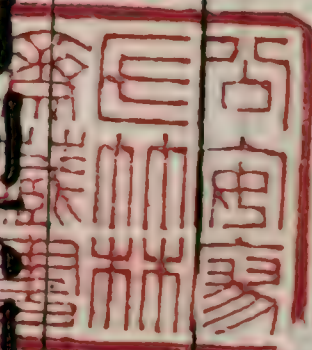






AC 149  
J8  
Y46  
v.6  
擘經室二集卷一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

府君行狀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

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雷塘阡表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阮氏家廟碑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北湖小志序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林清泉公傳

節孝林母傳

李晴山喬書西二先生合傳

胡西琴先生墓誌銘

劉端臨先生墓表

浙儒許君積卿傳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循吏汪輝祖傳

蔣士銓傳

子知廉

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朱勇烈公傳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次仲凌君傳

通儒揚州焦君傳

李尙之傳

卷五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旣堂墓志銘

默齋張君誄

知不足齋鮑君傳



武進臧布衣傳

孫頤谷侍御史傳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

妻許恭人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

表

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  
銘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君傳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  
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童處士墓表

江都凌君傳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臧拜經別傳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朱母高太孺人傳

淨因道人傳

鮑姑辭叙

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志序



焦山定陶鼎考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

農鄭公碑跋

知足齋詩集後序

葭厓考古錄序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南江邵氏遺書序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西湖謁經精舍記

金沙港三祠記

荊州窖金洲考

江隄說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通鑑訓纂序

史炤通鑑釋文跋

四史疑年錄序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奉

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恭注

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瀛舟書記序

洋程筆記序

淮海英靈集序

廣陵詩事序

小滄浪筆談序

經室二集

目錄

六



皇清碑版錄序

江蘇詩徵序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兩浙輶軒錄序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己未會試策問

海運考跋

海塘肇要序

嘉靖捐紳冊跋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吉蘭泰鹽池客難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嘉興嘉禾圖跋

硤川煮賑圖後跋

新修廣東通志序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擘經室二集卷一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臣聞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孟之說帝王稽古同天聖德備焉欽惟乾隆五十  
五年

皇上八旬萬壽萬萬壽

臣仰思

盛德大業非三代以下史冊所可擬萬一惟宗諸經  
傳以徵

聖壽或管窺而得其詞焉

臣

謹案尙書洪範九五福

一曰壽壽者福之初詁福者德所致也恭讀



五福頌以爲壽富諸事皆受於天惟好德修于人五  
皇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皆五福主德之證至  
哉

聖人之德卽福之基

聖人之所以壽也

帝王之壽必本於

天書曰天壽平格孔安國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  
禮記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徵諸詩曰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我

皇上昭事惟敬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恭繹



讀召誥篇一言以蔽之曰曷其奈何弗敬以誠民爲  
祈天之本以敬德爲誠民之本其理益明焉大戴禮  
曰戒慎必恭恭則壽又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亦其  
義也

皇上躬親

郊壇大祀極致精虔其在周禮曰大司樂冬至地  
上圓丘夏日至澤中方丘祭法燔柴於太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以正月上辛

祈穀孟夏

常雩者公羊春秋曰郊用正月上辛月令天子乃以



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春秋曰龍見而雩月令大雩  
帝用盛樂是也

社稷壇加王者祈農事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  
位右社稷春秋外傳曰玉足以庇蔭嘉穀

朝日

夕月諸中祀茲復

躬親一週及於

岳

瀆咸

命使祭告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



內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  
司命觐師雨師公羊春秋曰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  
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  
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  
定

壇

廟祭器者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禮記郊特  
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法古制也我

朝

聖



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

皇上寅承丕基無事不敬法

列祖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我

國家創業東土締造維勤

皇上編開國方畧以闡

功德書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  
王肇基王跡

書薩爾濟戰事者仁者無敵受

命伊始書曰壹戎衣天下大定



諭立臥碑述

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者遵

成憲也詩曰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又曰率

由舊章

作紀

恩堂前後記

敬誦

實錄者逮事

聖祖不忘

恩教也皇矣之詩述文王逮事大王大王受天命及



王季文王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又曰克順克  
比比於文王

四巡

盛京

親製詩賦以彰

謨烈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又  
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皇上上繩

祖武下詒孫謀

五代一堂古今未見復致



玉牒十一世之慶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

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  
皇上明俊德以親九族

恩澤深厚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詩序曰行葦忠厚也

皇上勤於庶政

睿思所周事立必豫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一日二日萬幾

御書無逸篇揭爲座銘臣伏讀



經筵御論君子所其無逸訓所爲處與召誥王敬作  
所相發明

聖人之言經訓所折衷也

法宮

行在皆秉燭待章左氏春秋曰夙興夜寐朝夕臨政  
視事移晷傳餐嚮午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內外奏章皆

丹毫親批日數十事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  
讀之

皇上猶無須內史之讀也內外臣工日有



召對下至一命亦無遺焉周禮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宰夫叙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灋

祖六巡江浙觀民察吏不自暇逸岱岳五臺豫河皆親駐蹕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詩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天下庶獄事必親覽茲復

恩詔減等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耕藉之禮必

躬親者禮記月令天子乃擇元辰躬耕帝籍春秋外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食爲民天民爲國本

皇上愛民重農民數穀數要會時

聞周禮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禮記王制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周禮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至於

祈謝雨澤驛

詢天下雨暘收穫每霑足豐稔必



詩以誌喜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穀梁春秋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又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正賦漕運歲千萬計

皇上臨御以來免賦者三免漕者再茲復

恩蠲天下正供

臣

謹案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

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爲弛蓋周時什一雖輕皆無普免之事豈若我

皇上蠲貸至二千萬萬乎

臣

伏讀

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卽我德當置



惠心于勿問

聖謨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无疆也偏隅偶歎

恩加蠲賑截漕平糶以劑盈虛卹民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平其興河防者民生所關

皇上命濬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清黃交匯誌水宜洩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潒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止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外傳曰陂障九澤民間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



齡同居十世皆

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  
曰百年曰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斂福以錫庶民也禮記  
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  
杖爾雅曰黃髮鬢齒皤背壽也

皇上典學高深

文德淳懋每歲必

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



臨雍講學

釋奠

幸魯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

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

文治

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



御製詩五萬餘篇

文千餘篇尙書帝庸作歌易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  
大戴禮曰武王作機鑑楹帶十七銘庶足擬焉

御書寶繪咸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

親定祭祀朝饗樂章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  
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卽其義也鐃鐘  
特磬列於大樂

御製笙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大鐘



謂之鑪儀禮鄉飲酒燕禮諸儀皆笙南陔華黍白華  
由庚諸篇卽其義也河源淮濟涇渭諸水

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書曰導淮自桐  
柏導沅水東流爲濟詩曰涇以渭濁卽其義也

詔收天下遺書分爲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

皇上闢門籲俊正科之外六開

恩榜再舉

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  
士也



皇上神武邁倫嘗發廿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每歲秋

行圍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皇上奮武開疆勘暴柔遠蕩伊犁平回部收金川定臺灣爲亘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朥成王踐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爲七德惟

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



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  
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扈  
特拔達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  
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遠國自來  
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八

覲祝

釐則我

皇上推亡固存承

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重華南撫交趾中庸曰裁者  
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



入貢

壽宇不可縷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  
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  
大蒙大戴禮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是也  
是惟我

皇上大聖大仁允文允武用是承

天純佑盛德日新

登八衍範

念用庶徵嚮用五福臣仰見庶徵之應本於

五事



寅恭對越爲壽之基此貌之恭作肅也

惠澤優渥是可徵曰肅時雨若矣

王言作則臣下稟令此言之從作乂也

當陽用命是可徵曰乂時暘若矣

克知灼見照管幾先此視之明作哲也

德化如春是可徵曰哲時燠若矣

達聰兼聽發慮出謀此聽之聰作謀也

凝成萬物是可徵曰謀時寒若矣

精一執中廣淵齊聖此思之睿作聖也

從欲風動是可徵曰聖時風若矣



皇上臨御五十五年慶

壽八旬由是推之萬萬年爲

萬萬旬易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經卦皆八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自然之數也又

萬壽年幹在庚爾雅曰太歲在庚曰上章庚猶堅強也章明也月躔在西西爲壽星之次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是生成推衍皆與苞符象曜相應故曰

聖人之壽皆本於

天錫羨延洪惟億萬年天保之詩臣下歸美崇尊頌



福祿也曰詒爾多福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猗歟盛哉

聖壽之徵諸經者蓋遠邁皇王哉翰林編修臣阮元恭紀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臣向疏郅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強大數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爲陛下畫一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斬閼支氏請縣首藁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



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  
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  
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爲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  
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于大宛曠日持久  
靡敝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  
支之功當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  
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  
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  
見我

皇上奮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



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郅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

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揜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絕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稟

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閒有偶違廟算者卽不能速藏豐功又孰能于



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耶此其不同者三也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

府君行狀

年家子胡長齡填諱

太府君諱玉堂字履庭號琢庵始祖諱巖當明神宗時由江南淮安山陽遷揚州江都明末遷居城北四十里湖中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

例贈明威將軍高祖諱文廣任榆林衛正兵千戶曾祖諱秉謙以孫諱匡衡公官



贈武德將軍祖諱樞良

晉贈昭勇將軍父諱時衡

誥封奉政大夫

晉贈昭勇將軍凡五世皆有隱德至太府君生而  
倜儻有志概長身健臂行止偉岸與中人立頂僅及  
胷少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  
歌援筆立就康熙五十年辛卯占籍儀徵鄉試中式  
武舉人主試者爲江蘇巡撫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會  
劾奏本科文鄉試交通關節事總督反奏解巡撫職  
遷之揚州館舍太府君於是佩刀挾矢護左右同



寢食數月及奉

旨昭雪復巡撫職清恪公極感 太府君之義而

太府君讀書勵行一生清介所以深得清恪公教者  
亦多在此時矣五十四年乙未武會試中式 殿試  
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分鑲藍旗教習五十六年五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駕幸熱河兩次隨扈五十八年

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二月蒙

世宗憲皇帝賞緞三疋三月送

聖祖仁皇帝梓宮賞銀四十兩八月送



太皇太后梓宮加一級本年癸卯科殿試武進士  
詔舉技勇馬箭步箭皆稱

旨賞緞三疋銀五十兩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授三等待衛賞戴花翎三年五月十八日引

見外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兵部給都司簽書管湖  
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及蒞任兼署右營馭  
士嚴整有律五年八月遭父喪遵例在任奉諱服除  
十年三月部議改設撫標中軍遊擊員缺爲叅將經  
大將軍岳鍾琪以軍前才能之員揀補仍畱軍前効  
力太府君署理叅將印務十月軍政卓異十一年



六月引

見奉

旨准其卓異交部照例陞用欽此四月以都司銜陞  
銜調補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時巡撫德齡奏請以陞  
銜仍畱湖北署撫標中軍印務奉

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恭逢  
恩詔加一級乾隆元年正月兼署右營遊擊三月中  
軍叅將到任交印卸事旋署興國營叅將七月改署  
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奉

旨諭督撫各據所知之人秉公保舉湖廣總督史貽



直保舉阮某才守兼優奏

准紀錄一次注册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殺傷官兵肆出劫掠道路不通奉檄領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共四協營官兵隨鎮筸鎮總兵劉策名夤夜掩勦兵駐三界溪苗悉精銳屯山口因卽相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攻薄賊寨太府君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潰遂乘勝奮殺焚燒山寨奪獲糧草器械三界溪爲賊門戶賊屯此爲最勦自官兵大捷後賊退保各寨其勢遂分提督軍門杜



凱報捷奉

硃批這所奏欣悅覽之將士奮勇爭先甚爲可嘉俟  
事竣之日從優議敘欽此閏六月初四日攻八樹寨  
克之追殺數里巢穴焚燬殆盡七月二十二日攻長  
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皆次第克  
之此五寨地勢險隘林箐深密 太府君步行率士  
卒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銳力戰遂於一日中連克之  
賊勢已大潰因駐兵搜捕山箐逸伏焚燬茅蓬發獲  
糧米甚多是時

上慮兵權未一



命貴州總督張廣泗來湖南總制全軍甫到城步卽  
察知謀勇最著賚緞二聯勞獎極力南山大箐屯賊  
正多屢攻未克張公令督各營兵進勦賊積木石斷  
山路兵不能入 太府君日率兵佯攻正道探知閒  
道夜率健卒五百攀藤越嶺而入誤墜阮傷膝流血  
滿足以布縛膝進益力夜半及正道徹開木石是時  
賊數千人已覺來拒烏鎗繩火紛如亂螢 太府君  
命兵負嵎偃伏藤牌護前賊至鎗齊發我兵寂不動  
賊易之久乃鳴一大礮鼓兵直下如建瓴賊衆敗散  
而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合勦殺獲甚多及曉搜



獲龍褲刀櫟刀標槍等器械及糧草無算又搜得前  
被賊殺之巡檢官印一顆賊餘黨共八百戶退據南  
嶺糧盡不支閒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 太府君

察其誠爲請於張公張公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

太府君以死任之次日率賊衆近大營跪乞降張公  
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真降耳卽對衆發三大礮斃數  
十人餘衆股栗莫敢轉側蓋感 太府君拯護之恩

故恐死無負如此張公於是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  
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八月二十二日奉令領各  
營官兵相機督勦張公又令遊擊區明李登華帶兵



隨 太府君進勦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九月二十八日率官兵由左路奮登奪殺前進遂入寨中鎗礮齊發賊精銳殆盡遂大敗焚燬居室一空生擒男婦子女二千餘人賊寨盡平十月初三初四日復親督各營官兵于橫坡各山箐四面搜捕生擒男婦子女千餘人又搜獲窟室男婦數百人刀杖銀帛無算皆親解赴張公所張公欲盡誅其生口 太府君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師者當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張公始如所請 太府君出營分別男女年歲苗人環



跪哭聲震山谷先擇壯年有須者斬之其餘全活薙  
髮給以口糧張公雅知賢能不深求仍獎勵有逾諸  
將 太府君奉令所剿之賊寨前後十餘戰皆謀勇  
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攻戰少暇卽賦詩校射  
以爲樂各寨平後徹兵回九谿營總督班第具題奉  
旨分別等次交部議敘十一年兵部議敘頭等軍功  
加銜一等隨帶軍功紀錄二次八月爲苗彊事宜保  
舉十三年推陞河南衛輝營參將九月蒞任 太府  
君之在九谿也訓練勤而兵無虛額賞重而罰嚴故  
湖南勁旅以九谿爲最城綏之役有兄弟皆爲兵因



母老例汰一人兄弟爭出母亦請二人皆從而自役  
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及至衛輝營務廢壞已極  
兵貧而情弓矢朽折不可用 太府君涖事限期操  
練兵本市中無賴子素不習武詫步伐爲怪事十四  
年十月相率辭糧罷去大吏以操兵過嚴舉劾奉  
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回籍家無一畝田蕭然僦居  
郡城而湖山寄興詩酒頗自娛也十六年  
聖駕南巡跪迎於高明寺甫奏名  
上在舟中問曰可是鄂容安所參者謹對曰是旋奉  
旨以都司錄用以微臣姓名



聖心不忘於數年之後由此見

皇上愛惜人材神慮周密纖細不遺 太府君每言

之未嘗不感

恩泣下也十七年四月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  
一年陞廣東欽州營遊擊 太府君之往嶺南也以  
卑濕故未奉母周太淑人之任及至欽州多受瘴氣  
病足夢寐中語多念慈闈屢欲告養歸周太淑人諭  
止之未果於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任所兵民  
哭之失聲 太府君性剛介接奉各督撫尊卑盡禮  
之外言語辭色無少附屈於僚屬事多爲保全不以



告人受者久而知感所至凡鹽樵一切陋習皆裁泰  
懷金者不敢造門 太府君未第時家素裕備宿衛  
後將十年田舍鬻盡及外遷愈廉介自矢家無一日  
儲不計也九谿城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皆仰給此  
山有明季指揮豪姓之子孫訟言山本指揮舊地總  
督委官勘審將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申辨過洞庭  
湖舟覆賴商船救得出至省力言地卽豪姓地亦明  
代事且絕數萬家之葬窆樵蘇芻牧而以資豪姓爲  
利藪大不便總督卽違前議從 太府君議九谿兵  
民大感悅偶騎而出見木石委積詢知將謀建生祠



太府君立斥徹之兵民不得已家祀一主書長生等  
字乾隆四十三四年間元父客漢上遇九谿老兵爲  
言 太府君去後此祠旋立歲時祝之不衰所著有  
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琢菴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  
卷 太府君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距卒得  
年六十有五康熙六十一年

覃恩授階奉政大夫乾隆元年

覃恩授階昭勇將軍卒後櫬歸自欽州入城治喪乾  
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中雷塘以元配汪淑  
人繼配江淑人合祔嘉慶元年以孫元官



誥贈資政大夫嘉慶四年贈光祿大夫汪宜人贈淑  
人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諱浩公女生於康熙三十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一  
日江宜人封淑人一品夫人歙縣

誥贈資政大夫諱承瑞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四  
月八日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子四長爲元  
伯父承德汪太夫人出娶李氏次伯父承義以元官  
馳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娶江氏馳封孺人次伯  
父承仁未娶卒並庶祖妣吉孺人出又次卽元父承  
信江太夫人出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

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封光祿大夫戶部侍郎配妣林夫人

敕贈安人晉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女三長適太醫院吏目江都鮑雲書次適江都耿鶴齡次適儀徵生員賈天凝孫三人長兆麟長伯父生原官揚州高郵營汛千總次元乾隆己酉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授職編修補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 南書房行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授兵部禮部戶部侍郎



誥授光祿大夫次亨元次伯父承義子曾孫一人常  
生元之子二品廕生按吾阮氏世以武起家自元之  
生獨弱習馳射力輒不支父固憐之命改就經業暇  
時爲元述 太府君平苗之捷曰是役也奇績聞當  
世然妣江太夫人寢食不安者十閱月故子弛騎射  
不事今命汝讀書成江太夫人志也比元入翰林充  
國史館纂修官檢閱長編 太府君官階戰績稍具  
其畧乾隆乙卯嘉慶己未間復以趨庭之訓比次追  
述用紀梗概託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孫元謹狀

此乃嘉慶五年所撰二十五年  
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曾孫福謹識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

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臯釁至重奉職無狀於嘉慶十年閏  
六月十五日酉時 府君考終於浙江撫署正寢由  
四百里馳驛奏

聞卽於十五日交代巡撫暨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  
日奉柩登舟候

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奉

上諭阮元現丁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泰



調補欽此不孝卽於是日解維歸里入城治喪不孝  
伏念 府君仁厚孝慈懿行直節彰著人耳目無待  
不孝闡揚而後顯然不孝負慝深重覲然苦由之間  
仰呼高天此慟何極若不亟以狀呈當代公卿史職  
通儒文人以乞表章則罪戾滋重矣 府君諱承信  
字得中號湘圃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於  
太府君琢菴公湖北撫標中營參將官署乾隆元年  
府君年三歲隨 太府君移任湖南澧州之九谿營  
乾隆五年時 太府君有征苗之捷戮逆受降多所  
全活 府君年七歲每言凱旋之日迎 太府君於



十里外遙見旗纛甲騎飛揚迤邐過山而來光景猶能記憶十一年 太府君以 母周太夫人春秋高不宜居谿山溪濕地命世父健齋公偕 府君奉周太夫人歸揚州諭以毋出遊毋就試俾壹意侍奉周太夫人 府君事祖母盡孝日定省問寢膳跬步不少離十三年祖母 江太夫人卒於揚州 府君柴毀骨立致疾經年十四年 太府君自河南衛輝營參將罷歸揚州二十一年復任廣東欽州營遊擊時 府君年二十三仍侍 周太夫人居揚州二十二年 周太夫人命 府君赴廣東見 太府君計



家事二十四年 府君年二十六 太府君諭令歸  
娶且曰吾亦卽欲告歸耳 府君乃歸娶先妣 林  
夫人於揚州是年冬 太府君以疾終於欽州明年  
春 府君聞訃慟不欲生亟欲戴星奔時 周太夫  
人悲甚伯父健齋公曰吾必當赴粵扶柩歸若弟亦  
往孰安祖母 府君乃畱揚州是年五月 周太夫  
人以壽終秋 太府君柩歸 府君遭重喪哀慟擗  
踊與伯父竭力盡心附身附棺無少悔二十九年甲  
申 府君年三十一正月二十日生不孝元於西門  
白瓦巷舊第之南宅卽今所建之海岱菴也自後十



餘年 府君皆在揚州 府君幼讀書治左氏春秋  
爲古文辭生長行閒嫻習騎射每較射挽強洞堅善  
射者皆謝不及喜乘馬善相馬法馳千里不以爲勞  
以待養未與試及是年逾三十決意不求仕進補國  
子生閉戶守貧家無儋石儲澹如也嘗暮行蹴得囊  
金數鎰坐其地至夜半果有返而求者立付之教不  
孝讀書訓誨諄切 府君熟於司馬公資治通鑑于  
成敗治亂戰陣謀畧輒縱橫辨論隨方指授期不孝  
以有成不孝侍立傾聽警心壹志實從此始嘗以歐  
陽文忠縱囚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



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  
無益也又嘗教不孝射曰射須沈其氣氣不沈志不  
能正體不能直杜詩云顧視清高氣淡穩乃射之祕  
訣家雖貧爲不孝擇師敬禮備至不孝就小試時  
府君親挈行不孝幼弱試畢出府君一手障叢人  
一手挈不孝出閩外四十四年府君年四十六從  
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先妣林太夫人檢治家  
事並督不孝誦讀慈以兼嚴四十六年秋八月先  
妣以疾終府君自漢陽扁舟冒風波十日達揚州  
傷悼甚摯葬畢客遊宣城貧民有除夕不戒於火者



數十家 府君往視之罄所蓄資給之使結舍四十八年 府君年五十季冬命元娶婦江氏四十九年不孝入學補附生五十年不孝補廩生五十一年府君復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秋不孝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會試未第 府君命畱京師五十四年府君年五十六歸自漢陽不孝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年恭遇

萬壽覃恩 府君得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是年不孝散館一等第一名授編修五十六年不孝乞歸省掌院大學士阿



文成公不允所請二月恭遇

大考閱卷大臣置元文一等第二名

高宗純皇帝親覽嘉獎曰此卷詩文皆佳擢置一等第一名補少詹事

命在南書房行走五月 府君挈不孝婦江氏至京

師是日不孝自

御園回城得羽扇香葛之

賜迎奉膝前 府君被

恩感遇喜動顏色元嘗

召對及迎養事



純皇帝問曰汝父多少年紀元對曰臣父年五十八  
純皇帝曰年紀甚小時

聖壽八十餘故云然歸爲府君敬述之感甚懽甚

嗚呼慟哉此不孝在京迎養之始如在目前而府

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十月府君由京師歸

揚州不孝陞掌詹事五十七年冬不孝婦江氏卒於

京邸幼女荃亦殤五十八年春府君年六十復至

京師五月出京師復歸揚州六月不孝蒙

簡放山東學政十一月試沂州府畢府君方自南

來不孝出迎沂州南門之外琅邪古道八騶安緩不



孝先馬入城嗚呼慟哉此不孝山東迎養之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六十年不孝蒙

恩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任浙江學政不孝奉府君由揚州至杭州府君念不孝婦江氏無子以族孫常生爲元子明年入國學補六品蔭生嘉慶元年府君年六十三恭遇

覃恩加一級

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嘉慶元年府君爲不孝聘婦于曲阜孔氏五月于歸杭州嘉慶



三年八月不孝陞兵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九月  
不孝任滿奉 府君入京師嘉慶四年正月  
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 府君跪哭甚慟勛元在禮  
部敬襄

大禮

皇上親政伊始

命元仍在南書房行走旋補

經筵講官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兵部侍郎總  
裁會試

恩遇稠疊 府君語不孝曰汝受知



先皇復受

今上重恩如此矢勤矢慎庶可報效萬一不孝謹識

嚴命凡

內廷禁近之事加意慎密各部籌兵餉算軍需奏

宗廟

山陵諸事日不暇給未申時始退直 府君必曰爾

少息毋侍我前也四月

覃恩 府君得

誥封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冬十月不孝奉

署理浙江巡撫之



命府君瞿然謂封疆重任懼不孝不能勝辜負

聖恩元於

名對時叩頭固辭

上不允乃就道是年秋

高宗純皇帝諸大禮成元以兼禮部奉

特恩加隨帶二級府君受

誥封光祿大夫

制曰華胄清資佑啟必原於嚴父令儀碩望蕃昌聿振於名門爰渙國恩用彰家訓爾阮承信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父操



修醇粹啟迪勤劬儒席傳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肯  
構蔚爲臺閣之英門祚方新寵章洊被茲以覃恩封  
爾爲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  
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風被命自天用作義方之訓  
式承茂獎勉副休光五年 府君年六十七正月元  
奉實受浙江巡撫之

命 府君至浙江不孝率兩軍環甲奉輿於武林門  
外慈顏怡悅士民具瞻嗚呼慟哉此不孝復在浙迎  
養之事更在目前而 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  
耶是時閩浙海盜有鳳尾箬橫水澳蔡牽四幫各五



六十船安南夷盜三十餘船船高礮大爲患尤劇肆劫商船擄畧子女不孝奏置巨艦大礮增兵設防寧台溫分設船廠檄道府董之杭州鑄礮局則中軍叅將等主其事 府君日冒暑赴礮局督促速成俾濟軍前之用且隨時寄示不孝指畫機宜不孝在台州得有所稟受六月二十二日盜在台州松門時三鎮總兵皆到將進擊之是夜海上大風雨安南鳳尾盜船蕩覆數千人不孝檄水陸各路兵赴海山獲數百人追勦餘盜並獲僞安南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自夷匪入浙五六年至是敗衄始不敢復入浙海 府



君先憂後喜曰

神風助順乃

天子威靈非爾及將士力也故不孝報摺敬陳風雨  
破賊事

皇上有誠感神祐之諭此後水澳箬橫兩幫亦疊被  
浙師剿滅惟蔡牽今尙竄於閩浙間冬 府君聚同  
族謀曰我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聚族於城北之  
公道橋甲科世衍世系日繁今無祭祠非禮也乃獨  
捐俸購地建阮氏宗祠於公道橋鎮之南購田爲祭  
產俾族姓春秋祀焉更延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  
子弟之能讀書者又於 太府君雷塘墓側建墓廬



十餘楹每展墓止宿溪寓哀慕八年二月爲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僂觴上壽時

恩賜壽字王如意適至不孝鑄縛鍾以斬眉壽歎程易疇孝廉考之中二月夾鍾之律以爲奇應不孝又與諸友選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壽各賦詩一篇門下士陳壽祺吳鼐姚文田鮑桂星查揆顧廷綸等以詩文介壽者甚多名篇鉅製傳誦一時府君感諸君子之懽心顧而樂之九年春二月不孝復集諸友別選商周十三酒器賦詩爲壽府君呼元語曰築園池美居室吾不爲也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



大夫之孝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

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品廟五閒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爵祀高曾祖禰四世祧者藏夾室此今制也今吾家惟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於朝

恩及先世至正一品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京察

諭旨謂汝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汝奉職無微勞何能



當此顧儉於躬勿儉於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受命卜地於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卽隨曹憲文選巷故址鳩工庀材秋廟成祭服祭器咸備府君喜遂素志將擇日歸揚州奉栗主入廟矣八月二十六日府君晨興將就盥盤忽頭眩目昏棄水傾仆不孝時祭吳山神祠亟歸省知左股外之筋絡有阻不便行步卽延吳下各良醫內外調治入冬漸愈猶不良于行府君自五十歲後患濕熱之疾六十以後加重膚肌時作癢癢或侵脾胃則食減神疲然尙能騎馬至是濕病與左



股筋絡爲痼閒形痛楚今年入春猶未愈 府君念  
家廟旣成必欲親奉 栗主入廟兼以夏初往可避  
杭州徽濕且吳下名醫不能棄其恒業久客杭州擬  
於途次就之乃挈孫輩及家屬奉 廟主自杭登舟  
道出姑蘇僦屋暫居爲就醫計本意實在奉 廟主  
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 府君勿往  
揚州歸杭州 府君淒然淚下曰吾竟不能奉 神  
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暢晴服葠朮復少差醫者猶  
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脛腹浮腫夜眠不  
安 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



栗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在嘉興查災賑迎於平望  
拜見舟中悲喜交集 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  
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  
奉 廟主歸揚州爲憾迨抵署以病久氣虛葳桂不  
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食飲  
氣息漸微以西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嗚呼慟  
哉不孝侍奉無狀且以未諳醫理調治失宜負罪深  
重百身莫贖今而後長爲失怙人矣終天抱慟尙何  
言耶 府君性正直剛毅心事光明復忠厚仁慈生  
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凡年家子門下士



見者藹然如坐春風中每於戚郇故友無不加以意惠  
愛禮曰孝友睦婣任恤 府君實當之無愧此桑梓  
之公論也且智識明決每論人料事纖悉不爽早年  
往來楚粵江湖間帆背驚風篷窗夜雨與榜人舟子  
共之性喜游覽嘗侵曉登廬山徘徊移日京師之涼  
水河飛放泊山東之泰岱大明湖誰華佛峪龍洞靈  
巖浙江之桐廬九里洲半山西湖靈隱龍井諸山寺  
莫不掉舟策騎減僕從揆幽勝畱連忘返或爲圖畫  
屬諸友門下士題咏之不孝視學政時每教曰取士  
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爲去



取必有棄材矣及不孝爲巡撫 府君于兵刑之事  
時切于懷每盜艘往來兵船追獲必一一記之聞盜  
黃葵等全幫投降放出難民 府君深喜曰此活數  
百人勝于礮火中擒獲者遠矣每秋讞及審重囚時  
府君每於屏後坐聽冀得其情有所平反不孝兼司  
杭州關權 府君曰吾早歲涉歷江湖深惡關吏苛  
橫爾可使行旅受困耶寬以惠商嚴以御下治權之  
道也有司關人入署者 府君詰之對曰惟聞司關  
人斥行旅行旅不敢忤者今乃行旅斥司關人司關  
人不敢忤之矣 府君笑而領之曰可矣武林門普



濟堂不孝所勑建嚴冬賑粥 府君親視頒粥歸而  
喜曰吾見老稚貧民可以卒歲卽小人亦有聊賴矣  
府君治家事性儉約嘉慶六年諸暨縣水災 府君  
出銀四千兩助賑九年浙西水災復出銀一萬兩助  
賑曰此吾爲汝儉省廉俸而積之者今用以賑饑民  
得用之之道矣不孝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  
增禁金華府溺女賞喜銀籍存之貢院號舍素泥濘  
全甃石版亦皆 府君教也 府君惟不孝一子未  
冠失母 府君嚴慈交至鞠育訓誨迄於成人愛子  
之心無所不至 府君蒙 太府君清白之業秉孝



慈之德具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于不孝之身不  
孝備位卿貳 府君每勸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  
祖志今年夏初浙西復災猶訓不孝亟請賑恤以仰  
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嘉興歸途見領賑者舟載而歸  
絡繹不絕心乃喜不孝德薄材短獲從君子之後罔  
致失墜皆 府君所以策勵而董教之者不少疎也  
祿養未久遽遭慘酷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又何  
以偷生視息爲哉嗚呼慟哉吾阮氏系出陳畱南宋  
以後遷江西之清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豪傑



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明神宗時小槐公諱巖自淮  
遷揚爲遷揚始祖崇禎時遷居城北四十里公道橋  
二世祖諱國祥例

贈明威將軍官榆林衛正兵千戶三世祖諱文廣四  
世祖爲府君之高祖諱秉謙以孫匡衡公官贈  
贈武德將軍高祖妣厲恭人贈

封恭人節著揚州府志曾祖諱樞良  
贈昭勇將軍曾祖妣蔣淑人

誥贈淑人祖諱時衡

封奉政大夫晉



贈昭勇將軍累

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祖妣周夫人

誥封宜人晉

封太淑人

贈一品夫人父諱王堂號琢菴遷居揚州府城儀徵縣籍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衛

賞戴花翎歷官參將

誥授昭勇將軍議叙頭等軍功

贈資政大夫累

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事見元所撰行狀琢菴公元



配汪淑人

贈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江都浩公女繼配江淑人

贈一品夫人歙縣

誥贈資政大夫承瑞公女側室吉氏以元官贈

贈夫人府君兄弟四人長伯父諱承德汪太夫人

以姪爲己子次伯父諱承義早卒以元官贈

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府君以族姪亨爲之後

娶於松江王氏生子祿次伯父諱承仁爲長殤並側

室吉夫人出次府君江太夫人出府君配先妣

林夫人



勅贈安人

誥贈夫人一品夫人不孝元林夫人出娶江氏歙縣  
候選州同知振箕公女卽祖妣之孫姪也繼娶孔  
氏曲阜衍聖公昭煥公孫女

誥封衍聖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增公女不孝  
四子長子常生聘寶應劉氏原任丹徒縣教諭台拱  
公女次子福妾謝氏出先是府君於五十二歲時  
納側室張氏及福生撫育於襁褓中甚慈愛不孝命  
福事之爲慈祖母如祖母次子祐妾劉氏出次子孔  
厚孔氏出女一亦孔氏出不孝素有記冊復舉大畧



命子弟執筆爲狀伏冀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錫之傳誌誅詞藉以不朽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林太夫人系出閩之莆田明天啟中避倭遷江南鳳陽復遷揚州甘泉縣西山陳家集祖得齋公諱文連積學有德望於鄉里不仕父梅谿公諱廷和乾隆癸酉舉人福建大田縣知縣以不孝官

貤贈榮祿大夫戶部侍郎 先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閒爲韻語輒焚不存稿年二十五于歸於府城西門舊第逮事祖姑克盡孝養舉止言論必以禮法戚黨有識者咸嗟敬焉丁 太府君棄世 祖姑周太



夫人亦繼棄世 先妣操持閨內禮無不舉獨不令  
釋道治蠶醮或曰 太夫人不受一卷經耶 先妣  
曰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庸此 太府君清宦歸無  
產可析且食指多 先妣曰不及早汰冗食者後此  
更不支矣乃裁減僕婢若干人自取剪刀剪指爪親  
浣濯爲諸人先 府君同產妹許于賈及嫁 先妣  
力治奩具曰當無減於 先姑江太夫人在日也乾  
隆歲甲申不孝元生 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  
歲就外傳不孝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  
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 先妣置低几於簷前教



不孝曰爾坐毋急遽爾姑從我口緩緩讀之一夕得其理迺背誦如流水嘗以外曾祖所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付不孝讀之先妣又手寫白居易易燕詩示劉叟等篇授讀之并教以四聲屬對之法故不孝八九歲卽能作詩非塾師教也不孝十五六歲與考試漸有交遊每從外歸先妣必反覆詰問今日見何人言何事不孝具以對先妣曰某之言益者也某之言損者也爾某言是也某言非也是以不孝雖有交遊無損友鉛山蔣心餘編修奉其太夫人居揚州安定書院太夫人與先妣常過從先



妣語不孝曰讀書做官當爲翰林若蔣太夫人教子  
乃可矣不孝謹識之未敢忘不孝年十七 府君客  
漢陽 先妣曰爾學識日加益當求名師之更能擴  
充爾學識者遂訪於外祖梅溪公之執友胡西琴先  
生先生言進士李晴山先生可從遊 先妣趣命執  
贄焉 府君性正直待人不逆詐 先妣每問外事  
測情僞如目見婉致言說 府君獲益亦多治家事  
不動聲色 府君或量計家事曰如何 先妣必曰  
無慮此已辦矣以故 府君無內顧憂西琴先生淡  
於學問佐大府幕閱歷老矣每聞 先妣辨論事理



嘆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亦不及也 先妣性

嗜圖籍亦愛山林早歲從外祖之官福建曾攬西湖  
嚴瀨仙霞嶺諸勝歷黯淡灘之險九喜西湖南屏山  
園幽靜常常言之故不孝在杭州九年不忍履小有  
天園之山徑乾隆辛丑不孝同學友天津張賜凝善  
畫 先妣曰曷爲吾繪石室藏書圖賜凝升堂拜母  
申紙舐筆並繪不孝侍讀于側七月 先妣以徙宅  
勞苦猝中重暑以八月初二日遽棄世嗚呼慟哉

先妣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得年厘四十有  
七葬於揚州城北中雷塘 祖墓之側乾隆五十五



年

勅贈安人嘉慶元年晉

贈夫人嘉慶四年四月晉

贈一品夫人九月

覃恩累

贈一品夫人

制曰推恩溯本爰賜慶于親闈稟訓入官並歸功於  
母教式頒渥典用播嘉聲爾林氏乃經筵講官戶部  
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母順以承夫  
勤於課子宅能三徙夙成俎豆之容織就七襄早振



文章之緒徽音久著寵命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鴻章疊布尙伸慈孝之思閭澤長流彌篤令共之誼廣宣休問遠樹芳儀 先妣四奉恩綸未受一日之祿養嗚呼慟哉 先妣棄不孝而逝者二十四年於茲矣不孝尙未以生平懿行告諸當世不孝罪也顧 府君每言及 先妣輒淚下不孝亦不敢頻言及之今 府君亦永逝矣而今而後不孝長爲失父母之人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斯之謂矣不孝遺恨終天懼湮 母德用是追憶生平粗陳梗槩呈之



立言君子冀並傳焉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門下晚生王引

之填諱

案古者子不自狀其親狀者自元郝文忠始

國朝之制大臣卒後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于其子孫故不能盡拘古制也

又案此乃嘉慶十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孫福謹識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高祖孚循公之喪叔高祖諱樞忠者爲之行述刊本

厘有存者元求得之刪節之爲述曰



公諱樞良字孚循祖諱文廣明神宗時官榆林衛正  
兵千戶父諱秉謙母厲氏生子四伯樞敬叔樞忠季  
樞恭公其仲也公幼孤崇禎末年兵亂厲太恭人率  
四子避兵於北湖之公道橋因家焉公隨伯兄治田  
宅致富事節母以孝聞敬兄友弟間黨稱之讀書過  
目輒識大意性恬退不樂仕進督叔弟習武成武進  
士伯兄歿公總家事不析產不異爨以儉治家以豐  
蓄德一絲半粟不爲己私坦白之懷無慙衾影撫兄  
弟子如已子凡兄弟之子孫女子子等婚嫁皆自經  
畫之兄弟間情性甚篤出必刻期入必握手數十年



如一日門內外無間言公好施予嘗置義塚數十畝以濟貧者鎮南石橋長數里久圯民病涉公欲新之而力不給乃造舟以濟往來鄉人貧病者施以粥食衣藥歿爲之棺每歉歲行之益力公爲人和平樂易與世無忤其持已也廉謹不肆其接人也無長幼貴賤咸以誠色溫氣和藹然如春風下至奴僕亦不加以疾言遽色故知與不知人皆稱爲長者一朝投合此肺腑也十年重見此面目也鄉人事有未平皆就公決公從容出一言莫不釋然邑行鄉飲酒禮衆皆舉公爲大賓公避不之應歿之日鄉人多爲之泣下



者公生于明天啟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以孫官贈昭勇將軍娶蔣氏贈淑人子二長諱時衡字宗尹次藻衡宗尹公元曾祖也忠厚仁謹好善樂施一秉父教無少異乎循公兄弟四房未分爨而家事一秉于乎循公公歿宗尹公從兄弟九房家事亦皆秉于公公亦無一絲一粟之私兄弟娣姒無間言公歿乃析產公教子成進士以子官

誥封奉政大夫

誥贈昭勇將軍侍衛參將以曾孫官



誥贈光祿大夫戶部侍郎娶周氏

誥封淑人

誥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初五日卒于  
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子二長諱王堂元祖也次  
錦堂其先世世族諸語詳元所撰厲太恭人傳暨祖  
昭勇將軍行狀 門下士烏程張鑑填諱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恭人姓厲氏江都人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  
諱文廣當明萬厯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罷官歸居  
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



人生四子伯樞敬仲卽元高祖諱樞良叔樞忠季樞  
恭皆幼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于翁下慈于  
子崇禎末黃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構  
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于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  
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懷白金五十兩隨翁挈四子  
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僧道橋居焉路遇亂兵  
身衛翁子面被刀傷卒逃免三世祖卒後

國朝收揚州恭人以勤儉治家教四子成立治田宅  
致富樞忠中康熙庚戌科武進士得

誥贈爲太恭人樞忠子匡衡武德將軍及元祖昭勇



將軍亦皆以武進士起家孫曾中式武舉人者六人  
太恭人生于明神宗三十三年卒于康熙六年節行  
載揚州府志栗主祀江都縣節孝祠家藏遺像鼻左  
刀痕尙紅色夫事衰翁以禮孝也撫幼子有成慈也  
守貞三十年節也知變避兵保其宗今北湖阮氏成  
大族智也漢劉向傳古列女有賢明智節之目若太  
恭人者比于諸傳無媿也







擘經室二集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雷塘在揚州宋寶祐廢城之北漢謂之雷波亦謂之雷陂六朝後稱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長亘東南形如連阜築其缺處可瀦水千畝今惟田中一澗寬數丈出其巽方缺處而已雷塘水源從西北甘泉山來行十餘里入秦九女澗又十餘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東塘由槐子河入運河別有煬帝溝水出上雷塘之後由中塘之北而東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迤南之巽方卽元祖昭



勇將軍墓所向也元 考光祿公墓在 祖墓之昭

爲子午兼壬丙向刻立阡表阡中灰隔濠八尺圍四丈墓銘在灰隔中墓中不藏寸金片玉今以弟八世光祿公墓起算由墓向西北爲酉辛間線長一丈五尺爲 叔祖愷聞公墓由墓向西北爲酉辛間線長四丈爲 祖昭勇將軍墓爲坤申間線十六丈爲

高祖妣蔣太淑人墓爲 曾祖光祿大夫宗尹公暨曾祖妣周太夫人墓爲 叔曾祖發庵公之配秦太安人墓爲亥線十八丈爲 庶祖妣吉夫人墓二十一丈爲 二伯父庶吉士方訓公暨配江安人墓爲



四伯父長殤端四公墓爲寅線六丈五尺爲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墓爲辰巽間線十九丈五尺乃至神道碑下爲坤線一百二十丈乃至墓道石坊及墓廬阮公樓下爲辰線二百三十四丈爲雷塘出水之巽方煬帝溝今俗名楊家澗在煬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略也別爲圖以明之嗚呼佳城何常惟德是依耳 祖父以德居此子孫不以積善行德永保之是不孝矣書此刻於神道碑陰子姓讀者其敬凜之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揚州府西北三十里之大儀鎮地勢甚高其脈自其西南橫山來至大儀特起復東北行二十里至黃子湖濬爲九龍岡卽今公道橋鎮也

本名僧度橋官名僧道橋

橋鎮

距府城四十五里出府城北門北行過上雷塘橋方

家巷雨膏橋

一名火燒橋

避風菴渡湖始達于橋鎮鎮居

民千餘家有關帝司徒諸廟明末予三世祖奉軒公四世祖妣厲太恭人挈四子避高傑兵亂自城逃止於此因聚族居之去鎮西南二里許有小橋曰陳家橋大儀以南甘泉山以北之水東匯于荒湖北流經



橋南繞鎮而東而北爲黃子湖矣陳家橋之北百步  
內之平岡卽予三世祖四世祖妣高祖孚循公墓所  
在也予妻江夫人舊殯雷塘嘉慶二年奉光祿公命  
卜葬于四世祖妣墓之西北向西兼南以予視之其  
所謂樂哉瑕邱者乎阮氏宗祠及樓則在鎮市之南  
面臨湖水西望墓田近在目前也因記雷塘墓遂并  
圖記之



露筋祠

召伯大湖

東至邵伯界

自珠湖草  
堂至露筋  
祠隔湖二  
十里

九頃頭

治平寺

東莊嘴

大淘

都天廟

湯家泮

朱家湖

傲姑寺

倪家嘴













今甘泉縣官冊地名曰公道橋而舊時之寫者呼者則或曰僧道橋僧度橋孫大橋以余論之以僧度橋爲近是此地乾隆乙巳大旱水涸湖底多古石當是宋時物宋時橋梁等工每用度僧牒銀爲之蘇州度僧橋卽其遺制此橋不及蘇州之高但其用度僧牒銀造之諒亦相同特無碑記可考耳附記於此

### 雷塘阡表

嘉慶十年冬十有二月乙酉葬我顯考湘圃府君於揚州城北中雷塘 祖墓之側 顯妣林太夫人先以乾隆四十六年卒葬於此遂祔焉旣乞銘刻納墓中越旣祥子元乃表於墓曰我 府君於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 祖考琢菴府君湖北官



署三歲隨之湖南七歲 祖考有征苗之捷受降止  
殺全活甚多凱旋之日旌旗蔽山 府君憶及恒言  
之 祖考復任廣東命 府君歸奉大母 周太夫  
人於揚州 府君年二十六娶 顯妣林夫人明年  
丁 祖考喪暨 周太夫人喪致哀毀禮無不舉  
顯妣主閭內不令釋道與喪事曰非禮也 府君年  
三十一生元時家益中落 府君耿介守貧暮行蹴  
地得金數鎰坐待覲者問而歸之以奉 大母且遭  
喪未就試及是補國學生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  
辭生長行閒耐騎馬善射熟復司馬公資治通鑑於



成敗治亂戰陣謀略多辨論舉以教元嘗教元射曰  
此儒者事亦吾家學也 顯妣生于雍正十三年二  
月四日考諱廷和癸酉江都縣舉人官福建大田縣  
知縣 顯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逮事 祖姑盡孝  
養舉止必衷於禮法于歸次年丁重喪乃減食指遣  
僕婦自翦指甲親澣濯元七八歲口吃讀孟子孟施  
舍守氣章不上口塾師莫能爲力 顯妣曰爾姑從  
我緩緩讀已而乃成誦復手寫白居易諸詩授元讀  
之教以四聲屬對之法元於是能作詩及爲成童於  
親師取友謹言慎行之道誨尤切 府君壯歲游楚



中乾隆五十六年元官詹事在 南書房行走就養  
京師元官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皆迎養嘉  
慶五年夏安南僞總兵盜船及閩盜鳳尾等船勾結  
數千人闖浙之松門元會水陸兵於台州禦擊之  
府君在杭州冒暑眎鑄大礮工濟軍前之用時時寄  
示機宜元得所受六月廿二日大風雨盜船蕩覆元  
乘風擊之獲其餘盜及安南僞總兵僞爵侯 府君  
教也杭州勅建普濟堂冬賑粥貢院士子萬舍皆甃  
石版若茲事亦 府君教也 府君教元練兵省刑  
毋諱災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暨等縣災九年十年



浙西灾 府君教元請振卹以體

皇上愛民之心前後凡蒙

恩賑二百數十萬口 府君自出俸銀一萬四千兩

以助賑曰此我數年來儉積之廉俸今用以救饑民  
得用之之道矣我阮氏聚族于府城北四十里之公

道橋族姓繁未有 祖祠 府君獨出俸錢建祠置

祭田合族春秋祀焉祠側設塾延師教子弟使之讀  
書知學又於府城文選樓後街建阮氏家廟遵

大清會典一品官制廟五間兩廡三門以少牢祀高  
曾祖禰四室及東西祔曰受



封贈於朝爲正一品猶若庶人祭於寢可乎茲所立廟爲古禮亦

國制也 府君性正直剛毅仁厚忠誠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與 顯妣相敬如賓 顯妣治家事不動聲色皆就理故 府君出遊無內顧憂族戚中有學識者聞 顯妣論事理歎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猶不及也 顯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蚤歲從父之官福建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常常言之乾隆辛丑八月二日以暑疾卒于揚州 府君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以濕熱之疾卒于杭



州巡撫署中以元官

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

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  
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  
級 顯妣初

贈安人累

贈夫人一品夫人嗚呼吾

顯考蒙

祖考清白之

業秉孝慈之德兼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於元之  
身且 考妣惟生元一人撫之育之教之勛之凡元  
之學有所進識有所明少備



國家任使者皆數十年義方之訓劬勞罔極之恩也  
茲以合葬刻石於阡以表我二親之德爰出家牒  
乞翰林前輩奉賢陳先生廷慶書石并填諱書先世  
男元表

湘圃公諱承信字得中 曾祖諱樞良

贈昭勇將軍 配蔣淑人

贈淑人 祖諱時衡

封奉政大夫

贈昭勇將軍累

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 配周太夫人



封宜人太淑人

贈夫人一品夫人

父諱玉堂康熙乙未進士三等

侍衛

賞戴花翎湖北撫標湖南九谿河南衛輝參將廣東  
欽州遊擊議敘頭等軍功

誥授昭勇將軍累

贈資政大夫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 配

汪夫人繼 配江夫人

贈封淑人累

贈夫人一品夫人

湘圃公江夫人出 湘圃公生



子一孫四曰常生曰福曰祐曰孔厚

奉賢陳廷慶書石填諱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城北中雷塘卽隋之大雷漢書所謂雷波也其地勢自甘泉山來兩水夾地而行數十里會於塘之東南元

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明天啟閒實始葬於此

六世祖曾祖考光祿贈君宗尹公

七世祖考昭勇將軍琢庵公

八世考光祿封君湘圃公皆以昭穆附葬焉墓西南



半里許有墓廬廬北有樓三楹高二丈許東望松楸  
碑石皆在日前每當霜草風木寒雪夜月噉然以號  
曷可言已樓中繪四世象刻於石焦君循書扁質言  
之曰阮公樓庶幾

先世靈神棲降於此顧視子孫丙舍無恙罔所恫也  
爰記此命子常生書石之後俾子姓世守葺新之九  
世孫元敬記十世孫常生福祐孔厚侍

揚州阮氏家廟碑

嘉慶九年歲星次甲子元撫浙五年矣父呼元于  
庭語元曰元汝知古禮乎知今制乎孝經謂守其宗



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  
後故古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  
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  
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爵祀高曾  
祖禰四世祧者以昭穆藏于夾室此今制也我顯  
考琢庵府君以武功貴雍正十三年受

恩贈封

祖

父皆昭勇將軍

妣皆淑人吾教汝

學汝貴嘉慶四年受

恩贈封

曾祖

祖父皆光祿大夫

妣皆一品夫

人今吾家惟北湖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



制也卿大夫受祿于朝

恩及先世至正一品崇矣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  
今年

帝考岳牧之績

帝曰汝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敕部臣加一級汝奉  
職無微勞

恩至重褒至榮曷克稱此顧儉于躬勿儉于乃先  
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拜受命  
曰唯迺卜地于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鳩工  
庀材越九月廟成奉高曾祖禰四室木主



及祔位主入廟祭田祭器祭服咸備以成禮制以致  
孝敬樹碑于外東階與文選泉東西相直銘曰

阮氏偃姓肇受商周晉宋之間著望陳留唐宋乃南  
臨江分流元末江右武功以顯明徙豪傑江淮運轉  
大河阮氏族姓乃衍明季徭類脫籍于楊崇禎之終  
遷于北鄉我

朝選材甲科騰驤匪曰甲科實有隱德厯世仁厚節  
儉正直內備宿衛在

帝之側出將楚兵南征有苗十戰皆捷受降于郊碑  
題綏帶家藏佩刀



帝錫四世階如孫秩作廟揚州得祀四室非敢後也  
有待今日 祖德蔭後後嗣奉 先隆厥棟梁潔我  
豆邊子子孫孫保之萬年萬年永保作善降祥報  
國之恩衍家之慶文武孝慈世系繁昌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舊城文選樓文樓巷攷古者以爲卽曹憲故宅  
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  
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卽其處也煬  
帝嘗幸焉元案新舊唐書曹憲江都人仕隋爲祕書  
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



遂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  
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  
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歲  
憲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  
都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府參軍  
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子景倩官度支郎  
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善見子邕  
傳又李邕傳云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人號書簞官太子內府錄事參軍顯慶中累擢  
宗賢館直學士轉蘭臺郎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數



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記室參軍爲涇城  
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閒講授  
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善又嘗命子邕北海  
太守贈祕書監補益文選注與善書竝行又藝文志  
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  
苑珠叢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  
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  
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其流漢之相  
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閒  
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旣精雅訓又



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  
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于貞觀  
中年百五歲度生于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楊一益  
二最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卽今舊城旌忠寺  
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爲  
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選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  
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  
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傳則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  
氏郡望唐韻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  
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實江都人爲曹



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尙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韓昌黎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于文選序者也桂苑珠叢久亡佚閒見引于他書其書諒有部居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間人注書引据便而博元幼時卽爲文選學旣而爲經籍纂詁二百十二卷猶此志也此元曩日之所考也嘉慶九年元旣奉先大夫命遵

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間廟西餘



地 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餽之所元  
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  
君公孫君李君許君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  
始 先大夫慟捐館舍元于十年冬哀敬冒構之越  
旣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 先大夫存古蹟祀鄉賢  
展廟祀之盛心也元謹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敦武賢滁三世之所居也  
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德立德生  
敦敦生武賢武賢生滁滁生靖之靖之式字叔度開



寶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  
太保禮部尙書妻陳夫人旣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  
大夫秉行清潔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  
畝隴諸子怠于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  
爲郎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  
江西者也立德官祕書監贈太尉敦官太中大夫歷  
守淮揚池睦溫始遷居于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  
郎知盱眙縣生滁于全椒滁字全因兩監潭州南嶽  
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沒妻李氏當建炎時識揚州  
將亂與滁避地江西故兵戈不能害之滁妻趙氏賢



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課子靖之子和官贛州教授清  
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羅願相友善滁請徐兢吳說  
各以所善篆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宋  
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者  
也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做舍人公非先生攸皆立  
德仲兄之子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虞道  
園相友善滁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沂亦奉母命  
由揚州避地豫章之新吳沂生蕭羅願代陳皐爲蕭  
傳岳鄂王紹興六年曾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此  
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陵胡安定先生載陳墨



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事也朱子墨莊五  
詠一曰墨莊二曰冽軒三曰靜春堂四曰玩易齋五  
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靜春與  
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蓋靜春堂爲劉黻專派黻與做  
放爲從兄弟故其孫曾清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谿  
公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  
名亦皆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巷文選樓側時  
方纂揚州圖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巷不知巷有墨  
莊事乃旁考宋史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虞道  
園等集及江西地志朱高安墨莊石刻跋而述之如



此夫劉氏自南唐入宋以至元明代有聞人皆讀書  
爲義理之學所交遊者則有歐陽永叔曾子固胡安  
定朱子羅鄂州吳草廬虞道園諸人故其家世言行  
官階多見于諸集以忠厚大其族以文學啟其後而  
又世有賢母教子亢宗墨之爲物貫金石而不朽莊  
云乎哉

揚州北湖小志序

元但通籍儀徵而已實揚州郡城北湖人也元家在  
北湖九龍岡族姊夫焦里堂孝廉家在黃珏橋相隔  
一湖幼同學往來湖中者屢矣嘉慶丙寅丁卯間奉



諱家居亦常至北湖孝廉出北湖小志彙示余余讀而韙之孝廉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覘史才夫以北湖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蹟忠孝節義文學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藉孝廉之筆以傳斯地之事也使各郡縣數十里中皆有一人載筆以志其事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亟索其彙栞于板以貽鄉人觀覽以待長官采摘焉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予族自明季由淮遷揚皆始祖諱巖所產也歲壬申予奉



命總督淮揚駐淮安府從阮唐山少司寇

葵生家取

其山陽族譜攷之因記其畧曰始祖諱武德字再二世爲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居十九都時稱棗兒村阮家元末以武功顯明鼎定徙豪傑實江南遂隸鷹揚衛旣改大河衛墓在今澗河南岸三里塘之南洪武十六年武德產敬敬妻孫氏產嵩正統十三年嵩妻馬氏產連成化十一年連妻瞿氏產鑒鑒號月窻老人始讀書爲諸生正德元年鑒妻陳氏產淳淳多隱德練鄉兵備倭以所儲粟餉軍妻袁氏妾方氏嘉靖十二年淳生嘉林嘉林字仲立號鳳居嘉靖辛酉



舉人隆慶戊辰會試副榜第一官湖廣益陽縣知縣  
舉天下第一清官行取御史年七十二葬七里塘之  
原嘉林妻裴氏產世勲爲淮安族所自出嘉靖三十  
五年裴氏產世美爲次子世美妻盧氏生子三大福  
泰福全福萬厯天啟間徭役繁興民不堪命衛所之  
中官盡欄牛吏同冠虎遂攜家南徙脫衛籍此山陽  
族譜之大畧也余家揚州舊譜諱巖公於明萬厯中  
由淮安遷揚州似相合矣惟是諱字不合怒焉傷心  
安敢於世系所從來傳會臆斷之耶然淮安大河阮  
氏之世系實不可不知故書此闕疑以示後人



再淮阮氏皆裴孺人出淮譜舊記云裴孺人贛榆縣人光祿卿裴公天祐之女隆慶初元鳳居公偕計入都至山東某縣負襆被宿逆旅中少頃遇褐父頌白者叩公名氏色甚駭略詢家世姻族急索制舉藝觀之遂奔去公亦不置意比夜則市中人語喧豗車馬馳驟聲聒耳不能眠第聞曰新巡方至矣厥明公將戒途有騎而至者持刺邀公去方誰何間已挾之而騁及堂皇則疇昔所遇者盛服拱立以俟延就賓館極燕衍之盛居數日郡邑有司頻頻將命而至議館甥焉蓋裴公以繡衣巡按



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爲阮某裴  
時有愛女及笄擇壻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微  
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爲天作之合也  
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臺結褵  
焉明歲戰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  
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裴孺人  
歸後舅姑安其養益陽惠政亦多裨助吾宗生齒  
不繁至鳳居公始昌越數十年小宗又復衰落今  
之聚族於淮奉蘋藻而衍箕裘者皆裴孺人所出  
也嗚呼神廡一夢豈偶然哉孺人卒於萬厯庚子



年年五十三封孺人

林清泉公傳

公諱廷岳字詢四號清泉姓林氏晉愍帝時黃門侍郎穎從元帝渡江入閩四十六世顯當明天啟因倭變遷江南鳳陽之桐城鎮復遷揚州府甘泉縣陳家集自顯至公復九世公爲得齋公之季子梅谿公之弟公天性淳正忠厚篤于孝弟里間戚黨皆稱敬之得齋公年六十有四病公籲于天以身代刲臂肉祕以入藥病遂愈後二十年得齋公再病再刲之病亟不能食藥而卒今臂瘢累累然奉母王太夫人亦竭



力致壽九十公以梅谿公服官遂不求仕以養親爲  
已職梅谿公清宦有貨尙有未償者公或代償之集  
諸子及梅谿公諸孫焚其書券曰吾受伯兄教昔代  
償者今忍言乎諸從孫皆拜泣各出錢以奉甘旨公  
受之曰使爾等心安亦一道也公幼篤學治周易著  
詩古文詞精於醫尤善治目賴不失明者千百人爲  
閩越齊魯之遊以山水自娛善鼓琴善弈習鎗槊性  
嗜茶于屋內壁閒置茶竈泉必自瀹薪必自爇具各  
種茗葉壺盞烹而奉客有玉川之風公生平無惡念  
無俗情無不可對人之事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四



日年八十一太學生

敕封承德郎子三長蘇門公衍聖公府辟佐府事乃  
爲其掾次稼門禹門孫念曾曾孫纘祖

論曰縣舉孝廉方正一人嘉慶元年

恩詔也大吏以名不易稱難其選而靳之夫大吏之  
有封蔭亦

恩詔也未聞有以祖德不立子不才而辭者何獨于  
民之賢者而靳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  
有賢士若公者或所謂孝廉方正者乎元梅谿公外  
孫也知公淡無虛詞無溢美也



節孝林母傳

節孝高夢輝之女年十九歸揚州甘泉梅谿林公爲側室林公元外祖父也以舉人選授大田縣知縣外曾大父母年老畏遠涉留外大母俞夫人奉養公蒞大田無以襄內政乃以節孝隨節孝綜理諸內事能代公勞公潔已愛民官齋蕭然無兼味節孝曲體公意儉以律身勤以率衆邑人翕然稱之越三年外曾大父病終於家公性至孝哀甚毀疾遂不起時嫡出四子皆在揚州節孝甫生庶子名閭慟不欲生親黨之在閩者以扶櫬撫孤勸乃強食粥及扶櫬杭海由



乍浦抵家元外大母俞夫人亦前卒一歲之中遭三喪外曾大母日在涕淚中節孝茹哀侍奉能得老人心戚族嘆美以爲難元舅氏四人年皆長名閩者又夭折節孝傷之大舅氏以次子跂曾爲閩後所以慰節孝也諸舅氏皆館於外復相繼卒所遺孤皆幼節孝偕諸嫡子婦操作教諸孫力學書聲與紡聲恒相和如是者十餘年諸孫乃屹然有成立者嘉慶七年族黨共列其行請於

朝得旌表節孝建坊于門嘉慶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七元母林太夫人感庶母之孝節也事之甚恭且禮



法性情若契而合元幼隨先妣住外家嬰病節孝助先妣撫元者備至故知其行爲傳焉

李晴山喬書西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遂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旣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旣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于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



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  
逾時太孺人解敝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媼質錢市盤  
殮享之遇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微  
言發經義耻爲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  
階末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  
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  
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  
致之先生不往旣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



閣學士以柬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  
日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顧甚貧何以歸予將命  
同人贐子先生固辭旣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贐者  
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  
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  
宿儒皆執贄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  
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勵對策剴切  
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  
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  
太孺人鍼紵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



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旣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酉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撰著屢有驗善屬文以漢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



受體羸多病不婚娶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  
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量孔顏  
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

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  
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  
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  
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  
兩先生績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  
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



尙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胡西琴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胡諱曰廷森字衡之號西琴先世唐宣歙節度使常侍學之後十五世當元時祖大中籍饒州官休寧遂遷焉高祖學龍遷江都父濤齡國學生先生身長體腴事父孝年逾三十猶引過受杖侍母疾雪夜長跼呼天疾爲痊幼讀書試未第乃以文學佐大吏幕府之奏章通達治體所繕奏皆稱旨兩江總督薩公載等交聘延致之先生兼精刑律年五十無子或曰掌刑者艱於嗣先生曰吾儒生欲



活人無尺寸權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故其治刑也  
也以仁輔義有合于歐公求生不得之惻所全實多  
卒舉丈夫子遂杜門却聘謝外交與里中秦序堂沈  
旣堂諸先生爲湖山遊杖履吟詠有香山之風元初  
任巡撫時先生至杭爲擘畫一切元以政事切問之  
悉其情逾月兵刑漕賦事略定先生曰可矣乃返揚  
州嘉慶元年

恩詔縣舉孝廉方正一人里中搢紳皆以先生應舉  
具牘達之官矣而史胥怒之先生曰搢紳勿與史胥  
言言則不廉不正矣以是卒未達大府嘉慶八年先



生卒于家年八十有五先生工詩善於言情其佳處極似放翁著西琴詩草一卷授職州吏目配李安人子德生職州同知側室劉安人出冬十一月葬揚州西門外老人橋之右元幼時以韻語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選之學導元從李晴山先生遊先生于元外祖林公爲執友公子婦林氏元母之姪也元入覲返過揚州哭先生乃爲銘曰

先生之行在孝與慈先生之學在書與詩先生之才經濟匡時弢晦恬退世莫之知知之深者非元伊誰丸丸宰木岡道具宜爰伐樂石載此銘詞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  
寶應六世祖永澄萬厯辛丑進士與高忠憲顧端文  
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  
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暮貢生靖江縣訓  
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  
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旣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  
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  
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  
夕禮之出入里閭目不旁睵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



五從同里王君雒師學及見王子中朱止泉兩先生  
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  
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  
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  
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

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  
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  
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  
並爲昆弟交稽經攷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  
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



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  
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  
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  
職月必攷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  
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  
時進見者必以廉耻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  
爲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  
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  
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  
石文字而已齋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慎于接物尤廉



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  
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子  
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  
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  
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  
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  
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  
以爲有曾閔之孝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  
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美之宗族有  
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



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  
不言但勸勉之使自媿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  
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  
然自下體素羸疊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  
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  
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  
嶠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廕生次字  
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祿所  
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  
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厘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



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已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



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  
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  
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  
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鼐等  
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  
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  
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  
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  
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  
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



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猶樂樂然惡衣疏食恬  
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于  
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  
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  
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  
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  
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  
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  
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于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恟悅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



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  
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  
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  
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  
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  
敘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  
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  
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  
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  
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



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  
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  
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  
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  
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  
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  
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  
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  
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  
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



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  
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  
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  
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  
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  
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  
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  
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  
知十也五七之數旣歧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  
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  
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二祧  
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  
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  
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  
如日行諸解辨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  
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  
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  
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



延宋延澤延敬延凱延穀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  
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已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  
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  
爲傳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  
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  
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成黔屬其  
子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  
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 贈太常寺



卿事載明史又四傳至

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

高祖子長卽文端公次峯廩貢生候選訓導爲公曾  
祖以居父喪哀毀卒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  
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爲公祖  
生子濬爲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妣  
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  
鬻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聲書聲申旦  
相答也三世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幼秉母  
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  
入成均充四庫館謄錄四十五年應召試列



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 四庫書成議  
敘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 恩科禮部會試第  
一 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 國書明年  
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  
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 旨撰擬

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  
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 記名

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屠太夫人卒以承重憂歸服  
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  
宗驪等秋 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



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

旨允

行粵士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畱學政任任滿復

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

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

見

記名

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

記名以四五

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卿

命偕侍郎吳公璥按事河南十三年又

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



危坐鞠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

南布政使 陛辭

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

事勿效近時習尙因

詢家世公備對陳敘母

教伏地感泣

上爲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

夫人時偁

優諭以勵公焉旣到官每昧爽起

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窻布

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穀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

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爲限制令分季

解司官民無擾累兼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

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



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訐訟滋紛請

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依山爲寮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謂弭盜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



險訪緝懸重賞爲勸于是獲逸盜甚衆弊羣吏先操  
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劭者不少恕而時存  
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勗若師弟子  
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凡所設施  
必陳奏

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

年二月抵任會

上巡幸五臺公請

陞見

至山西

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冊扈

蹕

還至正定

召對十六次

賜資無算四

月還武昌有

旨來京以侍郎用尋

諭

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



南陽盜王勝子等所過刦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慧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荊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垵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奉

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

至孝感奉

旨署河南巡撫並

諭嚴捕

王勝子等王勝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



王昉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

上諭錢楷

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命巡撫安徽兼

提督銜例戴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諭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礪山李家樓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攜餅餌飼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



勘明災戶數後具奏得卽發帑茲亦如之奉

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養廉爲倡紳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剋減冒漏諸弊所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

允行

上復以黃河漫口應如何設法

䟽導俾順流入湖爲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惟濉河爲減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之水李家樓奪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尙不能容今漫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䟽導且亦



窮於尋探

批答驛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

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歙縣人張良璧採生斃嬰女  
多人守令前鞠未明御史入告 命公鞠之良

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聾瞶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  
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  
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

上命公鞠之原讞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  
倉以拒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贓止袍  
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實公委曲于典裘券冊內  
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



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潁亳壽鳳等處俗悍多訟莠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齋龍華會顯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瘍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釐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入

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

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厯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溘逝伊本係孤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



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  
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

諭祭

特賜全葬銀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

殊眷不恤勞瘁倬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  
詩不自暇逸蒞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日焚香告天願  
賜豐歲若將降咎于民者願降咎于某身祈晴祈雨  
雪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  
欵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已見不輕斥  
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  
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 國事也事



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慕若孺子所著有緣天書  
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益公五世祖  
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  
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家法恭繪

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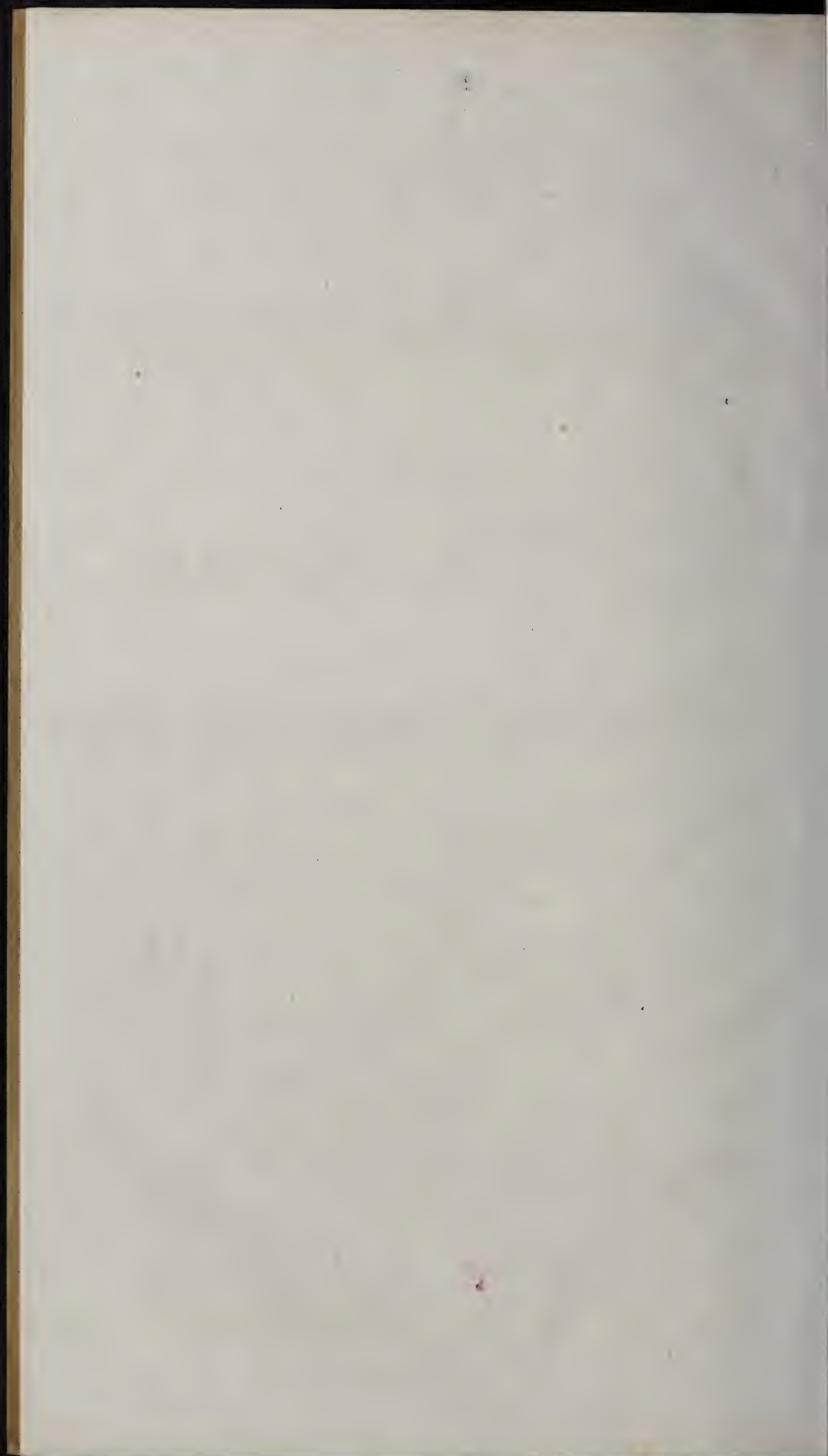
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

睿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  
祖弟械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  
夫人命字元之子祐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  
公未第時卽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  
母教及宦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爲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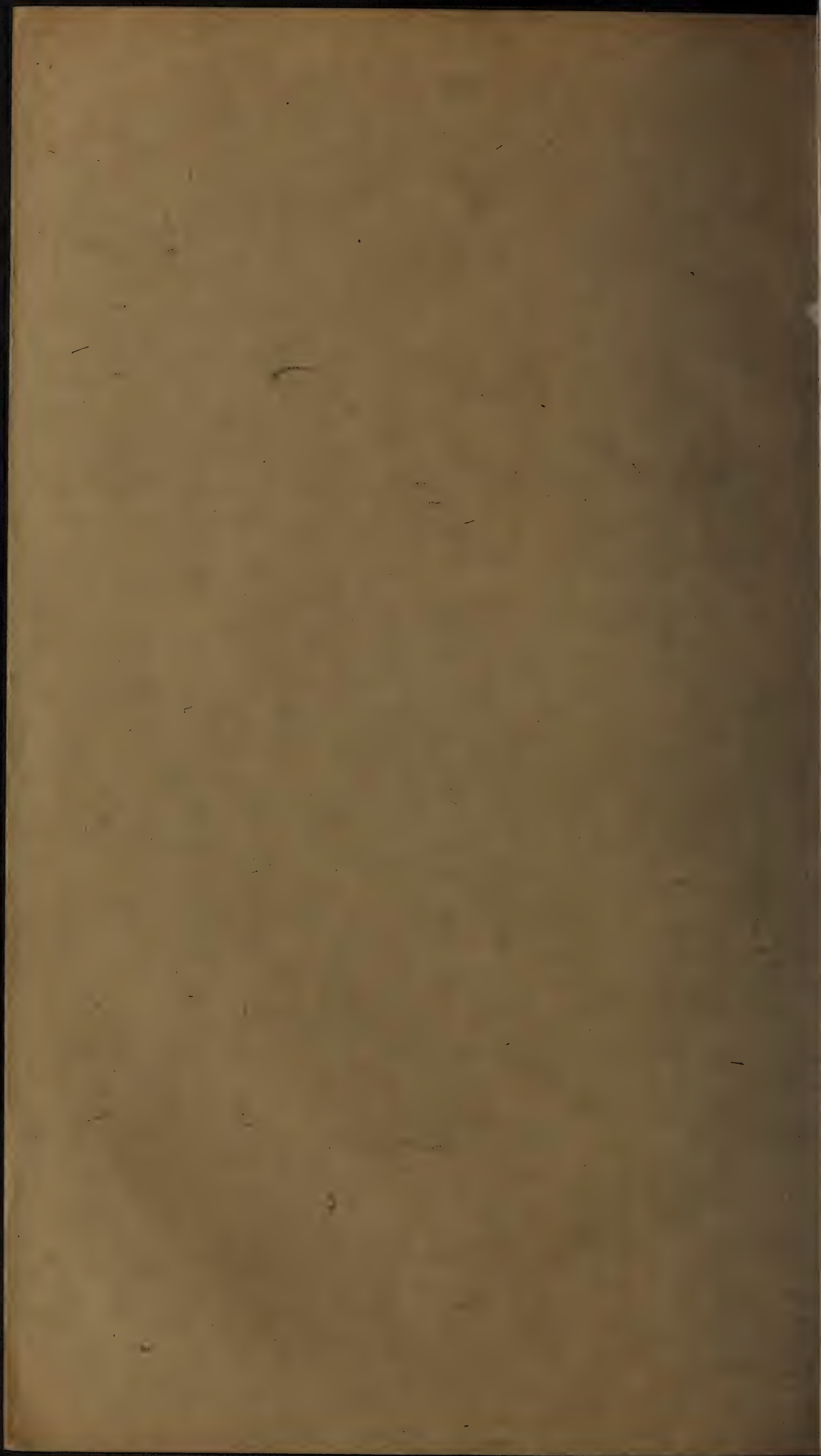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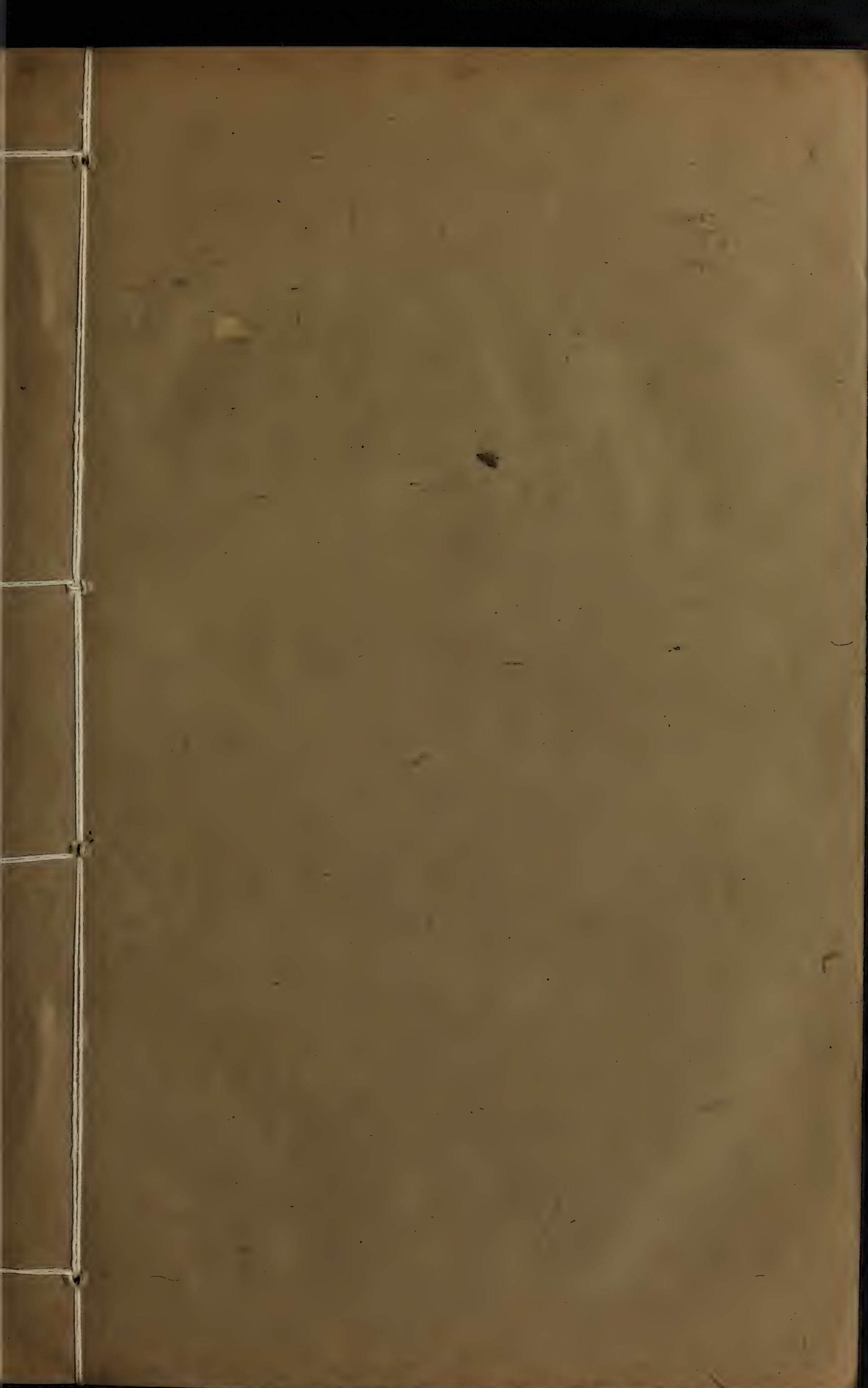














擘經室集

七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11

1911







AC 149 JF 146 V.7  
學經室二集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  
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謨明弼諸非道  
不言

聖天子納所啟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徹  
乎始終孚于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  
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間遠祖  
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間德三遷蕭山黃閣河遂爲黃  
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絅明末官游擊曾祖必



名祖登俊我 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  
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于順天大興三世  
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曾  
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  
正月十二日生于盩厔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  
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  
受經于高安故公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  
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  
于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  
式 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 國書座



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

高宗純皇帝亟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于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命旋奉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

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



臺灣功鬻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于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鞠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隕在三十一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并隸平陽府改霍州



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  
穀十萬餘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土  
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  
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  
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  
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  
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  
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  
整頓明年入

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尙書房行走



侍今

皇帝學時初置

文淵閣官

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于今

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上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名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



官五十五年 經筵進講時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純皇帝顒

今上曰此汝師傅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邨民同渡賑宿碭山靈壁泗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台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巡撫怒其歛縣令屬掌亭人以饘餽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



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皆畱巡撫  
任暎咭喇國入貢呈土物于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  
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  
巡撫六月降旨內名曰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  
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  
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  
命仍加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恩  
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  
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  
籌防禦徧蒞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



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  
亂者明年授兵部尙書調吏部尙書皆畱巡撫任宿  
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早親賑之民無逃亡  
凍餒之苦明年蒙亳復水卹賑如之

高宗純皇帝上賓于天今

皇帝初親政卽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  
我

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



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  
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  
乾綱霽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  
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  
正而四維張 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  
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

皇上恒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  
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

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



是凡 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  
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  
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馬加 太子少保  
充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總裁已未會試總裁冬調  
戶部尙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  
取民不得不浮于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  
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  
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  
不可行竝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豁別有漲地亦不肖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于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藁奏



上皆韙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尙書公之輿夫毆傷禁  
門兵免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  
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違例議降二級仍留  
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  
賜醫賜食絡繹于道遣內監賫

硃諭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卽趨

朝夏充會典館總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扈蹕灤陽

宣

制以戶部尙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  
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



后于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于

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

注官春夏皆爲留京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

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

子太傅及幸院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賜公第公在

翰林爲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

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體仁閣大

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之朕由歸社豈無哀哀之思兩行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右目  
微眚

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邨二老  
莊祭墓過戒壇潭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  
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

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命戶部尙書戴公衢亨賁  
賜詩十韻及王鳩杖

諭天寒閒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每召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



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芻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  
上將

親臨公第丁卯復命戶部尙書戴公來夜逾子痰

盛氣微遽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

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

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蒙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洊歷兩司



內用爲翰林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爲賢聲益懋迨擢至正卿

皇考卽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僕直有年簡任綸扉深資啟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畀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惻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



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于初  
六日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賚賜  
陀羅經被竝著先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  
往奠醑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入祀賢良  
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  
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  
奏已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 宮不待內閣擬謚 特  
賜謚曰文正復 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  
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

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于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敷歷督撫內而海直綸扉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于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卽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



著卽賜謚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醑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著于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于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尙書承恩恭侯阿拉

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 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啟殯庚子葬于二老莊呂邨舊阡陳夫人祔焉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謁

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

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

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

賜祭一壇長

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禕哉

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  
非公之清介忠正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  
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若渴抗義不撓



坦白公誠絕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  
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益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  
較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  
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落者讀而泣  
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  
名于朝秦誓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  
受外僚贈遺不留貧生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  
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蒞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于外厓岸廉峻中  
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



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之本事父愛敬  
本于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歿事  
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尸仿之以申  
吾慕非過禮也庶祖母李撫公有恩 馳贈一品夫  
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牀兄之喪  
哭之咯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已子三  
郇故交靡不周卹教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  
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閒自暖由脊上貫  
于頂甘液自呬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因自致  
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



餘卽獨居迄無一妾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也公爲文筆奧博沈雄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

詩冊文跋

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 命諸 皇子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或寄示 命和公官撫督時

上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上冊題曰蒹葭



遠目下冊題曰山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  
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  
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  
閒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于事情也公文集

卷知足齋詩集三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  
爲二十四卷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七言律詩四首于卷首公被  
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今

上賜大珠綠縫鞞黑狐毳袍

先帝御用四圍龍卦四開襖袍等物其餘 恩賚多



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 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驥秉驥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 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導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敘銘曰



星精嶽神蔚爲

帝傳學正文明道淡性固

先帝任公決于一顧授鉞卜甌久隆知遇公遇盛時  
佐祁輔嬀

君爲堯舜臣爲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

帝宣綸世祕未知

帝曰調元資于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間  
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  
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  
路無喘牛公有恒言竝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



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皤然三公  
邁榮軼光乃不慙遺而觀

先皇

帝憑和軾愴眺阡岡勒碑墮淚西山蒼蒼

常生謹案文正公子屬家大人撰碑文磨石以待家大人以未大祥不爲韻語之文遲寄數十日公子迫不及待屬吳學士商代家大人爲文刊石及此文到京而碑已刊矣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

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皆以公官累



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爲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試一等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海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



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斕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勛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



退兵至翁古爾壘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  
文書千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  
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  
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  
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公草露布告捷于是兩金川  
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敘凡  
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  
賜宴 紫光閣  
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  
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  
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  
夫人依遷葬禮服總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  
祠訟門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  
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  
命盜逃犯宜于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  
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強壯繕



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  
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  
秦國棟等戕官奉

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  
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  
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  
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

上鑒其老允之

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  
慶元年以



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宮蒙

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賻滇  
銅幣田宅以入官居于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  
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  
病瘧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  
曰時至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于崑  
山縣雪葭灣年字圩卽公所自營生壙也公妻鄒夫



人附焉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焉公之扈

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  
遣致祭已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巳癸未會試五  
爲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  
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貴  
東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

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

敕與纂修事又奉

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徧譯佛典漢于禪理者不及



也前後奉使鞠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虛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竝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飾劾落其職公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杜韓蘇陸侍譙賡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譙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屢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衆公治經與惠棟同澹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



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尙名節篤棐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旣除服乃爲銘曰



忬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  
經術爲治荏弱于文無能卽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  
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  
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于文詞  
陸沈藻續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  
筮匪不比冲澹其神靖共其位敷歷中外進退禮義  
公爲名臣

帝嘉厥功金川磨盾

紫閣發弓獄平政飭本孝于

忠瞻彼中江秀鍾峯泖海內清望雲間大老雖不憖  
遺亦吹壽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杏歸春雨蕤起秋



風勒銘無媿碑樹相豐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壙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廬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輝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竝因公貴累

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

南巡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  
謫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竝謫落職廿四年獻平  
定回部饒歌復原官在 尙書房行走充 起居注  
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  
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洊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  
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  
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卅  
九年提督江蘇學政

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



御製告成太學碑文

特賜先睹于是謨平定金川說得

旨嘉獎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

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 殿試讀卷

上擢錢棨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卽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



京

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槃  
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  
防吏弊

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河務

命公親往履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

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試不  
公對語嘲誚入告至是

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

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 尙書房各官曠課



上以公在

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

命在 尙書房行走和詩

賜福字

恩遇如前公病濕

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

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

今皇帝暨 皇子 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尙敬詢

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  
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



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  
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  
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尙書忠勇公暨文  
襄王皆冲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  
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  
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  
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  
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  
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  
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



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學  
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  
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  
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涖爲幸公所著  
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  
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 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  
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  
東野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  
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  
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謬誤尤好



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揆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據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昭所校錢板貽學者公初娶費夫人

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

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鑒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



欽賜舉人應鏘捐職州同知卒慶鍾太學生女二孫  
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  
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圩夫  
人祔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霽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毓純篤  
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于幼沖推以事

君迺克竭忠

帝曰汝才旣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邇隆臣殫厥學  
賡拜 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皦皦其光熊  
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



術皆公之功惟

帝育臣千石代農惟

帝教臣協恭和衷惟

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尙充詩書雜誦子  
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蠹  
書漆簡題湊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  
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  
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



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  
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  
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傳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  
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  
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  
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  
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  
公入直甚勤秋扈

蹕木蘭會京師割辦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鞠日  
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



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概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兒被殺而父



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讐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卽以擅殺論細繹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目擊怨



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  
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  
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  
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

國家明罰敕法冤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  
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卽泯假如其父  
之冤旣伸其子卽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  
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  
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  
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若



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請  
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  
部臣奏公名

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  
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  
監禁待質之犯

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  
允復邀

褒獎五十二年扈從灤河覆校 文津閣四庫全書  
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



廷鞠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  
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父修淮安學  
廟畢設灑埽會諸生日聚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錢  
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  
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汎舟湖  
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  
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  
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  
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兩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  
潔門無襍賓退直後青鞵布韞如諸生時暇則讀書



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  
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  
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  
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璟孫以立以言  
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  
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  
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  
祖諡忠愍禮部尙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



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勲乾隆丙子科舉人  
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  
太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  
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  
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  
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  
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  
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  
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  
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



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駒駒如畏和相國珣疑爲別字置二等引



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寧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卽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



扈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肩輿至

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

宮門辦事

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  
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  
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  
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  
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



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  
乙所言無質証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  
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  
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  
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  
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  
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  
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  
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



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  
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鬪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  
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  
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  
爲人所誑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  
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  
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  
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卽  
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



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  
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滎河之陵出後魏小  
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  
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  
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  
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  
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禦之溜歸中浚不果橫  
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卽堵  
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



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  
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  
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

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已任親問  
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  
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鞠獄甲以奪  
壺斟酒有爭鬪形擬鬪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  
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  
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  
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



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  
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寃婦於獄囚有共毆人  
至死過堂呼寃者自言本緯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  
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  
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荅以有舅氏某  
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  
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鬪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  
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  
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  
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



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  
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  
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  
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蔑學之後壁藏尙書唐虞三  
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  
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  
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  
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  
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  
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俞之君回充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感君廉正却陋  
規相率斂費贈君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  
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  
加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  
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特

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  
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  
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下段引河共省三  
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



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旣放水河盡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

旨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尙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



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  
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謁經精  
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  
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  
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  
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  
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  
可勝數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  
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  
都吏部奏請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  
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  
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  
高於閘內之汶水卽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  
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  
黃河卽鈎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  
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  
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  
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  
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



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厯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寇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

覲請

訓

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



省迎老父于江南

上允行秋至江寧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  
齊將臄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趾爲許太夫人  
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郟城取道費縣訪季桓  
子得獋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曾點南城葬處  
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堯沂道暨權  
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  
今所傳在厯城者爲後世之誤曾檄縣令訪求遺墓  
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  
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



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訪視  
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  
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  
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  
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  
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  
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  
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  
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  
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掇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



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  
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  
刑曹時卽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  
篇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 卷蓋積二十餘  
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  
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  
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証十卷寰  
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  
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  
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



津館文稿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寧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錢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厥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



不刻和而介屢以謬謬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 循吏汪輝祖傳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



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侔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  
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  
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徭俗積逋而多訟  
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間爲挾持地流  
丐強橫勢汨汨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  
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慙且感相  
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  
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据比傳惟義所適律  
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  
明而君益歆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



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追然若受  
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  
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爲善延見紳  
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  
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耻誠昏禮之費而民知  
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僂之俗翕然丕變歲以  
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  
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喜寧遠當食淮鹽而  
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于粵民多食粵私大府  
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



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興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



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譔述課子孫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尙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撓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已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



君怫然曰爲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証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篇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畧七十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襍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



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  
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  
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  
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  
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  
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  
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  
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



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觀哉

蔣士銓傳

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

王昶蔣君墓志

其先爲錢

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

翁方綱蔣君墓志

父堅

有奇節

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

人詩

王昶蔣君墓志

斷竹茂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

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讀鳳臺王氏藏

書

王昶蔣君墓志

冠而歸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補縣學生學政以孤

鳳皇稱之

王昶蔣君墓志

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



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厯主講叢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士銓

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

上恩

袁枚蔣君墓志

母沒服終入京引

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長身王立眉目朗然欽寄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



楚使人雪涕

王昶詩話

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

自礪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

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鷺鳥之發恩鰥

寡耆艾無所靳

袁枚蔣君墓志藏園詩序

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

王豫羣雅集小序

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

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嘯鯨呿鰲擲山負海涵莫

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

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

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王昶蔣君墓志

高麗使

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

袁枚蔣君墓志

卒年六十一

王昶



蔣君墓志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袁枚

蔣君墓志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膳

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

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

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

梁同書蔣修隅墓志詩得家法吳照樂府

常生按此用國史儒林傳集句之法纂之以備編文苑傳料者也



（The text in this block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column of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commentary or a passage from a classical text.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iscern, but the layout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20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擘經室二集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李忠毅公名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公生而倜儻警敏甫入塾卽弄筆書天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喪旣除益讀書習騎射乾隆辛卯科武進士藍翎侍衛屢扈

蹕乾隆四十一年年二十六補浙江衢州都司累遷提標遊擊太平叅將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閩中求良將於浙提督陳大用以忠毅應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掩捕南日湄洲之賊數十人餘黨解散會鄰



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者被叅革職忠毅出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出擒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岙盜善火器忠毅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鏹斷其帆繚須眉皆燎躍入盜船斬獲以歸福郡王平臺灣歸加禮善遇之檄郡縣曰李某用火藥所在支與之海盜林明灼陳禮禮等入浙戕叅將張殿魁總督屬忠毅捕之遂獲之奏功以遊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叅將選鋒自隨作商人裝屢獲賊明年丁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遊擊仍畱銅山六十年安南夷艇始入閩閩人驟駭忠毅以小船入擊



之三澎救商船賊舍商拒兵忠毅麾兵伏船內待賊礮盡過賊東發一礮碎其舟餘盜夜相逼公計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絙爲一詰旦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至八西來亦如之迴環至暮賊乃去嘉慶二年授澎湖副將定海鎮總兵

純皇帝召見諭曰汝勤于捕盜故有此授三年至定海時定海累更盜患艇夷登岸劫擄婦女官士嬰城至是始有所恃夏擊盜于衢港窮追入山東界獲之秋攻盜于普陀明年秋擊盜于潭頭皆斬獲無算秋間盜鳳尾引夷艇入浙共百餘艘忠毅追擊至溫州



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三船困于賊忠毅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廣東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總督王德巡撫阮元奏其事奉

旨李長庚奮勇爲賊所畏懼此次追剿洋面風濤亦不得不稍爲持重李長庚爲傑出之員總宜用于要處弗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復奉

旨賞戴花翎五年五月至寧波與巡撫阮元提督蒼保議造大艇船三十以攻夷盜六月夷盜大小七十船復入浙阮元謂賊多非會剿不可會剿非有謀勇者爲統帥不可于是奏以忠毅爲總統得



旨允行忠毅旣統水師遂條申軍令曰一定海鎮船  
居中軍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二鎮居左用  
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鎮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  
色尖旗一中軍船晝行插五色旗夜懸三燈將領二  
燈弁兵一燈中軍船起頭篷之後掌進號一次者紅  
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黃旗行一遇賊船無論  
何鎮先見者卽插本色旗使後船見之仍視中軍所  
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後四方隨指追攻若中軍掛五  
色旗于大篷者收兵一各鎮雖分三色旗又于本色  
旗心黏他色以別其隊何隊犯令卽罪其領隊者一



中軍船高插五色旗者收寨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  
各總領二弁兵一亦收寨支更譙警夜見有外船近  
者鳴金一陣各船互傳見盜近乃擊之毋遠而亂若  
收寨旋須行者中軍插三色旗各船毋放杉板船入  
海一遇大盜宜安靜前後左右以旗進退之遲者亂  
者按以軍法既追盜盜返蓬擊我我毋避如有船陷  
賊本隊遲救者罪其長一追捕遇無風時必加櫓若  
心怯將蓬或鬆或緊者罪之前船若速必回待後船  
後船不加速而亦回住者罪之一泊舟各總領船插  
黑旗禁縱兵上岸一中軍傳將備出黃旗傳千把外



委出藍旗傳隊目柁工出紅旗一兵船獲盜船以盜賊物爲賞兵船過礁門必魚貫爭先者罪舵工六月安南夷艇鳳尾盜六七十過閩入浙逼台州松門將登岸巡撫阮元勒兵于太平松門擊之二十二日忠毅率師至海門將會黃巖鎮謀攻取夜颶風起明日風益甚盜船覆溺于松門外僅餘二三船漂出外海海門兵船亦多損忠毅船隨潮溢入田挂木而止賊在松門據破船及泗水登岸者黃巖鎮率松門兵縛梟合水陸悉攻俘之獲安南四總兵印及偽爵侯倫貴利磔之又獲安南王勅擲還安南自是夷艇不復



入浙海秋忠毅以夷寇雖滅閩盜尙有水澳蔡牽乃修船往來閩浙間屢獲劇盜李出丁郭林俊新楊烏李車黑陳帖李廣高英等船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王德以忠毅福建人奏請迴避奉

旨調浙江提督六年新艇成忠毅入閩駕歸浙初阮元以造艇銀鉅萬全付忠毅曰船乃兵將所寄命文官不善于工請公自造之忠毅曰公不疑我我當任之命守備黃飛鵬及族人賁銀入閩造艇至是艇成名曰霆船最堅壯加以大礮兵威大振夏擊蔡牽于岐頭東霍等洋擒獲甚夥七年春獲盜張如茂船于



浙潭頭獲徐業船于閩東滬是時水澳等賊以次殄滅海盜畏霆船勢頗戢八年正月蔡牽匿定海北忠毅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蓬索朽遣其黨干道員慶祿乞降于總督總督不虞其詐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兵由上風來逼我總督調浙兵居下風牽以其間繕器備物揚帆去總督大怒趣浙兵擊之已無及矣十一月擊牽于三沙沈其船一牽北竄蹙之于温州南麂奪其船二沈其一焚其一斬獲無算是年兼攝定海鎮凡十閱月蔡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之大于霆者令商載貨出海



濟牽用商歸岸偽報被劫牽得大船遂能渡橫洋渡  
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會  
閩粵間盜朱瀆斷糧牽分米飽之遂與瀆合八十餘  
大船猝入閩海溫州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船入閩  
運船工木總督遽檄振聲擊之振聲陷于瀆死之賊  
勢甚熾六月王德阮元會奏請忠毅總統閩浙水師  
以溫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蔡牽秋牽瀆同入  
浙八月追及之于馬蹟牽瀆結爲一陣忠毅督兵衝  
貫其中盜分東西竄逐至盡山沈其二船斃牽船盜  
數十人俘餘船五十餘人終以牽船高未獲遁去牽



責瀆不用命瀆怒先返自是牽瀆始分牽亦少衰忠  
毅建議禁商造大船無爲盜賫十二月瀆結粵盜伺  
金厦忠毅擊走之奪其船二於甲子洋牽擾臺灣奉  
旨調福建水師提督責捕牽十年夏牽由臺入浙忠  
毅擊之於青龍港阮元奏浙江提督孫廷璧不諳水  
師奉

旨復調忠毅爲浙江提督九月被風于盡山所部船  
多損冬牽聚船百餘復擾臺灣結陸路無賴萬餘人  
屯洲仔尾沈舟塞鹿耳門阻官兵十二月忠毅至臺  
不得入然分力回拒忠毅以故臺灣府城得不破時



南北汕安平大港門三處尙通小船忠毅扼之別以小澎湖五十令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進攻之焚獲三十餘船盜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忠毅令許松年進柴頭港自領兵截港外松年得祿水陸夾擊之焚獲甚夥二月朔令松年夜入洲仔尾登山焚其寮大船盜至鹿耳門者掩至忠毅別遣將以火攻船從南汕出其後燒之松年進蹙之焚斬無算二日復登岸擊陸賊以火焚其小船尸橫七八里賊大敗棄洲仔尾困守北汕內僅餘五六十船七日東風大潮驟漲鹿耳門所沈舟漂去賊奪門出忠毅追擊



之奪其船十餘而牽竟遁去

詔奪公翎頂立功自贖四月牽濱在福寧追擊之牽入浙又擊之于台州八月擊之于定海漁山忠毅專擊牽舟牽瓦石火器雨下公額身皆受傷牽復遁去詔賜還頂戴果擒渠許錫世職九月擊牽於閩之竿塘獲牽姪蔡添來十二月擊牽于溫之三盤多所斬獲初忠毅與阮元同志氣十年元欲造更大于霆船之大船寓書忠毅旋以父喪去官忠毅言于總督請造之總督阻之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甚狼狽蓬柁皆毀四月至福寧得岸奸接濟易新蓬勢復張忠毅



皆列狀奏

聞

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爲總督阿林保  
初至閩閩官交譖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遛捏報  
斬獲奏五上

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九月奉

上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  
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阿林保前此密叅  
李長庚因循怠玩種種貽誤請將伊革職治罪朕覽  
該督所奏卽覺不愜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叅



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連次叅奏專以去李長庚爲事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俟奏到時再行核辦而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清安泰曾于致阿林保信中將其兩年在外公爾忘私之處敘及特阿林保尙未接到耳又據稱海船若不勤加燂洗則船底苔草螯蟲粘結輒駕駛不靈故隔越兩三旬卽須傍岸燂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遛而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



經審明確鑿並無捏報斬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沈二隻斃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卽黃飛鵬亦被砲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怠玩等語是阿林保前此叅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卽照阿林保所奏辦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爲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



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愼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耶李長庚平日既無逗遛恇怯情事此次在長途洋面痛剿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爲認真出力朕已特降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獎勵并將勦辦蔡逆一事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旣知責無旁貸自必倍加奮勉兵船在洋捕盜全在地方官協力幫助文武和衷方克有濟從前玉德在閩浙總督任多年于李長庚兵船勦賊之時事事掣肘如所需火藥砲位船隻兵米等事不能應手而于盜船接濟



之路又不爲之嚴行杜絕以致兵船日形匱乏盜船駛竄自如追捕不能得力此等實在情形朕皆洞悉是以將玉德革職逮問今兵船正當勦捕喫緊之際若阿林保尙不知以公事爲重屏除私見猶復輕聽人言罔恤公論甚至因此次叅奏李長庚不能遂意因而挾私逞忿心存嫉忌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以致蔡逆逋誅海疆貽誤則阿林保之罪甚大玉德卽伊前車之鑒朕惟執法懲辦是此時李長庚不至革職治罪而阿林保不知改悔轉恐不免矣阿林保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諭溫承惠清安泰知之十二年



春忠毅追牽入粵擊之于大星嶼四月擊粵盜鄭一于佛堂洋獲其二艇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

詔飭之八月卽出海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廿五日質明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牽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牽船將成擒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遽殞閩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



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

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悴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爲總統大員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沖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蔡牽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南澳洋面駛



入粵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祇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維住賊船後艖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于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疊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藎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



克捷必能擒獲巨憝朕原欲俟捷音奏到時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于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于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明伊子現有幾人其應襲封爵候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



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  
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部臣以伯爵請得

旨李長庚著封三等壯烈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  
給予恩騎尉罔替其卹賞銀著再給四百兩全祭葬  
賜謚忠毅忠毅無子以族子廷鈺爲後襲爵忠毅治  
兵有紀律恩威兼施諸盜皆畏之爲之語曰不怕千  
萬兵但怕李長庚海盜沈振元自言爲盜時泊浙海  
夜夢公至一夜數驚遂革心投誠爲水師健弁公家  
故豐悉毀于兵事好讀書究彂畧爲詩古文修寧波  
學宮置義塚爲粥食餓民士民皆感之忠毅舉武科



會試卽航海入天津識海中形勢及在水師識風雲  
沙線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及之在兵船緘所落齒  
寄其妻吳蓋以身許

國慮無歸櫬也閩健將許松年王得祿等皆公所薦  
拔者朱潰後爲許松年礮所斃其弟渥率衆降于閩  
十四年阮元復任浙撫八月十八日福建提督王得  
祿浙江提督邱良功始共殲蔡牽于溫州黑水洋

朱勇烈公傳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  
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



把總皆以公貴

贈武顯將軍荔波歿兄弟三人

奉母歸貴筑公就傅讀書復棄學入營伍以孝養且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古噶密拉噶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添營千總

賞戴藍翎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

協都司襄陽鎮右營遊擊廣西賓州營叅將貴州平遠協副將

賞戴花翎公沈毅果決臨敵敢戰

自初隨征卽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斂碉樓十二所



器械無算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  
簡授湖南鎮筵鎮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爲

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取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

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年調四川川北  
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硐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蔴營大山克黃土坡

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  
賞幹勇巴圖魯名號

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冉



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  
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  
分竄自達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南江諸  
縣大爲賊窟公旣回川北先破王三槐于金峩寺得

旨議叙旣焚金峩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  
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遁破重石  
香鑪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  
寧先是圍剿方山坪首逆冉文儔羅其清未獲而方  
山坪卽保寧所轄也奉

嚴旨責以奮勉立功  
三槐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三十七名復馳擊



三槐徐添德風門鋪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

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于儀隴雙路場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儔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俱殄得

旨議叙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



潰得

旨褒獎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

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  
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  
我營擊却之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  
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  
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剿捕公力疾馳往大  
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  
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剿通南明年張世  
隴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  
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



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  
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  
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  
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  
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猶  
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于礮事

聞照提督

例議卹

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承襲蔭

戶部主事

予祭葬七年陝西獲賊公者賊目李

目剛

上命礮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于公

墓八年入祀昭忠祠

賜諡勇烈公自乾隆三



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

高宗純皇帝恩遇由行伍拔擢至副將又專閫五省  
每入 覲以老臣目之于請賀

萬壽聖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

諭

皇上御極復蒙

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

邀

甄錄公感

兩朝知遇臨敵奮勇賊畏之

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卽抽戈而起嘗慨  
然曰某受 恩深重卽效命疆場尙不足以仰

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其在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  
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尤軫卹難民拯濟者不



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旣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于戰處得之別葬于潼川府鳳皇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畱之遂別爲墓建祠思祀之弗能歸也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張君位中字立人江蘇上海縣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知縣歷署四川射洪遂寧中江所至與民敦禮義重廉恥民以此樂之嘉慶二年調署大竹是時白蓮教擾川北由營山竄渠縣與大竹近君訓練鄉勇爲堵截計十月遇於礮洞門殺賊三生擒三割首級



三十一年賊犯石埡口殺賊八賊趨柑子鋪率官弁  
禦之殺賊一再遇河灘殺賊二十三賊窺觀音橋鄉  
勇夾擊斃賊甚衆薄暮雨甚乃逸旣而賊犯天華山  
君會官兵擊之殺二百餘生擒三首級二十六賊竄  
鄰水君分路截之殺賊八十騎賊一賊勢衆君堅立  
木寨設滾木礮石以禦十二月賊由興仁王家二場  
竄入境君禦之殺賊三百賊分在鄰水者萬餘至鄉  
勇不能禦退保周家場賊焚大安壩君馳禦之殺二  
十餘生擒賊易文祥次日遇七碑石及大安壩斃賊  
五十餘賊屯周家場縱火將遁擊之斃二百餘復分



領首繞賊後夾擊賊潰由鎖石橋攻各卡木石擊斃五十餘乃退君分率鄉勇追剿殺賊五騎賊三三年正月賊徐添德擾運道與張瓏登合遂圍城焚南北西三門君率縣丞熊泗教諭馮灼外委王耀龍分門奮擊復縋鄉勇出城斃賊甚多騎賊十餘戴花翎者中鎗落馬爲賊衆挾去又傷賊一皆曰雷元帥也次日圍益急復殺賊百適副都統至圍乃解四月賊王三槐由達州至墩子河分兩隊君鼓鄉勇截殺越二日賊又分五隊君亦分鄉勇爲五殺賊二十又獲執大旗賊目掌號賊目各一明日復集斃賊三十餘生



擒三而鄉勇殲賊於石橋鋪者亦獲首級十二五月  
賊撲柑子鋪斃百餘徐添德等乃復由堡子垭趨城  
君率鄉勇迎擊生擒四再遇踏水橋領首等鎗矛並  
舉斃賊百餘賊潰北遁七月賊竄月漢坪分隊至雙  
河及楊通廟而陝賊阮正隆張漢潮闌入川與冉文  
儒合踞大神山將渡河君沿岸堵禦八月賊攻義門  
關趨李家場擊卻之賊越山鄉勇黃瑄殺騎賊一團  
練首周發遠殺賊十餘獲白旗一賊乃東南分竄九  
月媽媽場殲賊五十賊由土地垭向礅門洞縱火兵  
勇各路奮擊殲七十餘十月徐添德等偪茅峯垭竄



八永興場鎗斃十餘賊分隊從波漩河至石橋鋪復殺二十餘賊乃由鎖石橋潛至木魚池遇伏殺賊三十餘各團領復斃四十餘騎賊一其撲石門口等隘者乃不能踰賊趨鄰水追擊之殺賊八十一月賊王光祖四出焚掠去城僅十里鄉勇并力衝擊斃五十三生擒二君告諭居民無不奮勉殺賊二百餘十二月賊攻月城寨斃賊無算而堡子垭亦殺賊三十二賊徐添德乃由渠縣趨礄洞門軍功張岱等殺六十餘賊欲爲久持計因縱火焚其巢殺二百餘乃退四年正月賊繞烏木灘薄城君約鄉勇三路進剿以白



布印義勝字注名姓其上賊望氣懾由黃泥扁遁去  
追殺二十餘次日復殺執旗賊一旗書黃將軍字又  
獲賊曰文添富林萬氏礫之賊越李家埡山鄉勇出  
其背斃二十餘八日徐添德從渠縣闌入圍城三月  
賊王登廷挾衆出山殺賊四是役也賊自斃及墜澗  
死者四十餘生擒一拔出男婦三百餘四月賊衆由  
蛟蟲溪渡達河鄉勇蹙之鎗斃賊四賊由涼風埡周  
家場連結擊卻之五月賊包正洪與王光祖合約萬  
五千人往來靡定六月竄東嶽廟去城甚近官兵殺  
騎賊三七月賊張子聰包正洪黨復至擊殺賊九騎



賊二由鄰水而遁自是連月堵禦民力凋瘵君設賑  
三月活九萬餘口釐定規約一歸遠方被脅男婦資  
糧護送一被脅歸業者補入保甲一歸業者分別給  
與籽種一散給口糧責寨長約保一被圍之戶遺產  
清查居民由是帖然五年正月賊由墊江擾龍門寨  
殺賊四十賊或聚或散跡頗詭秘三月賊二千窺永  
興場及山梁寨直趨東流橋去城十里勢益張十四  
日大隊由新寧竄入境與徐萬富合君率官兵進禦  
十五日旦君率外委王耀龍至城外東嶽廟與賊相  
拒君鼓衆進戰殺賊數十賊衆鄉勇不能支君馬上



發四矢斃騎賊一傷賊二賊冒矢合圍一賊以矛衝  
入君拔腰刃擊之賊傷衆賊爭進君力竭死之左巨  
指爲矛所折身被八創外委王耀龍及家丁差役皆  
死先一日廟中地忽生一蓮光采甚耀人以爲君之  
祥也是日賊屯王家壩至十九日乃遁然城所以不  
破者君之功也大吏上其事奉

旨禦賊陣亡之大竹縣知縣張位中交部議卹君當  
縣多事時興利除弊籌畫無遺勸里甲互團練諭鄉  
村修寨遇警則親督戰死事者捐俸撫卹平居勸民  
息訟耕作以裕其食著萬竹居詩一卷父泰源生員



祖成舉人曾祖麟子一惇誼襲雲騎尉

論曰君生沃土貌清臞書生也乃馬上殺賊衛民存城得死所偉矣哉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李賡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璵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寧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



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

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賡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

旨送部引

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

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



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

陛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却埽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



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温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輓轆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厰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蒞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兵械相攻撞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鬪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糗糧之費獨責



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鬪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鬪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謠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真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旣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



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  
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謫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  
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  
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  
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  
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贓  
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慳不知總督桐城  
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  
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  
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



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床以歿  
寮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  
不絕事聞

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  
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  
使者云故藩李公學殫經術才裕藩宣簡在

天心惠孚民望歷宦卅載居閩五年先綰郡符洊躋  
方伯持躬謹飭蒞事精勤抱慙依忠安良戢暴其平  
反疑獄囹圄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活蒞漳時首械  
書役蠹風斂迹閭郡稱神其止息鬪爭則如龍溪縣



屬之歸德堡鄒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  
祠墓起衅親詣秉公勘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  
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立堆房兵役  
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  
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  
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  
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殫述詎意  
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部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  
人童子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况淒涼不可言狀質  
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



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漳憲轄  
人民感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共抒哀思猶恨無以  
爲報伏念生而澤被閭閻歿而貧逾韋布義有必勸  
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昊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  
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

朝廷議禮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  
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  
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

旨允行之且

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



爾準素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柩之歸也士民僚友頗多賻贈君之子尙幼幸以餬餽粥居於嘉興

評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稿俄奉

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旣論定

上硃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 次仲凌君傳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



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煊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麤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



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  
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  
皆以宏博見拔者也 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  
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  
吾不强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  
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寧國  
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  
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  
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  
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



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七涪肉涪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



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



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覲畢介覲衆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旣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擯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



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  
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  
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  
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  
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  
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  
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  
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王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



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



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  
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  
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  
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  
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  
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  
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  
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  
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



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肇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



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牯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卩也非橐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



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觀之禮自受王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



既見還賁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  
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  
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  
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  
禮中日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  
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  
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實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



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脰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



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



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



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



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



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



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  
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  
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  
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  
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  
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  
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  
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



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  
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  
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  
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  
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  
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  
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  
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  
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



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迫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



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澤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卽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卽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



工凡六五亿仕伋仁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歎病卒年五十有五

通儒揚州焦君傳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慈皆



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卧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



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  
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  
生日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  
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  
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  
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  
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  
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  
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恒在  
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



瘡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  
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  
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  
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  
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旣  
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旣見於復又  
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  
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  
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  
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



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  
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  
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  
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  
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  
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  
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  
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  
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



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



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  
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旣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  
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  
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  
共四十卷君易學旣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  
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  
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  
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  
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  
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眇密雲蹤跡甚顯菴



蔡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旣  
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  
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  
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  
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  
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踈解斯爲廝而釋爲  
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  
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  
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  
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



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日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已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



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邈論語一書之中叅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襍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



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  
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  
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  
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  
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  
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  
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  
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鯨複無次戴庶常勾  
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  
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



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



縣李君尚之歛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尚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滓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



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  
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  
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  
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  
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  
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  
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  
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  
山蘊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  
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



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  
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  
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涖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  
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  
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  
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  
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  
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  
邦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  
慮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



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白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冢宰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



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  
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  
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  
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  
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  
一大家曷可遺也

李尙之傳

李銳字尙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  
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



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啓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囿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勾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



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  
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  
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  
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  
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冶之  
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詳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  
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  
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慎乎因著  
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歷久矣隳  
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疎濶三統術雖



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

國朝之橢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攷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攷方程新術草勾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



得中且蘭草未徵曰炊頻夢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悰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榷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尙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王鑑雖用天元一術然菱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尙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王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可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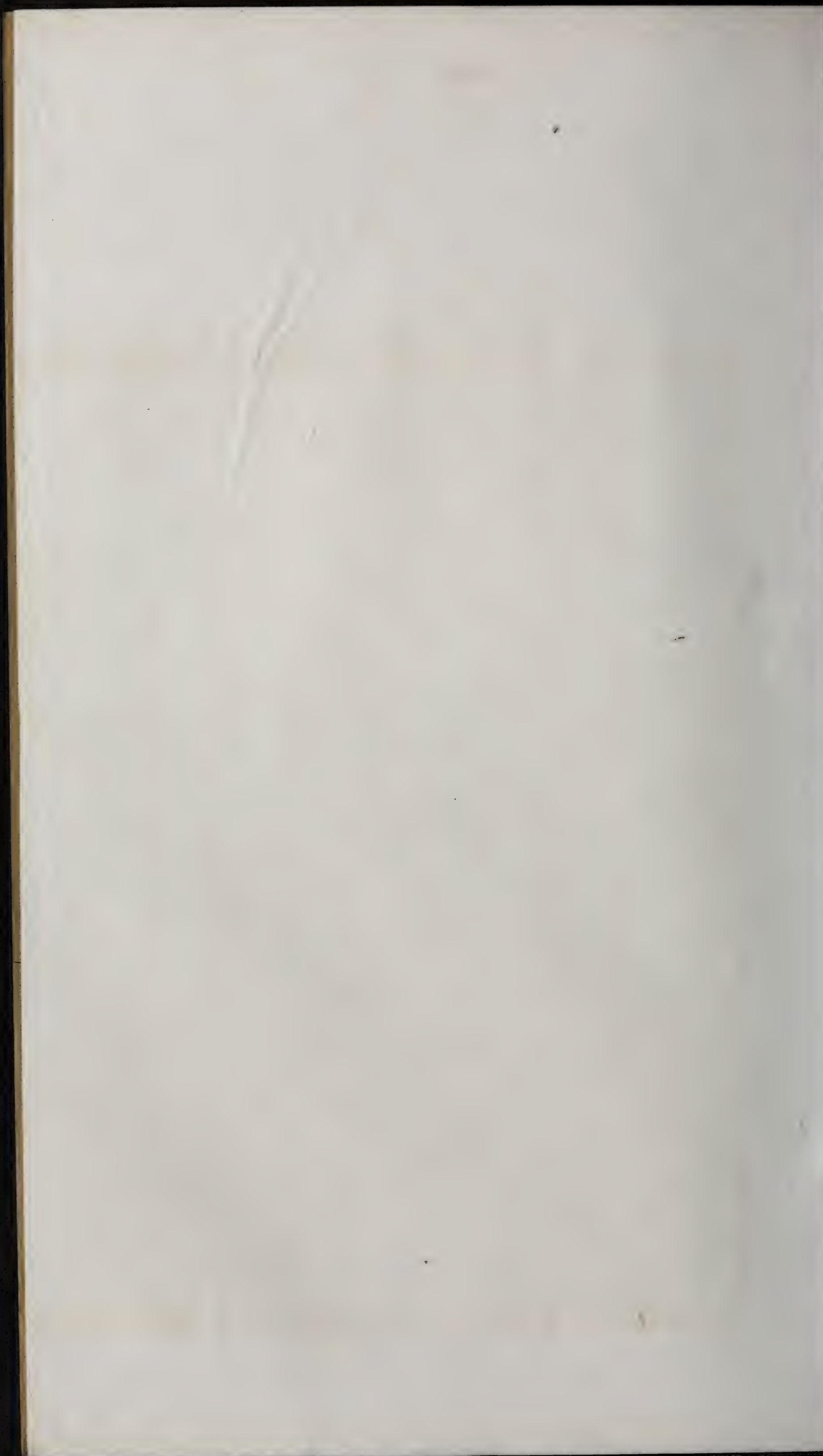


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  
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  
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可久爲子及三娶  
某氏始生一子今尙在襁褓中也悲夫



其由故坐一母今尚存歸焉中悲夫一  
而微之聊每甲平無字以足之乎新及  
出云絲微云臥面与冷與新替其偏志  
來朱前前中王君之世系計事矣坐幸  
幸目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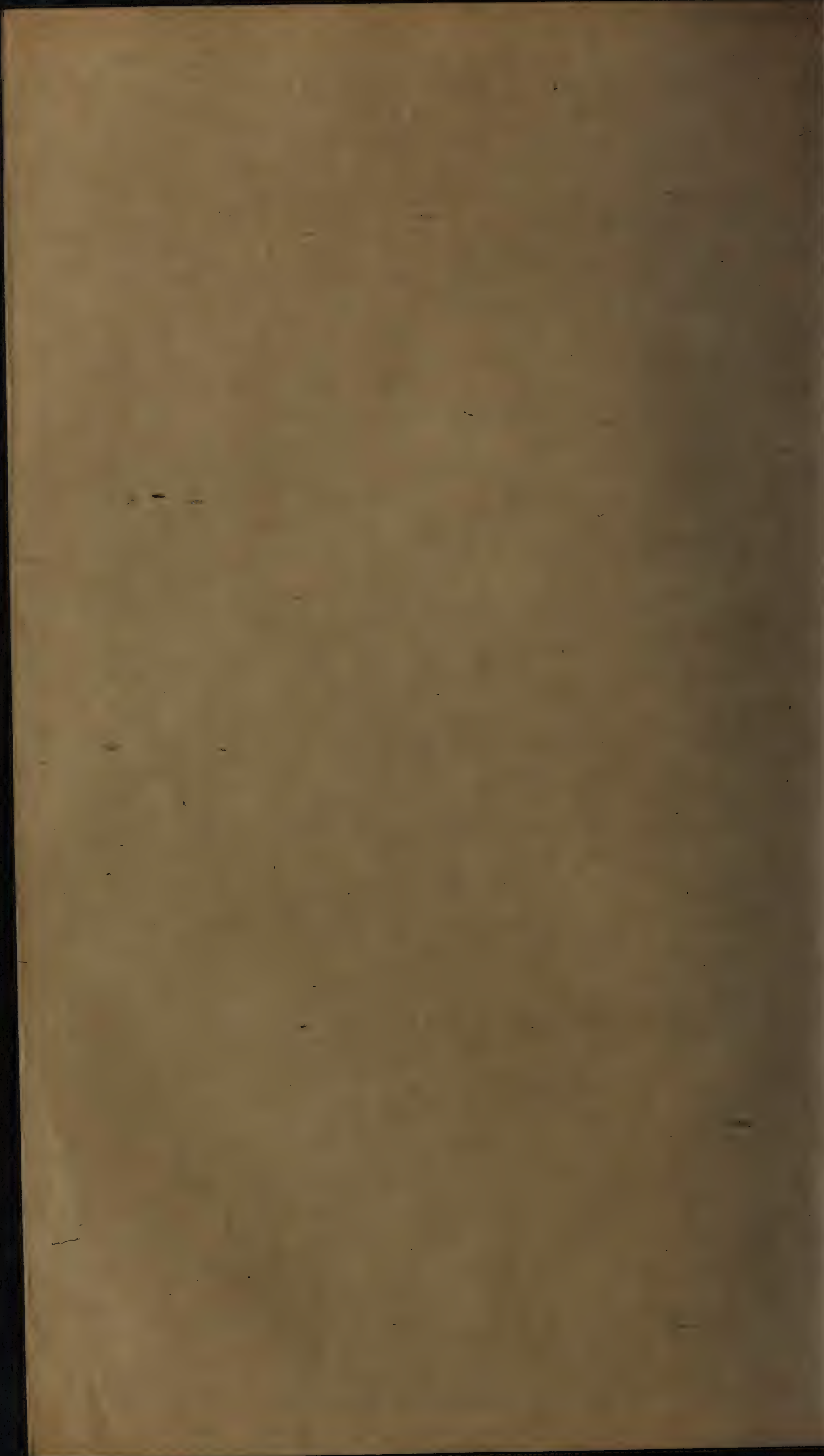


















學經室集







卷之四







AC 149  
J8  
Y46  
V.3  
擘經室二集卷五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錢塘嚴杰通經術余詒經精舍翹材生也爲忍公先生之八世孫子餐先生之七世孫方貽先生之六世姪孫生以其家狀請爲傳遂合傳之曰

嚴武順字忍公明餘杭人父大紀嘉靖乙未進士官太常寺正卿公補增生入南京國子監生而穎異七歲爲詠蟲詩輒驚人及壯與兄調御弟勅相師爲學海內稱三嚴先生武順學以正誼明道爲宗尤究心於經世之務諸史傳志得失成敗制度沿革靡不通





其源委善古文詩詞篆隸行草亦善鑒別尊彝書畫  
生平坦直勇於赴人之急守已嚴義利之辨動以古  
人爲師所著有古秋堂詩文集十二卷鑑閣集四卷  
讀史質疑二十卷子沆

沆字子餐幼讀書以孝聞爲詩古文浸沆六經史漢  
爲西泠十子之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  
士改庶吉士

御試第一十三年

帝諭吏部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爲科道果有忠言  
讜論始不負所學沆授兵科給事中沆疏言臣蒙



恩簡庶常

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

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諉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稽時廢事請以後事在某部滿漢堂官先盡心參酌詳列上陳

勅下廷議可否裁定請

旨卽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諉督撫查議致延時日而卸職任至諸臣條奏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虛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塞進言路得



旨所言是嚴沆可謂不負作養所疏議行旋歷吏科  
戶科刑科禮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僉都御史宗人  
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沆在臺省先後疏言各省皆有  
經制額兵又諸路遣滿兵駐防互爲犄角今遇警卽  
請禁兵以致勞師糜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  
精加選鍊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藉請援自疎  
職守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畱舊地蓄丁製械  
南北水驛不得借起運官物名色橫索牽夫攔截鄉  
民充夫解役僉解逃人途次強住民房需索構釁請  
嚴行禁止立限鋪遞刊榜懸示戶部各差回部例應



考核再准掣差今往往惜掛欠之名遲年餘未考核者宜立限掣差堂官親注冊督撫請告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曠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議行十三年疏云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著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

旨不必覆試己未

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



七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臯園詩文集四卷奏疏十二卷子曾槃

曾槃字方貽早傳家學才識超越善行楷書康熙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廣西道御史十一年補河南道御史在臺疏言刑部民命每奉有所擬太重尙輕之旨卽此類推凡六部各案事同罰異引例不當者更多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稱毋庸再議大抵滿漢司員多而意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及限期旣迫草率具奏請嚴申飭督撫保舉貢監吏員異途出身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



不致冒濫皆議行十二年以父任僉都御史迴避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補江南道御史二十八年補右參議尋轉遷鴻臚寺卿三十年遷通政使十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一年遷副都御史三十六年授兵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卒於官公廉謹自厲居官無所儲歿之夕幾無以爲殮有詩文集四卷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君諱應聚字文起號清泉爲商阿衡之苗裔世居汴州陳畱陳畱有古莘城唐末諱顯者入閩至寧化居焉二十世至清泉君君明諸生君生明季入



本朝由生員歲貢入成均選順昌縣訓導時值耿逆之變有僞劉將軍者擾郡縣劫君使從逆君誓死不爲動笞榜極苦卒不能屈以免於難康熙中年天下無事有司舉賓筵之典君三爲鄉飲正賓卒於康熙辛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年八十有三葬城西謝家科娶陰宜人管宜人子爲臯爲臯生經邦縣學生經邦生朝棟乾隆己丑進士刑部安徽司主事官至光祿寺正卿贈君奉政大夫又數十年朝棟子秉綬復以己酉進士刑部郎知揚州府事於戲君以校官值變守正不屈大節如此卓然傳矣細行雖不書可也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畱阮瑀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達者宋承事郎名宣名簡者皆宋進士簡官祕書省校書郎簡七世孫子升徙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爲公曾祖士藻績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聰穎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職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授所至以造士爲己任慮民間孝節爲吏所壅乃親



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貸錢於生監之富者  
不遂輒撫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令訟之  
學圖傳訊洩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旱隨知府集  
紳士減價糶穀民以安公子爲暹及兄子爲暄爲昆  
爲景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  
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  
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  
卒於官致哀毀扶柩歸伴宿三年卜葬地北極西山  
南至瑞河足跡遍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慎也新建阮  
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



成曰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爲試館名曰  
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  
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  
毋習浮靡書馬伏波誡兒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  
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兄子是秦越吾兄也且  
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疎之非祖父志也誡子弟  
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  
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興工構  
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  
祔於東西聽事復立四室分祀儒學宦績孝義文藝



置田五十畝爲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  
園建雲溪書院爲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濂  
溪主靜之意撰鏡心銘質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  
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閒  
居士詩古文祖六閒子集等編爲阮氏流芳集老閒  
居士舊殯于宅前琉璃岡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  
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皇封岡墓建廬十  
餘楹爲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  
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千吟等集十八卷  
病于京邸猶作文雉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爲遲嘉



慶戊午舉人棟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爲昇爲曷皆幼讀書孫一孺僑爲遲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教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爲校官輒盡其職涉治民當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吾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明初自江西清江遷淮安溯其始則自陳畱阮瑀後遷湖廣巴陵宋由巴陵遷新建復遷清江雖元明兩遷譜系失考不可妄續之然新建阮氏固吾宗也嘉慶十年冬同姓孝廉爲遲奉其考浦亭公柩過揚州相弔焉明



年孝廉以公狀來乞銘元方居憂不爲韻語十二年再祥乃寄文表其墓如右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運使沈公諱業富字既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弼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文對遷江寧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公幼穎異好學雷學使鉉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有謂公早達爲倖者里巷擊柝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書



樓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  
制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  
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爲  
盛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  
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  
掌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畱公京秩  
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眚尤盡職已  
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浴盆經行邨落  
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  
可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邨肆



奪火光銃聲不絕公自爲密札十下各官圩勸富家  
糴濟曰本邨人面相識鄰邨卽路人矣今當各保各  
邨毋轉掠轉掠是圩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  
密札不顯諭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富家不糴者  
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糴濟  
大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  
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釐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  
未旱禱雨無應爲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  
疫設藥局瘞局絕輦祈禳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  
數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幄督理暴露十餘萬棺



有一邨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尙在者民始而譁  
及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教督不至此戊子割  
辮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  
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奸曷捕焉蕪  
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  
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  
置案前卷盈尺遽火之曰爾等詞必有橐可上控曰  
郡守焚案不汝靳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  
地訟于部者塵案山積公夜視舊牘得成化二十一  
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安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



是年閏四月文遂据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

純皇帝所特簡也河東鹽池受淡水歉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據肥一也費浮地遠伙攫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鬪



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  
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  
燭者公所蒞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  
隙地仿鄉場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  
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  
內高其義事母以孝聞在晉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  
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  
凡官親老者勒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  
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卽勒歸無憾也母卒  
喪以禮服闋以淫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



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  
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  
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  
月干支葬公于某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焉子一在  
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  
二勤增太學生員次勤埴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  
殤勤埴亦未冠卒公與先大夫友善且爲姻家故  
公子屬元爲銘銘曰

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  
勤于從政飽民之饑療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



苦鹽旣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溫清旣享其壽  
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諡僉許曰正

默齋張君誄

詒經精舍生烏程張鑑通經博覽善詩古文佐予書  
記者有年矣嘉慶十一年丁父憂十二年秋述其父  
之言行以示予予謂立言爲三不朽之一駸蔑一言  
可知其賢今張君之言善是宜傳而爲之誄也君諱  
德奎字聚東號默齋國子監生父元熙爲長生會有  
嬰堂諸善舉君繼之勿替每出遊閒月一歸鐙下爲  
鑑講柳州小記馬伏波誠兄子書韓昌黎寄符城南



讀書詩談古今忠孝事至漏三下不止嘗訓鑑曰凡人爲忠孝事不獨身名俱泰卽祖若父亦蒙其榮否則里閭恥談其姓氏而行路之人唾棄之故心術不可不謹也又曰爲善之大小有不同其存乎心者則一余生平不自知其善與否然未嘗爲惡昔范孟博臨終與子訣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吾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此雖有激之言終與聖人樂善之旨有閒汝宜思之君以同學計魚計學行淵雅命鑑從之學學或不進卽怒之嘉慶辛酉鑑選拔貢生從諸城劉侍郎入都君教之曰此行遇合有命任事



不可不謹汝身安則我心安矣鑑試畢旋里予招入  
幕君教之曰食焉勿怠其事汝勉旃甲子鑑中副榜  
舉人十一年從予在揚州冬君病鑑奔歸得順風一  
晝夜行四百里抵家治湯藥逾數日乃歿年七十有  
八著八詠樓吟草四卷君善醫著桐雷歌訣二卷誄  
曰

惟忠與孝祖父榮聖賢樂善有令名嗚呼張君言之  
而能行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

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

聖製詩題之

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闕史

御題詩集書若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

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獻最爲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



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  
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十八  
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  
浙江奉

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  
集進奉

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  
知不足齋仰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

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



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  
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  
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  
文號淶飲世爲歛人父思詡居于浙娶于胡胡卒又  
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  
四方恒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旣葬君父攜  
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  
前人書以爲歡旣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裒然爲  
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

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



南巡狩迎

鑾獻頌蒙

賜大緞二疋疊膺

兩朝異數褒獎彌隆君以進書受

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

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

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

志續刊無負

天語之褒君勤學耽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

陽詩甚工世盛傳之呼之爲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



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旨所在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珉真偽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武進臧布衣傳

布衣姓臧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殯卜葬孺慕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寡者贍之孤女



嫁之負貸者代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  
蓋有以自恃也生子四鏞堂鱣堂禮堂岷堂卒于嘉  
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  
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王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  
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  
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  
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  
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鏞堂禮堂從  
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  
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



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孫頤谷侍御史傳

孫君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



書院敎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尙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



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  
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  
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  
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  
榜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  
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間  
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歟侍御所  
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  
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  
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剽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鞫盜



之獲真藏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  
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衆說仿朱子韓文  
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  
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  
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  
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  
折中精詳實事求是而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慤然如其  
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托其小爾雅乃肅借古  
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篇亦  
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



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君諱和字煦初江西新建人系出晉陳畱阮瑀自陳畱徙巴陵宋徙新建松湖鎮明遷竹山鎮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官通許縣知縣擢黃州府同知有循聲君讀書有才畧少隨父任習民事甲午遵川運例爲知州試用之四川丙申署天全州印又署會理州印會理居蜀邊夷獠雜處土司譎悍互吞并君以德感之皆帖服丁父憂去官民哭之爲立碑辛丑服闋仍赴川署天全州事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統轄漢土



官兵兼爐關稅務綏理番夷藏驛事皆無誤癸卯實授廣安州知州甫下車卽革搶獲移屍諸惡俗州城多傾圯君捐俸倡修之東南隅當渠水衝以石隄捍之城少水君浚塘注水以澹火災倉穀書院次第經營屢決大獄無冤縱者癸丑調署汶川縣事又署雲陽縣事雲陽多險灘廟漑東陽尤甚舟行易溺君鑿石平之嘉慶丙辰大寧邪賊起廣安民日夜望君回總督亦以川東北緊要檄君回廣安九月達州邪教王三槐等倡亂往來鄰界君獻議大帥曰達州邪匪勞動



王師川東北民受害已不小茲復竄擾嘉陵江以西東鄉太平等處賊聚黨橫行隘口水次更須嚴防卑州境內現設寨八十四座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及千餘戶不等卑職傳諭各寨首聯五六寨爲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爲度按戶挑壯丁一名每月操鎗一次如有賊圍攻彼此互援辦理已有成局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仿行查卑州額征糧五千餘石按糧一石二斗僱募健勇一名每名全年酌給工價鹽菜錢二十千著令糧戶公捐每糧一石攤捐錢一千七百卑州約得鄉勇四千名遵照兵制操習行



伍慎選舉貢生監爲領隊逐日操演軍器由官捐備  
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委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箭敵  
愾禦侮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敘鄉勇  
或准作武生或酌賞銀自當人人奮勇爭先如此以  
逸待勞似可事半功倍若川北川東州縣均能一律  
辦理則處處有義兵截殺逆賊無所逃遁首惡旣誅  
黨羽必散矣奉大帥准行乙卯王三槐兩入境皆以  
防堵嚴密去丙辰五月又來州屬之金山場青崗場  
君率士勇禦之乃折回大竹梁山而逸六月川賊冉  
文儔陝賊張漢潮等由清溪場逼州境徐添德又由



大竹鄰水入州焚掠八月王光祖由大溪口竄入河  
東九月張添德張子聰徐添德冷添祿各賊分竄州  
境之河東河西焚擾君令寨民竭力防守城不可攻  
野無所掠賊知廣安嚴相戒勿犯州北老鷹巖者峭  
壁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窩約十餘里君曰此造物設  
險以護人若棄不守必爲賊據賊據則挾建瓴之勢  
以臨我州城危矣乃亟商之樓尉集紳耆召匠築堡  
於是鄉民移居者踵相接爲錫名曰安居城州城由  
是益固而民間牛馬器具糧食益有所屯積矣己未  
四月冷添祿入境君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退乃請



叅贊額侯督兵來州殲冷賊於石笋河餘黨戮殆盡  
大帥入

告額侯復爵而君名旁奉

殊圜軍功議敘加二級自後張子聰張添祿包正洪  
以及各賊竄入境者不下二十餘次莫不望風走自  
丙辰至庚申凡五載廣安獨無恙皆君設策保護功  
也是歲護理順慶府知府事總督勒公以君團練得  
法通飭各州縣遵照辦理曰毋讓阮牧獨爲好官辛  
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以阻米起衅聚衆滋事  
君率壯丁親往捕治外委王家元被賊戕并斃役十



餘名張老五李合自稱元帥總督發兵勦捕殺賊一百餘名生擒一百五六十名張老五李合藏山林君懸重賞鼓勵寨民搜山親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奏上奉

上諭知州阮和不能先事防範本有失察之咎但首逆張老五係其親自拏獲功過尙足相抵加恩免議處君因勞敝年齒衰邁遂告退君治廣安前後十六年署他州縣六年一本其父治通許者治之而在廣安疊遭賊擾艱難又復過之乃履險如夷卒能全城全百姓皆盡心愛民所致也去廣安之日士民如失



所怙送者數百里始返歸祀家廟垂涕久之凡祖墓  
歲必再三至視其罅漏察其燥濕事父孝夜嘗爲父  
煖足父母遺象朝夕拜之有微物必獻每視象若有  
憂喜色者輒應休咎素惡分爨曰吾雖不能爲張公  
藝姑待吾沒世可也嘉慶九年夏病卒年七十有四  
葬于某某之阡以軍功遇

覃恩授奉直大夫父母如其階妻夏氏繼妻梁氏子  
三長貽昆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妾葛氏出次綬  
江都縣丞次爲昂國學生並梁氏出嘉慶十六年貽  
昆在京師乞元表君墓元之先自元末明初系出江



西爲同姓遂載筆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君諱鶴書字東麓先世居閩泉州曾祖式璜遷福州  
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龍補縣學  
生君幼穎異家貧雄于文試輒高等朱文正公紀文  
達公王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舉于鄉補歲貢  
生教授鄉里生徒衆多嘗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漳平  
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恂恂端謹  
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沖淡  
近陶韋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壬亥卒



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

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已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

記名御史壽 壽 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

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  
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爲盛嘉慶己未雖非

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  
也顧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  
知矣壽祺爲元門生在都聞訃星奔歸葬來請銘其



墓銘曰

君行肫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簾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靈氣清鬱鬱乎佳城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

妻許恭人墓表

公諱枝生字一鳳氏曰孫先世定遠人明初有諱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侯之從子諱繼達以行省都鎮撫守禦常州賜田宅是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登庶司者百人尙書慎行尤以清望著其傳世與明相始終公會祖餘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



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部主客司郎中禮部公清宦家貧旣沒公尙幼其從兄鳳飛官廣西州吏目公以諸生從之廣西贅于許氏公念門戶中衰二親早弃養綴身妻家非學無以自立乃下帷讀書刻苦無閒晨夜體素羸遂致疾雍正九年四月壬子卒年厯二十有六嗚呼公以望族丁衰祚讀書勵行天不假以年無事業著述表見于世微乎微矣然公之子若孫以學行掇科甲名滿天下交遊俾之非公之隱德餘蔭曷克及此哉公妻許太恭人以嘉慶十年六月辛未卒于其孫山東糧道



任所春秋九十有八距公之卒蓋苦節七十五年矣  
太恭人以二十三歲而寡乾隆二十四年奉

旨旌表節孝今之節母且致上壽未有如太恭人者  
也太恭人父建宜興人以舉人官廣西義寧縣知縣  
無子欲爲太恭人擇壻見公于鳳飛家器異之以爲  
館甥二年生子又二年一鳳公卒義寧君欲奪太恭  
人志而以公之子爲許氏後太恭人誓且泣曰女何  
不若兒孫氏一綫不可絕父無子我當祀許于孫氏  
義寧君知不可奪從之旋卒太恭人以一婦人自粵  
西奉父及夫之棺以歸陟嶺嶠浮湘湖山林叢密風



波險惡猿啼于晝鬼歎于夜太恭人抱孤子以泣顛  
連修阻卒達江左奉義寧君棺葬于宜興遵公遺言  
厝棺于夾巷祖墓母病侍藥不解帶者五月喪如父  
禮以贈嫁陽羨田易田于常州爲祭田奉春秋祀事  
又以子官俸置祀田于宜興歸之許氏宗祠孫氏歲  
時祭祀必兼祀義寧君夫婦以至于今太恭人性矜  
嚴廉儉不苟言笑不拜佛誦經年近百齡每奉壽觴  
必戒曰吾食半盂飯卽飽製一衣著數十年無受屬  
吏金幣爲也方太恭人之初歸江南也先人敝廬墜  
二間有半炊烟滿梁太恭人晨夕操作紡織緘帶以



易食夜篝燈課子讀書子有過必責之責必哭教孫  
學亦如之嘗反鍵書室白牖納食故學行迄有所成  
嗚呼方在粵西孫氏之系不絕如縷非太恭人矢志  
撫孤力貧教學又曷克及乎此哉公子名勳中乾隆  
癸酉科舉人句容縣教諭截取河曲縣知縣署渾源  
州直隸沁州事孫三人長星衍乾隆丙午舉人丁未  
科一甲第二名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陞郎中授  
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今官山東督  
糧道次星衡河南候補縣丞署洛陽縣典史次星衢



直隸候補布政司經歷署安州州判一鳳公初以子官

勅贈修職郎句容縣教諭後以孫官

誥贈奉直大夫刑部直隸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晉  
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太恭人初勅封  
太孺人晉封太宜人太恭人嘉慶十年冬附葬一鳳  
公墓墓在常州府某地之原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  
表

君諱晟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遂始自



固始從閩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  
康熙間高祖鍾元爲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  
曾祖勝岳生員早卒祖璿州鄉飲賓父煒生員以孫  
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九鍾愛年十  
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爲學使者  
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侍贈公病無倦容  
祭必泣素不習青烏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  
晚喜飲酒左右必盡歡有女弟早寡割宅宅之爲之  
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瓚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  
外事將謁選則教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



吏事害其家聲旣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  
立則善人多汝勉旃迨叔子光繹以進士官翰林歲  
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貧傍人門戶及爲御  
史以事降官君乃亟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坦  
白無城府暇則爲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疊  
疊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曠時憊之司空表聖嘉  
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晉封奉政大夫娶王宜人  
繼葉孺人子四光纘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繼  
勅封儒林郎光繹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



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縝葉出孫六大釗大鎔皆廩生  
大鉉大琛皆附生大芳大謨



擘經室二集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揚州郡城垂三百年之舊家以宦績著者唐氏其一  
唐先世由泰州遷高郵復遷江都八世諱虞明進士  
虞生明獻明獻生之日之天之天官靈山縣知縣生  
詩詩爲之日後詩生六子紹祖繼祖皆官翰林綏祖  
由舉人知縣歷官江西湖北巡撫兩湖總督綏祖生  
展衡秉衡展衡歷官至迤西道生侍陞秉衡早卒總  
督公命侍陞爲之後卽兗沂曹濟道芝田公也公字  
贊宸又號悔庵幼讀書補



恩蔭生隨總督公任習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十六年蔭生引

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旰通判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裏河同知復調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仍以銅沛管外河事四十年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異四十二年陞湖北鄖陽府知府四十五年丁本生母劉恭人憂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屢築屢圯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強幹熟悉河務請旨發河工途次得



旨逕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道四十九年丁母孔恭人憂五十一年奉

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憂五十七年補山東運河道秋調充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前曹縣民毆斃饑民案降級調用遂以病歸不復出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名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爲多洪澤湖五壩龍門水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尺寸爲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貽通判湖暴漲而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



公勘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淮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并之水已多正陽長落固可爲誌但正陽以下潁肥汭洛天芡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縣又下則有渦淝解東西南濠月明湖諸水注之乃至臨淮縣又下則有沱澮潼滎四水注之迄于盱眙縣所并諸水潁渦尤大若正陽以上水未長而潁渦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潁渦諸水不長淮至正陽下且將倒盈諸水之科而後進迨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懷遠臨淮兩誌椿與正陽相證乃不僨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



今懷臨兩誌椿之設自公始公赴豫工時阿文成公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于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掣以逸代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蘭陽引河至商邱歸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

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新引河隄初成溜逼甚險乃復請于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邨歸舊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爲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儀封舊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請增築月



隄千餘丈睢汎七堡建挑水壩溜勢乃暢下無潰決  
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溜決幾者二十餘處皆急  
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瀾公測河勢  
知將有變乃請于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撐隄二百  
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錫以爲歲修有定款搶險在臨  
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  
銅瓦工內塌決不移踵調任河督李公奉翰初視河  
曰柰何公曰若待其塌透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  
當于隄之下口新築撐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溜而入  
入必淤淤則大隄撐隄合爲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



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決下游使水迴溜停淤兩隄合一一是公善用放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運交偪公親捍其險裏河水淺將漫隄公住舟中效黃河清水龍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嘴增爛石工城乃無患衛河水弱漕艘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沁挾濟以助衛河其他畫策弭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廢工而不可偪無



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  
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率官弁按鄉搜撲  
蝻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鄖懲鈔  
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空船皆不征人載但  
稽其人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爲限商旅便而  
稅亦無缺觀察河北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貲  
輯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書其治淮河事之  
大者公元配吳氏 封恭人子二長瑩戊午科舉人  
側室劉氏出次鑒側室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葬於城西卜家墩新塋元與公弟仁埴爲同年舉人



又與公子瑩爲同學生瑩請爲碑銘旣葬而瑩卒十二年秋乃踐諾爲銘其辭曰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灑之襲之曲彼直此民田民居河淮之東決則爲害治則爲功受其益者孰知唐公公若不歸將總河政惜未竟展居里而病清白之家終焉無競鬱鬱新阡公所自卜若斧若房拱茲宰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讀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銘

君諱仁埴字凝厚號柘田先世由常州遷泰州復遷



高郵再遷江都會祖詩康熙甲戌進士累贈太常寺卿湖北巡撫崇祀鄉賢祖綏祖康熙丁酉舉人由河南封邱縣知縣累遷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父展衡由通判歷陞雲南迤西道生子三長仕謹官潮州鹽運司運同次侍陞由恩蔭生官河南開歸陳許道彰衛懷道山東運河道充沂曹道君其季也君生而英敏過人誦書善記善屬文事親孝家庭有桀度隨任迤西各郡讀書之暇講求吏治幕中諸老宿僉曰此名家千里駒殆有宿根乎乾隆庚子丁內艱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君以國子生獻冊



召試列二等賞綵緞荷包尋中丙午科舉人丁未成  
進士 殿試二甲授浙江嵯縣知縣嵯故僻地君捐  
俸葺書院增膏火講明禮教修節孝祠以彰風化仁  
聲洋溢治行稱最調任仁和爲省會首邑君審案定  
讞士庶之畏懷者一如在嵯時有唐青天之稱尋丁  
外艱服闋入都 簡發江西補樂安縣調豐城縣豐  
城濱大江多水患君修堤以資捍衛歲甲寅以失察  
事落職家居數年庚申就教職選全椒教諭俄值江  
南高家堰及山盱五壩役工起遂以通判投効南河  
出力加同知銜乙丑安東縣陳家浦工起君以熟諳



修防畱工遣用工竣授通判戊辰署商虞通判時桑家堤馬家坊險工屢出君晝夜築護得無決踰年實授尋署懷慶府黃沁同知沁水瀑漲武陟埧幾破刷君率兵夫馳救得無決加知府銜壬申實授黃沁同知十月調開封下北河同知復保蘭陽十五堡之險護河北道印務擢署開歸陳許道戚友有以君之伯兄曾任此官爲言者君謂今昔情形不同河工全在應變非若地方事有一定準繩也是年下南廳之黑岡工甚危君晝夜防堵于烈日寒雨中屢枵腹不得食險始定泊睢州決大工興舉君總稽出入往來兩



壩積半年之久眠食幾廢合龍後蒙

恩賜按察使銜而君力亦既瘁矣丙子署河南按察使君素有痰症至是感冒加劇遂請解職丁丑蒙

諭旨回籍調養歸江都是年長子鑄捧檄至豫君誠之曰吾家世受

國恩祖孫父子皆蒙祿養今年力衰未能報汝其勉之且汝曾祖任封邱時上邀

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超顯秩汝初膺民社適亦茲邑當秉承遺緒毋墜家聲觀君之言可以爲世家教子弟之法君生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



于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子時年六十有九元

配宋

誥贈淑人繼配李

誥封淑人側室錢君生四子長鑄河南通許縣知縣  
次鏞國學生早卒次錡國學生次鐘候選知縣女子  
子二長適同里試用縣丞秦嶧次適紹興候選鹽場  
大使陶德華孫二女孫三君與余同年舉于鄉余撫  
河南時奏君權臬事且訪輿論知商虞蘭陽武陟黑  
岡之不決者君之力爲多嗟乎洪河浩瀚障之極難  
其決也下傷民生上勞



國計余過睢州見決堤跡心傷之然則于將決未決時能屢保之勿決者其力巨矣君之可傳者在乎此余知君故爲銘曰

君之兄弟皆治河渠功畱保障法密鬟疏君于豫岸捍之無虞非君之力大梁其魚曲突焦頭相較何如德蔭後嗣封樹待諸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星槎其號也先世繇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暮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



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畱南河協塞減壩工竣得功奉

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



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渟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



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泓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隘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瀕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



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尙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開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



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清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弗果行君又上書曰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



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以興鹽各路湖蕩爲  
腹以串場河各閘爲尾間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墟  
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渟層層關鎖使水不旁溢  
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  
以壩下引河濇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  
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  
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  
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  
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在湖蕩之下者  
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極必潰雖少緩



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與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圈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畱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堤閘座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竈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



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  
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  
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  
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趙其言而未能行丁卯簡  
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居值  
火災燔燒千餘家君至爲設火龍六坊各一梯衝鉤  
鋌及貯水之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  
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惰爲賞罰又多掘井  
以備綆缶立教萬算役夫以外民有擔水一石與算  
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



通省今仿行之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同知寶缺以病乞歸吳城民持鏡一奩水一盂拜于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清也送者數千人率相泣別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卒之前日謂家人曰吾死無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爾吾兄者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卽勇于爲義嘗與邑令孫君源潮建畫川書院脩節孝祠戚烈婦祠治宋涇河引漕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潭築堤以捍水患在官時則平歛人兄弟二商之訟表前明土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簿某停滯之



喪宅如拯漂溺置義冢立質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及事略弗具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利說一卷

論曰君駁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曷覽之君下河築隄之議本于靳公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爲吾鄉喬侍讀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費具載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君諱汝鼎字東原嘉興縣人明太常寺口口諱口口  
與其季父及弟並以甲第起家爲浙西望族曾祖贈  
光祿大夫諱口口祖贈光祿大夫諱綸光父廩貢生  
候選訓導諱峯前刑部尙書諡文端之次弟也君生  
四歲而孤母任安人以節孝著年十歲能作徑尺大  
書讀經史成誦前禮部侍郎諱載者君從子也君師  
之盡受其學乾隆元年以文端廕入監讀書並遵例  
納州同銜爲太學官生緣目疾幾失明絕意進取錢  
氏舊置義田歲入贍族規條繁密子姓日衆文端以  
君德性仁孝才堪治劇以賙給之事委之君體祖宗



設法之意任文端委託之重夙夜經營不辭勞瘁支  
分派衍度田按口三黨歡如宗族稱孝嗜作書始爲  
蠅頭小楷以目疾改學歐柳法帖常侍文端坐論波  
磔鈎趯之法文端稱之晚年書益工縑素流傳得者  
寶之卒於乾隆三十一年 月日年 十有 配屠  
氏同縣前進士棗強縣知縣諱應麟女幼好詩禮棗  
強愛之名之曰文事姑暨祖姑陳太夫人體無形聲  
重幃悅豫君理義田時實左右之嘗典質簪珥以濟  
賙給所不足君之歿也家計日落至鬻屋僦居廡舍  
幼子孤孫熒熒相依恭人課詩書紡績自給後以孫



貴祿養漸充而裙布絺絮不改其素久侍南樓稔知  
先世事每聚族姓談祖宗忠孝之德鄰媪邨婦過從  
必接席與語乾隆六十年歷春秋七十有八終於里  
第君以孫楷官加級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今例  
得推贈朝議大夫君配封太安人例晉恭人子三長  
濬增生候選縣丞贈庶吉士丙戌冬應試在京聞訃  
奔歸哀毀咯血卒於途次婦程恭人仰事姑俯教子  
孝慈苦節亦如屠恭人次淇增生次涵國子監生女  
六皆適士族孫六長楷卽濬子己酉會試第一殿試  
二甲第一由庶吉士歷戶部員外郎軍機處行走次



模次械生員次樸次梧次柏生員女三俱幼嘉慶元  
年 月葬君及恭人於縣南曹王廟原附於父阡先  
是君痛幼失怙慎選窆地偶泊舟城南新字圩塘夢  
神人引至高阜指其顛有如虎踞者曰此非吉壤乎  
翼日卜遂定並誼子曰吾不逮事父異日必葬我墓  
側卽今君與屠恭人合葬地元與楷同登進士第又  
同官翰林交最篤今視學其鄉以狀來乞銘乃爲銘  
曰  
懿哉錢氏世德高門誦芬詠烈清流遠源奕奕光祿  
隱德彌敦賃廡相春共啓後昆生大司寇以孝承



恩惟東原君光祿之孫君生少孤蚤被慈教故有節  
者必酬以孝重慈致歡含飴每笑師少宗伯蔭任  
國校雒下騰聲詞場名噪於戲嬰疾幾喪厥明輝駸  
王氣采匿珠光友于爲政任黨恤鄉竭勞盡哀以持  
後喪壽山協夢用誌厥祥穆祔于昭遺訓聿長於赫  
恭人康僖雲嗣純固敦厚溫淑懿視疴於寢省膳  
於饋恭人之孝與公兼致度田贍族修睦重義恭人  
之賢佐公爲治家德在儉世學維經教子及孫皆底  
於成文冠天下筆珥樞庭

帝錫綸言以褒先型馬鬣吉封虎踞佳城下車再拜



敬勒阡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君諱鑑元字允明號澂江又號餘圃先世以鹽筴自  
歛遷儀徵遷江寧遷揚州皆占籍焉祖廩父爲翰皆  
贈中議大夫君好書史讀孝經注疏恒不釋卷性節  
儉雖處豐厚泊如也居恒以誠訓其子弟于孝義之  
事恒樂爲之修京師揚州會館獨捐數千金又修歛  
縣洪橋鄭氏宗祠上律寺遠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  
建祖父江寧宗祠三置祭田由縣立案于府又嘗脩  
族譜舉親族中婚葬之不克舉者建親樂堂于揚州



宅後子姓以時奉祭祀嗟乎席豐厚者無足重重乎  
孝義也不以其財助鄉里有益于人之善事不以其  
誠爲睦婣任卹之正事卒之不豐不厚求一事銘墓  
者不可得所謂孝義者安在若先生者其殆庶矣先  
生總司鹺事十餘年

誥授通議大夫候選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

萬壽加一級

召預千叟宴

賜御製詩及粟帛又以輸軍餉一萬兩以上議敘加  
五級



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刑部山東司員外郎生于康熙  
五十三年二月十日卒於嘉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子二長涵附貢生候選州同知次宗汝刑部山東司  
員外郎孫三兆王候選州同知兆珏乙卯舉人候補  
內閣中書涵出兆理大理寺丞宗汝出曾孫六烜炤  
烜煦熙焜卜於嘉慶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與其配吳  
恭人合葬于江寧之南鄉琵琶井因伐石而系以銘  
曰

黃山鍾山廣陵秣陵鄭公之鄉人以德興孝祀以虔  
善義力勝富而好禮昔賢所稱革薄積厚人所罕能



用綏眉壽耄年以登子孫繩繩施于重曾埏道旣安  
惟靈所憑藏此貞石風暖春塍

童處士墓表

君諱孝源字甬川先世義烏明季遷鄞祖某州判父  
某國子生有孝行勵學與妣孫孺人相繼卒君纔六  
歲居喪如成人以祖母陳命依季父居季父嚴以君  
力學不事生產出之外舍有地數弓乃益發書讀之  
從師游遂通小學史漢旁及百氏旣壯舅陳明經廉  
知孝友妻以女復以舅爲師然不事舉業嘗曰吾先  
人以隱居著書不求宦達今有書有田復奚志哉由



是人則橫經出則負耒歲以其人調親黨之貧乏者  
有券至四百緡悉燒之復力疾修遠宗墓廬雖困踣  
不顧也戊午槐以優行第一貢太學明年考取

武英殿校錄秋順天鄉試中式聞至君已疾顧孺人  
曰吾殆不起異日當勸兒以黜浮崇實勿替祖父之  
訓也疾竟卒年六十七子一槐女四表曰

古獨行農而士帶挂經室懸耜存嫺睦絕怙侈老能  
教長可紀式彝訓生才子銘旣藏表足視崇善良告  
惇史

江都凌君 士驥傳



凌士駿字禹臣其先世江南泰州人明海樓僉都御史之後也海樓諱儒明嘉靖癸丑陳謹榜進士有直聲言事遭廷杖時論譴之事詳明史著海樓集士駿祖襄康熙乙卯科武舉人官古琅所千總父鸞國子生工詩文屢試不第授生徒于郡城因家焉士駿遂爲江都人幼孤貧身親勞苦手足胼胝以力養母妻張氏亦紡績以佐之家稍成立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卒喪葬盡哀禮有同產兄八人皆悌敬備至生養死殯悉資助之而自奉則甚約故人皆以孝弟稱之士駿讀書識字僅記姓名性和易無急言



遠色里閭有爭者輒以微詞解之爭者斂手退曰長者言不可違夫以布衣居鄉里未有勢利加于人而人胥聽之非其生平性行積誠以動人何人折服之深也士驤自悔幼失學遂教其子讀書嘉慶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仲子曙博覽工文詞治經傳不爲俗學從父教也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編修諱蘊輝字璞齋又字遠峯江蘇長洲人彭氏爲蘇州之望定求官翰林修撰其孫啓豐亦由修撰歷官兵部尚書世所稱祖孫皆會元狀元者也啓豐生



紹咸貢生紹咸生希洛乾隆丁未進士官御史力行  
善事歲饑輒平糶捐貲繕育嬰堂歿祀鄉賢希洛生  
蘊輝五十日而其母陶恭人歿蘊輝幼穎悟十歲從  
父宦京師稍長工詩文嘉慶三年順天鄉試中式南  
元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初娶兵部尚書吳  
江金士松孫女繼娶南河總督平湖吳璫女七年歸  
蘇州八年在清江十年入京師任館職是時淮南屢  
被水災編修與徐侍御寅亮等在京師捐募白金屬  
友人至淮南村墟活餓者甚衆冬十月奔父喪致哀  
毀十三年服闋入京充 國史館 文穎館協修夏



六月

上試翰林八人于南書房編修列第五

賞紗緞

皇帝五旬萬壽獻文冊蒙

獎賞紙筆是年得咯血疾冬十二月九日竟以是疾卒年三十有二是可哀也編修儀度王立性仁厚端謹有志概接三黨以誠家世積善濟貧恤嫠戒殺放生敦勉不怠文筆清麗讀史慕古人方當樹聲詞苑世濟忠美乃忽夭折而死子凝福甫四齡亦殤妻吳孺人諱懷珍性善慈慟夫及子亦相繼卒或疑作善



而不獲報其善有未至耶非也論語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而夭愈于不仁而壽者且仁者非責報于天而始積善也不然顏子何不得天命哉揚州阮元爲編修己未座師哀其亡也于其葬紀以銘曰

震澤之濱秀鍾儒人彭氏才子質敏性仁金蓮燭古王筭班新何圖覽揆而命不辰影速于隙霜隕于春營茲淨域封以香塵善行可紀寫于貞珉山光藏璞葆爾清神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閻百詩同時老儒王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昭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王林先生

所著經義襍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

昕青浦王侍郎和金壇段縣令王裁講學術錢公王

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

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三年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抄



刊于板而臧氏經義襍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詒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詒按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菖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關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



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脩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

許周生兵部

宗彥

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

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

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

念孫

亟稱之用筆圈識其精

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

之訛閩縣陳恭甫編修

壽祺

歎爲絕識又著拜經堂

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



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



于人元初因寶應劉端臨

台拱

獲交拜經十年之間

于我乎館者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  
原本還其家敘王林先生八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  
焉顧儒林爲

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所未盡者爲別傳以告後之  
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君諱鎔字鳴于漢陽縣人父遵王伯兄釗歷任南陽  
尉氏知縣君幼佐兄理吏事習政治捐納鹽場大使  
分發浙江厯青村塲許村塲擢諸暨縣知縣調平湖



縣大計卓薦擢杭州府西海防同知君明敏和正所治之縣皆有益于民未嘗妄刑一人宰諸暨伸十餘年未發之冤人情快之平湖水鄉故多盜賊君能弭之每課書院皆捐廉以資膏火海塘鉅工修防誠實予再莅浙方將倚君治大郡之事而君以嘉慶十四年正月乙酉卒生於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二妻吳宜人先卒子文澤戊辰進士分發福建卽用知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地之原乞銘其墓余以君廉靜篤實善治民從余治浙事者八年矣歿之日吏民皆惜之曰好官如路公何遽死豈



余私言哉遂銘之曰

惻惻無華安靜吏月計有餘民乃治不緣飾以媚世  
不逸情而廢事安得如君置有位君德有餘蔭後嗣  
歸葬漢南視銘字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陳君諱遇清號礪菴先世出潁川宋平章事秦國公  
某之後十三世禎明河南叅政有治河功十二世詢  
官祭酒謚文莊事具明史居華亭之南橋今奉賢地  
曾祖蓋明季杜門講學祖祖壽父基貢生基三子君  
其長也君生俶儻善讀書年二十一補華亭學生國



子監生以父老歸家口益衆與兩弟析居慕薛包之  
風築室於舊居東南以奉親親病噎君訪醫進湯液  
惟謹不解帶者經年父母相繼卒君哀毀骨立營窆  
窆靡不誠慤族之人秀異者造就之其有貧乏殯葬  
不給有急難者伙助之生平未嘗謁公庭丙子邑大  
禋君倡賑粥十里爲一厰厰有紳士而君爲之綱所  
居奉賢爲分邑無學官縣令廉君高誼諮於君首捐  
千緡事遂集居家教子弟以法延名師禮意俱備丁  
酉季子廷慶授桃源訓導令肄書構屋數楹如諸生  
是年廷慶中式癸卯長子廷溥中式己酉廷慶以員



外郎充山左副主試君敎以恪矢公慎俾得人爲報  
稱明年廷慶典郡

天語垂問父母兄弟廷慶對臣有父母年俱六十八  
歲兄廷溥癸卯舉人

上曰爾既有兄養親正可廉慎供職報効國家庭慶  
叩頭謝七月廷慶迎養至辰州君諭以勤補拙以儉  
養廉數年之間大吏以廷慶爲能者君有以訓率之  
也甲寅夏患癰滯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二君性  
嚴峻而仁孝於族尤加意祖塋祠宇歲必葺之又其  
修梁浚渠飯餓衣凍樁殮之事不可殫舉虎谿書院



添設講堂解舍聚奎樓以及脩脯膏火其大焉者也  
尤精鑒藏書畫晚繪耕讀圖一時如沈宗伯德潛王  
光祿鳴盛多爲題詠其隱居之志殆有素焉以子貴  
例贈朝議大夫妻顧氏

誥封恭人恭人爲同邑南陵縣訓導紱之女性端恪  
幼不苟言笑動合禮法母陳授內則列女傳涉口成  
誦父以爲女職治酒漿習織紵而已因不復讀年二  
十一歸于碣菴君事舅姑盡婦道能先意承志佐碣  
菴君讀書敦行暇事女紅自碣菴君倡賑粥立學宮  
家事悉以委恭人恭人整齊嚴肅纖曲周到爲二子



延師必酒肉豐潔漏三四下猶篝燈課讀也先是族有無後者議以廷溥繼之已而易他人其家將以貲之半貽廷溥恭人以義卻之戊戌父南陵君卒碣菴君歸自京經其喪恭人致其哀廷慶之授教官也恭人訓之曰當正身率行仕學兼勉勿謂冷曹不足爲也自後遇

恩眷必勗焉丙辰廷溥舉孝廉方正戒之曰此特科毋以虛聲貽誚廷溥因力辭不赴恭人素敦六行其調卹親黨一如碣菴君嘗以君遺命捐義田五百餘畝修祠墓葬地及贍同祖五世之人米布以暨母妻



兩黨均有教養之資嘗有九喪未葬者特畀重資以濟之丁卯十一月以疾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先是碭菴君卒葬於拓林之魚塘灣光字圩至是祔焉禮也非躬行孝義德符梁孟曷克有此宜乎子孫食報之未有艾也子三廷溥舉人候選大理寺丞加一級改授內閣中書廷棫殤廷慶由拔貢成進士庶吉士改廣西司主事遷員外郎已酉山東副考官湖南辰州府知府署辰永沅靖兵備道女二長適貢生張鴻圖次適候選按察司經歷夏必達孫三泰熊廩生泰蛟泰彪曾孫二光裕光璇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予督浙學三年于湖州府貢優行生一人曰徐熊飛  
熊飛少孤寒力學事母孝文筆斐然越三年予撫浙  
聘熊飛爲平湖書院院長熊飛母死泣以行略聞爲  
傳之曰徐母姓周氏武康人生而明慧四歲孝經成  
誦隨諸兄入塾讀書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皆能覽  
之年十九歸武康徐氏時熊飛父喬寓上柏賣藥授  
生徒甚貧熊飛年十四父卒無以爲斂母鬻破屋治  
喪葬借鄰人草屋攜子女居之口授熊飛經使爲童  
子師已則晝夜貼錫織筭以易食貼錫者磨錫爲紙



便製冥鋤織筭者資山商裹茶筭皆業苦而值微者也母冬寒手龜坼鎔松脂補之氣蒸蒸從凍坼出夏蟲蟬集膚亦弗少輟徐母之母家亦衰就養于徐母晨易米一升煮爲糜泔其成粒者奉母餘以豆屑野菜糝雜與子女分食之歲饑行賑母不就賑曰吾能餓死忍蒙袂輯屨向里正乞活耶熊飛旣長爲學生員館于平湖歸輒索其篋見與人論學書則喜否則訶責不少容或爲謀遷居平湖母曰先人墟墓皆在此山中可不邱首邪熊飛名日重授經多束脩母乃贖周氏老屋之半爲居奉徐周兩姓木主命子姪歲



時祭之知平湖縣事李賡芸贈熊飛以金母喜曰此廉吏金當爲吾置棺嘉慶六年十一月初九壬午母卒諱稱英

論曰母以舊族耐勤苦支兩姓衰寒之祚教子學成可謂賢矣不然貼錫織簞薄業也茅屋豆粥貧媼也死則死耳學士大夫烏得馨其事而稱之歐陽公母以荻畫地貧者學也故備述母勤苦之事知熊飛所椎心飲泣而欲著表于世者正在此也

朱母高太孺人傳

嘉慶元年子奉



命視學兩浙以經學詩古文試士于平湖得朱生爲  
弼根柢深厚不爲俗學亟賞拔之又三年來撫浙招  
生課子弟及子是秋生領鄉薦明年應禮部試南歸  
前一月其大母高太孺人嬰疾卒于家生以冢孫承  
重列狀來請爲傳因得書其略按狀太孺人姓高氏  
系出渤海曾祖士奇受

仁廟特達之知世所稱江邨詹事是也祖輿以編修  
供奉

內廷父岱候補州同知母樊氏實生太孺人七歲從  
女師授毛詩左傳國語戰國策列女傳輒通大義遇



貞烈節孝事尤樂道不厭父性嚴峻好潔能先意承  
志不辭勞瘁以是絕愛憐之年二十歸朱葯房先生  
先生諱英爲桐鄉令族績學敦氣誼事二親以孝聞  
兄弟八人仲兄荃官翰林叔兄浚谷主政兵部家聲  
方振而太孺人躬習勤苦不假婢媼手隨諸娣姒問  
安視膳無失時無倦容病侍湯藥夜不交睫焚香籲  
天請以身代舅姑先後歿哀毀不欲生遂得痰嗽疾  
終其身不復瘳會葯房先生以荃之獄胥靡入蜀羈  
三十七年太孺人以紡績所入課子讀書學成名立  
旣補弟子員卽遣入蜀省視先是浚谷兵部無子病



中欲以弟之子爲後並馳書蜀中亦許之矣太孺人  
初以獨子難之及兵部歿慨然曰吾夫安知不卽歸  
此時姑從其言第他日吾重有望于吾子今若驟富  
必廢學無已以所遺財與諸子姓分之庶可繼也其  
持大體類如此乾隆乙巳葯房先生蒙

特恩釋歸明年抵里門白頭相對諸孫林立里邵傳  
爲美談且謂先生入蜀後所以再新門庭者皆太孺  
人力也又四年而先生歿太孺人又後先生十三年  
而歿享壽八十歲子一鴻猷桐鄉邑庠生兼承兵部  
宗祧孫五爲弼庚申舉人爲榦爲均爲霖爲燮均霖



皆諸生爲兵部後

論曰晉書稱韋逞母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諷誦不輟晝則樵採夜則教逞逞後仕爲太常母年八十視聽無闕猶設講堂隔絳紗幔授經號宣文君今朱母以青年丁家難夫婦睽離在數千里外歷三十餘年而復合中間門戶楮柱以一弱女子任之教子教孫胥成立噫嘻何其難也視韋逞母益跡異而心同者與抑聞葯房先生就逮蜀中非其罪也徒以兄故慷慨赴義耳世以是多之易曰恒其德貞若朱母者又能成夫子之德者矣



淨因道人傳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暘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坦菴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繪事夜觀恒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戚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也其孝可知居士雄于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穀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畫易米與居士相倡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偕隱圖以寄意乾隆歲丙午饑甚居士有貧友來投者道人



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邨祭  
酒之孫貧餓于竹西路居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  
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慕道人名求見其詩者閉門  
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尙幼余薦居士往爲  
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山左盛傳  
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卽見居士道人于埽  
垢山房歲癸亥邀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  
鷺脰湖皆有詩余于署中開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  
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于湖光山色間余內子孔  
亦以詩與道人相倡和歲乙丑歸揚州畫埽垢山房



聯吟圖以寄意名士多題者歲丁卯居士客于外其弟暨長子婦死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媼鄰婦來相撞而哭感其仁賢血滿地不知誰喀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金寶鑾其家諱稱因

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雖餓而民稱也有以哉道人之賢孝且藝且貧異矣非然者吾烏得而稱之

鮑姑辭敘

鮑姑爲元祖考之長女與元考同爲江祖妣所生適



江都鮑公雲書事舅姑甚孝鮑公狹俞婦于外舍俞婦者某縣尹之妾乘其尹死挾貲而逃者也以故舅姑不許之入室俄尹之子訟鮑公鮑公畏罪挾婦入京師舅姑漸老病家亦漸貧家事賴于姑姑致力爲養者二十餘年鮑公廕以醫自給于京師久之入太醫院爲八品吏目俞婦生子永觀乾隆五十年始迎姑入京師俄鮑公卒姑歸揚州鮑無居室于是元考迎姊居于家及元官內外舟輟所至皆奉姑無少離永觀跛一足病瘍卒生三子皆性落拓不能有所業姑是以不能不終于阮道光二年正月十日卒于廣



東節署年九十有二。樞歸揚州姑。性仁厚。知禮盡孝。其生平大節。在力奉舅姑。生養死葬。三黨所共稱也。先是俞婦已與鮑公同葬。姑常命曰。我死當別葬于北鄉。故元不爲墓。文姑九十歲時。有撰鮑姑辭爲壽者。引列女傳。宋鮑蘇妻女宗爲比。鮑蘇仕衛有外妻。女宗在宋養姑。貞一不去。宋公表其閭曰。女宗劉向列之爲傳。以今擬古事。極相類。且同鮑姓。爰爲敘以誌之。

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余之女子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



字遂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鍼拊師錢塘嚴厚  
民讀書師奉新劉蒙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爲  
多頗能析理摹景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興  
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

賜三品銜鈞之子于是厚民又館于張氏與武康徐  
雪廬迭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詩亦有法十  
五六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慶二十五年春熙  
年十八其父命隨其師嚴來粵東贅余署中且讀書  
受余教雖新婚而內外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  
輟熙以嶺南草木物產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



端溪巨石雕爲硯山曰臨潼秋色給事本籍臨潼乾隆甲子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娠冀得遺腹子安乃節哀慎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語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伊真是子乃保我性命是以家人恆防之孟秋月死霸既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于并女無之者不哭泣然色甚變心鬱志烈內熱外發氣若蒸八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金檢其金無所失蓋其久蓄死志以死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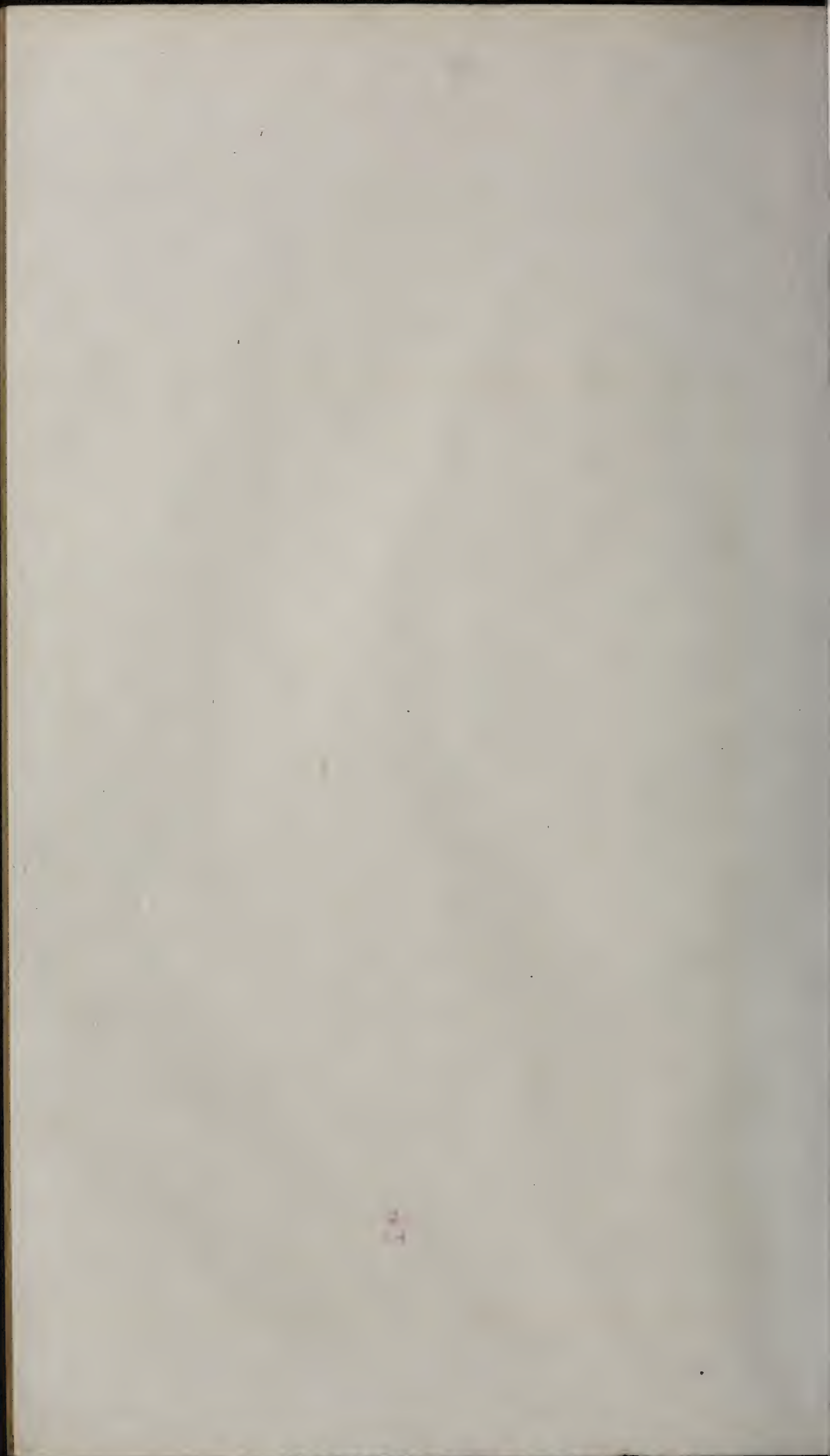


願故產後不慎疾若惟恐其疾不急而死不速者余  
雖哭之慟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娠未辯男女  
而死絕夫之後非禮也篤夫婦之情靡笄懸磬橫殘  
其親之遺體非禮也舅姑老不留身以事之非禮也  
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舅姑未衰尙有妯娌  
三是則合乎禮不逾乎情而同至命矣安嘗于所居  
粉壁前登几畫梅縱橫盈丈幼隨母嫂分梅花百詠  
得五言律十餘首又廣梅花百詠再成百題獨作一  
百首爲一卷詩中爲其師點改者十之二又有百梅  
吟館詩一卷熙有宜之室詩文遺稿二卷熙五品頂



帶安宜人于其合葬也命常生書刻於石







實











擘經室集

九







不長為妻而名之曰三子

經堂一集







Ac  
149  
58  
746  
49

擘經室二集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

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

冊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

說文後序云書者如也五帝三王改易殊

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然則泰山石刻即

七十二代之史書若無此石則文字不別見于竹帛

代號不可考矣是故封禪為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

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

武帝之用讖緯宋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

不足為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隨文帝唐太宗議封





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  
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  
宋眞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  
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

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太山者

王者告代之處爲五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

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湯問上篇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

古水土未平中國地褊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  
爲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力足以制  
人卽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



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雜霸之力收天下之  
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冊未  
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岱宗以紀之則天下  
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  
以傳于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  
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  
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祥未臻之  
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  
之辭侈爲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非古禮豈  
不慎哉

秦泰山石刻乾隆間始燬琅邪石刻今尙存  
其文辭亦載于史記所謂成功盛德紀號久



遠者雖爲李斯之文但其遺制必襲自三代以上秦石至今三千年尙存然則唐虞夏商之石秦時當有者存

### 泰山志序

昔管子舉封禪之典以告齊桓公蓋以上古質樸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禮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于泰山下以定天位乃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如後世之修史也然則刻石之制先于漆書七十二代先于典誥又何論于諸史乎山經地志史家之書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當有志重于天下山經地志遠矣況以我



朝

列聖御蹕時巡登祭之典天章之富照耀山嶽垂示  
萬禩哉前明歙汪子卿作志旣詮序混淆而查志隆  
之重修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  
以及

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疎畧淺陋不足以紀  
岱宗余於乾隆五十九年奉

命視學山左試泰安畢登岱覽其勝又徧拓其金石  
文字爲金石錄而岱志之舉尙望諸鴻通博覽之君  
子今休寧金太守槩來守泰安訟簡民和歲時豐稔



遂乃窮圖經之幽邃憫舊志之殘缺實始爲修志之舉本聶欽泰山道理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廣徵典禮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敘錄一卷總爲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異以古今爲經緯爲岱宗勒成一史乎元舊爲封泰山論一篇今太守亦刊于卷中武斷之論不足以質當世然爲泰山志發凡原始或有取焉

焦山定陶鼎考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僂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棱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隃麋陶陵共厨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隃麋陶陵共厨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共厨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隃麋汧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隃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



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喻麋泝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厨銅鼎鍾鼎欵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厨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



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厨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厨  
裁足祠祝欸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厨孝成廟銅三  
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帶正  
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  
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  
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  
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  
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  
有周鼎若以漢鼎陪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  
牘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冊



于櫝繪圖榻欵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

農鄭公碑跋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  
不能得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頽沒  
元率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  
松楊行栗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齊正殿改書木主增  
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  
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莊者三散據高密安邱  
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



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憲書請於禮部劄爲奉祀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搨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雪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肱刻石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



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爲正書削唐人書碑舊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荅臨孝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



鄉傳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銅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  
舉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  
傳其勗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者碑作  
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壟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  
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  
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  
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  
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  
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所共學而范書遺之  
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



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厠役之吏游學周秦  
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  
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  
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  
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  
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  
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  
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杳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  
官至婺州刺史劉肫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  
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覘其志而  
不能揜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  
術政績遭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賡  
颺之作究不能累牘疊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蓋鮮  
卽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  
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  
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競爽早被

高宗純皇帝任使敷歷中外

純皇帝深器德量



命直

上書房侍

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

純皇帝嘗以

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

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  
師亦皆賡雅音而敷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  
師學遠行修得以際茲

隆遇實由

兩朝睿製曠古所無是以交慶



明良徵韶成樂此集卷秩閒得以發其光華而極其  
典重也元奉

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  
棊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

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四卷師之  
詩閎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真情  
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肖於流派而自觀者衡量之  
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刻旣成欣聞甲子春

皇上繼美

前徽臨幸翰苑師之資最淡且掌院事



恩加太子太傅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模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然覽者當知吾師之志與師之所以持庶幾於雅頌閒求之矣

菽厓考古錄序

鍾君菽厓甘泉人名襄長于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郎廟蔬田之西左倚碧城右依綠圃花晨月夕每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衝寒敲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翦燭作詩于海棠花下舊遊固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菽厓以讀



書自娛耿介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  
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  
明年秋余以丁憂歸揚州君適病病遽卒余在苫次  
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從君子葵嘉索君遺書令  
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堂里堂爲寫錄之成四卷更  
爲墓銘余遂槩之于板以付葵嘉少暇當再錄其詩  
續入英靈集也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四百餘卷後之儒者  
或議之議之者以檢討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證索諸



本書間有不合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  
表其長而正其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  
三百年以時文相尙其弊庸陋謏僿至有不能舉經  
史名目者

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戡山空文講學之  
餘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  
時充宗起于浙東肫明起于浙西寧人百詩起于江  
淮之間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  
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  
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



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朏明之先發明荀  
虞于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僞于春  
秋指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詩  
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  
以畱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至于引證閒  
有訛誤則以檢討彊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  
欲訂其誤畢生不能也我

朝開四庫館凡檢討所著述皆分隸各門蓋重之也  
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  
于庸近者不少陸生成棟家藏西河全集刻版請序



于余因發其誼于卷末俾浙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塞人蓄一編以教子弟所藉以興起者較之研求注疏其取徑爲尤捷余曩喜觀是集得力頗多惟願諸生共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抉漢志唐志之微與試諸公皆不及精通經史故也予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鄭生勲奉先生經史問答來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



啟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以空論敵朱子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頃刻可見而卒不可踐萬全之學出于梨洲而變之則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憚迂遠也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竝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纓述矣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講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隨事



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於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若干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于學官在

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訛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注疏先已槩行今令子秉華等復



栞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尙有  
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  
元事鑑攷異大臣謚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  
栞將次第栞之以貽學者元旣心折於先生之學行  
又喜獲交於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  
之得聞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誌同學者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旣成屬元爲之序  
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  
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



詹爲歸焉古來爲才人易爲學人難先生少歲入詞館出使車聲華爛然旣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尤幸得先覩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爲主在唐如王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詩上者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視世之抱韓尊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淳厚用歐曾之法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高視今古天台齊宗伯稱其爲文不名一體體各造極非虛言也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法後漢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義疏惟易書左氏爲



後起者所奪其餘家法未嘗亡也自有破樊籬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納衆家自闢堂奧安知詩文不將駕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肯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然當涵濡既久其達之者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蹟寢寢乎周秦漢魏之間又足爲私心自用者關其口而奪其氣則才學之卓絕所以矩範後來者豈淺末之可窺測哉元學術媿未成立何足以知先生幸得序先生之詩文闡明先生確守家法之意挂名簡端有榮施焉元和蔣氏徵蔚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



蔣氏之歸書此質之先生不識先生以爲知言否也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誣故遇害

元

在京師聞餘姚邵學士

晉涵

云嘗見明景泰間通政

司舊冊內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

未能記憶

元

以此語仁和孫御史

志祖

御史云英宗

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舊冊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



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漫鈔謂憲宗於忠肅褒卹之典有加憲宗曾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爲揭之

### 西湖詁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爲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于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



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詒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詒經者不忘舊業且最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充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汝南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



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尙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

金沙港三祠記

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于前明南關權使陳



公調元祀熹懷兩朝諸賢我

朝太守張公奇逢復祀列代名賢于左廡分正氣先  
覺兩堂又于西廡移前太守李公祀之則又遺愛堂  
之權輿也鄉之人乃建遺愛堂奉相國李公之芳等  
并附祀鄉賢孝義之士故先覺較多此三堂之始末  
也乾隆間置吏修六一泉改堂廡爲佛宇遂以數百  
栗主納諸兩序外夾室中地極湫隘吾師大興朱公  
曾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  
且地狹甚亦不能廓之也金沙港有大閣數楹甚宏  
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人無定例集詁經精



舍諸生議之諸生言多可采而議各殊

元

遂以己意

定之曰正氣之言始于楚辭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  
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  
之言始于孟子在畎畝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  
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于孔子  
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浙民如鄭僑者不可也

元今

所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祀  
者有增祀者六一泉正氣閣列漢嚴公光唐褚公遂  
良宋公璟張公巡許公遠顏公真卿郭公子儀李公  
泌陸公贄白公居易宋林公逋范公仲淹歐陽公修



蘇公軾岳公飛韓公世忠洪公皓葛公邲文公天祥  
徐公應鑣明方公孝孺高公遜志于公謙孫公燧邵  
公經邦萬公燦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  
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高公攀龍周公順昌周公起  
元繆公昌期李公應昇周公宗建黃公尊素劉公鐸  
丁公乾學夏公嘉遇林公日瑞陳公士奇崔公文榮  
馬公如蛟劉公熙祚衛公景瑗朱公之馮范公景文  
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汪公偉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周  
公鳳翔施公邦曜凌公義渠吳公麟徵馬公世奇劉  
公理順申公佳胤陳公純德吳公甘來王公章陳公



良謨許公直成公德金公鉉蔡公懋德孟公章明蘭  
公剛中陳公龍正劉公宗周祁公彪佳黃公道周余  
公煌黃公端伯陳公潛夫王公道焜陳公子龍夏公  
允彝陸公培楊公廷樞黃公淳耀顧公咸建吳公爾  
壘姚公奇肩吳公聞禮葛公寅亮張公煌言朱公拱  
辰

國朝朱公昌祚范公承謨陳公丹赤葉公映樞劉公  
欽鄰馬公界高公咸臨錢公楞郎公斗金錢公嘉倫  
徐公尙介王公萬鑑徐公修一百五人今改嚴公光  
郭公子儀陸公贄林公逋歐陽公修葛公邨邵公經



邦陳公龍正葛公寅亮皆歸先覺堂正祀徐公修歸  
先覺堂旁祀宋公璟李公泌白公居易范公仲淹蘇  
公軾韓公世忠朱公昌祚皆歸遺愛堂六一泉先覺  
堂列宋趙公抃楊公時張公九成王公十朋呂公祖  
謙楊公簡元仇公遠明宋公濂方公孝孺王公琦姚  
公夔陳公選章公懋李公明宋公應昌王公守仁盧  
公雍盧公襄茅公瓚茅公坤凌公立高公儀勞公永  
嘉陳公善柴公祥凌公登名凌公登瀛楊公廷筠張  
公懋忠王公思任陳公雲渠張公蔚然洪公瞻祖李  
公元暉李公之藻李公流芳陳公肇盧公復柴公應



槐盧公昊盧公璋劉公宗周翁公汝遇聞公啟祥聞  
公啟禎柴公紹輝柴公紹勳郭公嗣汾郎公兆王徐  
公尙勳艾公南英章公國佐柴公世埏吳公大冲錢  
公喜起徐公繼恩徐公復儀張公元微吳公之龍嚴  
公調御嚴公武順嚴公敕宋公賢徐公恕張公元  
國朝茅公起龍淩公萃徵陳公晉明汪公澄汪公渢  
陳公麗明徐公繼聖張公遂辰張公嵩朱公之錫胡  
公亶趙公廷標高公偁虞公穆吳公鑛詹公惟聖徐  
公旭齡嚴公沆顧公豹文嚴公會渠洪公秉銓洪公  
吉臣盧公琦盧公璉徐公潮汪公霖虞公鈞應公撫



謙王公修王柴公紹炳陸公圻陳公廷會胡公介張  
公右民章公士斐陳公祚明陸公嘉淑吳公震衛俞  
公時篤王公至健陸公堦陸公堦孫公浣思王公佑  
賢陳公張相陸公繁昭盧公之頤宋公鼎銓張公麟  
嚴公會契沈公近思柴公謙張公穎荀郎公廷泰汪  
公廷俊項公日永章公戡功章公撫功陳公會篁陳  
公會毅盧公蕤盧公麴洪公福星陸公進金公号跂  
宋劉公号何實劉公萬祺周公号于宣章公号長王  
趙公号梓木章公号程伯方公擢周公拱辰趙公号  
遜志張公元呂陳公季方盧公必陞趙公啟裕呂公



蘭一百四十四人今改徐公復儀入正氣閣改盧公  
襄入遺愛堂方公孝孺劉公宗周本在正氣閣茲重  
出除之其栗主事蹟未經考得者正氣閣之朱公拱  
辰先覺堂之洪公福星金公跂宋劉公何實劉公萬  
祺周公于宣章公長王趙公梓木章公程伯趙公遜  
志張公元呂十一人製成木主而別藏之樓側俟考  
得再列之左右今暫除之六一泉遺愛堂列明周公  
新王公世貞王公在晉薛公應旂樊公良樞李公文  
奎陳公仕賢甘公士价張公延登劉公一焜許公豸  
陳公調元



國朝馬公如龍李公之芳金公鉉王公隲趙公士麟  
王公國安崔公爾仰鄭公開極周公清源顏公光燾  
金公之俊胡公作梅彭公始搏馬公豫于公敏中趙  
公宏燦王公世臣傅公澤淵高公熊徵張公奇逢李  
公洊德通判王納公興安黃公在中三十六人舊碑  
附載項公景襄田公逢吉張公希良遲公惟培李公  
鐸吳公垣五人今改項公景襄入先覺堂金公之俊  
通判王二人除之其定爲增祀者于正氣閣增宋張  
公憲卓公敬沈公鍊翁公鴻業顧公王家許公文岐  
王公鍾彥宋公天顯于公騰蛟翁公之琪楊公振熙



吳公正道王公志端王公纘爵趙公景和徐公石麒  
張公國維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陳公函輝  
朱公大典傅公巖俞公元良都公廷諫湯公芬周公  
允吉二十七人于先覺堂增晉謝公安宋沈公括宗  
公澤趙公汝愚朱文公熹王公應麟元許公謙明商  
公輅

國朝固山貝子公福喇塔陸公隴其十人于遺愛堂  
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宗憲阮公鶚戚公繼光  
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或曰  
互遷之義旣以孔孟文山之義律之矣增也除也有



定例乎曰無之六一泉之三祠以先覺爲稍濫其間至有不可考其名籍者姑以有其舉莫敢廢之義多存之而以實不愧爲先覺者爲南向正祀有事功者爲西向旁祀有學行者爲東向旁祀其三祠主之位次舛亂者爲釐正之并悉標舉其爵秩增者不勝其增今則以己意所最重者增之未必盡符乎人意也如以爲未善則俟後之能修建者增損之此金沙港三祠之事也三祠共爲大閣五楹閣之上南向爲正氣閣北向爲遺愛堂閣之下南向爲先覺堂北向則水榭與花神廟隔水相向其工畢于嘉慶八年夏六



月浙江巡撫前浙江學政揚州阮元刻碑記之并列  
序今所定三堂名位于碑後董斯事者鹽庫大使婁  
縣許元仲書丹者錢唐高塏

荊州害金洲考

荊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害金乾  
隆五十三年荊州萬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  
成公來荊州相度江勢以爲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  
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冀挑江流而南之以  
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荊州兵兼閱江隄  
計自造磯後保護北岸誠爲有力但不能攻害金之



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爲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尙通舟冬竟涸焉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平聲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卽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卽古方城宋荆南置制使趙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諱改萬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



書毛佑之擊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宋至唐  
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數十年後安知江之  
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余言以詒來者或謂荆江  
舊有九穴  
今惟南岸席渡口調絃口二穴尚通北岸郝穴等口  
皆塞議開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勢之  
不同也虎渡調絃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  
湖水不漲湖低于江江水若漲則其分入湖也尚易  
若至春夏間洞庭湖水已漲由岳州北注于江則此  
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緩矣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  
則虎渡之水尚且倒漾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余  
于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穴水平緩竟有不流  
之勢矣至于郝穴則內低於外更無可  
開之理惟冬洩內水于外尚便利耳

### 江隄說

古江自岷山導源會漢分三江入海故其就下甚暢



然其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巴蜀漢中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之地方千萬里泉源雨潦刷滌于巖壑坡陀之間掘發于隴畝溝渠之外膩泥細沙流入長江洪波大濶鼓之東下晉以後先淤塞浙江之南江唐以後又淤塞高淳之中江今惟有揚州北江一江而已金焦兩山之東在漢皆爲大海唐以來漸淤漸遠今遠至海門外數百里矣揚州江都縣之瓜洲唐在江心今連平陸矣焦山北之佛感洲康熙間始漸淤高今成大鄉矣凡此江尾海頭所淤之新地皆江漢上游之泥沙所積而成之者



也自荊州下至江南兩岸皆隄隄內民田古高于江  
今則江高于田者蓋因有田之處皆築隄以防水水  
所不到泥沙亦不得而淤之使不築隄以防之則隄  
內之地歲淤分寸之泥百年亦必積丈尺之土久高  
于江矣故江水之所以日高者三江塞其二且江南  
海口之遠也江愈高田愈低隄愈險誠末如之何矣  
黃河由大梁宋曹入淮北日見其高亦安東以下淤  
遠故也

河若北行泛濫岱北若南下則淮揚之間  
積土矣故河必使中行雲梯關尤爲難治

###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市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爲內外適中扼要之地



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逼  
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鷄  
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  
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  
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卽昔人所以不於  
此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瀾漫而沙厚積於遠水  
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近此山  
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  
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  
百廿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 神廟藥局兵房畢



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櫓鎮遠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內新建獵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遽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



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  
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通鑑訓纂序

北宋學者當推司馬溫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  
未有成書僅成類篇小學一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  
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  
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炤之音釋  
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嚴衍之補皆于此書爲  
有功至于溫公當日領袖羣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  
棄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知其所由來



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差異又安能  
是正乎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予史百家亦無不  
通于通鑑讀之尤審就已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  
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  
博審決甚精昔胡梅磻等未能通經故僅立乎史之  
後今江君由經子百家而及于史蓋立乎史之前譬  
如挽十鈞之弓者更挽百斤之弓裕如矣使具此精  
力學識在彼之時溫公必引置劉范之右此江君所  
以有古人不見我之恨也

史炤通鑑釋文跋



通鑑釋文宋史炤撰炤字見可眉州人嘗爲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其曾祖清卿爲縉紳所宗蘇氏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資治通鑑釋文在宋時舊有二本一爲司馬公休注刻於海陵郡齋者名爲海陵本一爲史炤撰爲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以釋文附注本文之下者名爲龍爪本自龍爪本行而海陵本廢自胡三省本行而龍爪本又廢直齋書錄解題稱公休名康爲溫公之子史炤之書與公休大略同而加詳焉炤蓋因其舊而附益之然則炤書本是康注宜得涑水著書遺意乃三省作辨誤摭其一



二缺失詆史者且以詆康未免太過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學不甚究心大率承襲史氏舊文偶有改易輒成罅漏此本近代藏書家鮮有著錄惟吳門蔣氏有宋槧本前有紹興三十年三月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卷數相同王海稱其紹興三十一年上則當日固進之於朝不可以胡氏一家之言而細之也

#### 四史疑年錄序

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



言之欲於史有所請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曷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其中如因張湯之母而推湯傳周陽侯侯上脫懿字顏師古誤爲趙兼因曹大家傳而推知文選東征賦永初有七爲永元有七之訛等事頗有証據至於沈約之書則尙未能從事予曰南北朝以後書籍漸多是須博覽未可但據正史此非婦人所能勿勉強爲之反多遺漏也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歸然



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厨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

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

#### 四庫

賜以圖書集成亦至顯榮矣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中繙所藏書其金石榻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縣志時卽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厨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十三年以督水師復來寧紹台道陳君

廷杰

言及之陳君請



觀其目遂屬府學汪教授

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

之刻既成請序焉余聞明范司馬所藏書本之于豐

氏

熙坊

此閣構于月湖之西宅之東墻圍周迴林木

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闌闌相遠寬閒靜閱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沒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厨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厨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



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讀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教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

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觀察刻目錄旣成卽以板畀其後人庋閣下甚盛舉也余更有望者此閣所藏五萬三千餘卷皆明天啟以前舊本若明末暨

國朝之書概闕焉范氏子孫若有能繼先業而嗜典



籍者以哀藏繼之則書益以富矣且閣不甚高敝木亦漸朽新而增之不益禕歟又案甬上耆舊傳曰范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事忤之勛譖于帝下獄廷杖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郡人也嵩之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蕃怒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踣之適高其名遂得寢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歷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擒劇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濠居村設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粵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



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徹屠大山亦里居人稱  
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翳然性喜  
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  
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  
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因並錄之以見司馬事實又  
黃梨洲先生有天一閣藏書記亦錄而刻之於卷首







擘經室二集卷八

奉

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我

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

臣

鐵保采輯八旗詩進

呈乙覽蒙

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

製序以弁其首誠

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隨經鐵保奏請命

臣刊

刻并恭撰跋語於後奉



旨俞允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伏讀

御製序文仰見

皇上於右文成化之中兼肄武習勤之意敬

天法

祖垂訓諄諄以品端心正爲先公忠體國爲尙凡茲

臣僕獲覩

宸章無不感激奮興竭圖自効何敢忘勞耽逸專事

謳吟我

朝

聖



聖相承勵精圖治

萬幾餘暇間及篇章

鉅製鴻編永垂奕禩涵濡既久自

天潢貴裔以及勳衛文武之臣或近侍

巖廊或宣勞行陣或致身館閣或敷歷封疆皆能以  
忠愛之忱發爲咏歌之什允宜蒐采勒爲成書茲鐵  
保所輯自崇德辛巳後莫不詳加甄錄格取其正詞  
取其真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自今以往  
億萬斯年

景祚洪延



文明日啟則繼斯集而作者日益以富是書於嘉慶九年九月開雕四閱月而工竣臣幸躬逢其盛綴名簡後祇遵

聖訓忠孝爲本詞章爲末

奎文示教日月長昭正不獨斯集之媲美廣颺和其聲以鳴

太平之盛也已

恭注

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欽惟我



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  
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巍巍乎

帝德

帝學煥乎久著于文章哉

臣元

伏讀

味餘書室隨筆乃于

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  
教之大端愷切肫誠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然唐  
臣賈行章公肅尙有帝範之注其詳見于

四庫書提要

臣

愚以爲我

大清之治上掩漢唐

臣

雖謏陋秉



皇上之教任使內外于唐臣賈行等亦未敢多讓是以紬繹

皇言敬爲之注

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二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爲貴涵養太和歸于中正第二章論爲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尙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侈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于君身第七章論正己之



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第八章論臣道忠  
純學須寧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  
方先濬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第十章論安民之  
道在于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  
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惠第十二章論至  
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  
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心悅服第十四章  
論五倫達道皆止于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  
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驕不憂存理屏欲第十  
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



十七章論晉獻內亂五易其主晉文雖譎尙扶舊業  
第十八章論晉悼入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  
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言文王皇華使獲  
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幅富安貧義利之辨必  
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意傲刻侈  
佞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晏嬰溥利申韓墟國欲  
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寬  
大光武豁達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  
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  
本儀爲禮末禮主于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



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逢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  
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  
八章論黃鍾之數萬事根本聲律身度天地合德第  
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于民垂拱不  
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  
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  
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斂必亡民足  
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縣長  
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  
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之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



不可害心鑒小養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  
不假僭竊不生出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  
稼穡饑饉關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  
章論天下要塞據于形勢地利所在九重人和第三  
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  
第四十章論皇矣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  
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諸孝朱均自棄彛倫心性盡  
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  
匱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尤在察奸有  
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于才可以大



受有才者教恃才者敗第四十五章論思不出位各盡其職克去己私不驕不倍第四十六章論易道研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于深第四十七章論天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閒久道化成第四十八章論民心所存卽爲天命畏天敬天畏民勤民第四十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久不息參贊化育第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宅心寬仁慎獨宥密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體用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憂民救民作民父母聰明誠信恭己憲天以上五十二章皆九經四書之正道名言



廿二史通鑑之治理大義諸子百家大學衍義等書  
無所不包誠由

皇上文學淵博深于古文之法故氣盛理明所舉經  
籍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而物之大小畢浮以臣學  
殖淺薄雖博爲引證猶多舛漏未能發明

聖製於萬一謹錄成二冊恭呈

睿鑒臣曷勝惶悚戰慄之至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欽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



恩教稠疊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

特命如

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

諭士子願讀中祕書者就閣傳寫所以

嘉惠藝林

恩至渥教至周也四庫卷秩繁多嗜古者未及徧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

士鈔錄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

江署布政使司

臣

謝啟昆署按察使司

臣

秦瀛都轉

鹽運使司

臣

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

臣

吉慶



恭發

文淵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  
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臣阮  
元本奉

命直

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

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

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閱二閣感

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

命視學兩浙得仰瞻



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  
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

文治涵濡歡騰海宇豈有旣歟臣是以敬述東南學  
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

皇上教化之恩於萬一云爾

瀛舟書記序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

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幫四總兵三  
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六七十艘箬橫小幫  
浙盜二十餘艘予造巨艇大礮尙未成而五年六月



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蕩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

旨以總兵勅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寇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鳳尾水澳箬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鎮大船大礮之力然蔡牽尙竄于閩浙閒也七年冬蔡牽疊被浙兵勦逼惟餘二十四船遁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舶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第爲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劫得船米會合粵盜朱漬



遂復人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溫州胡總鎮在閩被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蔡牽尙在閩續出之黃英幫已於十年春在王環投誠所餘者和尙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負

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廬偶檢數年來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間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礮籌畫糧餉諸舊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間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有與提督蒼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



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  
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爲改  
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繩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  
十數日工刪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爲六卷存之  
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弟仲嘉別有洋程  
筆記二卷厯敘兵船盜船往來勦獲起滅之事亦頗  
詳明可與此相輔因附錄于後丁卯二月

洋程筆記序

元前任浙江巡撫數年中蕩平夷寇等事有案牘冊  
籍可稽弟亨因采之爲洋程筆記二卷元奉諱家居



時有李忠毅公之事蔡逆愈猖獗攻臺灣立僞號稱  
王元復任浙撫時張阿治投誠後蔡逆乃族滅亨復  
有後記一卷臣敬讀

皇上御製詩集中庚午春勝聯句詩注云浙洋土盜  
鳳尾水澳箬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爲猖獗撫臣阮  
元派令總兵岳璽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箬黃幫匪  
在太平縣屬之狗洞門等處遊奕肆劫因飭舟師出  
其不意于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礮齊施轟斃  
無數獲牽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  
十餘名箬黃幫自此勦滅始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



南夷艇爲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間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幫旋卽駛退因籌兵進剿適颶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簸蕩擊撞覆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漂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遼遠島嶼通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爲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爲最朱瀆次之朱逆由粵竄閩尙剩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



守備黃志輝坐船撞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  
船殺賊無算餘船潰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于此  
次被礮轟傷旋即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  
潛逃浙江之魚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  
船躡蹤追及閩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  
剿直抵温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  
船舢舨邊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去斷其後舵逆  
船遂沈該逆同伊妻被浪捲沒夥衆盡散淹斃二逆  
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閩浙兩省自朱渥張  
阿治投誠後全境俱已肅清而粵省尙剩烏石二一



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聞奉旨查明伊等果出自至誠卽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意存攜貳竟以乞降爲緩兵之計仍敢連艘伺擾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詭飭令舟師探剿躡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全行擒縛并擒首夥烏石大烏石三鄭耀章楊片客等百數十名餘匪殲滅無遺自此鯨鯢剪盡海不揚波陬澨騰歡共樂承平之宇矣

臣

元并敬錄冠于兩記之首戊

寅六月



淮海英靈集序

吾鄉在江淮之間東至于海漢唐以來名臣學士概可考矣我

國家恩教流被百餘年名公卿爲

國樹績其餘事每託之歌詠節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輩出其間雖不皆藉詩以傳而鍾毓淳秀發于篇章者實不可泯元幼時卽思輯錄諸家以成一集而力未逮入都後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奉

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遙徵訪較易遂乃博求遺籍徧



于十二邑陳編蠹彙列滿几閣校試之暇刪繁紀要  
效遺山中州十集之體錄爲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  
壬集收閨秀癸集收方外虛己庚辛三集以待補錄  
曰淮海英靈者宋高郵秦少游嘗名其集曰淮海唐  
殷蟠選唐詩亦曰河嶽英靈集矣書成雕板用廣流  
傳余之錄此集非敢取鄉先生之詩衡以格律而選  
定之也亦非藉已故詩人爲延譽計也廣陵耆舊零  
落百餘年矣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已刊專集漸就  
散失近年詩人刻集者鮮其高情孤調卓然成家者  
固多卽殘篇斷句僅畱于敝篋中者亦指不勝數亟



求之猶懼其遺佚而不彰遲之又久不更替乎且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耆舊之逸轍采淮海之淳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

### 廣陵詩事序

余輯淮海英靈集旣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零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



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檢付弟亨子常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爵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尙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輩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尙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



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  
居沛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  
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濫觴耳

### 皇清碑版錄序

元數年來仿朱子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  
大珪名臣碑傳琬玉錄之例閱文集數十百家及碑  
誌搨本爲

皇清碑版錄數十卷歸里後復屬丹徒王柳邨

豫補

輯之又幾十卷茲不過隨時鈔錄之書是非去取次  
序先後皆無義例也



江蘇詩徵序

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

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

國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淮海英靈集刻之復  
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  
卯間伏處鄉里見翠屏洲王君柳邨儲積

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所輯名之  
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柳邨遂益肆力  
徵考於各家小傳詩話尤多采擇嘗下榻擁書於焦  
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魄相盪  
鐵冶



亭制府聞而異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  
守歸愚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  
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  
尤多可謂摭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  
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爲一百八十三卷屬  
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  
在浙時從事於此束其橐入粵同里江君鄭堂藩許  
君楚生珩凌君曉樓曙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刪訂  
校正之梓人告成哀然巨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  
亦不虛致此力矣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欽惟我

皇上文啟重光學承道統體仁孝以繼德本忠信以臨民海內之士莫不身被

至教中心誠服況懷牒入京師親見

備禮敷政者哉本年己未會試

命

臣

朱珪爲正考官

臣

劉權之

臣

阮元

臣

文寧副之

伏念

臣

江淮下士學識庸愚由

內廷翰林洊陟卿貳受

恩逾格感激之忱與悚媿之念交摯焉茲承



任使襄校禮闈臣矢竭顓蒙虛公將事伏思校數千  
人之文藝必當求士之正者以收

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  
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  
文略可見之文之淺薄庸俗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  
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淡於學行者萃其精而遺  
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簡牘之間或多流露矣故臣  
愚以爲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  
學之文且

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



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教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  
皇上內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  
磨期無負乎

皇上教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

聖人願趣左右者實

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篤啟之也

兩浙輶軒錄序

余督學浙江時輯淮海英靈集成蓋江淮間一郡之  
詩采錄尚易欲輯江蘇一省之詩則力有未能繼思



余督學于浙乘輜軒采風非力之所不能爲也爰訪  
遺編求總集徧于十一郡自

國初至今得三千餘家甄而序之名曰兩浙輜軒錄  
嘉慶三年書成存之學官未及堦板六年巡撫浙江  
仁和朱朗叅錢塘陳曼生請出其藁願共堦之乃畀  
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別爲條例以志其詳此雖余  
少年好事之所爲然力有可爲者則爲之耳未計其  
他也獨念吾鄉自

國初至今詩人輩出他時或有好事者乘使者車至  
大江南北輯而錄之乎是有望焉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旣梓行矣其間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爲置吏之政不復能從事于此楊孝廉秉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槩板行之就正于予予繙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鉅卿名士本不以入錄爲重而錄詩者不可遺之至如一介之士或恃聲律以自表見與其刪之毋寧存之故元于此補錄者不泰一人也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問取士之道宜先行誼而後文藝顧文則易知行難



驟考當若何觀察以得其實歟以四書義取士垂數  
百年明初勦襲成書爲五經大全錮蔽士人耳目至  
我

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疎雜濫之弊歟  
得人之法在於命題務隱僻則困英士偏一體則棄  
衆才當若何平正體要使人各能盡其所長歟鄉試  
則二三兩場功半頭場歲科則防弊之力半于閱卷  
當若何勤敏以督房考而肅關防歟士之治經史者  
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疎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  
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



長教其偏以求全歟江浙爲人才淵藪被

國家太平之治百餘年矣化顓蒙以學業榮草茅以  
科名諸生他日苟有膺取士之任者宜若何虛懷誠  
求勿遺佳士以酬

聖人教養之恩于萬一也其悉對母隱

己未會試策問

問孔子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執禮易有三而周易獨  
傳漢晉唐宋說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乾坤象龍馬  
用九六然則象數可偏廢歟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  
有詩而後有韻律歟或詩韻必取同部閒有分合然



歟同部假借轉注能言其例歟詩中訓詁見於爾雅者幾何未見者幾何尙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蔡傳解句讀可別白參解否堯典中星至周而差恒星東行確可據歟三江舍經文則支條歧出淮泗何以通荷敷淺原三毫確在何地儀禮宮室制度若誤則儀節皆舛試舉正之鄭注後孰精其業試指數之周禮小司徒田賦與司馬法異而同歟鄭注讀爲讀若之例與許慎同否禮記月令節物可與夏小正呂覽諸書參考歟經注正義訛脫可校補歟我



國家經學昌明其名舉所知以對

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  
紀傳並重孰詳孰闕歟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歟  
史通所論得失參半歟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  
前何所本後何所續歟二劉范祖禹胡三省輩有功  
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做袁樞以後誰爲繼  
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載治亂  
之蹟疎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耶我  
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  
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闡要



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宋明間位并存年號  
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紹春  
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徵體用之學歟  
問察吏所以安民也民生艱易賴乎守令守令廉貪  
視乎大吏虞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治此允釐之  
要也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  
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當若何循名責實乃有  
裨於官箴民命歟兒寬當課殿民爭輸租張綱卒於  
郡寇亦喪服究何實以臻此廣漢孫寶同尙嚴威張  
霸張堪皆崇德化寬猛何以相濟歟楊震遺子孫以



疏食陸贄受刺史之新茶廉吏所爲可指數歟袁安  
爲河南尹名重朝廷范純仁識吳仁澤起於簿領儲  
材采望可期大法小廉歟韋皋侈橫亦務葢藏德秀  
賑饑親行邨谷民生安危不基於此歟明孝宗朝六  
卿得人則賢能輩出正內以飭外察吏有漸更有本  
歟我

皇上躬先仁孝舉錯大公董正官方肅清綱紀賢士  
乘時敬應其各言爾志

問弭盜之法寄於軍政周禮司馬掌兵而追胥竭作  
屬之司徒掌戮禁暴隸于秋官然則兵法與教刑通



歟漢制南北軍而郡守卽爲將唐制彍騎而裴李奏  
厥功宋則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陝西有保毅強人  
荆湖有義軍復有川陝土丁涪州義軍夔州壯丁然  
則團練精銳隨地皆可弭盜歟韓琦籍陝西義勇程  
琳以廂兵補募兵司馬光言鄉弓手不宜刺充正軍  
利弊可晰舉歟王安石減兵節財變行保甲何以有  
流弊歟蘇軾疏河北弓箭社事宜其說可採歟用兵  
弭盜在乎將略若明項忠之擒滿俊彭澤之平河南  
四川韓雍王守仁之破斷藤峽其謀勇可述歟剿撫  
兼行必先勦而後撫若原傑撫荆襄流民四十餘萬



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其方略可法歟我

皇上廟謨勝算

簡命經略勦辨川陝餘匪俾戮其渠首赦其脅從  
德威並用計日蕩平多士盍考古而抒所見焉

海運考跋

以海運易河運不特數百年舊章不可驟改且數萬  
丁伍水手失業無賴亦爲可慮然近年河運屢屢梗  
塞且天庾無多儲萬一南船不達則嗑而不食可爲  
寒心者也嘉慶八年十一月欽奉

上諭爲預籌海運一事卽與僚屬盡心集議外訪之



於人內稽之於古知數百年來民生國計籌之未嘗  
無人徒以目前牽率之時萬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  
嘗試於一旦故入告之章曾有海運非必不可行之  
事然非萬不得已而後行之之語蓋不敢決然行之  
亦不敢決然不行之也後得

皇上福庇河流順軌其議亦寢然九年十月洪澤湖  
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黃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糧船全  
不能渡因開祥符五瑞閘放黃水之上流入湖減黃  
助清于是清黃始平復開小引河數里飛輓各船始  
能渡河當引河水未通時七省齊奏備駁運之法然



以七省數百萬之糧用小船以萬計方可達淮民情  
必致擾動浙省尤少船須向外江爭先封僱費尤鉅  
勢難全漕皆歸駁運不得已乃暗籌海運一法十一  
月招致鎮海縣由北來南之船約得一百餘艘此種  
船聞松江上海尚有二百餘艘約可得四百艘每艘  
可載米一千五百餘石畧用兵船護出乍浦卽放大  
洋其裝卸之程腳價之費俱與之議立章程以待不  
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較河運省費三之  
二後以河道復通遂不復用然未雨之綢繆聖人不  
廢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東南之力竭矣運費



增則民力困運費減則民力紓因重理舊說凡攷之  
于古與參之于今者纖悉著之于簡都爲海運考一  
冊昔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  
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  
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迂儒過爲遠慮請  
于無事之日尋元人海運之故道云云則元猶此志  
也夫以

聖人御世山川效靈亦不必尋蹈故轍以爲千慮一  
得之效而以臣子過計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  
棄去綜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漕十分之幾試



而行之可乎嘉慶十年春

海塘肇要序

浙江海塘爲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民田廬舍所關國計至重晉唐以後南江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亶出入南北兩岸俱無所害自嘉定十二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趨於北海寧州南四十餘里淪入海水而禪機河莊兩山間中小亶旋刷旋淤不能不藉塔山石壩以殺其北衝之勢且使大潮不得闌入以爲汕刷之資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乾隆二十七年翠華南幸軫惜民瘼親臨閱視見其橫截海中直偪



大溜因斷白

宸聰添設坦水竹簍木櫃隨時鑲築遂爲東南永奠之基夫海猶河也治海而不安其性猶弗治也恭讀聖製閼海塘記視塔山誌事諸碑文知東南六郡數十年安恬之福非

大聖人不能總其樞要者可耕鑿而罔知

帝力乎元自庚申撫浙捍禦多年今

聖天子厪念要工月披圖奏繼

先志也元嘗虞治河有書而治海無書治河如潘靳諸書雖用力不必盡同皆能發明水理確然措諸施



行而治海自翟均廉海塘錄一書之外新志缺而未備是亦未窺今

廟謨之所在矣爰于嘉慶六七年間屬門生陳編修壽祺纂成全志三十卷繼因奉諱去官未及梓行東防同知合州楊君蒞任後究心斯事請其稿于元而加以刪葺別爲海塘肇要一書以續長白琅公所輯新志歲戊辰元復來撫浙又期年而此書刊適成來請序其書以修築工程爲要而考古次之浙之官士可仰識

聖澤之高深且知坍漲之形勢工用之準則矣



嘉靖摺紳冊跋

余家藏嘉靖摺紳數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冊  
題曰摺紳至外省一冊則但題曰仕宦備覽若河間  
紀氏所藏順治十八年摺紳則無分京外皆曰摺紳  
矣冊中于都察衙門旣列各省總督撫按而各外省  
又重列之已駸駸乎不列于京職矣故冊首葉題曰  
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鎮摺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  
舊之不隨省也其外省總督則陝西三邊四川一員  
江南江西一員福建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兩廣  
一員雲貴一員漕運一員河道一員共八員巡撫則



提督操江兼巡撫安慶徽寧池太五府廣德州兼轄  
光州固始黃梅廣濟湖口德化地方一員順天河間  
永平三府宣府一鎮密雲等關一員直隸保定直順  
廣泰地方紫荆等關一員山東一員山西太原等處  
雁門等關一員河南兼河道一員陝西一員延綏一  
員寧夏一員甘肅一員總理糧儲巡撫江寧等處地  
方一員浙江一員江西一員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  
處一員福建一員湖廣一員撫治鄖陽等處一員偏  
沅等處一員四川一員廣東兼鹽法一員廣西兼鹽  
法一員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一員貴州兼督



理湖北川東等處一員鳳陽等處兼理海防一員共  
二十四員總督皆兼兵部尙書或兼右都御史或兼  
左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或兼兵部左右侍郎或兼右  
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其江南省督撫按之後則  
列江南等處左布政一員右布政司兼錢法一員按  
察使一員提督江安徽寧池太廬鳳八府滁和廣三  
州上江學政按察僉事一員提督淮揚蘇松常鎮六  
府徐州等處學政按察僉事一員外省提鎮亦列京  
職在鑾儀衛衙門中或兼左右都督或兼都督僉事  
銜外省亦各隨省列之凡此皆足以資考證也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爲經緯者也人事月改日  
易而終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縣山川在漢某年  
爲治爲亂在唐某年爲失爲得賢良之拊循忠烈之  
嬰守災害利弊前史具在修郡志者是宜專立一門  
以備考覽揚州太守伊公秉綬以修圖經之事訪于  
余余爲立事志一門凡經史書籍中有關揚州府事  
者編年載之始于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迄于順治  
十六年賈質死瓜洲之難纂修諸君依余言撰之成  
六卷三千年事粲然畢著矣太守以憂去官此六卷



稿與各門稿本皆存余家余除服入都巡鹽御史阿公

克當阿

續修府志延余門生姚文田等撰之余以

此門授文田曰勿可改也故此門至今刊成獨詳備特名事志曰事畧耳又立氏族表一門氏族表者仿唐書宰相世系表爲之者也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族新貴儒門以此爲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鎮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由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卽如江都甘泉儀徵之耿氏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興化李氏高郵



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  
勲爵督撫等官家自爲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  
惜余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也又立圖說  
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  
保所管之地繪爲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  
內爲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  
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  
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卽成一鄉聚四鄉卽  
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  
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爲圖經也惜在官不能集事圖



說一門遂止矣余在雷塘嘗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爲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屬其頒之縣爲式使各保具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堡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具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頒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欲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具圖也余瞿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幸地保之未具圖也使再促之未有不轉斂錢于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雷塘一圖余載之雷塘墓記篇後可覽而知其概也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西湖葛嶺之下舊有吞金祠祠後有墓墓爲吳烈婦所葬烈婦姓戴初與錢塘學生吳錫居比鄰戴父死哭之至失明人呼爲孝女因聘焉旣歸後數年而錫疾戴侍湯藥知不治請先死錫曰吾未死而汝死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將屬纊呼弟鏞曰汝嫂將必死我死屬家人伺之及死戴以首觸棺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吞金不得死乃密壞玻璃瓶吞其廉腸斷嘔碧血數升死里人祠之事載毛西河檢討所爲墓誌視其家所藏傳記加詳吞金者志烈婦之志也烈婦之死或以



玻璃不成辭故以吞金志之乎祠旣毀墓將不可識別其後裔因梁山舟學士爲之表乃復建坊於其地余前任浙撫時曾訪其墓入祠揖其栗主焉嘉慶十四年春暮吳氏後人以此卷請題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矧烈婦之志有不可得而泯者乎是亦守斯土者之宜急與也爰具書以歸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予之奏改吉蘭泰鹽爲任商自運自售不定鹽額而止水運於皇甫川增河東鹽課八萬餘引也客有難者曰曷爲稅權乎余曰稅若不定額耶則與余所改



不定引額無異定額耶誰其補所虧也且新設各官皆鹽官而改爲稅則當改鑄監督印改名不改實可勿更張矣客曰近年吉鹽爲內地商民之累曷絕之而以此鹽課歸地丁也余曰吉鹽累商及民者賠課洒派也今已請弛之曷累焉昔河東鹽課歸地丁爲課數始自

國初故可也今吉鹽之課始增於嘉慶十一年若歸地丁是加賦始吾

君曷可也客曰有議以鹽池

賜還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體也余曰阿拉善部



在河套西卽古賀蘭山康熙初多羅禮無所歸

聖祖仁皇帝賜以此土孳遊牧者百餘年矣吉蘭泰  
乃其部之鹽池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任回民馬君選  
等販鹽侵路淮

皇上執回民罪之宜也瑪哈巴拉懼而獻其地

皇上收之使商運之亦宜也今曷與之且若與之亦  
當曰再

賞之不當曰還之客曰吉鹽不至晉二年矣民未聞  
淡食有議封禁之勿水運之者是也曷使內運焉余  
曰吉鹽性重味佳豔物能久利醬菹苟不貴民甚利



之若內運可以平潞鹽土鹽鄂爾多斯鹽之價藩民及塞外貧民賴爲生計者數萬人曷絕之客曰旣不可絕而今以皇甫川爲止是絕其半矣余曰藩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貧太貧則不安太富亦不安今半絕之所以權衡使適中也且皇甫川一大使耳能全絕私船乎皇甫川距河東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後河東私鹽必侵而北皇甫川私鹽必侵而南兩侵則兩爲平準焉民食裕而市價賤矣譬如南北二家之田中隔閒地六畝歲旣久南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兩私則不爭爭則官治之并閒田失之



矣客曰河東商易肯增引也余曰吉鹽二年不至晉  
河東之行無引之鹽必多特無實據耳然不敢久久  
則懼或發之余之許其增引知其實有可增也余之  
請止吉鹽於皇甫川蓋陰制藩部太富之計非爲河  
東增引計也客曰河東道但請禁水運商人以增引  
兼請何也余曰此道官與商同氣也水運當禁白禁  
之不在增引不增引商引當增則增之不在水運不  
水運若終固挾而求焉余將劾而請逮治之矣商知  
余之不可要乃終請增引而不復敢言禁水運也客  
曰唯唯時壬申五月二十九日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寧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



烏龍廟外全受頂衝潮撲民居之簷塘外桑田盡爲  
滄海海寧鎮海塢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  
險調劑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  
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  
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以奉告耳庚午秋日

嘉興嘉禾圖跋

嘉興馮鷺庭前輩以嘉禾圖卷來屬題句元案嘉興  
本嘉禾郡以地產嘉禾得名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  
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汎濫沈浸  
浙西三郡皆被災禾之已種者爛于水民厄且懼六



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閒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爲男士之知古者曰此卽吾郡所謂嘉禾也相慶以爲

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魚遊于民竈舟越阡陌帆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

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賤其值糴于民或以粥或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蠲緩地丁漕米數十萬石勿徵于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卹其卹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乘災鳩眾橫于鄉里余飭文武官擒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



此

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轉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  
省愆之不暇敢貪天和爲已力乎且田之終不能補  
種并禾而無之者尙比比也寒冬雨雪就食粥者尙  
萬人也余披圖感悚知此爲

天之恩

帝之德而已今

皇帝尙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聞于

朝亦未敢爲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云爾

硤川煮賑圖後跋



救荒無善策惟因時地制宜而已余撫浙無德屢致  
災嘉慶九年夏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賑濟借籽種諸  
政矣十年春蠶麥又失收民益困乃遵

欽定工賑紀事粥賑之法奏設粥廠於十五州縣凡  
三十四廠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卽分設一廠焉始也  
議者紛起以爲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爲  
婦孺必相踐而死又以爲人多必致疫又以爲司事  
者必侵蝕民無實惠余曰此數弊皆所素有但在人  
爲之耳于是每廠皆延誠實紳士委以錢穀煮賑之  
事官吏不涉手惟鉤算彈壓而已硃石惠力寺廠其



一也海寧馬君鉉以部郎居鄉平日好行其德委以  
厥務力任不疑余又薦原任臨海縣令尹無錫華君  
瑞潢助之其散籌分男女兩廠佛寺大蘆篷無雨淋  
日炙之苦貧民盪舟而來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柵  
柳礮爲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  
給以藥老病癯疾者別有廠婦女有厠篷終數十日  
無一人死于厥者粥濃厚皆遵余令以立箸不倒裹  
巾不滲爲度馬君及分司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盞  
饘餲者除領官銀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馬君皆  
力爲之以故硖石之賑尤盡善夫水旱之事不能必



無

國家休養之恩百數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畝者今數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災敵昔之十分災也倘不以此次煮賑爲謬數十年後若有荒歉或可做而行之或曰分廠賑粥不如分鄉散米余曰分鄉散米固善但一二縣之地有良有司善紳士爲之乃可若數十州縣必有流弊且賑粥專爲下下貧民供朝夕也若錢與米則中中下下人皆走索之反使下下之民短其賑期矣總之賑災無善策惟相時地之宜實惠及民而已馬君繪此圖屬華君示予并請題後是仁



者之用心也曷再以原奏及煮粥散籌各章程附錄于後俾後之人益有所考焉

重修廣東省通志序

元涖兩廣閱廣西通志乃嘉慶初謝中丞

啟昆所修

喜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及閱廣東通志則猶是雍

正八年郝中丞

玉麟

所修書僅六十四卷

四庫書提要稱其一年竣事體例牴牾未悉訂正且迄今九十餘年未經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爰奏請開局纂修之大略以廣西通志體例爲本而有所增損凡總纂分纂採訪校錄莫



不肩任得人富於學而肯勤其力三年有成奏進

御覽志三百三十四卷爲典一曰

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  
略十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海防曰建置曰經政  
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古蹟爲錄二曰宦績曰謫  
宦爲列傳八曰人物曰列女曰耆壽曰方技曰宦耆  
曰流寓曰釋老曰嶺蠻爲雜錄一共二十六門古人  
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  
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爲一圖沿海洋汎又爲長  
圖按冊讀之粲然畢著矣廣東通志舊有康熙十二



年劉中丞

秉權

所修之三十卷明萬歷二十九年郭

棐所纂之七十二卷嘉靖三十六年黃佐所撰之七十卷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之初稿四十卷各書多就殘佚惟黃志爲泰泉弟子所分撰者體裁淵雅塵有存本今求得之備加採錄元家藏秘籍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亦多採錄是以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覈至於

國初收粵平削尙藩諸鉅事則已載在

國史此志不得記之與廣西志同例也書成刊校爰



敘其後道光二年閏三月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欽惟

皇上聖德天縱

典學日新爲政本乎六經教士先夫儒術此我

朝

聖

聖相承之極軌也

臣 幼被

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  
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尙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



奉

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  
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  
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  
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別皆使  
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  
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  
卷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舊籍散失撰經典釋文  
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  
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臣撰是書竊



仿其意連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

御覽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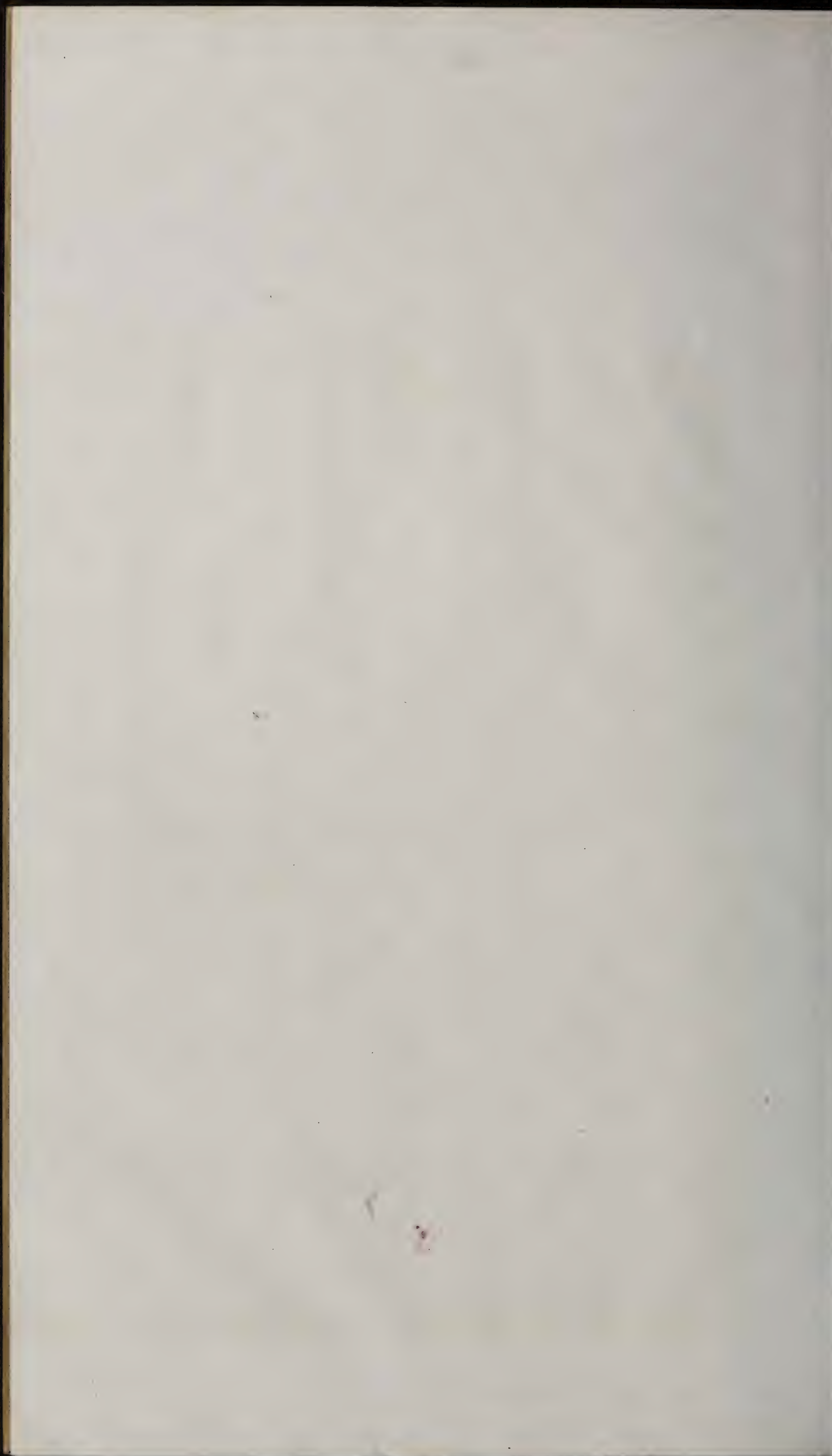
自維末學莫贊

高深妄瀆

聖聰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謹

奏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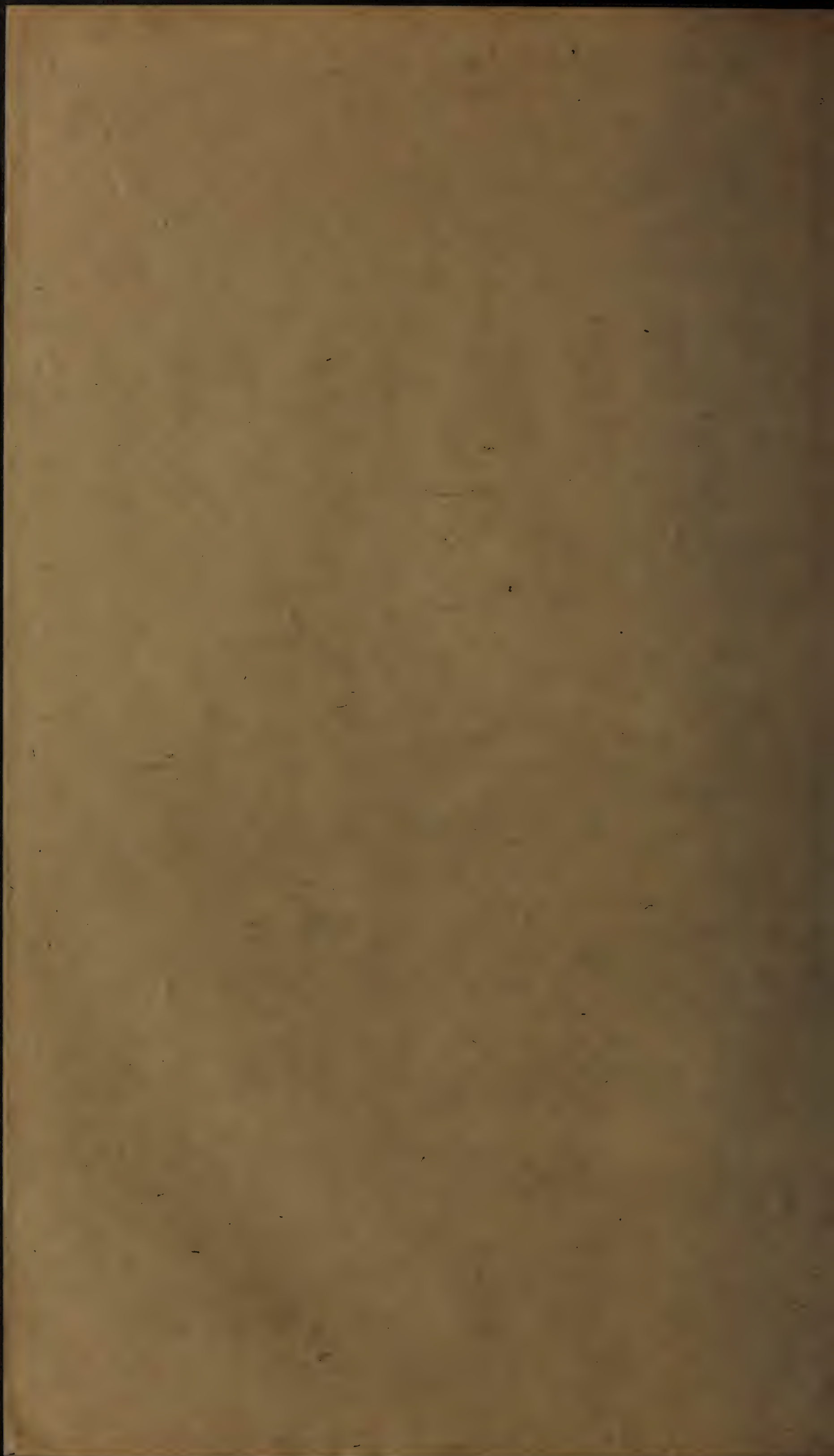


















擘

經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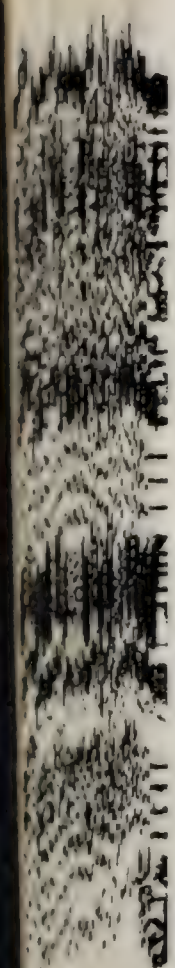
集

十















Ac 147  
J8  
Y46  
V1  
擘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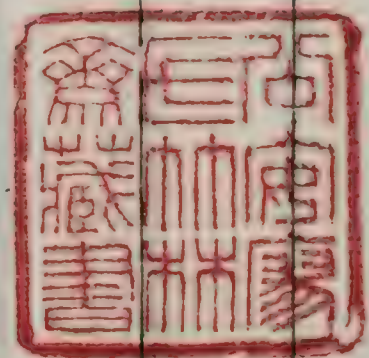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復程竹盦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王泉山寺錢鑊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礮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揭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甄攷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王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攷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蔗查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綠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邦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鵠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羣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郝戶部山海經賡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白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阮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擘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湛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



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  
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  
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  
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  
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  
金石可考猶有存  
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  
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  
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  
爲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  
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



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  
下真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  
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啟真  
書門逕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宣和王導初  
師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  
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

始爲大行

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

法因此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

始得而祕之

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

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加以真偽淆雜

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襲

卷一

三



當時已稱難辨

陶隱居答武帝啟云羲之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有代書一

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

僧智永為

羲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智永

見世南本傳

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

者為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道勁

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

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購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為八

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

見唐書藝文志

夫以兩

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之其

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惟尊南派故竇泉述書賦自



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

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

唐四人於北齊祇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義

獻諸蹟皆爲南朝秘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蘭亭一

紙唐初始出歐褚奉勅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

法旣成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

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詳見跋中唐書

稱詢始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

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

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



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

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

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

唐書本傳

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

諸書碑石襍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

也

詳見跋中

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

宗歎無人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

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

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

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

詳見

跋中

唐時南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



版人人共見。纖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譚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蕪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郗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義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尙風流。拘守舊法。罕有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迥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書者之名。卽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



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

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畧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

趙崔悅盧諶魏崔潛崔宏盧偃盧邈崔浩崔簡崔衡

崔光崔高客崔亮張黎谷渾沈含馨盧魯元黎廣江

強江式江順和屈恒高遵盧伯源崔挺游明根劉芳

劉懋郭祚沈法會李思穆柳僧習夏侯道遷庾道王

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嵩竇遵柳

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馥北齊杜弼李鉉張

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繪趙彥深崔

季舒蕭慨源楷賈德胄顏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

北周冀儁趙文深黎景熙沈遐泉元禮蕭撫薛溫薛

慎柳宏裴漢楊素虞世基虞綽盧昌衡趙仲將劉顗

房彥謙閭毗竇慶竇璉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

諶盧偃盧邈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見崔齊姚元標

亦得崔法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

潛書以爲過于浩也顏氏家訓云北朝喪



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惟  
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齊末  
秘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周冀儁趙文淵皆  
象藥方記書法極佳或元標筆歟  
爲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

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  
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  
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  
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啟法寺龍  
藏寺諸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  
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  
鍾王蕭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實成南



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  
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  
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羲獻正史具在可按而  
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爲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  
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爲後他族可歟北朝諸史  
崔盧之書自非朝廷文詔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  
無遺文尤善草隸崔悅與范陽盧諶齊名諶法鍾繇  
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  
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又谷渾善隸  
書黎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世傳其法高遵頗有筆  
札盧伯源習鍾繇法劉懋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  
思穆工隸庾道工草隸王由善草隸裴敬憲工隸草  
寶遵善隸篆劉仁之工真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  
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顯蕭慨善草隸源楷善草隸  
劉述工草書冀儁善隸書泉元禮頗閑草隸蕭撝善



草隸薛慎善草書柳宏工草隸虞世基善草隸虞綽  
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閻毗草隸  
尤善竇慶工草隸楊素工草隸竇璉工草隸凡此各  
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  
書勢筆陣圖等書其間惟梁王褒本屬南派褒入北  
之言皆未足深據周貴游翕然學褒書趙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  
至于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  
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  
風格据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  
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  
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  
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訾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



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  
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  
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  
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  
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禕歟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  
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  
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  
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



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尙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爲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



未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  
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  
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  
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  
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  
頭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  
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  
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  
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  
南朝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



尙字全變爲眞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卽以焦山瘞  
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校體似相近然妍態  
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  
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  
甌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  
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  
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  
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懸仲  
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廈細旃之上勅文臣大  
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襍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稊聶體稟等字非破體即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咲彤虞廟堂碑公碑歐虞恭煞歐皇甫君碑等字非破體即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



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爲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顏氏真卿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益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



盛若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卽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夫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



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爲千古風流此  
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強  
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  
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  
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  
定武龍神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搨本耳夫臨  
搨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  
相同卽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真定武本



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  
真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  
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  
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  
外賴上張金界奴騫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  
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  
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鈎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  
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羈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  
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  
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



名囿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  
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  
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瀾  
爲骨江左南瀾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  
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  
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  
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  
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  
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敘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



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迹也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讖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撫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于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



方折之勢疑卽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識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盦編修

邦憲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畬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



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棱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真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卽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



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輒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羲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搨之本畫一改爲渾圓模稜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郅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禊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卽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繭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尙未必如定武



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尙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真迹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



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隱然爲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此甄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墓人爲墳匠人寫坯尙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尙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羲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羲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



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益爲  
閣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義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  
獨此也宋元嘉字甄亦尙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  
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轉勾摹可  
盡據乎

永和元年七月

晉書卷之九十九



# 宋元吉加二丰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鍤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鍤鑊字搨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



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  
未十一月十八日當陽  
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錢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元玉泉道場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  
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  
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  
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  
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  
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中聊戲姑瀝云爾

與聖主委符除羣孽之二百韻並撰此詩門校古本  
與甚聖皇必重隆之聖本出嘉慶五年夏命新國  
誦此香報未必然然則却歸自撰此古本蘭刻其中  
法善財則以爲市京京思歸遠遊百思到南鄭老于  
金華蘭亭六四五燕間兩並聖后同士英聖德惟願  
學以繼世古本蘭刻其刻蘭亭前題

永元王泉室社均壽

一五口月錄今平元



肇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  
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  
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  
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  
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  
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  
从辛辛愆也是  
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  
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



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  
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  
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  
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  
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  
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  
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  
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  
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  
之言

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  
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



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



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

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

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

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

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



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尙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尙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

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

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



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



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  
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  
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  
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  
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  
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  
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  
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  
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  
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



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  
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  
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  
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  
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  
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  
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  
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  
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  
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  
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



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



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  
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  
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  
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  
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  
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  
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  
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  
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  
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



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年余撫江



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蒙谷爲畫此圖此二  
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

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尙瑞符却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  
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  
爲緯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  
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  
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



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慣爲緯夫之饑民咸令入緯者至此則凡不合緯步緯聲者不令一人入緯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



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



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鍤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



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卽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填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書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茲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

鋪地錦法載方尺形於中  
通度數衍內靜玩半

時卽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且卽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



算舊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卽  
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卽持此尺  
量倉穀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  
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一寸

五寸

一寸

五寸

右爲立方一石之一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號  
船

冊裝米百十石斗升合

寬一丈一尺六寸八分

左右爲寬

長二尺四寸五分

前後爲長

深三尺七寸九分

直量爲深

初乘

得初乘	長				
○萬	進○	○二尺	○四寸	○五分	寬
○千	進○	二	四	五	○一丈
○百	進○	二	四	五	○一尺
○八十	進○	一	二	三	○六寸
○六丈	進○	一	三	四	○八分
		○進	○進		
		尺○	寸○	分○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  
寸填寫空○之內先  
從長數末行五分一  
行與寬數一一六八  
相乘呼曰一五如五  
填五于斜格下再呼  
曰一五如五又填五  
于斜格下三呼曰五  
六得三十填三于斜  
格上四呼曰五八得  
四十填四于斜格上  
是五分一位乘畢矣  
又從四寸一行與一  
一六八相乘呼曰一  
四如四再呼曰一四  
如四三呼曰四六得  
二十四四呼曰四八  
得三十二是四寸一  
位乘畢矣又從二尺  
一行與一一六八相



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  
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十一  
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  
二尺一位乘畢矣然後將斜  
格順而側觀之第一斜格得  
四二之數合之為六乃填六  
于本位焉第二斜格得五三  
四三六之數合之為二十一  
乃填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  
于上位填二于上位焉第三  
斜格得五四二二一之數合  
下位所進之二數為一十六  
乃填六于本位進一十之數  
于上位焉第四斜格得四二  
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一數  
為八乃填于本位無所進焉  
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填二  
于本位焉是此所紀之二八  
六一六即為二百八十六丈  
一尺六寸為初乘之數也



再乘

深	分	寸	尺	丈	十	百	進	再乘	得
③尺⑦寸⑨分		一八	三八	一八	二四	六	進	○萬	即千石
		四二	七	四二	五	四	進	○千	即百石
		五	九	五	七	一	進	○百	即十石
		四	六	四	二	八	進	○十	即石
		○進	○進	○進	○進	○進			
		厘抄	分勺	寸合	尺升	丈斗			

共該得二百〇十八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

算經

卷二

再乘法將初乘所得之方以深三尺七寸上方分直寫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呼乘畢再將斜格順而側觀之復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再乘所得之實數且此所得之一數即百石八數即八石四五四六四即四合六勺四抄不似舊法仍須以此數再合石斗升合加一倍遲繁也

七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  
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  
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是有池  
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  
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  
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  
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  
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糝幽石而影皆在橋  
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



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晞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頽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市中火延及鼓樓門廨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聽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其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強半西園荷池濬之花盛開歲至千



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  
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  
生譔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  
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  
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  
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葺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  
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  
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己未冬雲伯從余撫



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畧尙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撫



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  
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  
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  
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  
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  
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  
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筭語  
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  
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



今復初齋一集尙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  
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哀之其爲藏也大矣  
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厨以唐人鷲嶺鬱峇  
巽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王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  
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  
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  
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 一 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一 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鷲字號厨再收嶺字號厨
- 一 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 一 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錠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字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



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  
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  
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  
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楊子江口焦山  
詩僧借菴巨超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來瓜洲舟  
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  
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  
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  
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  
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卽以元昔



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鐙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畱唯髣髴事亦微厥土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爽塏勢揜亭爰集真侶作  
銘三十五字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  
朱方天其未遂吾翔也迺裏以元黃之幣藏乎山  
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  
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  
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  
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  
卽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  
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  
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



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厯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以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



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



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掣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

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



於目錄之後復敬錄

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  
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

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  
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福謹案此書尙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卽奉  
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  
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  
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  
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  
不以此刻本爲善也

###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



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渾陷足舍尾厠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羣資爲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閘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

國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蘆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譁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基舍



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  
爲路舍尾改造厠室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  
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閭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  
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  
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  
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爲省內外  
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積曷克舉  
事非有所倡有所勤曷克蕝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  
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鼎暨僚屬  
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禕歟



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

聖運者爰諾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卽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



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宇舍太小烈日凍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尙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闡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李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尙易集予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闡今粵闡何不  
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



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濺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厠臭



延於內今爲高厠欹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輒瓦木  
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  
舊膳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膳錄所增建對  
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  
甃以甃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  
其工用之數使共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蒞請撰文刻  
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  
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  
二年夏六月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弑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  
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  
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  
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  
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  
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廬偶遇北邙老農問以故  
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爲皇墓墩由此正北行  
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賸四五畝多叢葬  
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  
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尙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



邨民擔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隸書碑栞而樹之

###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

或名翠洲屏洲

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

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



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  
渡苗裔所僑建豈徙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  
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旣不能定  
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  
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湖萬柳蔭翳不見  
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  
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豫于洲中紅橋之  
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  
者尊

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



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顧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爲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輯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李蘭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爲巨浸以其立都雍豫江淮轉運當入泗汴潞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尙存明漕



于燕不恃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畧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廟爲墓慎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于邨之東北曾祖祖考三世祔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剝九字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勲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剝十一字已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



丈中塑像旁繪兩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  
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  
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刺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  
奉政大夫同知口口推官馬蕭判官劉知事劉經歷  
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孛蘭奚居右之首行移刺  
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孛蘭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  
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孛蘭奚者凡  
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刺慶堅等亦皆不  
見于史蓋此孛蘭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閒  
鹽政曹棟亭寅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曝書亭集  
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  
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  
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卹諡甚備載  
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  
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



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葺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邨三里枯冢纍纍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殮於此顧瘞之淺多爲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戚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義冢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



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已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泗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



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砲嘗遭颶沈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



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礮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圓徑四五寸又有蝴蝶礮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球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球堅矣以球入礮礮發球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



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茶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欹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白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



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  
余園者及至園啟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  
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  
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  
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

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  
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  
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園亭池館古人恒爲之然徵歌行炙之侈無謂也矯



之者或不窺園且徹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  
遠予每駐一地必鋤草蒔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  
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  
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園門材立爲東箭亭曰東者所  
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  
竹樹又移廢圃之石疊爲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  
且書卷案牘襍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瀹茗泊如  
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嗇矯其情情  
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  
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草鎮總兵  
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  
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  
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  
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  
慶初元寄貲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  
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

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  
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



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愀然爰復畱  
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畱于祠  
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擘經室三集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  
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  
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縑楷傳  
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  
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敔槃戈  
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  
之盤正考父孔惺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  
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



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觀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勲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實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衰者家國之患也先王



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  
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  
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鐻不爲奢此  
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  
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  
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

者武王有分器之篇

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魯公有彝器

之分

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

是也有諸侯大



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

莊二十一年鄭伯之

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

伯由是惡王元案鞶鑑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

鞶與槃盤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盤鑑釋文又作

鞶易訟鞶帶釋文或作槃可見鞶非本字鄭伯以其

為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註解為帶飾以鑑此望文

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鞶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即合如

此當云鑑鞶今云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

鞶鑑文義倒置矣晉侯賜子產以鼎賜子產莒之二

鼎方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

而先以紀甌左成二年魯公賂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

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鄭子罕賂

晉以襄鐘杜注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

鄭襄公之廟鐘

陳侯賂鄭以宗器左襄十五年燕人賂齊以皐耳左昭徐

七年



人賂齊以甲父鼎

左昭十六年

鄭伯納晉以鐘罍

左襄十一年亦

見晉語

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

爲公盤

左襄十二年

齊攻魯以求岑鼎

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

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

是也有爲述德儆身之銘以爲重

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

左昭三年

孟僖

子述正考父鼎銘

左昭七年

史蘇述商衰之銘

晉語

是也有

爲自矜之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

左僖二十五年

武子銘得齊兵

左襄十九年

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

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

周禮秋官

晉鄭鑄刑書于刑

鼎

左昭十六年又二十九年

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



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雒

楚子問鼎于周

左宣三年

秦興師臨周求九鼎

戰國策

是也

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

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

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

代之古文是也今畧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

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

漢書紀又

漢書

郊祀志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

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尸

臣官此枸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欵識不宜薦于宗廟

元按此銘乃漢書約記

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

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

明帝

漢書

明帝



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雒山出寶永元元年竇憲上仲

鼎廬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

山南鼎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年竇憲伐單于遣

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隸罕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

吳赤烏十二年

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鄱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

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

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

一斛皆獻於朝

並見符瑞志

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

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  
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  
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



皆有銘

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

二十一年眉州

獻寶鼎重七千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饒鼎

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

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

文二十一字

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鬯獻斯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

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

原古篆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為神奇祥瑞而或以

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

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

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



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尙書百篇而有過于



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  
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  
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  
至我

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  
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敞鄭衆者而古器之出于土  
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  
一器揭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  
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尙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  
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歸然



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  
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板卽藏爲  
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  
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冲翁  
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圻趙晉  
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  
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  
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尙功之後薛尙功所輯共四百  
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槩字于  
板本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



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洙  
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  
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  
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薶或爲僞賈之  
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  
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  
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古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  
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  
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  
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揭本屬之



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峰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視學山左首謁

闕里觀乾隆

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



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矍相圃次登岱觀唐摩崖碑  
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戟  
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  
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

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  
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  
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  
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  
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  
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



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

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

之暇卽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

文藻

錢塘何夢華

元

錫

偃師武虛谷

億

益都段赤亭

松苓

爲助克濟之間

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

文脈

家有

聶劍光

欽

泰山金石志藁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

藁竝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

涉千里岱麓沂鎮靈岩五峰諸山赤亭或舂糧而行

架岩涸水出之椎脫捆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

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

崇禎

桂未谷



馥

錢塘江秬香

鳳彝

吳江陸直之

繩

鉅野李退亭

伊

晉

濟寧李鐵橋

東琪

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

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入錄者

亦日以聚舊家藏弄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

尙任

滋

陽牛空山

運震

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

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

淵如觀察蒞堯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卽以入錄石之

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

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

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



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草稟斯定元復奉

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

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

多若夫匡謬正譌尙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方督師轉餉戮逆撫降寒暑勞勩嬰疾已淡雖有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前輩與元父交素淡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



慶鎔

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肫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  
哀然成卷秩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冊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  
牋識十五器皆秦燬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牋識數  
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燬筆蓋敦儒子爲燬所用宋史  
本傳所譏舐犢畏逐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  
公鐘號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  
劉炎張詔洪遂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  
輯裒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



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與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槩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爲秦檜韓侂冑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攷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𠄎次行八字曰

王

戴公

𠄎

下半剝蝕

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

造口何以謂𠄎爲朝也詩怒如調飢釋文作朝今作

𠄎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朝音周周朝一聲之轉

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觀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

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

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距末

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

爲歸者石鼓文作歸从彳是其證也謂𠄎爲造者古



戈造字多作𠂔形卽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𠂔乃卽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謚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鑄非後人所能僞託矣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真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狻猊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劍二鑪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



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帚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虛其腹下卽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帚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鳥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卽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



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  
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  
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真  
子將毋卽逵也錢博士站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  
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  
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真子若非戴逵微此  
鏡則真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  
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朶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圯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鍤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鍤束之得以不頽



前知縣事僖父某于碑南面磨平迸裂痕刻長天一  
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  
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  
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  
首行五夫、二行五夫、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  
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  
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  
少異今計首行五夫、三字二行五夫、楊樛五字  
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



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  
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  
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  
行史夫、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  
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  
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  
點星星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  
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  
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  
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



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  
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  
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  
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薜荔皆滿捎去周視之  
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  
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  
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  
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  
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  
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



下耳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篆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卽四明本明時藏

寧波豐學士

熙

萬卷樓

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

祖望

謝山有跋載鮚埼亭

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

東壁

爲

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

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

本全碑單紙未翦未標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

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



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鎮江志  
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  
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  
弟郭允伯

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煥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  
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孫  
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  
等跋今歸 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剪標本而  
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旣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  
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拓本至京



師拓本紙力已敝急爲褻池成軸復借鉤長垣百字  
補于缺處并記以詩

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旣標成從桂香東少宰

芳處得

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鉤補于此碑缺處  
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

錫庚

歸自山西復相約

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  
二本蓋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  
洵金石佳話也

### 金石十事記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



之有十事焉余哀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哀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鍾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寶也歲丁卯齎使者獻於

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



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琅邪臺剔秦  
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  
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矍  
相圃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  
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  
秦泰山殘篆吳天發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  
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  
勉尙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

爲弼

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

梁

釋散



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卽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



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蓋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獲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墓廬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蕪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揭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第百卅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



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輦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揭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早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峰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覩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



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嵌此石于府學壁閒并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胥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鄧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遜此古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口熙十口三公石口數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蓋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尙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



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頗於經史多所剏獲予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償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待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秬卣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敲一簠一豆一匱二彝一甌一卣二尊一鉶一角一爵一觶三觚一洗三劔一戈六瞿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鐙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興寧咸和永吉天冊蜀師八甄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高宗純皇帝賜



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  
積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

恩奉

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卽規

臣

愚豈能于

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溪慙私衷者因名  
纂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  
恩述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  
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



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間并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鮚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達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



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末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

元敬

引徐季海

浩

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

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



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迂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雒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



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  
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  
議韙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  
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  
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  
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  
災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  
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  
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  
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舛  
一年未知孰是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  
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卽  
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秦嘉璽作曲矩形旋轉五字  
曰海上嘉月鈔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  
王陳涉之倫也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  
時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  
守慶于郟陳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  
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及  
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地理志泗水有凌縣考凌在今安東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史記地瀕海故曰海上

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廣以良家子擊匈奴為郎為武騎常侍孝景中徙為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後以衛尉為將軍擊匈奴兵敗免為庶人數歲召為右北平太守居頃之代石建為郎中令元狩四年從大將軍出擊匈奴因失道後大將軍自到

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

史記卷五十九五

勝以孝景前三年立為中山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

四曰劉

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

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孝武立寄長子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



立三十五亦曰劉慶河閒孝王漢書卷三十三景十八年薨

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薨子不害嗣四年薨子堪嗣十二年薨子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

十三年薨二印爲一人爲二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

漢太史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談有子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三仕爲郎中奉

使西征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囹圄乃作史記七曰張勝同蘇武使匈奴

者漢書卷三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至匈奴勝與虞常謀殺衛律事覺被繫而降八曰

孔霸褒成君孔次儒也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霸字次儒治尚書事夏侯勝昭帝

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

褒成九曰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六楊敞傳忠丞相楊敞子敞薨忠嗣安

平侯十曰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漢書卷三十

年傳



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八為右扶風遷大僕後代于定國為

御史大夫十一日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為博

士論石渠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十二日王禁漢平陽侯外戚也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禁字稚君

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生女政君入掖庭為家人

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壹幸有身生成帝于甲館孝

元即位封禁為陽平侯十三日鄭崇哀帝時丞相漢書

永光二年薨諡曰頃侯卷四十七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後為尚書令趙昌奏崇與宗族通下獄窮治死獄中十四日王匡起綠林攻

莽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眾皆萬餘人後

為嚴九十五日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莽後

等所破



宮乘其輿服建天子鼓旗者

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

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至頻陽所過迎降會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十月戊申朔破

之庚戌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持詣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

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鄧烜入長安以憲得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十六曰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眾侯

後漢書卷十五卓茂傳劉宣字

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

十七曰李忠後漢豫章太守

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

元始中為郎王莽時為新博屬長更始立拜都尉官遂與任光同奉光武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建武二

年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十九年卒

十八曰張根漢武始侯子奮之兄

後漢書卷二十五張奮傳奮兄根少被病父武



始侯純薨光武詔奮嗣爵十九日王廣建武中石城侯後漢書卷五王常傳

建武十二年常薨子廣嗣山桑侯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二十日

徐咸漁陽太守功曹後漢書卷七十一獨行劉茂傳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

太守張顯率吏士出塞追擊虜虜伏兵發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

並殺二十一日張成千秋江夏太守張耳後也後漢書卷

五十七黨錮傳張儉山陽高平人二十二日竇武大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

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生氣焉後漢

書卷五十九竇武傳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之元孫也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

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永康元年冬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

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八月以奏免黃門二十三曰令鄭彪事爲長樂五官史朱瑀等所害



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為江州都督

三國志卷四十蜀書李嚴傳建興八

年諸葛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豐官至朱提太守

二十四曰陳武三國

吳偏將軍

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陳武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

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權統事轉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

死權哀之

二十五曰劉淵晉元海大單于

晉書載記卷一劉元

海傳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太康末以左部

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為北單于

未幾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即漢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

嘉六年二十六曰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翠螭者

魏書

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



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  
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  
成臯子出為營州刺史進爵建  
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  
二十七曰馮亮北魏

隱嵩高好佛理者

魏書卷七十八逸士傳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

理隱居嵩高世宗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  
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  
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  
之志延昌二年冬卒  
二十八曰雞林道經略使印

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為仁軌印也雞

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新

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為雞  
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又卷一百四十五東夷  
傳新羅龍朔元年法敏襲王以其國為雞林州大都  
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眾略百濟地  
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  
海郡公仁問為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仁軌為雞林



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于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此雞林道之名所自昉也考百官志于經略使之置略而不具唐時西河黑水皆有經略使固唐初官也自此迄五代新羅朝貢甚謹不復有征討之事唐以後又不聞有雞林道之名此印爲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嗚呼古人姓名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絕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印千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貴嚴然余謂善善長惡惡短能繁毋簡庶幾左氏遺法若馬班范崔之倫或亦多所遺略致其害歟



與王西泚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刊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元  
已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爲對矣旣  
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垂或右  
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  
二一爲中廷麗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窆之碑禮  
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綽不備禮又  
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  
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  
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碑



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綽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孔沖遠疏云綽卽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綽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綽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綽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綽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是愕止作距末末用用善釐

商國

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

君心醇据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撫約亦以爲飾弓簫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綮同機据此



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來誤矣此未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亡黍相韻釐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讒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簫未必卽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



學據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南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揭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揭鐘鼎款識冊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弼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芑跋云紹興十四年間



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  
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  
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  
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  
今諸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  
北宋時所搨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卽諸  
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冊至武昌與  
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  
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  
不知存亡厯留此搨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



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揭本得皮藏于節樓之  
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廷樞共摹其篆并楚  
諸鐘鼎文字揭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問題曰  
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佳八月  
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鏹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  
中六七月間每憂雷雨之少此鏹所鑄裸鬼卽是雷  
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  
年雲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  
不早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  
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



臨窓展冊再題後尾

吳蜀師甄攷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甄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載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甄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甄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甄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甃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  
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  
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會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  
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  
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撫秦漢印無不肖其  
形神刻將成弟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  
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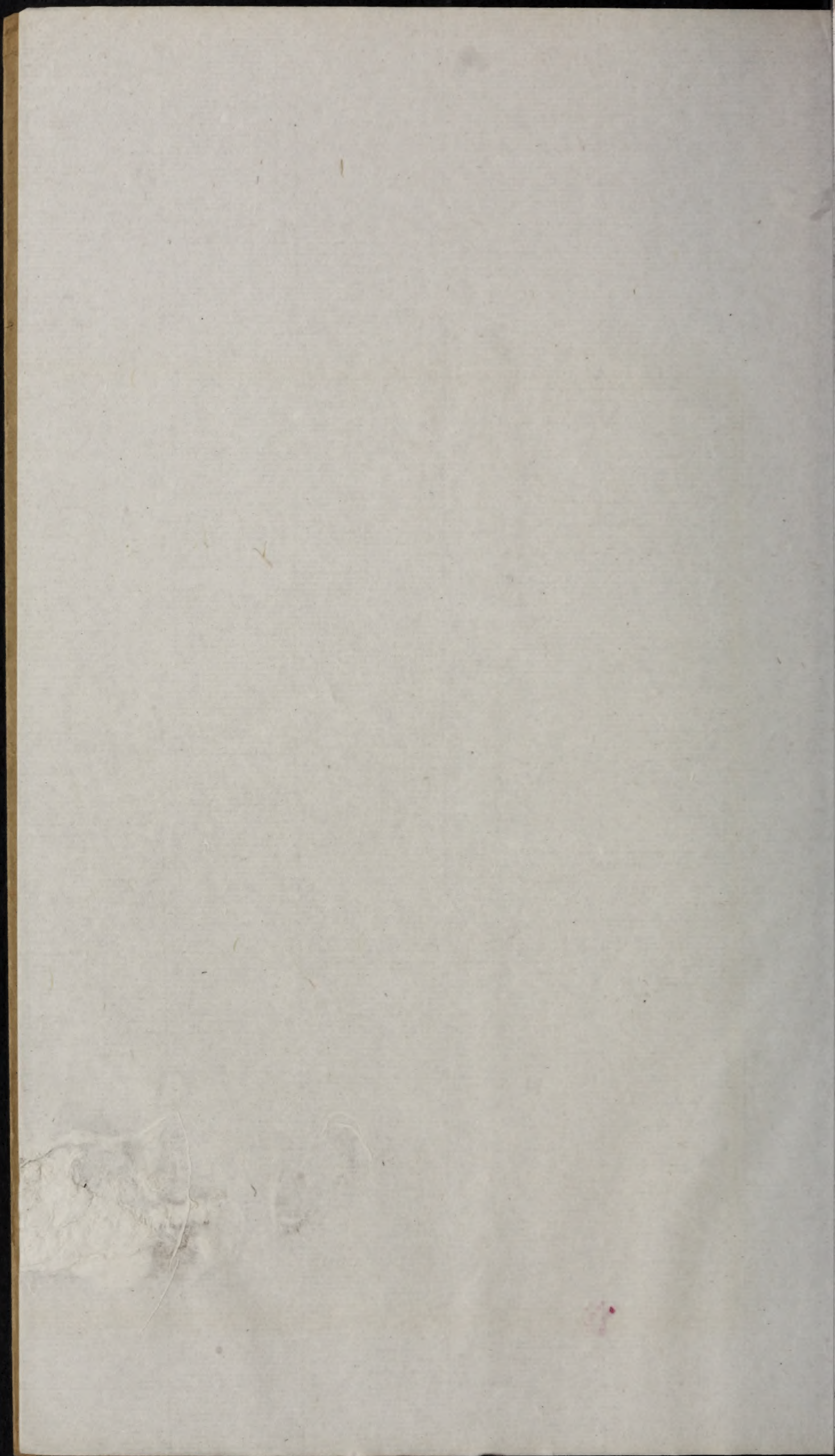


候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  
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  
臧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  
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  
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  
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秩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  
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研經室三集卷三終







翠蘭閣三集卷二終



